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秦仲蘇譯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英使謂見乾隆記實

英使謁見乾隆記實

秦仲飭譯

譯者前言

英國第一次派遣使臣訪問中國，還是乾隆五十八年（公元一七九三年）的事，這位特使名叫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Lord of Macartney 1737—1806）。他於乾隆五十七年航海東來，五十八年到達廣東，轉往北京。在他未到達之前，已經正式通知中國，英吉利派遣這位親善特使來訪問，目的是送給乾隆皇帝八十壽辰的賀禮，順便討論以後兩國商務的利益。這時候，乾隆皇帝不在北京，他老人家每年必到熱河山莊的行宮避暑，所以馬特使一行也就被護送到熱河行宮覲見了。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馬戛爾尼特使在熱河正式覲見，九月底回到北京，十月初離京從內河南下，十二月抵達廣東，一七九四年一月離開廣州，經澳門回國，是年九月抵倫敦。來回一共花了三年時間。他寫有詳細的日記，記述他東來之日至澳門歸國時止（我所見者止此），其中記旅行中國時所見的種種事物，圓明園及避暑山莊的風景，覲見前關於三跪九磕首的爭執，參加行宮萬樹園皇帝生日的盛會，這些記載都是很有趣味的。

馬特使此行的目的是談兩國間的商務問題，但失敗了，乾隆皇帝對國際貿易不感興趣，收過「貢禮」，讓他們瞻仰中國皇帝生日的排場之後，就不許他們久事逗留，下逐客之令，請他們早日歸國。

在表面上看來，馬戛爾尼雖然是失敗了，但他留下了這部日記，記述十八世紀時中國的一般情形，他把沿途觀察及接觸的人物所得材料，盡量寫入日記中，關於中國的人口、土地、武器、財政、物產（尤其是礦產）等等皆有記述，所說的雖未必十分準確，但對英國來說，算是第一手資料了。（英國以前所得的，無非是根據傳教士或商人的一鱗半爪的報告，是片斷的，馬戛爾尼的則為整個的，而且觀察較深入，分析也較為詳細，使英國朝野對中國較有了解。）

事實上，馬戛爾尼出使中國還有一個更重大的任務，以往的研究近代歷史的人似乎不大注意到，那就是他要向中國作一個全面的調查，以便作為將來應付中國問題的根據，所謂「知彼」也。所以他的使節團中的隨員多至近百人，從軍事人員以至科技和圖藝專家都有，他們都有指定的任務。

馬戛爾尼在中國觀察所得後，他在日記中說過一些對這個東方大帝國「不敬」的話，尤其是在軍事方面，他說，如果中國胆敢阻撓英國的貿易活動，英國只要派出幾艘兵船，中國或即崩潰，俄羅斯或即乘虛而入。

馬愛爾尼這樣估低中國，也許估計得不錯，在他死後的第三十四個年頭（即道光二十年，公元一八四〇年），在鴉片戰役中，滿清的古老戰艦和戰術都敵不過新興的大英帝國，結果中國緊閉了的大門，爲英國的大砲轟開，割香港，開商埠，闢租界，嚴着別的國家也闖入中國分一杯羹，在此種種枷鎖下，中國展轉呻吟者一百餘年。馬特使此行所得的材料，對他的祖國來說是貢獻極大的！

馬愛爾尼的日記，一向未有完整的，滿意的單行本出版，以前雖然也有人寫過他的傳記，會部分的引述他的日記，世人未窺全豹，實在是一件憾事。馬特使的日記三卷，於一八五四年爲其後人賣給英國一個藏書家，一直未出國門，到一九一三年，轉賣給一個北京的收藏家。這個收藏家名摩理遜（G. F. Morrison 1862—1920），是倫敦時報的駐北京訪員。摩理遜藏書在遠東是著名的，他收藏有關遠東的珍貴書籍，原稿本或手抄秘本極多，一九一七年，摩理遜藏書拍賣，由日本一個工業家以三萬五千英鎊全部購下，以此爲「東洋文庫」的基礎。這部日記也在其中。（一九一六年，劉半儂曾譯過馬愛爾尼的日記，名叫「乾隆英使覲見記」，由上海中華書局於是年五月出版，到今恰是五十年了。劉半儂的序文有云：「吾尤愛乾隆英使覲見記一書，書凡三卷，英使馬愛爾尼自述，凡純皇（按：「純皇」即乾隆帝——引注）政見起居，內庭服御之侈靡，朝臣之庸曠，有司百僚之趨踰奔走，酬應供張之繁縟，編戶齊民之活計疾苦，罔不按其目擊

耳聞所及，一一記之，而於叩首禮之爭執，諸家筆記之未備者，陳述尤詳。」……到底劉氏根據那一種版本，未見他說明，按之當時情形，馬戛爾尼的原稿，仍藏在北京摩理遜的圖書室中，向未出版，劉氏當不是根據這個版本，而是根據不完全的傳鈔本的。）

關於馬戛爾尼的歷史，也得簡單地說幾句。他是北愛爾蘭人，在都柏林大學的三一書院畢業，一七五九年得碩士學位。他本來有個機會入國會做事的，但忽然另有一個更好的機會，使他踏進外交界，英國要和俄羅斯修好，派他做出使俄國特使，行前被英王封爲爵士。他在俄國一個長時間，在商業條約方面他成功了，但兩國聯盟的企圖却失敗。後來他曾在印度服務，又爲東印度公司當局所契重，所以有出使中國一事。他從中國回到倫敦後，於一七九六年出任好望角殖民地總督，到一七九八年因爲健康關係，不得不辭職。他回到英國住下來，閉門靜養，到一八〇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逝世，享年六十九歲。

馬戛爾尼的使節團中，有一個公使喬治·斯當東(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他的銜頭是從男爵，牛津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倫敦皇家學會會員，使節團秘書兼代理缺席時的全權特使。斯當東也著有一部書，英文名是(*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這部書的主題取材於馬戛爾尼及使節團中其他人員的個人文件寫成的，一七九七年由倫敦的G. Nicol出

版。(一七九七年有刪節的簡本，由 John Stockdale 出版。)

斯當東這部著作雖然說是使節團中可靠的翔實文件，事實上所記的有關使節團和中國來往的事似乎不太多，而詳於記述使節團在途中的事情。他所記的事情，也沒有馬特使所記的那麼有風趣。但也具有參考價值。斯當東編寫這部書的目的，作者說是向英國人民匯報訪問中國的情況，實際上也和馬特使的日記一樣，是爲了向英國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情報。就書中敘述的內容看來，本書可以說是十八世紀末外國人反映中國情況比較全面的一部。譯者繙譯馬曼爾尼的日記時，爲了幫助讀者明瞭英國使節團對中國的觀感如何，及補充馬氏所記的不足，因此也摘錄葉篤義先生所譯斯當東的「英使謁見乾隆記實」，以便讀者參閱。但爲了避免同名起見，本書所引的葉譯本，一律改稱爲「出使中國記」，這是不不得已之舉，請讀者原諒。(葉篤義的譯本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關於斯當東，我也得簡略地介紹他一下。他在一七三七年生於愛爾蘭的 Carrigrohane，一七五八年得醫學碩士學位後，下一年即卜居倫敦，寫了很多有關醫藥的文字在刊物發表。他賺了一點錢後，到西印度發展，在格連那達購置產業，成爲有產之人。一七七六年，馬曼爾尼做格連那達總督，斯當東已是當地的名流了。從此他們就成爲好朋友。過了幾年，馬氏改任馬特拉士總督，他就做起馬的副官。後來他回到倫敦，東印度公司給

他一份五百鎊的終身年俸，一七九〇年，牛津大學贈予法學博士學位。一七九二年，被任命爲出使中國使節團的公使。此舉意在如果中國肯互派使節，則留斯當東在北京做駐華公使，馬氏乘原船回國。但此事竟不能如願。他們回國後，馬氏指定他整理編輯使節團的文件，一八〇一年逝世，葬於西敏寺大教堂。

英國這兩位特使的著作，有助於我們從側面了解清朝實行閉關鎖門政策的狀況，了解當時英國工業資產階級對外擴張市場的野心，對讀者研究中國近代史和近代國際關係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至於兩書所寫乾隆皇帝的生活，滿廷公卿的瑣事等等，亦富有掌故趣味。

馬、斯兩特使書中那些中國人的名字，往往前後音譯不一致。而且他們從繙譯員口中問清楚一個中國官員的姓名後，譯爲英文，如果那個中國官員是湖北人，那個繙譯員是北京人，彼此的讀音頗有差別，因此，王姓會被譯成樊姓，喬姓也會譯作周姓了。遇到這種情形，譯者是會感到極大麻煩的，如果把一個中國重要的朝廷大員的姓名譯錯了，以中國人譯中國事，豈非天大笑話（例如：把大學士軍機大臣和珅，從英文譯過來誤作何新，或兩廣總督長麟從英文譯過來誤作張倫。）因此譯者在這方面要下些功夫，詳加考證，但個人的參考書有限，又限於所知，遇到那些不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而又無從查考時，也不得不從音譯了。這一點要請讀者原諒。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日記於香港。

從英倫到交趾支那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我在斯配赫特（按：這是英國一個港口）上了那艘擁有六十四門大砲的軍艦「獅子」號，到九月廿六日才啓旋。這艘軍艦的艦長是高華爵士（Sir Erasmus Gower）。此外，又有一艘兩桅帆船「印度斯坦」號，則裝運我的一部分隨員、衛士和大部分禮物。另有一艘兩桅帆船「積克柯爾」號也在同時隨後而行，但因為颱風將至，不得不停航，從此我們就沒有看見她，直到下一年三月，她才開抵巽他海峽（在爪哇與蘇門答臘之間），和我們會合。「印度斯坦」則和我們航行全程，從英法海峽一直到中國直隸省的北河。

我們在馬得拉（摩洛奇地方）停留數日，然後繼續航行，到達田拿里夫，逗留一星期，因為我們要在這裏貯足大量美酒，以備全體人員在途中應用。從這裏，我們到了威德角羣島的首府聖雅哥，我們備辦食物和食水，但很可惜的是，這個地方已經三年沒下雨了。離開聖雅哥，我們到達里奧熱內盧，我們停留約兩星期，於是開向巽他羣島。從巽他羣島加緊航程往巴達維亞，當地的荷蘭政府竭力招待，設豐盛的筵席和開盛大的舞會以娛嘉賓。從巴達維亞啓行，經過了馬來羣島若干地方，我們都分別拋錨，停留了一個短期間。我們下一個航程目標是交趾支那的土倫灣。到達之後，見它果然是一個美麗的

港口，有清甜的食水，豐富的糧食滿足我們的欲望。這兒的人民對我們都有好感，即國王也是如此。國王所住的地方，離我們下旋之處有兩日的路程，他送我們白米、蔬菜、牲口，爲數極多，無論如何我們是消費不了的，到了中國之後，我只好將這些食物轉送給英國人的商店。

禮尚往來，我贈送國王一柄我自用的精鋼寶劍，一個伊里柯特金掛表（伊里柯特是英國著名的製表工匠，已著名百餘年，也是皇家學會會員，他一家人所製的表爲世人所重——譯注），一對配有刺刀的手鎗，羽紗以及其他物品，手鎗和羽紗是我臨時向「印度斯坦」一些船員轉讓的，因爲我帶的禮物全部放在船艙，開箱拿出來很是麻煩。

到達澳門

一七九三年六月十五日，星期六。今天我們從交趾支那的土倫灣啓旋，「印度斯坦」和兩艘較小的雙桅帆船「積克柯爾」和「克拉倫士」伴行。

十九日星期三。下午二時，我們已隱隱看見中國大陸，其方向則在羅盤中的東北偏北。

六月二十日，星期四。晨六時，我們抵達馬利安納羣島外停泊，可以望見一些小島。此處離澳門還有七里。我派斯當東爵士、馬克斯威先生和馬金托什船長上岸一探

消息。所有貿易船還未到來，而歐洲商人仍在澳門。

六月廿二日，星期六。

今日下午，斯當東爵士回到艦上，據他在澳門所獲的消

息，中國朝廷已接到關於英國派遣使節來訪的報告，乾隆皇帝很是高興，認爲此舉對於他行將禪位之前增加他的個人的光榮不少，因此諭令全國各海港地方當局，以最隆重的禮節招待英國使節團。（譯者按：東華錄：「乾隆五十七年冬十月，乙酉，上諭軍機大臣等，郭世勳（按：郭世勳當時是廣東巡撫署理兩廣總督，自乾隆五十四年六月至五十九年五月在職——譯注。）等奏：據洋商蔡世文等稟，有英吉利國夷人波即亞兔質臣等來廣東稱：該國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萬壽，未即叩祝，今遣使臣馬愛爾尼進貢，由海道至天津赴京等語，並譯出原稟進呈。閱其情詞，極爲恭順懇摯，自應准其所請，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忱，即在天津進口赴京。但海洋風帆無定，或於閩浙江蘇山東等處，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該督撫等，如遇該國貢船到口，即收該貢使及貢物等項，派委妥員，迅速護送進京，毋以稍有遲誤。至該國貢船，雖據夷人稟稱，約於明年二三月可到天津，但洋船行走，信風靡常，或遲到數日，或早到數日，難以預定，該督撫等，應飭屬隨時稟報，遵照妥辦。再該貢船到天津時，若大船難以進口，著穆麟額豫備小船，即將貢物搬運起岸，并派員同貢使先行進京，不可因大船難以進口，守候需時，致有耽延也。將此傳諭各督撫，並諭郭世勳，盛佳知之。」按：此諭亦見「掌故叢編」。譯注）。

同時，英國使節將受到特殊待遇，使到在澳門的一部分歐洲人，尤其是荷蘭人與葡萄牙人大為嫉妒，這一層是很容易看得到的。澳門的歐洲人對我們最好感的，無如西班牙的兩位先生了，一個名叫阿高蒂，一名傅安特，他們不僅表示好意，替我們做了一些事情，還送給我們一張澳門的地圖，和一張他們多年考察繪成的珠江河道地圖。

七月三日，星期三。我們的船隻到達通往舟山的一個地方下淀，其地在農夫島與牛牯鼻之間，為一避風勝地。舟山距此約五十里。斯當東乘「克拉倫士」先往舟山聯絡，請當地官員為覓引水人，領導我們到天津。

七月七日，星期日。斯當東帶了兩個引水人回來，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兩個。初時，舟山的地方官員不肯合作，他說，他所供應的引水人只引導一段路程，到了一站，另歸別一個官員管轄，就要由他供應。這一來可麻煩了，對我們當然極不方便。他說，你們不如到寧波見我的上司吧，也許他有辦法。斯當東到寧波後，那個知府頗解事，替他找到兩個引水，他們以前是幾艘商船的主人，常航行天津，熟於水道。他們奉命來服務，似乎很不高興。但後來我們發覺他們的本領有限，很難期待他們有什麼大幫忙，還是靠我們自己罷。

七月二十日，星期六。到達登州府（按：在山東省瀕海之地——譯注）。我們停泊後約三小時，黃昏時分，登州知府到船上來拜會。他對我們說，早已接到上司轉來

朝廷的訓示，教他接待我們，如果我們打算從陸路前往北京，他可以替我們安排旅行的工具。他坐談約達兩小時，爲人豪爽，健談，不拘形跡，和我們雖初次見面，但談話的態度一如多年老友。他的年齡約三十五歲，文質彬彬，每事必問，是個很聰明的人。

七月廿一日，星期日。派甘比爾中尉帶領「積克柯爾」號先航直隸灣，以便探測航路直往天津。午間，登州知府送來禮物極多，計：牡牛四頭，綿羊、山羊各八隻，五升白米，五升紅米，二百磅麵粉，蔬菜、水果各數簍。我們收下之後，予以適當的回禮。

我們找到了一位七十歲老經驗的引水人，他說，在七八九這三個月，直隸灣風平浪靜，氣候極好，不必爲航行憂慮。大沽口上已準備好了大批船隻，以便裝運我們的行李和禮物運往天津。這些船都很大，也很堅固，絕不會有意外損害所運的物品。

七月廿二日，星期一。從登州府啓行，航行甚穩。

七月廿四日，星期三。天剛亮，就看見離船約十二里之處的陸地了。我們猜測這兒距大沽口東南約十華里罷。

七月廿五日，星期四。太陽初升，我們就看見約在三里遠近，有很多中國船。引水人也不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大概到了大沽口了，遠處有房屋樹木無算，也許不會錯。當甘比爾趁「積克柯爾」號回來後，證明沒有錯。他們對我說，到達河口之後，有些較低級的中國官員上船查問，知是英國特使的下屬，便引他們登陸，帶去見兩個高

級官員。他們說在這裏等候已久，現在才見他們的蹤跡。這兩位官員對甘比爾等人殷殷招待，極盡東道之誼。他們詢問甘比爾很多有關特使的事情，同行者若干人；他們的年齡、職位，送給皇帝的是什麼禮物，「獅子」號的大小，所具的實力如何，其他同行的船隻如何。甘比爾一一答復，旁邊有一個書記把談話紀錄起來了。他們辭出之時，那兩個官員請他們轉告我，一切皆已準備停妥，只要「獅子」號一駛進口，就歡迎我登陸，到時有兩位高級官員到船上拜候。

中國人對於我們的期待似乎很奢，當斯當東在澳門的時候，偶然和一些談及送給皇帝的禮物，他們以為一定是連城之寶，但斯當東說明了它們的內容之後，他們說，恐怕中國人對此很失望。有此原因，所以勃郎帶來的那一副很好的望遠鏡，也拿出來加入禮物裏頭。馬金托什船長有一對很著名的巴克所製的精微的透鏡，我也以極相宜的價錢和他讓過來，今日將它配好了。這一對儀器，加上勃郎的望遠鏡，必定會使皇帝陛下歡喜的。我有一個想像，如果這些東西落到中國商人手裏，展轉被人買了進入內廷，則我們的禮物必然相形見絀，現既收入禮物之內，對於我們的利益與聲譽都有保障了。

七月廿八日，星期日。有幾個低級的官員到船上通知我們，他們已準備好一切，歡迎我們登陸了。

七月三十日，星期二。

「勉勵」號回來，轉特把打探到的消息告訴我們。（前

數日，馬特使派韓特乘「勉勵」號先行以探消息。當他泊岸之時，有些中國官員向他購買掛表、佩劍等物，韓特告以他們並不是商人，沒有東西出賣，那些中國人似乎很失望。

據此看來，中國的官員似乎很愛這些東西，我們不得不以此為贈，可惜我們的行李未到，不能取出來贈送，因此我只得向「印度斯坦」號的職員渡讓幾件小玩意過來，以便應付中國官員。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今日大颶東風，很多船舶都沒有從岸邊開出。中午時候，見有兩個高級中國官員，率同七艘大船，滿載食物，向我們停泊之處開來。中國官廳所送的食品太多了，我們用不了這許多，只好收了一小部分以見意。現在我把送來的禮物列表如左：

公牛二十頭，羊一百二十頭，公豬一百二十頭，雞一百隻，鴨一百隻，麵粉一百六十包，大米一百六十包，饅頭十四盒，茶葉十四箱，小米十箱，紅米十箱，白米十箱，油燭十箱，西瓜一百枚，甜瓜三千枚，桃脯二十盒，蜜餞二十盒，水果二十盒，蔬菜二十盒，大條黃瓜二十簍，切碎黃瓜一千塊，莢豆二十升，粗瓷三簍。

這樣的厚待客人，我們在交趾支那，在舟山，在登州前所未有，東方人對待遠客是這樣的熱情，真使人可感。

那 很 送 這 釀 熟 辦 要 錄 王 一 (姓
出 回 出 確 了 宜 全 相 十 紙 姓

將立刻轉奏宮廷。我照辦了。

八月二日，星期五。從岸邊開來的大船，停泊在「印度斯坦」號旁邊，開始裝卸行李禮物。有一個戴藍頂的官員在監督着。他一直在場，看到裝妥為止。第二天仍繼續裝卸，大概後天可以全部竣事。那位官員仍來監督。

八月四日，星期日。工人們今日的工作極快捷，因此起卸工作完成，所有的行李和禮物完全搬到大平底船上，到了大沽，將轉載上小船，以便沿小河運往通州（距北京十二英里）。中國的水手身體壯碩，在工作時一面唱一面搬運，但秩序井然。他們每一個人都似乎能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認清楚自己的工作。在每一艘船上都各有一位中國官員接收行李禮物，然後逐件登記起來，所以絕不會有遺失及錯誤的事情發生。

八月五日，星期一。今晨上午九時，我們離開「獅子」號戰艦，改乘中國官廳爲我們預備好較小的船隻（和我同行的是使節團中全體職員、衛兵、隨從以及行李禮物等），向白河口開行。河口極淺，在一二里外只能看見一些樹木民房將河口遮蓋了，什麼都沒有，但一駛進河口，使人完全出乎意外的，各種各式的船隻都塞滿了河面，可見其繁盛一班。

南岸上有一隊軍士列隊相迎，軍容甚盛。王大人和喬大人來船造訪，他們說在通州城裏已排好筵席招待我們，我因爲十分疲倦，婉謝他們的盛意，但他們再三堅請，只得

接受。向前行約一里，將有小艇載我們往通州。到了艇上，兩位大人已在迎候了。這艘游艇頗大，布置整潔，他們問我缺乏甚麼，如果招呼不周到就要通知他們。他們對我們隨員等人似乎也極關照。

八月六日，星期二。早上，有幾個高級官員來見，他們通知我，直隸總督本駐在離這兒一百英里的保定府省城，因奉大皇帝之命來這裏歡迎我入境。八點鐘，我和公使斯當東爵士及其子小斯當東、繙譯員等人，從游艇上踏過了一道臨時爲我們搭蓋的小木橋，橋的欄杆皆飾以紅綢，十分悅目。

我們上岸後，岸頭已經有轎子排列等候我們了。轎子是竹製的，外面披以綢緞，很好看，轎夫四名，二名在前，二名在後，他們都是很精壯的漢子，從岸頭到海神廟總督的行轅，約有一英里之遙，但他們抬着轎子，健步如飛，在路途中并沒有一刻休息。騎兵一隊，爲我們前驅，不久便到了目的地。

海神廟門前，支搭着好幾座棚帳，各種顏色的都有，有白的，紅的，藍的（藍的一種，似乎品級較高），帳上滿插小旗，帳外排滿手執軍刀的兵士（但他們沒有火槍），他們穿的制服是藍布製成的，鑲以很闊的沿邊。除了伴送我們那一隊騎兵外的，這裏又有一隊馬兵，他們都沒有佩上手鎗或鋼刀，但各佩有弓一張，箭一束，很像我們英國古代的甲士。

總督在行轅門外迎候我們，禮貌極爲隆重，他讓我們到一個很大的客廳，剛坐下不久，整個客廳就擠滿了總督的屬員和侍從。喝過茶後，總督又導我們到另一個陳設精美的客廳小坐。從大客廳到這個精美小廳，中間經過一個很大的庭院，四圍都有宏麗的房屋繞着，和我收藏的中國畫上面所繪的房子一模一樣。這些房子的牆壁，都有五采的圖畫，很是美麗，在初時，我們還以爲這些牆壁是木製而加以髹漆，使之悅目的。但當我走上前細看一下，才知道不是，原來全部都是琉璃瓦砌成的，各種各式的花紋都有。中國的建築雖然和我們的作風完全不同，但他們也有其極不可及之處，並且善觀實用，我倒是很讚美的。（按：乾隆五十五年至嘉慶三年的直隸總督是梁肯堂。他是浙江錢唐人，字構亭，號春淙，乾隆間舉人，由樂城知縣一直升到總督，嘉慶年間還清運總督，因年老，請退休，到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年）逝世，享年八十五。他接待馬特使的時候，已經是七十七歲的老人了。又，王文雄是貴州省玉屏縣人，字叔師，行伍出身，曾參加征伐緬甸、金川各役，擢升游擊，其後升至直隸通州協副將，是個從二品的大員了。嘉慶元年，派往湖北剿匪，入陝西解西安之圍，省城獲安。文雄所帶的兵不過二三千，而當賊數倍之衆，但仍能殺賊數千，嘉慶帝大爲嘉賞，立即升他爲固原提督。嘉慶五年七月，在陝西剿匪，遇伏，文雄受傷，斷左臂，墜馬而死，年五十二歲，封三等子爵，諡壯節，他的兒子雲開襲子爵，官至山東鹽運使。雲開撰有「王壯節公年譜」，有

咸豐四年的重刊本。據友人抄示，近日北京圖書館善本書閱覽室，藏有一乾隆五十八年英機黎國入貢始末「清抄本，書中載有與此事有關的一些信件底稿，其中有許多地方提到王文雄、喬人傑的名字。該抄本中有兩廣總督、廣東巡撫、粵海關監督給乾隆的奏摺，摘錄於下：「臣長麟、郭世勛、蘇楞額奏……所有原派護送之天津道喬人傑、通州協副將王文雄自浙江隨同臣長麟管帶各夷來粵，沿途實力盡心，於一切照應約束等等，寬嚴得宜，悉中體要，夷情咸知悅服。是該道、將尚屬明白能事。茲已事竣，臣等亦即令其即日起身，各回直隸本任。……」喬人傑的事跡比較少人知，我只知他是山西人，喬姓是山西大族。他由乾隆三十年乙酉科舉人，以知縣一直到道員。嘉慶五年升任直隸按察使，六年，調福建按察使，七年調湖北按察使。他在嘉慶九年退休的。——譯注）

我們到了這個廳堂後，便開始談話了。總督首先說了一大堆寒暄語，問我們的健康情形，又說乾隆皇帝聽說我們來中國，很是高興，他很渴望我們早日到熱河（中國的朝廷正因皇帝在熱河避暑，所以也移往）。我們對總督也答以適當的客氣話，然後對他說，我的隨員很多，送給大皇帝的禮物和隨員的行李也不少，所以很希望能夠到達北京後，有相當廣大的屋子才可以安放，並且，禮物中有很多是不便在陸路上運輸，恐怕會有損壞的危險。隨後，我們又對總督大人說，英王是西方第一雄主，現在派敝使以禮物

來贈送東方第一雄主，無非是希望兩國之間發生友誼，而獲致良好結果。我秉承敝國君主之命，負責增進兩國之好，所以我請求總督不吝賜教，事事指點，使我謁見大皇帝時不致失禮，就感激不盡。我又對總督表示，我們乘坐的「獅子」號和其它船隻，在海上行駛已久，需要適當修治，而船員們也需要上岸休憩，以恢復身體疲勞，所以希望總督發給一張路照，使高華艦長將船隻駛出直隸灣前往中國沿海的舟山或廟島，以便入塢休憩。

在我們談話整個過程中，總督那種和善謙恭的態度，在我的筆下實在難以形容其萬一。他凝神靜聽我們所說的話，又時時表示他很了解。關於我們船隻的事情，他說，我們從遠路而來，船上的供應品必定已告消乏了，他說，他立刻傳命所屬，送我們船上足夠十二個月的供應品。我希望總督此舉，並沒有存心叫我們早日離開中華回國之意。

總督今年已七十八歲，個子不高，雙目雖小，但有英光流露，人極和藹可親，一部銀白的鬍子垂至胸際，舉動閒雅。在我們談話的時間內，總督對於他的屬員一些兒都沒有驕矜自大之態。當我們回到船上，船中已擺下盛宴，一問之下，才知是總督送來的。

按：斯當東：「出使中國記」記此事云：特使拜會總督回船後，不久，總督派人送來豐富的筵席四桌。特使攜帶三個隨員往見總督，所以總督所饋送的肴饌亦有四

桌，每桌有菜果四十八種，我們四方人的宴會，絕沒有這樣豐盛的。總督大人爲什麼採取這種特殊方式待客，而不留特使在會見處所當日就地或第二日設宴招待，這個道理始終不明白。

八月七日，星期三。

今天一早，王大人就來見我，他說，總督大人打算今早十點鐘到船上來回拜，但他又立即轉了口風的說，因爲總督年老體弱，步履艱難，如果從岸頭上船，必定要走過那座木橋，而且堤岸峻險，對一個老年人來說，很是不便的。我立即明瞭王大人的來意，對他說，總督大人來回拜，萬不敢當，總督年事已高，如果要冒險走過木橋，尤其不可。我對於中國的禮俗不甚清楚，總督大人當然是知的，只要他認爲應該怎樣做而不違貴國大皇帝之意，請他自便好了，我對這問題沒有意見的。王大人就說，這樣很好，現在總督之意，打算乘坐轎子親至河邊的橋頭，派一個人拿總督的名片送到船上。中國的習俗，凡是本人爲了不得已的緣故，不能親至，他的名片到了，也和本人親到一樣。他說，他希望我了解，總督的名片到了，也就和總督親自到船上回拜。我說，剛才我已經說過，一任總督尊便好了。王大人似乎很滿意的辭去。

到十點鐘，總督大人果然全部儀仗執事到了岸頭來回拜，跟隨的屬員、侍從多至不可勝數，總督的轎子一停下來，這班人立即紛紛下馬，跪在地上向他致敬。總督派一個

屬員拿着他的名片送到船上，我的繙譯員向他接過了。名片是紅色的，比我們西方人的名片大好幾倍，上面印着總督的頭銜和姓名。總督辦完這件公事，命回轎而去，跪在地上的士兵隨從，又紛紛起立，列隊而行了。

「出使中國記」記云：特使在大沽停留的期間，大沽附近的一些主要官員，都前後到船上來拜會。在中國，民族特點在上流社會沒有下級社會人士那樣顯著。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在鐵的政權統治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的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作者在前一章曾經講到東印度公司從廣州送來一個青年的中國人前來準備為特使做繙譯。有幾次特使同中國官員談話的時候，叫他來繙譯。他站在中國官員面前，嚇得簡直手足不知所措。他們把特使以平等身份和口氣的話想辦法譯成在中國語法上是下級對上級所用的最卑恭的詞句。雖然用這樣繙譯的方法在官員面前保衛自己的立場，但最後他還是覺得替外國人服務可能招來危險。他放棄了優厚的工資待遇，放棄了到首都觀光，甚至有可能見到皇帝的光榮機會，決定辭掉繙譯職務，搭船返回廣州。

今天和明天，我們的主要工作完全是放在準備出發和安排我們進行的事務。派來協助我們的官員數人，指揮廝役替我們搬運行李什物。他們做事勤慎而有秩序，可見中國政府是怎樣的有組織和怎樣的有效率，無論什麼艱難的事情，只要一聲下令，就能夠以人力來克制一切，而達到完成。

使節團的隨員、僕役、藝術家、音樂師、衛兵，以及禮物行李等等，皆分別乘搭大小船隻三十七艘，每一艘船的桅頭都懸有一旗，旗上有中國字標明英國使船，以便和其他船隻有所分別，並且可以使到沿途的地方官知所保護。除了這三十七艘船外，還有中國官員和廝役所乘坐的大小船隻無算。這班官員中的品級，各有不同，從他們帽子上的頂子來看，有紅、藍、白、黃等色，便可以分別出他們的官階了。他們所穿的衣服紋花，也各有不同，如果仔細來分別一下，恐怕有百數十級那麼多呢。

八月九日，星期五。今早我通知「勉勵」號的船長布祿托，叫他把那個從澳門跟我們同來的教士帶回澳門。他們一個名叫漢納，一名拉明奧托。我們不想他們隨同使節團同行。如果他們隨同往北京，北京當局就會以為他們也是使節團的成員了。其實他們想在大皇帝的宮廷服務，一生一世留在中國，和其他教士一樣。（按：漢納 Robert Hannu 是愛爾蘭拉撒派牧師，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到澳門，拉明奧托 Francis Lamior 是一七九一年到澳門的。他們同在澳門等候機會，以科學家身份供奉內廷。到

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清廷准許他們由陸路到北京。漢納在清廷的欽天監服務。——譯注。）

到中午，鑼聲（或是銅鼓聲）大鳴，震徹耳朵。這是向衆人表示準備要開船了。不消半個鐘頭，各船整隊魚貫航行，趁着順風順水，航行的速率大約每小時四英里。

八月十一日，星期日。今早我們已到天津了。從河口乘船到天津城大約需要行

八十英里，但從陸路則只四十五英里。總督已於昨晚先到這裏等候接見我們。另有一個徽大人（按：劉半農譯「乾隆英使覲見記」上卷第二十三頁，稱此徽大人爲金大人，因英文原文作 *Chin*，劉半農書金字係譯音，並未查出此徽大人的名字。——譯注）是韃靼籍（按：即滿洲人。——譯注），向來駐於天津，官位很高，極有權力。乾隆皇帝因總督年紀已高，不想他太過勞瘁，特命徽大人爲欽差，王大人、喬大人副之，凡招待及護送我們到熱河，都由他們三人負責。我們的船停泊在天津城外的中央，對正總督的行轅。在對面的岸上，貼近水濱，有一個戲園，這是臨時搭來招待我們的，戲園的地方頗大，四周都用五色的彩綵來裝飾，看來很是美麗。我們一到，戲園就演戲，有各種的劇本，又有啞劇演出，一連幾個鐘頭沒有停止。（按：這個徽大人名徽瑞，是滿洲正白旗人，他在天津接待馬戛爾尼使節團時，正做着長蘆的撫政，官銜是：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是三品的大員。徽瑞的出身是圓明園管庫，乾隆三十八年升內務府員外郎。自此之

後，他的官就升得很慢，乾隆四十三至四十四年，曾任杭州織造，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任兩淮鹽政。五十八年調長蘆鹽政。嘉慶十年，徵瑞蒙花翎之賜，十四年，任內務府大臣。因爲有一次上書言事，爲嘉慶帝嚴諭申飭，諭旨中說，體念他年老，只畧予薄懲，使他知所畏懼，只奪去他的花翎示儆而已。到嘉慶十九年，可說是他的黃金時代，他的官升到工部左侍郎。但又因爲一件與他無干的小事，他也上書言事，觸怒皇帝，將他的侍郎革職，並開去內務府大臣，撤銷紫禁城騎馬的恩典。到嘉慶廿一年（一八一五年）正月逝世，年八十七歲，生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年）。「清史稿」沒有他的傳，但「國朝耆獻類徵」卷九十六，有他的小傳。——譯注。）

河的兩岸滿滿排列着軍隊，約有一英里長，他們穿着制服，軍旗和小旗多至不可勝數。又有各種軍樂，叮叮噹噹作響。中午時分，我率領使節團全體人員和僕從、樂師、衛隊等上岸。總督大人和徵大人在岸邊迎候，引導我們到他的行轅，坐定之後，總督大人又再向我寒暄一番，一如在海神廟那樣。之後，我們的談話就轉入正題，談了一個長時間。在談話中時我從欽差徵大人的語氣中，覺得他對我們很不想有友善之意，和他的上司總督大人那種謙恭有禮，大不相同。我們談話的結果，就是使節團先由水路往通州，由通州至北京約十二英里，需時七日，到達北京的日期是八月十八日。

到通州後，我們將由陸路入北京，首先要將船中行李雜物，雇夫役搬運出來，還有

其它各種問題要解決的，例如到北京後的住宿處所等等。就我的計算，我們到京的日期，至早也在八月廿六日，到後，我們至少也要休息十天，以便將各事安排妥當，然後才可以動身前往遼東區（按：指熱河。——譯注）所以我認為我們動身之期，也許要到九月五日。我們帶來的禮物中，有些是很大而笨重的，如渾天儀、地球儀、自鳴鐘、折光鏡等，都不便帶着沿陸路而行，所以我決定將它們放在北京，其它輕便而不怕長途顛簸的物品，就不妨由我們攜帶前往。從北京往熱河的路程，少則六日，多亦不過八日，因此我們可以在乾隆帝生日之前，到達熱河行宮，我們知道大皇帝的誕辰是九月十七日。（按：九月十七日係陽曆，在中國乃係八月十三日。譯注。）

我這樣說明，自以為斟酌得頗為妥當又極合情理的了。我說完之後，欽差大人好像有什麼重要事情似的，忽然走到我眼前，使我大感奇怪。他說，貴特使剛才所說的話，值得討論。於是他對我陳說各事項中，有幾項他認為有異議的，他要我立即將所有的禮物同時運到熱河。我對他說，如果在事實上能辦得到，我是極端願意遵從貴欽差之意的。但是有一個問題却要慎重考慮一下，從北京往熱河的陸路很長，走起來也要好幾日工夫，禮物之中，有幾種的性質是很脆弱的，絕對受不起在車輛上顛簸，一經顛簸，恐怕破爛不堪，就不能入目了（於是我列舉數種詳細對他說明）。我這番理由，徵大人似乎毫不中聽，仍然堅持着禮物和我們同時到達熱河，立即獻給皇帝過目。我說，貴國的

皇帝，當然是中國的萬能上帝，他要什麼東西放在什麼地方，誰敢說個不字呢？然而我所說的有些禮物要放在北京，就是因為如果違從皇帝的意願運到熱河，那些禮物就會破碎不完整的了，這不特是我大不列顛國王陛下送禮的本意，當然也不是貴國皇帝受禮的本意了。現在貴欽差一定要遵照貴國大皇帝之意，我怎敢不從，但最好還是由貴欽差贊點精神，替我們負責運輸事宜，這樣一來，貴欽差既可如願以償，敝使也可以免於獲咎，事之兩全，沒有比這樣更好的了。

此言一出，徽大人爲之愕然，他沉吟一下，大概知道這一責任太重，萬一運輸途中保護不周到，以致禮物損壞，一定會獲罪的。他就立即改變態度，願意和我從長計議。而總督大人深能了解我所說的情形，也勸徽大人不必固執己見，於是遂如前議，我初次和欽差見面，他就有這種不友好的態度表現，使我感到極不痛快。

斯當東「出使中國記」有記這一天的事，現在節錄於此：天津的河流匯合處，許多駁船連接起來搭成一個便橋便利行人往來，同時又很容易散開來便利船隻通過。……圍看的觀衆，有的站在街上，有的站在船上，婦女不多。四外圍觀的羣衆，有的站在河邊最高地，有的爲了逼近看，一直站在淺水當中。使節船受不到圍看羣衆的阻礙，因此用不着兵士和警察維持秩序。圍看的人雖然這樣擁擠，但每個人都相當有

禮貌，秩序井然，沒有一個吵架的。這裏人慣于戴大草帽，但爲了騰出更多地方，同時爲了不妨礙站在後面的人的視線，大家都不願太陽炙晒，不戴帽子。……載運使節一行船隻在城埠中央總督行轅之前靠岸。總督從大沽抄近路，已先抵天津，設行轅於河干等候特使。特使携全體團員，由警衛、樂隊及僕人侍奉下船。在河邊上迎候特使的總督而外，還有前面曾經提過的那位欽差。一隊中國士兵站在後面列隊歡迎。巴瑞施上尉將其行列由前到後具體記錄如下：三名武官。一個帳蓬，一隊軍樂隊，設在蓬帳外面，三個軍號喇叭。一座凱旋門。四面綠色大旗，每面大旗中間隔着五面小旗，每面小旗旁站立一些火繩槍手。兩面綠色大旗，每面旁站一些手執大刀の兵士。音樂蓬帳。凱旋門。

當時天氣很熱，有幾個士兵的手裏除了武器之外，還拿着扇子。在夏天，中國各階層人士，不分男女，都拿扇子。列隊兵士手裏拿着扇子，是一個奇怪現象。東方某些國家裏，軍官在檢閱軍隊的時候，可以把傘撐在頭上。軍官既然可以撐傘檢閱軍隊，兵士手裏拿扇子也就不足爲奇了。

總督引導特使通過大廳至頂端一個陰暗深處，據云那裏代表皇帝陛下御座，必須對之敬禮。雖然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要求，而特使也不得不對之鞠了一個深躬。不可解的是，總督單獨一人在大沽接見特使的時候，並沒有提出這種禮節來。原因可

能是，總督爲人通達講理，他不願意強求一個外國人做其所不能解的事。但現在有從北京派來同他的性格不相似的欽差在旁邊，他就不敢墨守成規了。

雙方在大廳內坐定，獻上茶、糖果和點心之後，大家又客套了一番，然後談話轉入正題。欽差大人對特使說，皇帝正在縫紉區熱河行宮，準備在那裏慶祝萬壽。壽辰是中國曆八月十三日，合西曆是九月十七日。皇帝準備在熱河接見使節。特使聽了正中下懷。這樣一來，他就有機會到縫紉區走一趟，順便可以在邊界地帶看一下萬里長城。隨使節團前來的約翰遜先生的祖父老約翰遜博士曾說：假如他的孫子能參觀一下萬里長城，那將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按：約翰遜博士，是英國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引注。）

欽差大人所講的其餘的話就是使人不高興了。他叫特使在距離北京十二哩的通州上岸，全體使節團連同禮物從通州直接起旱到熱河。一部份禮物固然可以用車運至熱河不致損壞，但有一部分名貴靈巧的機器，其中包括一些玻璃製成的東西，萬難安全地穿行崎嶇地區山路。如欲在特使到達熱河之後，立刻能把全部禮品展覽于皇帝陛下之前，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因爲其中許多構造非常複雜的機器得先拆卸成零件之後，才能啓運上路。到達目的地再把它拼湊安裝起來，這需要相當時間的。……安裝之後就不好再搬動了。因此，這些東西最好安裝在皇帝常住的宮殿裏，而不應

安裝在臨時的行宮裏。……但是這位欽差大人聽不進這些話，堅決要使節團從通州直赴熱河，似乎他的意圖在無論如何阻止使節團未去熱河之前不能先到北京。他既沒有科學常識，又不通達事理。最後還是總督做主，才挽救了這些儀器免遭破壞。最後決定把禮品先放在北京附近的皇宮裏，這個皇宮是專門存放這些禮品的。在談話當中這位欽差充分暴露出他的剛愎性格，雖然表面上他故意做出安靜的樣子。他的態度處處暴露出忌妒外人，蔑視外人的心理，同總督大人的溫文和藹態度恰成一個相反的鮮明對照。特使心中非常懊喪，由於總督的高齡和封疆任重，招待特使的工作，不能不委派給他，而由這位欽差來擔任。

討論完畢之後，我們就辭別回船，總督已派人送來一桌豐盛的筵席，有酒、果、蜜餞等物，此外還有茶葉、絲、棉布等禮品送給我，甚至我的隨員和僕人、技工、音樂師、兵士等人都有份。這些禮物雖然不是怎樣珍貴，但盛意拳拳，使人感到愉快和滿意，我不得不用最隆重的言詞答謝他，尤其是總督既然對我們這樣好感，我們將來到了熱河，托賴他之處正多，因為他在這裏的事情辦妥後，也要到熱河祝嘏，只要他在親見之時，向皇帝陛下多多為我們講好話，皇帝一信他的話，敝大人就沒法從中播弄我們了。這樣我們受其惠正多，殊不必計較其禮之厚薄也。晚上，天津的地方官和鄰縣的地方官都來

船上向我們問好。他們見到我們的衣服、家具等物，無一不加以仔細研究，眉目之間顯出極大的驚異之色；問這樣，問那樣。我細細觀察他們的性質，大都活潑率真，長於語言，工於酬應，而又沉毅認真，這就可以看出中國人的特性一斑了。

這一晚我接到北京一位教士拉蒙特先生兩封信，他說，他聽到我出使中國，將到北京，他很願意爲我服務，擔任繙譯語言工作，但他叫我注意一個葡萄牙傳教士，聽說中國政府已經指定這位教士爲英國使節的譯員，此事恐非我所願聞，謹以奉告。但欽差大人和總督大人、王大人、喬大人等都沒有向我提及。於是我佯作不知有此事，寫信給總督和欽差，畧說我們到北京後，打算在大皇帝宮廷裏務的教士中，聘定一人爲親見的繙譯，並協助我們處理事務。因爲歐洲的語言種類頗多，有些是我們英國人懂得的，但也有不懂得，如舉用一個只懂得中國話而不懂英語的人來繙譯，實在沒什麼用處，所以請閣下代奏知大皇帝，不必爲我們聘用繙譯云云。信去後，不久就得到答復，畧說此事當遵命代爲奏達，大概一定可以批准的，請不必掛念。（按：格拉蒙特 *Joan Joseph Grammont* 1736—1812 是法國傳教士，約於乾隆三十五年之間到北京，入內廷供奉爲音樂師及數學家。他學習滿洲語文，並教授中國青年拉丁文。是一個很傑出的音樂家，精於小提琴。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年），乾隆帝特准他往廣東養病。三兩年後，他想回到歐洲，但乾隆五十五年，又爲乾隆召他回京。——譯注。）

斯當東「出使中國記」記云：在一天的應酬已經完畢，特使回到船上一個人靜坐休息的時候，一個隨員來報告，一個中國人在游艇附近徘徊徬徨了好久之後，突然提出要求見特使。特使馬上命人把他叫到船上來。這個人年紀很青，衣服樸素乾淨，態度小心謹慎。他自稱是一個新入教的人，是一個虔誠的信徒。他奉行他的神父的命令帶一封信給特使。他是偷着來的，沒有報告任何中國官吏。中國政府禁止任何人同外人私下往來，這個人的行為是冒很大危險的。中國境內現在還沒有辦理便利人民通訊的郵政。送給皇帝的官方公文由驛站傳送。加急公文由人騎在馬上傳送，每天可以跑一百五十哩，迅速程度比得上歐洲最新式的交通工具，但這只限于給皇帝看的公文。……這個人偷送的信來自北京一位主要的傳教士。從信的內容看，這位教士的興趣並不只限于宗教事務方面。信件共有兩封，第一封是一七九三年五月七日寫的，內容如下：「去年十二月三日，皇帝得到關於使節團將要到達的報告，非常喜悅，馬上下諭旨指定天津為使節團靠岸地點。他（指來信人）（原譯者按：信內括弧均照原文）非常高興得到特使已經到達天津的消息（事實上當時還未到），謹向特使致敬。他過去曾向廣州的科克斯和米羅波二位先生保證，他將盡力為英印度公司和英國服務。得到特使將要到達消息之後，他曾努力為使節團宣

傳，以求能在北京得到一個很好的接待。在特使停留期間：他願意盡力效勞。」第二封信的日期是八月六日，就是接到信的幾天以前寫的，內中說：「中國政府已經指定一個葡萄牙籍傳教士（名字他提到了）到熱河向使節團指點禮節並做繙譯。他（來信人）不得不告訴特使，這個被指定的葡萄牙人對英國一向抱敵視態度，一定要提高警惕。這個人已經對使節團捏造出許多污蔑性謠言。假如皇帝現在北京的話，他（來信人）一定盡力加以辯解糾正，皇帝現正在熱河，他（來信人）恐怕使節團到了熱河之後，這個人還要做出更多的破壞活動。他（來信人）滿心希望到熱河來為使節團幫忙，但沒有奉到中國政府的指派，不敢冒昧前往。他（來信人）對於英國在印度屬地對他的本國傳教士的保護非常感激；總希望能有所報答。以前幾次得到特使已經到達的謊報，第一封信曾三次送天津。最後請求特使務必將此信保守秘密，否則他將招致葡萄牙人的仇恨。」不管上述信件是否出于敵對、陰謀，或者破壞意圖；總之，使節團的到來招致了別人的忌嫉這一點，澳門的公正人士已經提到，這封信更證實了這點。現在既不宜對這信做一回答，也不宜對信上所談內容采取任何行動。當前值得顧慮的是這位欽差大人的剛愎頑固性格；及其可能作出的不利于使節團的報告，而不是任何歐洲人的陰謀破壞活動。

天津是中國帝國一個最大的城市。據我推測，近河岸一帶的長度，較諸我國的米爾班到萊姆浩司還要長。兩岸都有很大的屋子，大部分是廟宇、貨棧及其他公眾建築物。據說，天津的人口已超過七十萬。岸邊和船上的中國人都站起來看我們的船：面上各露出驚異之色（這一羣人中，並沒有女人），河面上的船隻，各種各式都有，起馬也有數千艘。其中有幾艘是很大的：長度由一百英尺至一百六十英尺，但很少有關達二十五尺的。有些船吃水量很淺，大約只有五六英尺，但它們却經常沿着海岸航行，來往於萊州府、登州、寧波、廈門甚至遠達廣東。

斯當東「出使中國記」記天津情形較詳。他說：傍晚天氣很好，載運使節的一行的船隻當晚離開天津。坐在船上航過天津，感覺這個商埠非常之大，有些觀家認為天津的長度相當于倫敦。當地官風，天津有七十萬人口。從岸上擁擠的大量觀衆來估計，即使其中吃括一些附近外來的人，但出來看的婦女和小孩甚少，這個數目加估進去，七十萬的數字是可能的。河面上擠滿了各種船隻，船上至少住着幾千人。這些人全家住在船上，生于茲，長於茲，很少上岸到陸地去。

天津街道上的商店和作坊也充滿了人。至于住宅裏面，人口衆多的情況，從岸上擁擠圍觀的大量羣衆來看，可以推想出來。中國人習慣于世代同居，一個家裏無論

分出多少支來，大家都住在一起。這種習慣在巴達維亞的中國僑民當中也保存着。根據那裏的人口調查，每一個中國家庭中可以找出十個適齡入伍的人。天津的房子大半是鉛藍色磚瓦蓋的。少數是紅色磚瓦蓋的。窮人的房子多是褐灰色的。色澤的不同並非由于磚的土質不同；而是由于燒磚的方法不同，褐色的磚是太陽下面晒好的；它得不到火焰的直接燃燒。藍色磚是在窖內用木炭烘焙好的，它受不到火焰直接的燃燒。受火燒的磚，顏色就變紅。當粘土用模型壓成磚的形狀以後，東方人的習慣是把它們成行排起，一一層壓在一層上面，這樣排列起來的磚又濕又軟，非常粘。爲了不讓它們粘在一起，在兩層之間放上一層稻草。這樣就可以使兩層磚燒成之後不會連在一起不能分開。……天津很多房子是兩層的，這同中國其它地方只建一層平房的習慣有所不同。大多數中國人還是喜歡按照各種建築的原來式樣，只建一層。現在中國人還有很多人怕登樓梯，怕站在高地往下看，天津是一個靠海的商埠馬頭，這可能是建造兩層樓房的原因。

八月十二日，星期一。今早我們到達楊村（按：原文作Yong cun，或譯Yang-tsun。楊村在天津之北，爲入京必經之路也。——譯注）中國官方派在我們船上服務的人，每一艘船大約十四五人之譜，所以爲我們服務的人有五百名。他們服務勤慎，身

體強壯結實。他們的肩背雖然有點彎曲下去，作圓球形，但這並不是病象，而是因為他們工作時俯首曲背所形成的。他們的面色以久曝于日光中，遂作紫銅色，初見他們的人，以為他們面色是黑的，做笨重的事可以勝任，但做輕巧的事，一定幹不了。但我見他們跳入河水洗浴，在波浪中往復嬉戲，活潑非常，不能因其面黑而斷其笨拙的。

這裏的蚊蚋很多，我們都為這種小昆虫所擾，趕它們走，接着又聚攏起來了，真有不勝其苦之概。除了蚊之外，又有其它若干小昆虫也是令人討厭的，其中有一種飛蛾，碩大無朋，其體積之大，幾乎和蜂雀（Humming-bird）出產於美洲。——譯注）差不多。這些小動物擾人可厭，但又無法將它們驅去。在兩岸的樹林中，日夜有蟬鳴聒耳。在白河兩岸的鄉村，盡是平原，因此遇到河水氾濫時，就很容易受到水患，地方官廳就要採取種種預防措施，築巨堤來防水了。我見到這裏的鄉村已經種有印度產的穀類，例如巴佩道斯粟（Barbados millet）巴佩道斯是英屬西印度羣島中的一個島——譯注）、小黃粟、腰豆等等皆有，此外又有數種稻米、胡瓜、西瓜、蘋果、梨、李、桃子，皆為居民所植，但樹木極少，僅有一些大柳樹而已。在直隸省中，這個地區是經常發生飢饉的，不是由于水患就是由於蝗害造成。碰上這種情形，往往就發生搶掠之事，災民是爲了飢餓才鋌而走險的，一到收成好轉，他們就自自然然平靜下來，所以就是政府用兵力去鎮壓他們，也沒有收到好效果。

「出使中國記」記云：兩條通航的河在此匯流，一條河通北京附近，一條通遠方省份，這樣的地理條件使天津自從中國建成爲大一統帝國以來就成爲一個交通要地，……船隻航行經過的地方完全是耕種得非常好的田地。大部份土地：同天津另一邊一樣，種的是高粱。在北方各省，高粱的價格比大米便宜。北方幾省可能最先種植的是高粱，根據中國舊書記載，中國的容量最初是以盛多少高粱米爲計算標準的。一百粒爲一「硃」(Cho)〔應作銖。——引按〕。……沿途看到繁盛的人口和大量精耕細作的田地，但很少看到樹木和家畜。這個地方據說有時由于山洪暴發造成水災，有時遭受蝗虫的災害，也鬧飢荒。

在飢荒季節裏，經常有搶劫事故，雖經政府嚴厲處理，可以稍加制止，但很難禁絕。這些人係由于飢餓所迫才鋌而走險的一有收成，他們就馬上洗手不幹了。順流推動船隻走出了天津三十哩路之後，潮水停止了，就在風停水靜的時候，水手們大都利用兩個大槳划船。……划槳的人在工作的時候，配合動作，唱一種活潑的歌，船長唱歌一句，全體水手隨聲附合。水面上所有的船都唱的是一個音調。月明之夜，坐在船上，聽到水面上東來西往無數船隻此起彼落地唱着這種悅耳的歌聲，說明這個爲數不少的以船爲家，水上生活的勞動階層對自己這個行業是非常滿足的。

遇到逆風或逆流搖不動槳或者力量不夠的時候，就用以前在河口曾經用過的辦法：用牽拉着船走。在其他的國家裏，這種勞動多是用驢馬來做。在中國不僅人工便宜，而且處處不惜用人力，凡人力能做到的事無不用人做。在這種情況下，拉繩一頭綁在桅杆頂，同另一根綁在船頭上的繩子結起來。繩子很長，上面結成許多活圈，繙夫把頭伸進圈內，繩圈達到人的胸部。繩圈上多半綁着一塊木板，這樣可以減少一點繩子壓迫胸部的力量，妨碍肺部呼吸。繙夫排成一條直線拉船的時候，嘴裏唱着一種流行歌。這一方面是為了統一步法，增加拉的效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借着唱歌來使其忘掉勞動的辛苦，甚至使其情緒更加興奮。平均每一個游艇用十個繙夫。全體載運使節的船隻總共由五百繙夫拉，兩班繙夫輪流調換，還得有準備調換的五百人。這些繙夫都很健壯，肌肉發達，但都顯得特別拱背。在夏天他們赤露着上身，皮膚是銅色的。遇到水淺的地方，他們須要赤着全身下水拖船。他們的下身皮膚却也相當白皙，並不像上身那樣顏色。

船隻經過的盡是卑濕地帶，適于滋生昆蟲。許多昆蟲非常擾人，有的咬人，有的不停的嗡嗡叫。蟬叫的聲音並非發自聲帶，而是由于腹部兩翅振動。雄蟬用這種方法來引誘雌蟬，雌蟬不會叫。此地還生產一種蛾，大小同蜂雀差不多。

八月十三日，星期二。

今早有幾個低級的中國官員督率廝役循例送食品到船上，其中有幾種已腐爛不可食（寒暑針在八十八度以上，像這樣的天氣，食物易腐，正意中事），我們只叫廝役拿去，換過一些新鮮的送來，高級的官員聞到這件事，立即施以責罰，將低級官員的頂子摘去，並將廝役笞打。這裏官廳法律的執行是如此其速也。後來我們和王大人、喬大人相見，便立即向他們爲那幾個被摘去頂子的官員求情。兩位大人雖然很注意地聽我們所講的話，並很客氣的說，我們所說的很對，但似乎並沒有對於那幾個被革的官員予以復職。

八月十四日，星期三。

今早船行時，望見北岸有一所很美麗的房屋。據說這是乾隆皇帝南巡時的行宮。屋頂砌的是黃瓦，在日光中，燦然作黃金色，很是好看。

今天的氣候較前數日涼爽得多，天空中很多浮雲飛過，但卻沒有雨。在中國河道旅行，船開行時如果沒有銅鑼吵耳，則此行是一件快意的事。據中國人對我說，所以要鳴鑼，實在是對我們致敬之意。但據我所觀察，凡我們的游艇到了轉灣或調換方向之時，也鳴鑼向同行各船關照；那麼，這種吵人的鑼聲，在表示敬禮外，還含有航行時表示方向的訊號之意，使伴著我們游艇的船隻，知所適從的。

八月十五日，星期四。

我們自開船後，所見的風景，都是荒野之區，使人氣悶，但今天看見三四十英里外有些青山綠樹，景色宜人，精神爲之一振。

在旅途中，那位欽差大人和王、喬兩大人，每天都來我們船上坐談，但今早他們來看我，神氣不像以前那樣輕鬆，顯得十分嚴肅，好像行正式拜會禮一般。我見此情形，當然詢問。他們說，乾隆皇帝降下諭旨，署謂英國特使所開的禮物單譯成中文後，經已看過了，很是歡喜。至于禮物不能全部運往熱河行宮，要把那些笨重的安置在北京一事，也准如所請。同時皇帝已下令爲我們在北京準備好兩所大廈，一在北京城裏，一在城外約六英里之處，與圓明園相近。這兩處任我們選擇。但徵大人等說，他們相信我們一定歡喜郊外那一所的，因爲它接近圓明園。徵大人又說，我們到熱河，見過皇帝，祝皇帝生辰後，便可立即回北京，因爲皇帝不久後也要回到北京的。前些時，我們曾對徵大人等說過，禮物之中，有幾門野砲，幾門臼砲，它們雖然很笨重，但不易損碎，儘可以帶往熱河，到了此時，他們就說我們居留在熱河的時間必然很短，此種武器，不如放在北京，因爲恐怕帶往熱河也沒有機會和時間試放，反不如不帶，以省麻煩。

於是他們就大放厥辭，談論宮廷禮節，看來雖與正文絕沒有關係，但意中仍有所指，我就不得不深歎中國官員談話的藝術之高明了。之後，他們就談到各國服裝的異同，又故意走上前細細觀看我們的服色，然後說：「貴特使的衣服窄小輕便，和我們中國的廣博舒服，兩者相較，似乎是我們中國的好一些。」接着又說：「我們的皇帝接見臣工時，臣工所穿的衣服都是一式一樣，絕沒有別的樣式的。但貴特使的衣服，和我們中

國的大不相同，似乎在觀瞻上不大好。」說後，他忽然指着我們所縛的蔽膝說：「這種東西縛在膝上，行禮起來很不方便的，貴特使親見時，先要將它們除去。」我聽了不解其意，便對他說：「這件事無勞貴欽差置念，我們在敵國親見君主時，也是穿這種禮服，並不覺得有什麼不便之處。我們現在到了中國，就打算用親見我們君主之禮來見貴國皇帝陛下。想來貴國皇帝陛下一定不強我們用中國的禮節吧。」他們說，他們以為親見皇帝之禮，無論哪個國家必然是相同的，他們見皇帝時，照規矩是雙膝跪下，九叩首，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對他們說，我們的禮節，恰恰與此相反。我們奉敵國君主之命，出使貴國，雖然以萬分至誠之心，使每件事都合於貴國皇帝之意，但仍然要盡職於敵國君主為第一要務；如果一定要我們放棄本國的禮節來改從中國，那我就只好在到達北京之後，立即草一意見書送交貴國參考。

他們聽我這番話之後，就不談這個問題，改談別的事情了。他們說：「貴特使遠道而來，在海上的日子很長，想來貴國的君主一定很關心你們，希望你們能早日平安歸國的。現在敵國皇帝已決意取消今年秋狩之舉，等萬壽節一過，就啓鑾回京，以便在北京和貴特使商討一切，不想使到貴特使一行滯留敵國太久，致勞貴國君主掛念。」我說：「敵使此次航海東來，帶有敵國君主的書函獻給貴國皇帝陛下，貴國皇帝看過之後，必能了解敵國致書的本意和敵使來見的本意。這樣，敵使回國的時期以及回到英國後將如何

向敵國君主覆命，諒貴國皇帝亦已胸有成竹了。貴國皇帝聲威及於四海，敝使來到貴國觀光，非常榮幸，將來回國，一定向敝國君主詳述各種情形，使敝國君主知道貴國皇帝是東方一位允文允武的英主。」

說後，他們又問我，我們這次來中國，除了英王送給乾隆皇帝的禮物外，我私人有沒有預備一份禮物送給皇帝陛下。這一問來得很特別，使我幾乎不能回答；但我也毫不遲疑的答道：我本人帶有一輛馬車，是預備送給皇帝陛下的，這輛車子，雖然遠不及我們君主所送禮物之珍貴（原注：我所備的禮物，例當賤於英王所送之禮），但這種車子的樣式，和中國的大不相同，在英國的馬車中，堪稱上品，所以我就不揣菲陋，打算送給乾隆皇帝，不知能值大皇帝一哂否？接着，我又說，此外我又有幾種禮物，預備在新年時候進呈給貴國皇帝。我這樣說，意在試探他們之意，因為我們到天津之後，就聽說中國的習慣和政策，不許外國使臣久駐京師，這件事關係我們很大，所以我故意提到新年送禮，以便試探他們的口風，他們果然沒有什麼答話，只支吾其辭，可知前此風傳之說是可信的了。

他們三人中，欽差大人和我最不契合，我雖然竭力向他表示好感，以博其歡心，但仍然不能使他改變，我猜這個人是不容易向他表示親善的，至於王、喬兩大人則和我們很談得來，他們盛意殷殷，極為可感。有一次，恰值欽大人不在坐，王、喬兩大人和

我閒談，他們很坦白的說，他們的皇上是滿洲人，所以重用滿人，而不十分信任他的漢族子民，因此朝廷有什麼大政，有漢人辦理，就一定要加派一個滿人去插手其間。現在歡迎貴特使而有一個滿洲籍的欽差，無論什麼事都由這位滿洲欽差直接上奏，而這位欽差又是一個愚昧昏暗的人。他們又稱贊我，說我一見到徵大人就知此人的品格不大好，即時時以忍耐之心應付之，此實非常聰明之舉。

八月十六日，星期二。 今日下午六時半，我們抵達通州城外，至此，我們的水路已完，捨舟登陸了。但在我未登陸之前，有一件頗關重要的事，我得坐下來記錄，否則事務繁雜中就會一時忘記了的。我覺得，凡有所觀察，就應該立即把所得的印象記下；如果過了一個短時期，就是憑記憶力去追想，也會發生相當錯誤的。

這件事的經過是這樣的。某日，我和中國那三位大人閒談，其中一人忽然談到英國在孟加拉的情形，他很肯定的說，近日駐孟加拉的英軍，曾予西藏叛軍以援助。我聽他這樣說，不免爲之愕然，但立即就對他說，這種事情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可以保證此說必非事實。那位大人說，不，這確是事實。當中國官軍和叛軍在西陲開戰時，初時以爲叛軍不過是一些烏合之衆，官軍一到，便可一舉而掃平之。但交鋒之後，才知道叛軍也有作戰能力，並非烏合，因此就懷疑到叛軍中一定有歐洲人援助；否則不會善戰至此。後來在某一次交戰時，見叛軍中有幾個歐洲人爲其指揮。而他們所戴的帽子，則和我們

英軍的相同，所以懷疑他們是英軍。

我因爲這件事頗關重要，如果不加以明白解釋，很容易引起國際間的惡感。或者此事完全不確，而是中國故作此言以試探我們英國有沒有覬覦中國邊地的野心，此則更不得不聲辨於先的。於是我對他說，這件事是一定不會有的，即以地理而論，孟加拉和西藏距離很遠，西藏有事，我們駐在孟加拉的軍隊，不僅不能參加，就是消息也未必能得到。

第二天，那位大人又問我道：「先前曾經謠傳孟加拉的英國駐軍援助西藏叛軍，已由特使閣下證明其誤，我們當然相信您這樣說是可靠的。但不知孟加拉英軍，也可以幫助我中國軍隊討平叛軍嗎？」我覺得此人很是俏皮，便以肯定的語氣答他道：「不。以地理來說，我們英軍既然不能助叛軍，就算有心助中國官軍，也限於距離，有鞭長莫及之苦。」這位大人作此言，無非欲使我在無意中答應英軍可助中國官軍，於是他就可以把昨天所說的地理上相距太遠之說完全推翻了。（譯者按：關於印度英軍助西藏叛軍一事，副使斯當東有極詳細的記載，請參考此處的附記。）

「出使中國記」記云：岸上許多事物引起我們的極大興趣，船隻航行得非常緩慢，我們時時下船上岸去探求新奇。但我們開始發覺我們的行動被中國人用一種妒忌和懷疑的眼光監視着，程度超出一般想象之外。我們調查出來，欽差大人特別指

示他們這樣做的。不能把這種不必要的限制措施完全歸之於他們脾氣不好，但我們又猜想不出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後來我們的繙譯從中國官員的漫談中流露出來的片斷字句，發現北京王朝近來對英國抱有不滿情緒。經過小心謹慎同他們談話，我們探詢出來，原來是這樣的：在西藏地區的戰爭中，中國軍隊爲遭到敵方預料之外的頑強抗拒，遭受到預料之外的損失。中國官員馬上認爲，一定有歐洲軍隊支援敵方，或者他們的軍隊受過歐洲的訓練所致，他們從敵方發現了帽子和頭巾，而他們認爲帽子只能是英國人的，中國人表面說英國人在這次戰鬥中幫助了中國。特使深信，任何說法都沒有根據，英國軍隊既沒有幫助中中打仗，也沒有幫敵國打仗，不過中國政府既然懷疑英國幫助了敵人，當然對英國政府不會有好感也不會加以信任了。

雖然皇帝陛下個人對使節團的遠來感到洋洋得意，並下了隆重接待的上諭，但大臣們的心中，一方面認爲英國敵視中國，另方面感到英國在印度那邊的雄厚實力，他們總懷疑幣重而言甘的使節團員包藏禍心的，相似例子可以舉出，鄂圖曼（土耳其舊稱——。原譯者）朝廷不久以前突然禁止英國商人通過埃及。他們在佈告中說，這些商人都是軍隊的假扮，到埃及去爲的是做軍事調查，準備將來更有把握地進行侵襲。在向某地進攻之前，先派一個親善使節去做情況調查，這在東方確是常用的慣技，英國政府完全了解，英國人佔有了印度，這個事實本身就自然容易引起別人

對英國任何行動都懷疑具有野心企圖；因此，命令特使小心謹慎，消除由於獲得了這塊完全出於偶然的不求自來的屬地而引起的人家對英國的懷疑。但他怎麼也沒有想到中國人竟有這種非難，認為英國軍隊參與了西藏戰爭這個從沒有過的事。這個毫無事實根據的懷疑究竟怎樣生產的，直到第二年特使到達廣州，接到從英國和加爾各答來的信件才明白真象。

信件中這樣敘述：拉薩和尼泊爾（尼泊爾是地名，後為國名。廓爾喀是族名。廓爾喀人十八世紀中葉征服尼泊爾，清代文獻，不稱尼泊爾，只稱廓爾喀。——原譯者）之間過去經常衝突。拉薩在加爾各答東北偏北，尼泊爾在加爾各答的西北，二者俱在孟加拉總督管區之北。尼泊爾同英國印度屬地的北端平原交界。從邊界上的平原起，在尼泊爾境內十五哩的距離上，地勢升高到七千呎。用倫納爾少校的巧妙字句來形容，「站在這個屋頂上看下面平原，猶如一眼望不到邊的茫茫大海。」西藏位置在尼泊爾之東，不丹之西。二十年前英國軍隊進攻過西藏，迫使那裏的政府求和。西藏的教主和君主德烈喇嘛（按：一七八〇年（乾隆四十五）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來北京慶賀乾隆七十壽辰，到北京不久即患天花逝世，此處所述德烈喇嘛〔Teshoo Lama〕可能即指的是班禪。——原譯者）派遣特使到加爾各答。加爾各答也派遣了使節回訪拉薩。此後，兩個國家之間即沒有任何糾紛，友好相處，兩國

之間並有商業往來，而且貿易額正在增加。

中國皇帝以嘛嘛教信徒和政治保護者的身份，當時未曾干預西藏事務。不久之後，他邀喇嘛到北京去商談宗教事項。根據記載，當時皇帝以非常隆重的禮節招待喇嘛，又記載皇帝對喇嘛到達北京不久，得天花症逝世，表示哀悼。這個突然不幸的事件引起西藏很大疑懼。他們認為德恕喇嘛同孟加拉英國政府的關係引起了皇帝的疑心，于是他就別有用心地約請喇嘛去到北京。在東方這種作法是司空見慣的。死者的兄弟沙瑪爾巴（沙瑪爾巴系按乾隆「東華錄」譯。——原譯者）喇嘛因此感到恐懼，攜帶大批財物從拉薩逃亡，花錢買到了尼泊爾王對他的保護。爲了向尼泊爾王討好，他敘述拉薩附近有大量金銀礦，並說拉薩附近有僑布達拉宮，宮內藏有大量財寶。受到這個誘惑，尼泊爾王馬上興兵向拉薩進攻。軍隊走了二十天，遇到了集結的西藏軍隊的抵抗，雙方打了好幾仗，進攻的軍隊戰勝了西藏的軍隊，同西藏訂立了和約，規定西藏每年向尼泊爾國王進貢三百萬盧比。

東方許多地方的權力變化浮沉非常頻繁，拉薩過去曾經附屬過尼泊爾，尼泊爾國王的肖像會印在拉薩的錢幣上作爲統治的象徵。在這次和約上，尼泊爾國王提出恢復這個制度。通過當時中國駐藏大臣的干涉，這個條件似乎終於規定下了。但打敗的一方簽訂條約的目的可能只是爲了換取時間爭取外援。西藏當時向孟加拉總督求

援，但遭到拒絕。

尼泊爾國王還不足於在拉薩已得的勝利，以後又向西藏的唐古拉（原文爲 *Dingursh* ——原譯者）地區進攻，搶奪了當地喇嘛的大量金銀財寶。這位喇嘛也是皇帝信仰的宗教的高級國師之一。由於尼泊爾屢次侵犯皇帝陛下所信的教的教主，進攻陛下保護的國家，中國皇帝不願長途跋涉，道路險阻的困難，決定發兵報仇。一七九一年，七萬中國軍隊進到西藏邊境。從這裏到尼泊爾還有五百里難走的崎嶇路程。根據倫納爾少校的描寫，「從一百五十哩距離的孟加拉平原就望得見覆蓋着白雪的西藏高山。西藏位置在亞洲的最高原，這些山在舊的半球上是最高的山。它不僅是印度和中國的河流發源地，而且西伯利亞和韃靼地區的許多河流也都發源於此。」它的地勢雖處在北緯四十度，屬於溫帶地區，但氣候却非常寒冷。不僅西藏的地勢很難行軍，並有大量的尼泊爾軍隊把守着尼泊爾國境山頭。尼泊爾的軍隊很多，並由於過去打了勝仗而士氣很高。尼泊爾王認爲自己是孟加拉的近鄰和同盟國，指望在戰爭中得到英國的幫助。他過去曾對英國做了許多友好表示，最近又簽訂了一個商約。孟加拉政府確曾常常派遣軍隊幫助與國作戰。例如曾派遣軍隊，地令哈（原文爲 *Derngha*）國王恢復孟加拉以東，距離中國西部邊境不遠的失地，又派過一支軍隊到阿薩姆（原文爲 *Assam*）平息由孟加拉夫土匪擾亂。尼泊爾王對

他的兵士說，英國軍隊曾將前去支援，並且已經發兵了，這樣一方面鼓舞了自己的士氣，一方面恐嚇敵人。

此外，率領軍隊進入西藏的中國將軍（係指福康安。——原譯者）以高傲的口氣寫了一封信致孟加拉總督，以他的「皇族的精華，天空的太陽，照耀在中國大地的光輝燦爛的寶玉」的主子名義，希望「英國出兵懲罰尼泊爾國王」。中國人素來認為中國皇帝是天下的共主，他可以命令所有鄰國。這種荒謬觀點雖被現在的溫和英明皇帝所糾正，但這位將軍仍然保留着這種觀念的殘餘。他認為英國總督應當立刻遵照他的指示出兵。這封信是用滿文寫的，當時加爾各答無法繙譯，後來統治拉薩的達賴喇嘛寫信給孟加拉政府重述了這封信的內容。……中國將軍送給孟加拉政府的信到達加爾各答不久後就值雨季，因此拉薩到印度之間的道路非常難走。送信人由加爾各答回拉薩的路上，因病時間耽擱了很久。這位將軍很久不能得到回信，而他又遭到尼泊爾的頑強抵抗，因此懷疑英國軍隊不但不來幫助中國，反而幫助了尼泊爾。一些少數的印度逃兵非常可能跑到尼泊爾軍隊去參戰，甚至穿着英國軍裝跑去，這當然是為尼泊爾歡迎的。……於是英國人參加了尼泊爾軍隊的報告就到北京了。這位將軍和北京王朝有着極密切關係；道路隔得這樣遙遠；中國的法律制止軍人除非得到統帥的同意，不得隨意暴露前方情況；中國人民對實際政治毫無所知，

同時大家都明哲保身，諱言國事；等等原因使得這位將軍可以任意製造黑白。這位將軍過去曾率領大軍同東京作過戰，從一些人背後的談論中提到他在當時也玩過相同的花樣。在那次戰爭中他雖然失職打了敗仗，但他捏造戰功欺騙皇帝，反而受了獎賞。他在兩廣總督任上憎恨外國人並進行壓迫，種種行為都是值得譴責的。

中國人懷疑英國人幫助了尼泊爾，這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當時孟加拉總督采取了維持自己的尊嚴，同時於國家有利的正確態度，一方面維持絕對中立，同時充分照顧到中國皇帝。他決定「派遣一個代表見尼泊爾國王，傳達孟加拉政府的真摯願望，希望尼泊爾停止這個勞民傷財的戰爭。代表準備對尼泊爾國王說，英國同西藏維持着極好的友誼，同時和中國有長期的大量的貿易關係，除非出於自衛，它絕不能對這兩個國家采取敵對行動；假如尼泊爾同中國進行和平談判，英國願盡一臂之力；最好尼泊爾先同中國進藏將軍直接談判。」派遣一個代表團到尼泊爾，對英國也是有利的。「過去尼泊爾國王對英國也是非常猜忌，英國對尼泊爾的內部情況，同對中國的內部情況一樣，知道得很少。這次有這樣一個好機會派一個代表團到尼泊爾，借此可盡量對這個英國願與之友好往來的國家的人口，風俗習慣、工商業和農產物等等做一個詳細調查。」

孟加拉總督在致達賴喇嘛的回信中說，「英國東印度公司同印度境內所有勢力都

維持着最友好的關係。同樣，除非出于自衛，它也絕不願意卷入別國的糾紛中去。尼泊爾國王曾寫信請求英國的軍事援助，英國方面已給以同上宗旨相同的答覆。達賴喇嘛一定知道英國同尼泊爾和中國都維持友好關係。中國皇帝對喇嘛和英國在華貿易負有保護責任。很久以來，英國人同中國人就有交易關係，並且在中國境內設有商店。由於英國同中國皇帝的關係，以及皇帝陛下對喇嘛如此尊重，英國深切希望西藏能同尼泊爾罷兵停戰。戰爭下去，除了加深兩地人民的痛苦而外，不能有其它的結果。假如英國能使尼泊爾國王和西藏喇嘛重歸于好，孟加拉政府極願作為雙方的朋友和調停人出力斡旋其間。現在正值雨季，道路難走，他準備等雨季一過，馬上派一個親信代表到現場，進行調停，希望通過他的努力使尼泊爾王同喇嘛重歸于好並且增進友誼。這個代表將攜帶少數印度兵作為隨身警衛，這點應預先說明，免生誤會。」

中國和西藏軍隊，由於形勢的需要，等不到英國人的調停就急於想罷兵言和。尼泊爾國王請求英國支援，遭到拒絕，仗無法打下去。最後，尼泊爾退還了從西藏搶去的財富，保留下來自己的領土。中國將軍最初倡言要消滅尼泊爾人種，吞并它的國土。這樣一來，中國就將要同英國直接為鄰了。或者由於他顧慮到英國是否願意與中國為鄰，是否將出面加以阻碍，或者由於考慮到已經得到的光榮和他的兵士

在過去幾次戰爭中所受的損失，這位將軍只好適可而止，向中國皇帝報告請求赦免尼泊爾國王，其中說：「尼泊爾土地狹小，同中國不同種族，它的國王準備每年向中國進貢，並將挑撥戰爭的沙瑪爾巴喇嘛尸首同他的一些女眷和財物移交給中國。」事成之後，這位將軍在拉薩設置了一個駐藏大臣，負責管轄全藏行政事務。他說：「拉薩很久以來就是，而且今後將永遠是屬於中國的。」

大喇嘛是西藏地區的教主，宗教事務的最高權威。過去西藏被認為是屬於大喇嘛的，只在政治事務上受中國皇帝個人，作為佛教信徒和大弟子的保護。今後西藏被認為是中華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了。中國的新國界同英屬印度地區之間只隔著緯度左右一塊狹小地方，其中一部分還包括尼泊爾的邊界在內。一七七三年，中國一位將軍，名叫阿桂，鎮壓了「苗子」族的叛亂，當時中國的西部邊境，已經伸長到同印度的最東邊為鄰。過去苗族的一部分住在中國舊的國界以內，一部分作為獨立勢力住在中國舊國界以西。印度東部邊境上，如同北部邊境上一樣，有一些小部落彼此起糾紛。中國皇帝今後可能要對他們之間的糾紛出面干涉。這樣一來，英國同中國政府的接觸和協商事項就勢必多起來了。這些小國分別附屬於兩邊的大國，或者同兩邊大國有同盟關係。這就更加須要慎重處理，以免兩個大國直接卷入糾紛之中。中國同印度邊境之間的來往，在西藏和尼泊爾的衝突解決之後並未有所增加。

這位進軍西藏獲得勝利的中國將軍，同以往的西藏統治者一樣，對於英國人派代表進去也是抱着猜忌態度。他寫了一封很客氣的信給孟加拉總督，勸阻不必派代表前來。信上這樣說：「從總督所在地到尼泊爾的路很長，不必費事派代表前來。有什麼必要找這個麻煩呢？他希望總督改變前意，因為總督給尼泊爾國王的信件無問題已經發生了作用，該國王已經接受大清皇朝的統轄了。」信上最後表示承認孟加拉總督的「公正，忠誠和友誼」。假如中國皇帝看到這封信的抄件，他一定會駁斥英國曾經幫助尼泊爾作戰的謠言了。但這位寫信的人是不願意讓皇帝知道真實情況的，因為那就否認他以前向皇帝所做的假報告。北京和倫敦之間沒有直接聯系，中國皇帝因此也無由從其他途徑得知事實真相。（按乾隆六十年，也就是英國特使訪華以後的兩年，英國國王通過商船又送信件禮物給乾隆。根據「東華錄」，乾隆給英國國王如下的回信：「爾國遠隔重洋，上年遣使恭齋表貢，航海祝釐……茲爾國王復具表文土物由夷船寄粵呈進，具見恭順之誠……已飭諭疆臣將貢物進收，俾申虔敬。至天朝從前征剿廓爾喀時，大將軍領大兵深入，連得要隘，廓爾喀震懾聲威，匍匐乞降，大將軍據情入奏，天朝仁慈廣被，中外一體，不忍該處生靈成就殲除，是以允准投誠。彼時曾據大將軍奏及，爾國王遣使前赴衛藏投稟，有勸令廓爾喀投順之語，其時大功業已告成，並未煩爾國兵力。今爾國王以此事在從前貢使起

身之後，未及奏明，想未詳悉始末。但爾國王能知大義，恭順天朝，深堪嘉納……。」這裏所說的廓爾喀就是尼泊爾。……所說的大將軍就是本書上所指的那位進軍西藏的將軍福康安。從乾隆這封信上可以看出：當時福康安並未把英國進行調停的事情對乾隆隱瞞。——（原譯者注）

本書前章中曾經提到，在一七八七年英國會計劃派遣使節訪華，不幸因公使中途逝世，致計畫未能實現。假如當時能順利成行，在西藏尼泊爾的戰爭中就不會發生對英國的誤會，或甚至連戰爭都可能不致發生。中國皇帝作這次長途冒險的出征，只是由於尼泊爾國王屢次挑畔而引起的。前者，中國皇帝同遼東區的蒙古人作戰，結果固然是他佔領了當地，但在戰爭過程中却是互有勝負，他的軍隊幾次遭受打擊，招致大量傷亡。戰爭延續了好幾年，消耗了巨大財力。皇帝本人現在年歲已高，已沒有以前那樣好大喜功，而他的大臣們，對戰爭更是厭惡。假如在一七八九年或一七九〇年在北京有一個英國使節，通過使節的關係請求孟加拉政府阻止尼泊爾不要侵畧西藏，中國皇帝一定採取同這位將軍寫信給孟加拉總督的相同方法，不必經過冒險而同樣達到目的。對於孟加拉的利益來說，西藏作爲一個獨立國家比作爲中國一個省份好得多。

假如特使在離開廣州附近之前，能掌握以上所述關於西藏戰爭的材料，這將使他

能用具體事實說明真象來闢謠了。不幸，在現在情況下，他對事實一無了解，無法對無稽謠言進行申辯。特使在船上費盡口舌同中國隨行官員解釋，說明整個故事不可能是真的。這些官員對特使的講話是相信的，但他們無權同朝廷直接聯系，同時也不敢在朝廷當中同說英國人的好話，怕因此而受到懷疑說他們受了外國人的賄賂。此外，他們都是漢人，沒有辦法來影響是滿人的欽差，兩個民族之間有着秘密的，但是強烈的互相猜忌。

關於使節團事項，只有欽差一人向皇帝上奏報告。因此，特使用盡方法來討好這位欽差大人。特使委婉地向欽差說：從加爾各答到尼泊爾和西藏的路途非常遠；英國在廣州的商業利益遠比對這兩個國家關係重大得多；英國政府經常訓令孟加拉總督，在處理和中國有關係或受中國保護的地方的有關事務上，應當特別小心慎重，等等。欽差大人並沒有公開地向特使提出西藏問題來討論。假如特使直接闢謠，那麼只能使他更證實謠言的真實了。不管在這個具體問題上特使的努力對欽差發生了多少效力，在其他一切方面欽差的態度仍然沒有什麼改變，無論對英國人或是使節團，仍然沒有一點好感。雖然他知道皇帝陛下非常高興地把送到熱河的一個包裹傳送給特使，但出於懷疑，或者出於惡意，他竟至拒絕由政府驛站代為傳遞特使寫給伊拉斯馬斯·高厄爵士的信件。（按：高厄爵士，在本書中譯為高華，即「獅子」

號的艦長。——（仲蘇注）沒有欽差的批准，使節團任何文件都送不出去。特使要求同東印度公司代理人通信，同樣沒有結果。使節團因之陷入完全孤立隔絕的狀態，而且沒有補救希望。據說欽差是當朝首相的親信，從現在欽差對使節團的態度也可以推測出將來這位閣老的狀態。使節團還未到首都，所受到的遭遇已如此困難和不幸。……

我們的游艇自天津到這裏，一路供應的食品都非常豐富，所有的酒果蔬菜，無不應有盡有，伺候的人也十二分殷勤。兩岸相近之處，駐有軍隊，他們見我們的游艇經過，就從營盤中列隊而出，表示歡迎，他們在岸上行禮，高懸旗幟，並且演奏軍樂。如果是晚上，他們就點上燈籠火把，數以萬計，照耀如同白晝。我們坐在船上，一切皆極舒適，偶然要些什麼東西，中國的官員就立即備辦，有好些東西不是公用而是我私人所要的，我打算自己掏腰包購買，但中國官員一定不肯，要由他們付帳。

中國官員這樣的盛意接待賓客，又極和藹謙遜，嘴邊常帶笑容，似乎是無可譏議的了。但這種態度中不免含有虛偽，誠意反為所掩，這是我不得不引為遺憾的。試舉一例言之。當我經過一處地方，覺得那兒的風景很清幽，就請求中國官員讓我們上岸去訪問附近的鄉村，藉此一見中國的社會。但我這樣的請求，每次都被中國官員所婉拒。他們

婉拒的方法很巧妙，能隨時隨地隨機應變而大發妙論，使到我們明知此舉是阻止我們的建議而不復有所怨，甚而反覺得很有趣。這可見中國官員平時是怎樣講究禮貌和辭令，其一言一語，一舉一動，無不周旋中節，使人對之無可譏彈。

更有一事，我不得不在這裏一說的。那就是我們到這裏之後，中國官員在表面上對我們雖然敬禮有加，而實際上我們的一言一動，無不受中國官員的密切監視，就是我們的起居服飾和一切禮節習慣，他們都以好奇及嫉妒的眼光監察之。我嘗讀過有關中國的歷史，據說中國人最嫉妒外國人，初時我不敢十分相信，現在身臨其境，和中國人接觸，覺得其實在情形過於歷史所說者萬萬。我雖然存有這個觀念在心裏，但表面上無論遇到什麼事情，都以和顏悅色處之，希望此行獲得好結果。即如我們所乘坐的各船，船上都懸有旗幟寫着「英國特使進貢之船」，我也詐作不見，絕不提出詰問，待到適當的時候才可以提出。

「出使中國記」記云：中國的上等社會人士，非常講究喝水。他們每個人都飲茶或其他富於營養的飲料，他們絕不喝沒有濾過的水。中國人所有的飲料都喝熱的，包括酒品在內，認為這樣更有營養。其他地方也有認為熱飲料有營養的。在熱帶的印度，公路的兩旁開設了許多小店，專供來往行人飲用淡的但是熱的飲料。在夏

季，中國人用冰來鎮水果和蜜餞，但絕不用來做飲料。在特使和隨員的早餐中，經常有大碗盛着一層一層的鮮胡桃仁，鮮杏仁和鮮藕，當中夾着一層一層的冰。

茶是中國的普通飲料，他們不是在吃飯的時候也喝茶。客人無論什麼時候來都要敬茶。他們有時也很喜歡飲度數很高的酒，北方幾個省份的人尤其如此。在大家宴會興高彩烈的時候，他們有時用酒來限制個別人早退，或者追回已走退的人來喝酒，這種習慣歐洲也有。

中國官員對於吃飯真是過於奢侈了。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空閒的時間，他們就吸煙或者咀嚼檳榔。他們有時把一些香料放進煙內，有時放進一些鴉片。關於歷史、戲劇、小說等消遣性質的讀物，中國很多，但這些官員們似乎沒有歐洲文明社會那種以讀書作消遣的風氣。他們沒事時寧願閒坐着，也不願讀些有興趣的書或者做些體力活動。

喬大人和王大人把很多時間消費在通過繙譯同特使和使節團員談話。但事實上在談話當中，他們回答客人們的問題比他們問客人的問題要多。除了在廣州而外，中國人對一切外國人都感到新奇，但關於這些外國人的國家，他們却並不感興趣。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是「中華」，一切思想概念都出不去本國的範圍。除了少數住在沿海艇而走險的人，或者以航海為業的自成一个階層的人以外，沒有人想離開中國

到別的國去看看。他們使用着許多外國產品，但這些外國產品只能使他們聯想到廣州，好像這些東西就是廣州出產的。他們的書上很少提到亞洲以外的地區，甚至在他們畫得亂七八糟的地圖上也找不到亞洲以外的地方。他們的書上對於印度却有着極爲美好的敘述。……對於更遠的區域，中國政府，如同外國人做生意的中國商人一樣，只有一個抽象的觀念。中國一般的老百姓對於外國事物除了離奇的神話般的傳述而外，一切都不知道。

陪同使節團前來的中國官員，回答客人們向他們提出的有關中國各種問題，非常覺得高興。他們雖然在觀念上偏向自己的民族，但他們還是實事求是地回答問題。尤其是喬大人，他所作的回答都是以官方文件爲依據的。客人們在欽差的面前不露出追問中國事務。他很少同特使親切交談，雖然他差不多每天都來拜會。他不喜歡坐船，他陪送使節團的一半路程是起旱走的。他的官氣很十足，每次拜會的時候，前面都由一些兵士和僕役高聲吆喊肅清道路。他坐的轎子同我們以前敘述的差不多，不過多一些絲穗子。轎子由四個人抬駕着。轎竿頂端用繩子綁着竹筒，轎夫的肩就駕在竹筒下面，轎前兩個人，轎後兩個人。四個人抬轎，另有四個人輪流換班。僕役們撒着傘和扛着官銜走在前面，另有一些人騎馬跟在轎後。中國官員出門都是按照身份攜帶隨從人員。這種排場爲的是使一般人民爲之肅敬，任何官員獨自

一個人隨便在路上走，將被認為是一件不體面的事。他們盡力做到使他們的身份得到人民的尊敬，同時他們對別人的身份也同樣尊重，尤其是對有地位的外國人。

船隻經過每一個兵站和比較大的城鎮，兩岸上都排列着軍隊向使節船隻致敬，並鳴放三聲禮炮。這種禮炮是一種鐘形的小型炮，筆直地安裝在地面上，四周用泥土或沙土填緊，將少許炸藥裝進去。這種炮只能作敬禮鳴放。兵士們在排隊敬禮的時候，身上穿着整齊的制服，事畢之後，即把制服收在倉庫裏，等下次站隊時再穿。平時他們就穿和老百姓同樣的服裝，經營各種行業或者耕種田地。這種辦法，在和平時期固然可以使他們有一些生產，但遇到戰爭，這種兵士就一定缺乏勇氣。兵士的待遇比一般老百姓掙的多一些。被征入伍被認為是一種優異的選擇，兵士從事其他行業比普通老百姓多許多便宜，因此，在中國招募軍隊不是一件難事。

河岸靠近的地方，船隻每天經過幾個兵站。公路很好，但非常狹。公路上很少車輛。所看到的少數車輛中，最多只有兩個車輪，有的載貨，有的載人。車輪上都沒有彈簧。紳士們出門多是騎馬坐轎或肩輿，很少坐車。這種交通工具只在短途旅行或距離水路很遠的地方使用。塞米多先生在他寫的中國史上說，中國車傳至意大利。但後來中國人認為這種交通工具又不方便又費錢，不再使用它了。

中國人在車子上使用帆的習慣現在還部分地保留着。這種辦法大概在比白河沿岸

更荒涼的地方才用得着。英國詩人密爾頓的著作中有這樣兩行詩：

在色利卡那的荒蕪平原上，

中國人運用帆和風力來拉竹車。

這種車是用一種竹子製的單輪手推車。在沒有風的時候，一個人在後面把車駕穩，並向前推。在順風的時候，車子上加一個帆，可以省去前面拉的人。帆是席做的，掛在兩根木棍中間，安裝在車前面。這個簡單的設計只在車子走順風的時候才用得着。這可能是一個人推車找不到伙伴或者不願意找伙伴來分自己的利益的情況下發明的。由此類推，那些複雜的作用大的機器的發明都是由人們企圖改進產品質量，增加產量或減低成本以謀求更大利益的推動下搞出來的。（色利卡那（Seri-cana）古希臘羅馬人給東方一個地區的稱呼。這個地區據說就是中國大陸的西南部。——原譯者。）

八月十七日。星期六。

我們到了通州，我不得不在這裏小作句留，以便將行李和各種禮物從船上移到岸邊，用車輛載往圓明園，我們將不在北京停留，就在圓明園直趨熱河了。從通州到北京的路程是十二英里，由北京往圓明園約七英里。

近郊岸邊已建築了兩座大貨倉，專為存放禮物和行李之用。每一貨倉長二百零七英

尺，闊十三英尺，自地至簷頭高十三英尺，自簷頭至屋脊也是十三英尺。建築材料是粗壯的竹子，上面用厚席加蓋，以防雨水。兩貨倉之間，闢一通路，闊四十二英尺。路的兩旁，各有一門，派兵防守，不准有人攜帶火種入內，以防火災。據說這兩座貨倉和通路，在數小時以內造成的。我們到這裏後，還未到一日，中國的工人已將三十七艘船上的物件全部搬到貨倉安放了。有些物品是很沉重巨大的，但中國的工人却能憑其臂力及其活潑的精神，合力抬起來，從船上抬到貨倉，一直沒有歇息，他們在工作時又非常歡喜高興，不像是有人強迫他們來做此苦工的。這大概是中國政體的完美和人民天賦之厚使然，非其他國家所能及。中國工人具有天生的一種力量，怎樣沉重的物件，他們都可以用力舉起，一人之力不能勝任，就增加到兩人，甚或四五六人。其法以粗大的繩子縛在物件上，然後用大竹竿兩根穿入繩索，每人即以竹的一端放在肩頭上抬起來。如果兩人還不能抬得動，仍可照此法加竹竿加入數，務使人力可以克服一切。

我們所住的地方是城郊的一所廟宇，地方很大，有好幾個院子和廣闊的廳房。我們在這裏暫住，覺得很是舒適，每日所供給的物品，和在船上一樣，凡有所需，只要畧一開口就咄咤立辦。這所廟宇是數百年前一個大施主爲十二位和尚所建的，廟宇築成，施主並捐出一部分金錢田產爲廟中香火基金。這廟子的地方雖然很大，但只有一小部分供奉佛像，此外多爲僧舍，有時遇到達官貴人過境，他們也借居僧寮。

使節團的人數很多，整個廟宇盡爲所占用，即使看守廟宇的和尚，也只留下一人，使他照應佛殿香火和看守琉璃燈，不使息滅，其餘大小和尚皆移往附近的廟宇暫住。

八月十八日。星期日。早餐時候，王大人來見我，他說車輛人伕，大約在星期二早晨便可以齊備，隨將貨倉各物品裝入車中，星期三一早就可以出發，一直往圓明園，不在北京下車了。他又說乾隆皇帝已經指派了一位閣老和一位歐洲籍傳教士在圓明園迎接我們。王大人並沒有說這個歐洲教士名叫什麼，也沒有說他是那一國人，但據我的猜測，這個人一定是葡萄牙教士約瑟·巴納·達阿美特（Joseph-Bernard d'Almeida 1728—1805 是葡萄牙的耶穌會教士，長於天文數學，乾隆廿四年（一七五九年）入北京服務於清廷。——譯注），這個人對我們不利，是我心目中不滿意的人物。

晚上，王大人和喬大人來看我，他們說，欽差大人有點小病，不能和他們一起同來拜候，心裏很不安，叫我們來告罪。我說，徵大人連日勞頓，以致實體違和，都是因爲我們之故，我們很覺不安，請轉告徵大人，表達下懷，我明天要親往問病。兩位大人連稱不敢，告辭去了。我以爲那個滿洲欽差未必真正有病，也許是和我的意見有點不洽，懶得見我，故託有病罷了。

八月十九日，星期一。今早我親往貨倉，看看他們將禮物如何裝置，欽差徵大人和王、喬兩大人以及幾位官員都已經在場了。他們正在討論明天出發的事情。我向徵大

人問安後，見他們已辦妥公事，就趁這機會對他們說：禮物中有一尊輕便銅製野炮，取出來也很容易，我想在這裏試放一下，藉博三位大人一粲。他們連說很好，於是我就叫炮匠拿出銅炮一尊。這尊小野炮製造精巧，型式美觀，安放在車輪上，一切佈置停妥，施放時，每分鐘開放二十響至三十響，像這樣的速率，我以為三位大人一定覺得很奇怪了，然而他們見了竟無動於中，他們雖然也很留心觀玩，但意態很是滿不在乎。他們的態度如此，照我看來，並不是因為此炮製造不良，我敢說，在整個中國恐怕也找不出這樣優良的火器。而他們的滿不在乎的神氣，也許是還未知道我們的炮是怎樣的精良和威力之如何猛烈罷了。

我從貨倉回轉寺中，王、喬兩大人跟着趕上，和我同行。我們一同到了下處，他們對我說，乾隆皇帝的諭旨已經收到了，我們到北京後，可以在宮廷服務中的歐洲教士任選定一人，為我們覲見時的舌人。又說，皇帝對於我們的使節團到中國後，很表歡迎，並吩咐地方官員隨時把使節團的一切情形奏報上去，皇帝讀了很為滿意，認為我們很是文明有禮，所以命令大小臣工，以至隆重之禮接待我們。我說萬不敢當，這可見中國大皇帝和敵國君主同有敦睦友誼之心，我感激之餘，謹代表敵國君主向貴國皇帝陛下致其謝意。

於是兩位大人又提到覲見時的禮節問題了。這個問題，自上一次提及時經我否認

後，中國的官員已有數日不再提到了。這件事，他們看來似乎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時時刻刻不能忘懷。現在兩位大人又再極力言及，好像要迫我承認實行。他們說，這是一種常見的事情啊，說後，他們就跪在地上，作叩頭之狀，一定要我照樣學習。我說，敝國見君主之禮，並不要跪拜，我當然不能改變敝國之禮而來學習中國之禮。兩位大人見我拒絕學習，就轉移目標，叫我的繙譯員跪拜，做個榜樣給我看。我的繙譯員雖是中國人，但只有服從我個人的命令，因此，他就請命於我，以定行止。我對他說不必，他就站着不動了。兩位大人見了很不高興，但仍然和顏悅色，絕無半點怒容浮在面上，可見中國官員之善於處事和涵養之深。他們既奉其皇帝之命以隆重禮節接待我們，當然不以此事而和我有惡感了。

我覺得兩位大人乘興而來，不能令其敗興而返，於是命樂工奏樂，以娛嘉賓。他們似乎很高興，告辭時，仍然和我客氣一番，表示敬禮，和來時一樣，好像剛才我們的小爭執已忘個一乾二淨了。

夜間，亨利·伊茲(Henry Esdes)以痢疾逝世，他病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了。他是個很有巧智的優秀鋼鐵工技師。當我在倫敦啓程東來之時，要物色一個鋼鐵工技師同行，以爲隨員，一時自薦者頗多。亨利既有遠游之志，而又懷有技術才能，屢次向我和公使斯當東爵士請求，經我考驗過他的本領後，認爲合格，就答應錄用他。怎知他身體

太過虛弱，不宜於海上長途旅行，上船之後，就患有重病，我們的使節船到了馬得拉，我叫他改趁別一艘船回國，但亨利決意不肯，一定要同到中國觀光，不意到中國後，還未到北京就謝世了。

八月二十日，星期二。今早我們安葬亨利·伊茲，使節團的音樂師、衛隊、僕役等都列隊送葬；這裏雖然沒有牧師，但我們仍舉行宗教儀式，並在他的墳前鳴鎗百數十響，以致敬禮。很多中國人圍着觀看，但他們很肅穆不諱，好像深受我們行禮的嚴肅和有秩序所感動。

葬禮完後，我們的行李就裝入車中，準備出發了。但大部分禮物將於今晚啓程，使節團全體人員將於明日起行，因為貨物運輸，較人行爲遲慢，人貨並進，貨物必定落在人後的。

八月廿一日，星期三。我們一早就起身，看見轎子、車子、馬匹都已準備好了。欽差徵大人和王喬兩位大人及數位高級官員都在大門上等候我們啓程。我們經過通州城，這是一座很大的城，四面圍以高厚的城牆，城外的一邊有城河繞着。城牆上並沒有安裝大砲以資保護，我所能見到的武裝，除了城門有幾個很小的迴旋炮座之外，可說一無所有。我們走了兩小時才走過通州城，我觀察所得，通州城裏的街道頗廣闊平直，兩旁的商店也很齊整美觀，可是見不到有美麗宏偉的屋子和公共建築。主要的大街上，

築有幾座牌坊，看起來也頗可裝飾市容，但它們只是木製的，不過加以髹漆使之增加美觀而已。路上的民房，很多都懸掛布篷以爲遮蔽太陽和雨水之用，篷的一端有小繩子可以收放，不用到布篷的時候，將繩子一收，就捲起了。

我們走了不久到達一個在通州與北京之間的鄉村，我們就坐下來歇事休息，並進早餐，因爲天氣很熱，道上塵土又很多，不得不時時休憩一下。從這個鄉村再行，大約兩個鐘頭（行六英里）就到了北京，我們在宮門外進茶點和水果，又再啓程前往圓明園，下午三時，到達圓明園，看見我們大部分的行李已經先到了；其他不久便可以跟着到。（按：「宮門」二字，原文是 *Palace Gate*，不知何指，恐怕所指係北京的城門。又據馬戛爾尼所記，使節團由通州入北京所用的人力和交通工具，都一一列明數目，計運載禮物及行李的大貨車八十五輛，手推車三十九輛，馬二百零九匹，人夫二千四百九十五人。這只是爲使節團服務的，至於中國官員所用的大量人力物力則不在此內。又按：巴羅的「中國旅行記」說，使節團所帶的行李什物，大大小小共六百餘件之多，重疊既大，而形式又參差不齊，但自從到大沽口後，換船數次，最後由水路改爲陸路到了通州，點查各物，沒有一件遺失，也沒有一件損壞，可見中國人做事之負責一斑了。按：約翰·巴羅（John Barrow）是使節團的主計長，他這部「中國旅行記」雖然不及馬戛爾尼和斯當東那兩部書價值之高，但有些記載却爲前二書所沒有的，所以也值得參考。

其書初版本於一八〇四年印於倫敦。——譯注。

我們從通州至北京，由北京往圓明園，所行的道路，都在大平原的鄉村上，路很廣闊，兩旁皆植有樹木，多為楊柳，而且是很巨大的，這樣大的柳樹，我在歐洲還未見過呢。大路的中間一段是石子路，以巨石砌成，平滑光潤。從通州往北京，我們路經一座美麗的大石橋，闊約四十英尺，橋上有五座牌坊，中央的那一座，照我看來，不會少過……尺（按：馬戛爾尼原文的字寫得不清晰，看不出是什麼字，也許是年久，墨跡褪謝了）。一路上都有軍隊為前驅，他們手執長鞭，時時向兩邊揮打，不使路旁的觀眾接近我們，因為觀眾不時擁到路中心來觀看，阻塞道路，難以通行。（按：巴羅「中國旅行記」說：「路旁觀看的人很多，有站着的，有騎在馬背上的，有坐在車中的，也有坐在轎子裏的，也有設座位在路旁的，大抵男子坐在前列，婦女在後一列，大家婦女，則在坐位的四周，以紗幃障之，不使人見其面貌，所以我們也看不清她們的容貌如何。前導的軍隊，雖然時時揮鞭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響，但鞭所擊之處是地面，而不打人。這都是中國人民極有禮法，即使人民多擁擠，也極守秩序，與其他國家人衆擁擠時秩序大亂之情形不同，因此他們雖各執一鞭，除用以示威外，就沒有別的用途。」按：這種鞭子，叫「淨鞭」，是大官出門時的儀仗之一。——譯注。）

北京的城郊很廣大，要走兩個鐘頭才穿過北京城，從西便門到城郊要走十五分鐘，

又從城郊起行到圓明園要走兩個鐘頭。中國官員給我們預備好的房子也是在一個花園裏的，地方很大，有好幾個小院子和亭榭。有一小曲徑通到小河邊，循河而下，曲曲折折而到一小島，島的中間有一小屋可爲避暑之用。這一帶都種了很多樹木，頗有草坪山石之勝。整個園子圍以高牆，園門駐有軍士一隊以資保護。園中的房子，雖然有幾間頗爲廣大並且精潔良好，但若從整體而言，可說是荒穢破損，在冬季時候住下來一定不會很舒適，而只適於夏季避暑。聽說像這樣的館舍好幾所，都是招待外國使節之用的，我們現在所住的這一所，算是其中最好的了。（按：此園名宏雅園。——譯注。）

我們在通州時，中國官員說，我們一到圓明園後，就有歐洲傳教士到來相見，但今日仍然不見他們的蹤影。（按：巴羅「中國旅行記」說：「我們住在這個花園裏的地方，房屋破舊，與其說是給人居住，無寧說是猪狗所住的圈欄更爲近實。這裏距離皇帝所住的圓明園不過二百碼，而一處則如天上宮闕，一處則簡陋到令人震驚。園中有房屋三四座，每一座有幾個房間或十幾個房間不等，而室中牆壁，石灰多數剝落，天花板也搖搖欲墜，地板也破朽不堪，用力踐踏，立即陷下。房間裏陳設的器物極少，只有一張枱子，兩三張椅子，而且又是很舊的，不能再用。我一進入這個房間，就吃了一驚，覺得中國官員以前招待我們是窮極奢麗，何以現在又簡陋至此。於是我問中國的招待官員，他們說，這裏雖然很簡陋，但時常有大官到這裏，暫作居停，實在是這一帶找不到比

這裏更好的房子，並非是他們故意用這種壞房子來招待貴客的。我說：「無論如何，請你代我另外找個房間吧，像這個，簡直不是人住的。」於是中國官員又帶我到另一房間，它雖然比先前一個較為好一點，但顯然是好幾個月沒有人住過，也未經洗掃，因此一打開房門，就有一股霉臭氣味，直撲鼻端，令人難受。官員立即叫夫役來大加掃除，將地板和牆壁洗滌乾淨，然後將我們的行李搬進去。有幾個中國官員見這個房間較其它為良好，也自己將行李拿進來，在空隙之處設牀鋪，和我們同住。不久後就是進膳時間了，肴饌精美豐盛，和以前一樣，我們住居陋室，而食則珍羞，食物之鮮美，我一生中未嘗吃過，麵條和其它麵食，又白潔如雪，很好吃。」——譯注。）

關於英國使節團從通州進京一節，「出使中國記」記云：中國官員決定雇用通州工人搬運物品和行李至北京郊外秋宮附近的宏雅園。使節團自從英國出發以來，不是走海就是走河，所攜帶的東西雖然非常沉重，但毫不成問題。現在得用人力和獸力搬運東西，重量就成問題了。有的東西靈巧易碎，甚至不能用沒有彈簧的車搬運，只能用人抬。至於行李，使節團員們準備的時候，只考慮到海程，而沒有估計陸程。過去誰都沒有到過中國，爲了有備無患，每個人都帶來很多東西，後來發見這些東西中國都有，還有些東西先怕不夠用，後來根本沒有不夠用。中國官員們估

計一下，除了他們自己和隨從人員的東西另外搬運外，只使節團的禮品和行李，就雇用了九十輛運貨馬車，四十輛手推車，二百多匹馬，和將近三千人來搬運。……特使和三位高級隨員乘坐轎子。中國大官上路，即使路途很遠，都乘轎子。使節團其餘隨員同中國官員一起騎馬。一位主要官員騎馬緊靠在特使轎子後面。中國步兵行在最前列開路。使節團警衛和廝役們乘坐馬車。全部物品加上全體車馬行人浩浩蕩蕩占據了一大片道路。這是行人和貨物由東和東南往北京去的大道，非常平坦，當中二十尺寬鋪的都是每塊約四呎寬，六到十六呎長的花崗石。花崗石兩旁土便道可容馬車來往并行。路邊許多地方栽種了大柳樹。

一行人等走出不久就穿過一個非常精緻的漢白玉石橋。這樣寬濶堅固的大橋，建在一個永不會泛濫的小溪上面，橋的兩端微微高出地面。除了實用的目的之外，還有點綴裝飾的作用。

車馬行人走得很慢，使節團有些警衛曲膝踞坐在馬車裏，非常不舒服，不得不跳下車來步行。這樣一來，他們於是就供給了擠擁在路旁的大量中國羣衆一個就近觀看外國人的好機會。英國人的健壯像貌，搽着髮粉的頭髮，瘦長的衣服，處處引起人的注意。天氣非常熱，車內溫度高達華氏九十六度。步行的警衛們，頭上晒着太陽，口鼻裏吃進灰塵，四外大量圍觀羣衆熱氣使呼吸都不舒暢。有些羣衆看到這些

外國人的狼狽情形，特意讓出一點空地來叫他們透透風。但也有些輕浮和愚昧的人簡直把他們當作開玩笑的對象。

一行人等路過一個村莊，停下來小憩進早餐。他們停在一個小客店裏，同英國的現代化的村莊小店不能比擬。客店不算華麗，沒有裝飾，但收拾得還很乾淨，也相當涼爽。供應各色點心。雖然行色匆促，但大家還是吃了一頓非常豐盛的早餐。據說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都市，距離越近，心裏越急於想看看它到底是什麼樣子。但這裏還沒有看到紳士住宅和別墅，說明距離北京還不很近。最後終於到達北京東郊。鋪石的街道擠滿了人。商店、作坊和顧客之多，處處表出興盛繁榮的氣象。使節團從此處經過，羣衆多離開自己的本位跑來圍看，但很短時間以後，他們又分散回到每個原處，說明這麼多人聚在這裏並不是專門爲看外國人，他們各有各的事務。穿過郊區共走了十五分鐘，最後到達北京城牆。使節團剛剛走到城牆，城上馬上鳴炮表示歡迎。城門以內臨時設了一個休息站，大家停下來嘗進茶點。城牆是磚砌的，城門附近是石頭建築的。城門上有一個幾層高的守望台，每層都有炮眼露在外面。一個半圓形牆環繞城門之外，有一仿照歐洲堡壘的側面門，這可能是新建築。城牆約四十呎高。胸牆是鈍鋸齒形的，沒有砲眼，城牆上似乎並沒有砲。城堞上有放箭的射眼。城牆底部二十呎厚，壘頂十二呎厚，胸牆就建在壘頂上面。

城牆外面雖不是筆直的，但牆面很平。城牆裏面，上下層砌成斜角，好像埃及金字塔面。城牆由方形城堡所側衛，城堡凸出城牆四十到五十呎，城堡與城堡之間相隔約六十碼。壁壘上面可容幾匹馬並行，壁壘裏面有斜坡可到達上面。

初進北京大門，第一個印象是它同歐洲城市相反：這裏街道有一百呎寬，但兩邊房屋絕大部分是平房，歐洲城市街道很窄，但房子很高，從街的這一頭向那一頭望，兩邊房子好像彼此互相傾斜靠近一起。北京空氣流通，陽光充足，人民表現非常活潑愉快。

北京街道都是土路，需要經常洒水以免灰塵飛揚。許多漂亮的「牌樓」橫穿街道。按照字義，牌樓相當於凱旋門，但上面並沒有拱門。牌樓是木製的，牌樓門共有三個，兩邊的小，當中的高大。牌樓上面共有三層頂蓋，油漆雕刻得非常漂亮。牌樓上面橫樑用油漆或者塗金寫着幾個中國字，說明這個牌樓的建築意義，有的爲了紀念某一個人，有的爲了紀念某一件事。

進城之後，第一條大街一直往西，最後被皇宮的東邊城牆隔斷。這個城牆上面是用黃色琉璃瓦蓋的，所以又名黃牆。同時看到的和皇帝有關係的所有建築物都是黃色琉璃瓦的屋頂。這些黃色琉璃瓦頂，當中沒有烟筒，在邊上和背脊上搭成調和的凹形線條。這樣比一條整個長直線好看得多。瓦上面刻着各種事物形象或者幻想式

創造，在太陽下面發出閃閃金光，確是偉大壯觀。黃牆外有幾家大糧店。黃牆左角上有一瞭望台，據說是前朝永樂皇帝蓋的。永樂皇帝對北京城的建設有很大貢獻。街道上的房子絕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裝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有些商店的屋頂上是一平台，上面布滿了各種盆景花草。商店門外掛着角燈、紗燈、絲燈或紙燈，極精巧之能事。商店內外充滿了各種貨物。

關於使節團的到來和使節團所攜帶的禮品，在羣衆中間流行着許多傳奇式的傳說。據說使節團帶來一隻象，只有猴子那樣大小，但却有獅子般的兇猛。又說帶來一隻餵木炭長大的公雞，一切東西俱同他們在北京所見的大不一樣。使節團走在路上招致大量羣衆停下自己的行業，跑出來圍着。伴同使節團的中國兵士，手裏揮舞着長鞭，驅逐擠在前面的觀衆，但他們並不任意使用他們的威權，他們的動作非常有節制，只用鞭子打地示威，並不真往人身上打。

使節一行走到黃城之東，然後沿着右首走，北邊這條街似乎沒有剛才經過的那條街道熱鬧。這條街上沒有商店，只有不顯眼的普通人家的住宅。每一所房屋的前面都有一面牆或一幅門帘爲的是不使街上來往行人看到房子裏院。這個牆中國稱爲恭敬牆。使節團在黃牆北面當中的三座門對面地點又作小憩。從這裏遙望宮牆內，不似城外一片平地。裏面有的地方修成斜度很大的山，挖出土來造山的一些地方就成

爲深谷，裏面盛滿了水。曲曲折折的人工湖，當中點綴了各種奇巧小島和不同樹木。皇帝有些宮殿就建築在這些山上。整個好似一個仙境。在一個山的高處，有許多高大樹木，當中建有許多涼亭。其中一處據說是前朝最末一個皇帝自盡的地方。……站在原處，大家一方面通過黃城大門遙望皇宮禁地，同時視線往北一轉，看到街道頂端有一高大建築。在它裏面懸掛着一個圓柱形大鐘，據說用木槌去敲，可以聲聞全城。鐘樓之西，是北邊城門之一，上面有一個高大的守望台。從皇宮大門直往西看，在黃城和北城之間有一幾畝地的人工湖，上面長滿了蓮花。……

使節團繼續往城的北邊走。路上經過一些俄國人的住宅，想不到還看到一所收存外國文寫本圖書館。據說在這個圖書館的寫本中有一部阿剌伯文的可蘭經。在這裏看到一些頭戴紅帽子的回族人。圍着的人羣中有一些婦女。他們大部分都是纏腳婦女。他們不是小腳，腳上鞋的厚底有一吋多高。穿這樣鞋走起路來的不方便恐怕同小腳婦女也差不多。這些婦女身上穿的很好，臉上有很濃的脂粉。口紅只塗在下嘴唇的中部，似乎是這裏塗施脂粉的方法。……使節團一行人穿過一個南北長四哩中間有幾個牌樓的大街。這裏是纏腳族的居民區。一行人從東邊城門入城之後，經過了許多大廟和大商店，走了兩個多小時，最後到達西邊的一個城門。城門附近，沿西邊城牆之外有一小河流（這裏加寬成爲很大的溝渠），幾乎環繞整個北京城，流

向通州，最後進入白河。西城外比使節團剛剛進城時候走過的城外更大，用了二十多分鐘的時間才走完。

使節團在郊區的盡頭又稍停留，大家交換了一下剛才穿過北京城時所得的印象。他們自然知道這樣匆促的走馬觀花無法得出一個恰當的判斷。不過大家共同感覺是，實際所看到的一切，除了皇宮而外，遠沒有來到之前想象的那麼美好。假如一個中國商人觀光了英國的首都之後，做一個公正的判斷，他將會認為，無論從商店、橋梁、廣場和公共建築的規模和國家財富的象徵來比較，大不列顛的首都倫敦是超過北京的。

出城之後，使節團一行繼續往西北方向走。這裏的大道同剛才從通州進城時候一樣，又是花崗石鋪路。這裏直通海淀鎮。海淀是接近圓明園的一個鎮甸，除了一些售貨商店和技師們的住宅外，其它房子不多。這裏住了幾個意大利傳教士，他們被中國政府任用當畫師。海淀商店裏除日用品而外，還出售一些供有閒有錢人玩的小玩意，例如籠子裏面裝着一種蟋蟀屬的像蟬一樣喧叫不休的小昆蟲，也在這裏出售。

招待使節團住的別墅即在海淀和圓明園之間。別墅至少占有十二畝地面。裏面花園的走道蜿蜒盤旋，小溪環繞假山，草地上各種樹木成林，太湖石不規則地堆在一起。整個別墅包括若干幢住房，分成許多小院子。住房的設計和裝飾都非常考究。

其中有些房子的牆上繪着水彩畫。畫得不算壞，也注意到配景法，但就是完全忽畧了明暗面，這充分表示出中國的畫法。譬如畫一個湖，湖的周圍有房有樹，假如畫出任何房或樹的影子反映到湖水面，中國人將認為是畫法上一個缺點。這個別墅曾為幾個外國使臣和各省大吏到圓明園謁見皇帝時住過。這個招待所好像空閒了很久，有些地方已經失修。圓明園的總管大臣同特使見了面。二人照例先客套了一番之後，他徵求特使禮品應當如何陳列。特使和他商量結果，決定將主要禮品陳列在皇帝接見使節的大殿御座兩旁。這所大殿的外表非常莊嚴偉大。大殿之前有三個四合大院，周圍由許多各種不相連的建築環繞着。殿基石在四呎高的花崗石平台上。突出的殿頂，由兩根粗大的朱紅木柱支着。柱頭上是油漆成鮮艷顏色的雲頭和花紋，特別是五爪金龍。據說親王的府第也可以畫龍，但只能畫成四個爪，只有皇宮才能畫五爪金龍。大殿的飛簷和椽條外面由一層不容易看出來的鍍金絲網罩着，使鳥不能棲在椽條中損害建築。大殿內部至少一百呎長，四十呎以上寬，二十呎以上高。殿內南部有一行木柱，柱與柱之間安裝窗櫺，可以任意開關。

這個寬廣光亮的大殿正適於陳列禮物。全部禮物擺滿了大殿的各個角落。寶座附近陳列了幾個古瓷瓶和一個八音鐘。這個樂器是本世紀初倫敦赫爾街喬治·克拉克製造的。能奏出十二闕古老的英國曲子。

寶座安置在壁龕間，從正面和兩邊各有幾級階梯升上去。寶座本身並沒有多少華麗的裝飾，上面有幾行中國字，歌頌皇帝的豐功聖德，兩邊有幾個三足鼎和放涎龍香的器皿，前面有一個形似祭壇的小桌。皇帝不在的時候，也照樣在上面供獻茶和水果。……中國廣大臣民的心目中，除了皇帝而外，世界上所有其餘都無足輕重。他們認為皇帝的統治普及全世界。在這樣觀念之下，他們對皇帝的臣服關係是無限制的，而他們認為外國或外國人同他們的皇帝的關係和他們沒有什麼分別。假如他們在皇帝不在的時候向御座行供獻禮，自不待言在謁見皇帝的时候要行拜見禮了。中國人稱這個禮為「磕頭」，它包括雙膝下跪，前額碰地九次。實際上很難想像世界上還有什麼禮節比它更表示行禮者的恭順卑賤和受之者的神聖崇高的了。

這種磕頭禮節，除了本國和屬國臣民而外，並且要求所有外國使臣都照樣做。欽差大人開始強迫特使在他面前向御座作這個禮。特使對於這個要求心中是有所準備的，他身上帶有英王陛下一份有關指示。在這件事上，特使也認識到中國宮廷一定要堅持的，因為他們怕一國的使節不照樣做，其他各國也將效尤。在這樣精神指導之下，中國官員在載運使節團的船和車上插着旗子用中國字書寫「英國特使進貢」字樣。無問題這是他們奉到上級命令做的。但中國並沒有向特使正式解釋這幾個中國字的意義，特使也就視若無睹，未向中國提出異議。特使怕過早提出這個問題

來，招致中國方面勒令特使回國，因而前功盡棄。但無論如何，這幾個字的意義是惹人注意的，它會一再登載在中國政府的邸抄上，登載在實錄中，通過住在這裏的俄國人和其他國傳教士們而傳到歐洲去。特使有鑒于此，無論中國方面怎樣寫法，他本人隨時警惕不使自己的任何言行有失體統，致貽英王陛下之差。在前一個皇帝的朝代，一位俄國特使也曾拒絕執行中國的覲見禮節，最後簽了一個條約回國。據大家認為這位使節是外國和中國的交涉中第一個有所收穫的人。相反地，一個荷蘭使節在前一世紀到中國來，他爲了貪取一些物質上的利益，不惜委曲遷就中國政府所指定的一切禮節，但最後他抱怨既受到藐視又沒有得到利益。

八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今早韃靼欽差來拜會我，歡迎我到了圓明園。他說，乾隆皇帝已經派了一位大學士特地從熱河到北京來和我討論覲見時的一切事宜。他又說，他明天將帶兩三個歐洲傳教士來見我。徵大人今天的神色似乎比較以往和悅可近，因此我就趁這個機會對他提到居住的問題。我說，這個地方很是美麗，不過似乎有些失於修理，不大適合居住了，對我們歐洲人來講，我們的生活狀態和中國人稍有不同，住在這裏，覺得有碍衛生，所以我不打算在此勾留，等到各事辦妥當後，我希望他給我們便利遷往北京，到北京後，居住方面一定比這裏舒適得多。徵大人看來很同意我的建

議，他說沒有問題，必可辦到。

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今天欽差徵大人派人來告知，他要來拜會，並帶幾個歐洲傳教士同行。到上午十點鐘，徵大人到了。傳教士中有葡萄牙籍的約瑟·巴納·達阿美特（按：這個教士，已在八月十八日一段中略介紹過。——譯注），安得里·路特烈紀士（Andre Rodrigues）等人；此外又有意大籍的路易士·保祿（Louis de Poirot），約瑟·班茲（Joseph Panzi）及彼得·阿奧達圖（Peter Ateodato）。此外又有一個法國籍的約瑟·巴黎（Joseph Paris）和一個其他別國的人。（按：安得里·路特烈紀士（生一七二九年，死一七九六年）和達阿美特於一七五九年同到北京的。路易士·保祿（生一七三五年，死一八一四年），是法國耶穌會教士，一七七一年供奉乾隆內廷爲畫師。他是一個精語言的人，因此這次被派爲英國使節團的繙譯員，他能講中國話和滿洲話。一七九三年他和班茲同奉召往熱河繪人像。約瑟·班茲（生一七三三年，死一八一二年）是意大利耶穌教士，他於一七七三年到北京，以畫師供奉內廷。乾隆常召他入宮爲他畫像。按：在內廷供奉的西洋畫士，有賀清泰、潘廷章，恐即係保祿與班茲也。約瑟·巴黎（生一七三八年，死一八〇四年）是法國教士，一七八五年入內廷供奉，爲鐘表製造師及機器師。彼得·阿奧達圖（生年未詳，死於一八二二年），是意大利奧古士丁教士，一七八四年供奉內廷爲鐘表製造師及機器師。馬戛爾尼和斯當

東都叫他爲得奧達提（D. O. T.）。英使節團到圓明園安裝渾天儀，大鐘表等物，阿得奧達圖奉命在圓明園爲巴勞等人做繙譯。到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七月，清廷忽然禁止耶教，驅逐西洋傳教士，他在宮廷的職務被解除。當他到達廣州時，東印度公司予以優禮款待。後來他搭船往馬尼拉。（——譯注。）

乾隆皇帝因爲英國使節團來臨，實爲罕見之事，所以對這幾位傳教士賜以頂戴，以壯觀瞻，保祿和阿得奧達圖戴白頂子，而達阿美特則戴藍頂子（這是較高的品級）。達阿美特雖然供奉內廷爲客卿之一，他對於中國政事是無權參加的，但他的妒忌心很重，凡到中國的歐洲人，除其本國人之外，無不加以仇視，其對英國人的嫉視尤甚。當我初到澳門時，就有人警告我，教我到北京後，要留心這個人。今日和他初次相見，覺得此人很是陰險沉鬱，如果不小心處處加以防範，一定會受到他的陷害中傷的。他本是羅馬教信徒，年近七旬，來中國已數十年之久，他的算學知識甚淺，但却在算學書院（College of Mathematics 原文如此，但中國當時似乎沒有算學書院之設，也許是欽天監吧——譯注。）任事。他頗精於外科醫術，曾替相國和坤治病，現有此關係，或因而託和中堂向皇帝推薦他爲使節團的繙譯人。他之被選担任此職，不知是出於偶然抑爲其人蓄意要破壞使節團，我實在難以肯定。喜的是此人和我見面時，在欽差徵大人及其他中國官員之前，他對於我們通常所講的語言完全不懂，就是和他一起同來的歐洲人也同此

情形。於是我的心頭就好像放下一塊大石，不再爲此事煩擾了。但達阿美特生性嫉妒，經此挫折仍然不心死，不斷以拉丁語和其近座的兩個意大利人議論英國人之短，窺其意以爲我不懂拉丁語；但就算我不懂，只看他的眉目口舌，便知道他有惡意了，又何況我從小就學過拉丁文，那有不懂之理？

在談話之時，我乘機向徵大人提出移居北京城的問題。達阿美特立即阻撓，他說遷入北京城裏居住，將來動身往熱河就很不方面了，還是一動不如一靜的好。徵大人雖然也頗贊同他所說的理由，但終以我所持的理由十分充足，他也無從反對。

同來的傳教士見他那種囂張厲色的態度，皆以爲不然，勸他不可失禮。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始終保持冷靜，不失威儀，裝出好像沒有看到他這種舉動。達阿美特告別時，我怕他難爲情，於是請一位法國傳教士替我向他致意，說可惜我不懂葡萄牙語，使雙方不能致達意見，不然的話，得到大才如閣下者做我的助手和繙譯人，對於敝使節團必有很大幫助。不一會，他回轉來見我，他似乎氣平了許多了，他說他很抱歉不能爲我服務，但將來如有用到他的地方，他一定竭力以赴，貢獻一點力量。我對他表示謝意。（按：巴勞的「中國旅行記」說，葡萄牙傳教士達阿美特前此有過挑撥中英感情的舉動。最近英國和葡萄牙戰爭結束之時，雙方舉行和議，條約中有規定將葡萄牙海外某些屬地割讓給英國之說。達阿美特既久居中國，他恐怕澳門也許會是割地之一，如果成爲事

實，則於葡萄牙人大有不利。於是擬一條陳密奏中國政府，畧言英吉利乃虎狼之國，日夕以擴大其海外屬地是務，中國如以澳門讓給英吉利，則英國人在中國佔有立足點，它就慢慢向中國侵畧，中國不難爲印度之繼，彼其夷爲屬國，那就悔之晚矣。中國政府見此條陳後，也不免有所動心；他們知道英國的船隻，雖然常來往於中國沿海各處，但不知它們舉動如何，居心如何。於是命令兩廣總督調查這件事。廣東地近大海，和歐洲通商較早，西方人來往於廣東者亦多。經過兩廣總督多時切實調查，知道那個葡國教士所說的，全無其事，這只不過是出於國際上的憤恨嫉妒而已。兩廣總督據實覆奏，畧說，英吉利雖勇敢善戰，但他們派到東方的戰艦，除保護本國商船外，沒有其它企圖。爲什麼要保護商船呢？那是因爲澳門是葡萄牙的屬地，現在葡國與英國爲敵，如果英國不嚴密保護，葡軍便會乘機劫奪英國商船。乾隆帝看後大怒，立即命內務府叫達阿美特來見，責以欺君之罪，並說這種罪名，照例當擬死罪，爲了體念遠人，恕他不明中國法律之故，姑從寬斥革，仍令達阿美特跪在皇帝面前，自言此後永不再干與中國政治。這件事嘗刊於一八零三年北京的邸報中，敘述其事甚詳，蓋爲後來追刊的。）

大約一小時後，王大人和喬大人又一同回轉來，他們對我說，上次提及皇帝從熱河派來的那位閣老均中堂已經到北京了。這位中堂是皇帝的親戚，以後關於使節團的一切事務，由王、喬兩大人直接向均中堂商量，不必再經那位滿州欽差徵大人之手了。（按：

國老均中堂不知何人，英文作 *Chen*，今譯作均。但英國使節團來華之時，滿漢大學士爲：阿桂、嵇璜、和珅、王杰、福長安、孫師毅。而阿桂、和珅、王杰、福長安四人又是軍機大臣。在乾隆五十七至五十九這三年，大學士中沒有一個姓均或有個名叫均或與此同音的人。馬戛爾尼又說這個均中堂還是皇帝的親戚，英文作 *Cousin*，照英人字義，*Cousin* 指從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而這六個相國中，滿洲人是阿桂、和珅、福長安，但只和中堂是皇帝的親戚。查「掌故叢編」所載「英使馬戛爾尼來聘案」，馬特使一行到北京後，乾隆帝派工部尚書金簡，工部侍郎伊齡阿到京照料各「貢品」，並帶領「貢使」游覽圓明園等地。英文本第九十六頁，馬戛爾尼又提到有一位閣老 *Mansan*，恐 *Chan* 即係其人。我猜當王、喬兩人向他說有位閣老金中堂已到京，馬戛爾尼從譯員口中聽不清楚，記在日記中寫作 *Chan*，後來弄清楚才寫作 *Mansan*。這也有可能的——譯注。）

我聽到兩位大人所說，很是高興，就叫我們的一位譯員和我的秘書馬斯惠爾同王大人今晚一起前往北京，料理該處館舍，以便遷往居住。

他們去後，喬大人就帶我們游圓明園。這個園子是皇帝的離宮之一，有萬園之園之稱。據說，圓明園周長十八英里。入園門，每經一處，就有一處的景色，其中亭台樓榭，池沼花木，多到不可勝數，但又點綴得很適當，構造得很巧妙，使人見了幾疑神工鬼斧。我們此次游園，不單是爲了游覽，而是要商量安放各種禮物的方法，所以只能在

行過的地方畧一寓目，未能詳細觀看。以全國之大，如果要逐一細覽，恐非一兩個月不能了事，就目前所見者，還不及十之一也。然而這十分之一，就已使我永遠不能忘懷，我在日記中即欲詳言其狀，也覺得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說起，倒不如不說爲妙。

有此原因，我不如集中一處來記述吧。我所要敘述的是一座大殿。此殿長一百五十英尺，闊六十英尺；殿中只有一面開窗，和窗相對的一面，即爲寶座。寶座的材料是產自英國的桃心木，中國人認爲桃心木是名貴木材，所以用來製造寶座。寶座之下有一臺座，高數尺，兩邊有短階以便上下。寶座上有一橫額，大書「正大光明福」五個字。（英文作 *Cheng-ta-Kuang Ming-fu* 並譯其意爲 *Verus, Magnus, Glorious, Spondidus Felix*。按：正大光明殿爲圓明園的正殿，清帝朝會聽政，皆於此舉行，殿額是雍正帝寫的。馬戛爾尼於正大光明之下加一「福」字，前所未聞，也許在傳譯時有錯誤。——譯注。）寶座的兩旁，各有一孔雀毛製成的扇一柄，扇作圓形，面積很大，亦很美麗。全殿的地面，用白色和灰色的大理石相間鋪砌，如英國的棋盤形。石上行人之處，各鋪以潔淨墊子。在殿中的一角，我看見有一座八音鐘，能奏英國古時流行的十二闕曲調，如 *Black Jake, Lillibullero, Beggar's Opera* 等。鐘上的裝飾物都是古老式的，其中有透明及五色的寶石頗多。這座八音鐘雖非珍品，但以歷年既久，也不得不以古董視之，令人欣賞了。鏡面上有幾個英文字：「倫敦列丹賀爾街，喬治·克拉克鐘表製造店」。（

按：這家鐘表製造商設店於倫敦的列丹賀爾街，其時期爲一七二五年至一七四製鐘表著名於世。——譯注。）

這座大殿面積既大，而且又極壯麗，正好用來陳設我們送來的一部分禮品。地球儀裝設在寶座的一旁，而渾天儀則放置在另一旁；折光鏡數面，則自天花板下，自各鏡至殿頂的中心，距離皆相等；殿北的末端擺設行星儀一座；南面放置弗里姆米大自鳴鐘一座，又加以風雨表；狄比郡出產的瓷器、瓷像、佛行儀等。安排妥當，集此種種精緻美觀的物品於一堂，恐怕世界上再沒有比明園比擬的了。（按：弗里姆米 *William* 是英國一家著名鐘表製造商，他們的士人，最先到倫敦的那個創業者名叫弗蘭西斯·尤士丁，其時約在一七三〇年不久，與英人格萊合作營業，並與其女結婚。——譯注。）

在我離開圓明園之前，我得觀察一下中國的藝術風格的特點，此種特點人所沒有，而值得我們向其學習的。不論我們從雕鑿得很草率或精緻平坦的到大殿，但其附近的樓閣亭榭的石階，却又雕得崎嶇不平，充分顯出樸素的『一方面做出極盡其神工鬼斧的雕刻，以示其宏麗，另一方面又力求簡單淳樸和人力。這種作風，大概是愛惜物力之故。』

我們入圓明園時，和閣老金簡相遇，由他領導我們游覽園中各處，後來一

一處客事休息，並以水果蜜餞等物款待。正在此時，欽差徵大人忽然來到，殷勤勸食。我覺得好生奇怪。剛纔王、喬兩位大人不是對我說過，以後一切由金簡大人和我們打交道，不必有勞徵大人了嗎？何以現在他又來和我們周旋整個晚上呢？王、喬兩大人雖然承他們的好意極力和我們交好，但因為受制於徵大人而無能為力。我猜此人一定還保持着招待我們的責任。如果是這樣，那就大為不妙了。徵大人是滿洲人，和宮廷很有關係，我們的好友王、喬兩大人對他是執行下屬之禮的，他們不敢爲了和我們有友誼而對欽差說我們的好話。

晚上八點鐘，麥斯惠爾從北京回來，他說已經看過中國當局爲我們安排好的館舍。地方很大，一共有十一個院子，廳房很多，足夠我們之用。

八月廿四日，星期六。斯當東勳爵率同巴勞先生，丁維第博士（Dr James Dinwiddie，蘇格蘭人，愛丁堡大學法學博士，擅長算學、機械，他在使節團中充任工程師。——譯注。）泰璧爾，畢得彼里以及其他技師工匠多人，同往圓明園裝配各種禮物。估計要將這批禮物裝妥，最快也需時六七個星期，將來我往熱河時，就要留下數人在此間監督工程。

送到圓明園的禮物，中有數種，中國的工匠尚未得我們技師的允許，就要開箱拿出來。我們的譯員恐怕他們移動不得其法，會使到某些脆弱的儀器招致損壞，便阻止他們

道：「這是英國送來的禮物，在特使未將它交卸之前，仍然要由我們照料的，你們不可亂動。」徵大人聽到這些話，立即上前喧辯道：「這不是禮物，而是貢禮，向皇上進貢的，到了這裏，你們就沒權處理這些東西了。」但我們的譯員說，這些東西只能叫作禮物，怎能呼爲貢品呢。雙方正在爭辯中，金簡大人出頭做和事老，他說，叫作禮物，亦未嘗不可，何必爲這些事情作無謂之爭呢。

我們回到館舍後，譯員從王、喬兩大人處回來見我，對我說，兩位大人託他有件事情轉達給我。我問何事。他說，我們的使節團到來，雖然皇帝頒發一切費用，但發下來的款項是有限得很，其不在預算之內的，都由兩位大人賠出來，所以他們很希望我贈給一件很可觀的禮物，以彌縫其差額。我說我很樂意照辦，但不知他們喜歡的是什麼東西。那個譯員畧爲躊躇了一下才說，兩位大人似乎所要的是現金五百圓。我聽說後，絕不猶豫，立即答應。因爲兩位大人一向和我們很友好，不管他們自解私囊是否確實，我們是不應稍拂其意的。如果我們送他們一點錢，而他們肯爲我們效勞，和金簡老聯絡，合力和欽差相抗，使到徵大人不敢再以前此的行爲暴露於我們之前，則區區此五百圓之代價，實在不貴。假如他們拿到錢後，竟然不肯爲我們效力，則操縱之權全在我們手上，我們要他福就是福，禍就是禍。而况野獸一吸人血，就會覺得除人血之外，其他各物都不及人血那麼好喝了。所以他們得到我們的好處之後，還是會繼續樂於爲我們服務

的。兩位大人既得這五百圓，難道他們不想圖報嗎？

八月廿五日，星期日。

昨天我在日記中寫下最後那幾行，而今晨我的譯員來見我，他說剛從王、喬兩大人處回來，特來告知我，昨兒所說的那件事，現在取消，不必再提了。兩位大人說，他們願以極誠敬之意待我，但似乎不該接受我的金錢之賜，如果接受，在道理上是說不過去的。昨日所說他們墊出的款子，確是實情，不過這筆銀子完全是喬大人一人墊出來的，喬大人家中富有，花得起錢，王大人則非富有，所以在招待使節團的時候，他所盡力的是收發公文，登記帳目，發付工力及置備舟車，雇用船隻、工役，答實不盡力的廝役等等事項，都是王大人一人任之。我聽了之後，覺得很是奇怪，真不明其何以忽然又變卦至此。起初他們示意要金錢，後來又拒絕接受，同時又端力和我們保持着極友好的關係，盡其能力爲我們服務。此中道理，真使我想不通。

有一件事足以證明中國人的性質不十分易於了解。昨日那個滿洲欽差徵大人轉給我一封信，是高華勳爵從登州府託驛使帶來的。我今日作信答覆，請徵大人代我寄發。他就問我高華勳爵來信說些什麼，我的復信又說些什麼。我立即叫譯員將來往信札中的文字口譯給徵大人，以示其中絕無秘密之處，隨時可以公開的。

徵大人在離去之前，又提到觀見的禮節問題，他說希望我及早預備，並事先演習純熟。我說，關於這件事，我已開具說帖，到北京後一兩日，就提出奉商。徵大人就道別辭去。

八月廿六日，星期一。今早我們從圓明園遷往北京城裏居住了。這所華麗的館舍，在北京內城，地方很大，有十一個院子之多，其中有些還很大，空氣又很好。我們從圓明園到北京城外需時一點半鐘，從城門到我們的住所又費時一點半鐘。館舍在一條小胡同裏面，北京的民居大多數在胡同裏，大路上只有商店和官署。

「出使中國記」云：「關於繙譯人選問題，中國人最後同意由特使帶來的中國繙譯充任，因為他講的話是中國味，終究比歐洲人講中國話更好聽些。這個葡萄牙人答應向欽差要求寫一報告給皇帝，請求皇帝允許使節團移居北京。據他說，沒有皇帝的意旨，使節團不能隨便遷移住所。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圓明園的總管大臣出來主持，說不必經過請示，使節團可以立刻遷至北京。這位大臣的地位和權力都超過欽差，他的一言九鼎，使使節團立刻從宏雅園遷至北京。使節團在北京的館舍寬闊華美，廳房甚多。據說這個產業屬於前任粵海關監督，他從對英貿易中貪污大宗款項修建這所住宅，以後調任北京附近，繼續貪污，最後被處分抄家，產業沒收歸公。（仲蘇按：這所房子是一個滿洲人穆騰額的）

這所官邸的建築結構同一般中國大官的府第相同。整塊園地由一個高的方形磚牆圍起，在一邊的角端由一個小門通過一個小窄便道進到裏面。從外面看很簡單樸

案，裏面却非常富麗堂皇。外圍牆支着屋頂上背脊，另一條內牆支着屋頂的下棧，兩堵牆互相平行，當中建了僕人住房和辦公室。其餘整個園地分爲若干大小不等的四合院，每個院內的房屋都建築在花崗石台基上，四周都有廊柱。柱子是木頭的，約十六呎高，柱底約十六吋直徑粗逐漸向頂削小約六分之一。它們沒有希臘建築術語上所謂的柱頭和柱底，也沒有支持飛檐的屋盤。它的柱底插在下面石座圓孔中，形狀同多斯加尼（原文爲Tuscan——原譯注）式柱有些近似。飛檐以下四分之一的柱身是雕刻裝飾，這一段可以稱爲柱頂，柱身永遠是紅色的，柱頂同柱身不同顏色。在拐角的地方有柱廊支着突出橫牆板以外的屋頂。這樣一來，整個房子都不露天了。整所官邸的柱子不下六百根。

同特使住的住房相連還有一座私人戲台和音樂室，前面圍繞着觀衆走廊，後面有後台。

所有這些建築都是一層平房，只有一所專供女眷居住的房子除外。這個房子在最裏院。房子的前部是一個又長又高的大廳，窗紙上糊的是高麗紙，隔着紙內外什麼都看不到。大廳後面是一個十呎高的走廊，通到幾個小房間。房間後牆上有薄絲紗窗，織着各種花卉、水果、鳥獸和昆虫或者畫着水彩畫。這些房間比起其餘來顯得小一點，但收拾得更精巧。這所房子後面有一個小院子，裏面佈置着幾間辦公室。

一切都爲私人生活方便打算。

在幾個院子裏面，其中一個有一池水，在中央是一個石舫，形狀同真的游艇一樣。其餘院子裏種了很多樹木，在一個最大的院子裏，佈置了許多假山石，雖然不規則，但牢固地堆在一起。房子盡頭一個地方已經開闢出來準備再建一個小型花園，修建尚未完工。悻悻出，這個瀾緯官邸的主人看來搬進以後享受不久，現在因罪坐牢。特使住進在這樣好一所房子之後，有機會接見表示願意爲使節團效勞的那位傳教士了。他欣然表示願意物色特使所需要的繙譯，很快派一個中國基督教徒來見特使。這個人經常爲那位傳教士繙譯中文。從文字技術上說，他是力能勝任的。但中國人一向怕參與國事，得罪官方，尤其是他怕欽差查對出他的筆跡來招致禍災。他不願意把他的筆跡送到外面去。

許多中國人都知道，過去一個廣東人就是因爲替英國人寫了一個呈文而被處死刑。後來大家想出一條解決困難的出路。前章曾經提到，使節團中有一個跟隨特使見習的童子。他學習中文很有進步，除了偶爾充任口頭繙譯而外，並學會書寫中國文字。他可以把信件用中國文字抄寫一遍然後送出去。整個手續過程是非常麻煩的：首先英文原件由哈特諾先生（仲蘇按：此人是德國人，名Herr Hutner，是個童子的老師，此童即副使斯當東之子小斯當東，嘉慶年間，又出使中國，以覲見

時忽稱疾，爲嘉慶帝遣回國，連禮物也沒有收拆。）譯成拉丁文，因爲使節團的中國繙譯只懂拉丁文，不懂英文；然後由這位繙譯將拉丁文件口頭繙給這位幫忙的人；這個人將它按照中國官方文件格式寫成中文；最後由這個童子重抄一遍作爲正式信件。一切完畢之後，將幫忙人寫的中文原稿當着他的面撕毀，使他放心。

特使的備忘錄是寫給當朝首相和中堂（即和珅。——原譯者）的，內容這樣說：「英王陛下抱負最崇高的敬意派遣使節親見中國皇帝陛下。本特使應以無限熱誠來表達英王陛下的這種崇高的敬意，爲了避免失儀，和向尊嚴偉大的皇帝陛下表達地球上最遠和最大國家之一的崇高敬意，本特使準備執行貴國臣民和貴國屬地君主謁見貴國皇帝陛下時所行的一切禮節。本使準備在下列條件下這樣做：貴國皇帝欽派一位同本使地位身份相同的大員穿着朝服在英王陛下御像前行本使在貴國皇帝面前所行的同樣禮節。本使認爲皇帝陛下定能鑒諒其中的必要性而加以俯允。這樣做法就可以使本特使既能向貴國皇帝致敬，而又不損及他所代表的本國國王在世界列強中的崇高地位，雙方都能得到滿意。」

這封信正式寫好後交給欽差，他似乎並不反對信中內容，答應立刻轉遞。至於中國皇帝方面，這位傳教士和有關於中國人都認爲一定不會加以反對。中國官員在英王像前行禮，可以在一間屋子裏舉行，不對外公開，而英國特使向中國皇帝碰頭則是在

一個盛大的節日，在屬國君主全體大臣的面前舉行，這件事還要在邸抄上大書特書。

八月廿七日，星期二。 法國巴黎聖拉沙教會會員勞喀斯神父（Nicholas Joseph

Raux (1754—1801)）。據「中國旅行記」說，這人年四十歲，一七八五年到北京，乾隆帝因為他長於算學，聘為客卿。——譯注——來見，他說，奉皇帝之命來此為我服務，我有什麼需要他的地方，他都可以排日來使節團聽候差遣的。勞神父體格高大，道貌岸然，性情和易，而又長於語言。他懂得中國話和滿洲話。他看來似乎很滿意中國的生活方式，覺得住在這裏很愉快。他熟悉中國社會情形，又很健談。因此我認為將來如有關中國的事情而不為我所知的，大可以向他請教，不致再茫茫然了。

八月廿八日，星期三。 巴勞先生從圓明園回來，他說園中大殿已開始陳列各種

禮物。將來安置妥當，殿裏頭可說集衆美之大成，一定很有可觀。又說，禮物運到殿中，就有皇帝三個皇孫到來參觀，他們見到這些奇異美觀的禮物，很是快樂，尤其注意那些大自鳴鐘和狄比那瓷器。他們看了很久，問英國的瓷器和中國的瓷器哪一種好。他答道：狄比那瓷器，是英國最著名的出產品，如果不是名貴之物，我們的特使怎敢帶來送給中國皇帝陛下。但英國的商船每次到廣東，回航時必定購買大宗瓷器帶歸，銷售全國。那幾個皇孫聽了似乎對此解釋很為滿意。有一位中國大官員來園中監視工程，見開

箱取出禮物時，行星儀的一面大鏡已損壞了一塊，甚爲惶恐。中國沒有製造此種鏡子的工廠，恐怕也無法添配一件了。

八月廿九日，星期四。

我拿出罩蓋和英王及王后陛下的肖像，懸掛在館舍的中堂上。（按：罩蓋原文作 Canopy，係英國國家名器的一種，張蓋在寶座之上的。——譯注）又將關於覲見禮節問題的備忘錄發出，請轉往熱河。這個備忘錄我花了很大功夫才勸服勞喀斯神父將它譯爲中文，並將文辭寫成一種正式的外交文件。這裏的人如果得不到官廳的許可，他們都不敢插手在國家的事務中，免招麻煩；因此勞喀斯神父就提出一個條件，他可以給我繙譯，但他和他那個助手的筆跡却不能公開，我得另找一人照他所寫的鈔出來。於是我就叫斯當東勳爵的公子小斯當東書寫。這個孩子年方十三歲，我們從英國上船後，在船中無事，他就跟我的兩個繙譯員學習中文（語言），他非常聰明，學語言文字很有天才，他不止進步很快，而且還會寫中國字，很是方正乾淨，前此他曾鈔寫禮物的目錄，現在正好用着他了。

我的備忘錄畧說：本使這次奉王命東來修好，極願意使貴國大皇帝滿意。凡本使認爲合宜的事情，無一不可實行。但本使是代表西方第一大國的君主而來，一切皆不能有辱君命。爲了遷就貴國的宮廷禮節，固未嘗不可，但需要貴國也派出一位和本使官階相等的的大臣，向敝國國王、王后的肖像前行本使向貴國皇帝所行之禮。欽差徵大人見了頗

搖其首，但王喬兩大人則說，這件事可以辦到，我們兩人可立即向貴國國王王后行跪拜之禮。我因為他們未經正式受命行事，婉言謝之。今日收到安密特神父一封信，並附有他的肖像一幀。他說因為年老多病，不能親到使節團爲我效勞，很是抱歉，但如果使節團有什麼事情要他辦的，他必以其所知盡力幫忙。（按：安密特（Jean 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是法國耶穌會會員，於乾隆十六年到北京。在清廷的傳教士中，也許他是最有學問的一個。他請了一位中國學者幫助他，因此他能下苦功研讀中國各種學問，且涉獵甚廣，他在中國居住的時間頗長，在此四十年中，他寫了有關中國的書籍頗多，計有「滿洲語字典」、「滿洲語法蘭西語字典」、「孔子傳」等等。有時候乾隆帝高興，就召他入宮演奏大鍵琴和吹簫。馬戛爾尼使節團離開北京往熱河不久，他即於十月八日謝世，享年七十四歲。——譯注。）

八月三十日，星期五。我所選定帶往熱河進呈的輕便禮物若干種，差不多將近竣事了，於是命令所屬人員準備起程，同時又通知欽差徵大人，我們定於下星期一，即九月二日（即中國曆七月廿七日，今年的中國元旦，係陽曆二月一日）前往熱河，但今日爲八月三十日，中間還有兩日得暇，我很希望徵大人抽點時間帶領我們游覽北京風景古蹟。我這一個請求估計錯了，徵大人對我說，游覽北京，最好還是等候覲見回來後舉行，因為按照中國成例，凡各國使臣到了北京，必須於覲見之後才可以游覽各地和公開

接見賓客。我聽後，自然遵從。這時候，徽大人又舊事重提，他問我在覲見時有沒有準備進呈皇帝的私人禮物。我說，從前我不是說過有一輛很好的車子送給皇帝嗎？徽大人說，車子雖然很好，但它太笨重，不能親手捧獻進給皇帝。我說，是不是一定要親手進呈纔算是贈送呢？徽大人說，往例如此，前此各國使臣覲見時，向來就沒有兩手空空的。我說，既然如此，我也得依照往例，預備一件禮物進呈，但現在尙未能決定是什麼樣式的，要等我的行李全部打開後找到了，便可知道。我口頭雖然這樣說，但心中則頗覺渺然，不知選哪種東西才算合適。因為帶來的珍貴禮品，已全部列入禮物單中，用英王名義送給乾隆皇帝了。幸喜馬金托什船長從歐洲帶來一些很精美的時辰表，打算回到廣東時出賣的，我就向他商量以善價讓給我，他答允了。更喜的是，他們又告訴我，我不單要向皇帝送禮，就是皇帝的兒孫及朝中重臣，也同樣要有所點綴的。皇子中計爲 Pa-ye, Che-y-ye, Che-ou-ye, Chetsi, 皇孫爲 Mien-Cul-ye。此外則爲大將軍阿桂、大學士和珅、福長安，及禮部尚書等。（按：馬憂爾尼以英文寫乾隆諸子及長孫之名。今查 Pa-ye 同於 Pe-yeh, 即八阿哥，名永璘；Che-y-ye 同於 Shih-i-yeh, 即十一阿哥，名永理；著名書法家成親王也；Che-ou-ye 同於 Shih-wu-yeh, 即十五阿哥，名永璣，後來的嘉慶帝；Chet-si 同於 Shih-Cui-yeh, 即十七阿哥永璘。至於皇長孫 Mien-Cul-ye 係綿恩，乃皇長子永璘第二子，道光二年始逝世的。——譯注）

勞喀斯神父今日照常來使節團辦公，並帶來一些可口的食物爲贈，其中有精美的法國麵包，糖果蜜餞，大無花果和紅白兩種葡萄。葡萄味極鮮甜，一顆核子都沒有。他說，此種佳果，本出產於毗連戈壁大沙漠的察木（原文 Chamo，今姑譯爲察木，不知是否沙漠也。——譯注）地方，其地在中國帝國的西北邊境，路途遙遠，自移植於北京耶穌教堂的園地中，以種栽得法，大有改進，故能成此佳果。

我們在閒談中，不免談到中國宮廷的事，有許多我不能從王、喬兩大人口中得知的事，或語焉不詳的，現在由勞喀斯神父一一告訴我了。據說乾隆皇帝一共有二十個兒子，現時僅存者只得四人。（按：乾隆帝共有兒子十七人，馬愛爾尼到北京的時候，確實只存四人，●是八阿哥永璇，十一阿哥永瑆，十五阿哥永璜，十七阿哥永璘。——譯注。）皇帝的性格是很猜忌的，他絕不讓他們知道將來誰繼承他的大位。他也不許那四個皇子與聞國政，一切大政由他個人獨裁，所有章奏都由他自己閱覽，不使兒子們爲他分勞，即使極瑣細的事情，他也親自爲之，絕不以爲苦。

朝中的首相名叫和珅。（按：清朝沒有宰相之制，只設大學士。雍正七年首設軍機處，從此國政皆出於軍機大臣之手，而內閣之權爲奪，遂成虛設。俗稱大學士爲宰相，而謂大學士不兼爲軍機大臣，則有相之名，無相之權；軍機大臣不兼爲大學士，則有相之權，無相之名，一定要兩者兼之始爲名實相符之宰相。——譯注。）是滿洲人，出身

低微，但頗有才具，他本來是皇帝的侍衛，約在二十年前，皇帝覺得他很有才能，便不斷的擢升他，以至今職。和珅自得皇帝寵信後，扶搖直上，權傾中外，後來皇帝又選其長子爲駙馬，極人臣之榮。

第二個爲皇帝信任的宰相是福長安，也是滿洲人，年紀甚輕，他的哥哥也叨弟弟之光，娶皇帝之女或姪女爲妻，勞神父亦不甚清楚。（按：福長安是滿洲鑲黃旗人，其父爲大學士傳恒，乾隆朝有權勢的宰相。其姊爲乾隆的孝賢皇后。傳恒有四子，長福通安，以次福隆安、福康安、福長安。福隆安娶乾隆帝的和嘉公主。公主府在馬神廟，即後來的京師大學堂，今爲北京大學一部分。福長安黨於和珅，後來和珅賜死，嘉慶帝命福長安親往和珅自盡的房中，跪着看和珅斃命，然後將他貶謫，最後又召還，做熱河副都統，又做古北口提督，大不如前之貴了。馬戛爾尼文中說娶公主的那位哥哥出征西藏，又做兩廣總督，這是福康安事，與福隆安無涉。這大概是勞神父知得不清楚。——譯注。）

除了和珅、福長安兩人外，最有名的人是大學士阿桂了。阿中堂極爲皇帝所尊崇，他所受的恩遇，遠在和珅之上，其功業也甚可觀。法國傳教士所著的「中國回憶錄」(Memoires sur la chine)一書，曾提到他。阿中堂年紀已老，不大理事了，（按：阿桂是滿洲正白旗人，有戰功，封公爵，死於嘉慶二年，諡文成。馬戛爾尼來聘時，他已將近八十歲了。——譯注。）

此外尙有三位宰相，都是才識過人，富有經驗的政治家，只可惜他們都是漢人，乾隆皇帝對他們雖然優禮有加，但一向未畀以實權。（按：這三個漢大學士是嵇璜、王杰、孫士毅。其實乾隆帝又何曾畀阿桂等三個滿大學士以大權。自軍機處設立後，皇帝大權集中，軍機大臣只不過備顧問及承旨撰擬上諭，有類秘書而已。嵇璜字尚佐，號鵬庭，又號拙修，無錫人，雍正八年翰林，官至文淵閣大學士。王杰字偉人，號惺園，陝西韓城縣人，乾隆二十六年恩科狀元，官至東閣大學士。清代狀元百餘人，陝西籍的只王杰一人而已。孫士毅字智冶，號補山，浙江仁和人，乾隆廿六年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譯注。）

勞神父又說，現在信耶教的中國人，單是北京一地，就有五千人以上，全國的人數，約有十五萬人之多。他又說，他從中國的史書上獲識，中國的貧民常因生活困難，將嬰兒殘害。這種事情，在我們歐洲人看來是傷天害理的，但中國人却處之泰然。北京的警察（按：原文作 *Police*，但當日北京尚無警察的組織，只有巡城御史和步軍統領。巡城御史，清朝名爲「巡視五城御史」，因北京城分爲東、西、南、北、中五區，每一城設滿、漢御史各一人，掌彈壓地方，釐剔姦弊，布其禁令而聽其訟獄。大事奏聞，小事移刑部。步軍統領的正名爲「提督九門巡捕五營步軍統領」。這是清朝特置之官，職掌是：統率巡緝清查京城地面。爲京城最高治安機關。俗稱九門提督。九門者，京城前

有三門，東西北各二門也。這兩個機構的職掌，與今日的警察差不多，很難從Police一字中確定勞神父指的是巡城御史抑係步軍統領。——譯注。——每天清早特派一輛大車巡視各街道，見有已死或被遺棄的嬰兒，就放在車中，將他們載往義塚埋葬。傳教士往往在此時圍在車旁，檢查那些嬰兒，如發覺有未死的，就把他們抱回教堂救治，幸而未死者，得保全生命，此後即由教堂撫養，到長大成人，就為他們領洗，成為耶教信徒。

勞神父又說，現在中國人仇視耶教之心，已不如從前之甚。這雖然是時代改變了他們的觀念，但也是今日的傳教士沒有以往那樣性情暴躁，凡事皆能謹慎行之，不欲引起中國人的反感。儘管這樣，中國政府對於外國傳教士仍然不放心，最近十二個月來，各教士來往的信札，凡經北京、廣東驛道傳遞者，往往在未達目的地前，已被拆開檢查。為什麼要檢閱此種信件呢？據推測，一半是對外國人猜忌，怕他們在中國做奸細，一半則是想從中獲知一些歐洲情報。因為中國人多不知現在歐洲情形如何，有人說整個歐洲正發生大動亂，所以他們就要從信件中刺取消息。怪不得我一到天津，欽差徵大人每和我見面必問英國現在是否與各國和好。以此可知徵大人之間是事出有因的。

北京主教今日得中國官廳之許可，來館舍拜會。他是葡萄牙人，年約四十，外貌頗和易可近，但一般人都說他居心奸詐，並且沒有什麼實學（按：馬憂爾尼在此處沒有提到北京主教叫什麼名字，今查係亞力山大·戈維亞〔Alexandro Gouvea 1751—1808〕）。

他未往北京之前，已由教皇封爲北京主教。他是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到達北京的，乾隆帝聘他爲欽天監的客卿，主理天文台事宜，又兼任算術館事，賞給六品頂戴。他的中國學識，遠不如和他同時的那幾個傳教士。馬戛爾尼對於他的代數知識，並不十分贊賞。但巴勞在他的「中國旅行記」中，對他却有好評。——譯注。——但他的拉丁語說得很流利，和我見面時，他用拉丁語講了十五分鐘之久。跟隨他同來的有兩個葡籍傳教士，又有幾個其他國籍的教士，他們見我，就表示極度親善之意，願意和我們締交，增加彼此的友誼；但其中有幾個教士早已向我提醒，教我切不可信戈維亞這個人。我覺得他們所說的未必無理，根據我的觀察，葡萄牙人已結成一陣線，排除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除他們葡萄牙人外，都不許外國人在中國占有便宜。可見葡萄牙人嫉忌外國人的程度已至極點了。前幾天有一個意大利人對我說，除開葡萄牙傳教士外，所有的傳教士都和我們相處得極好，可以做朋友，葡萄牙人則只願和他們的國人做朋友，大有一「非吾族類，其心必異」之概。又，葡萄牙傳教士達阿美特自圓明園和我一別之後，從此即不見其蹤影，據說他已奉乾隆帝之命，回到熱河了。

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今日下午，法國神父格拉蒙特來見。我到天津時曾收到他給我的兩封信，說乾隆帝將命葡萄牙人充當繙譯，教我預先提出異議。他一見我，

就先致歉意，說他本該在我到北京時就來拜候，但因為欽差徵大人前此曾聽他說過英國的國勢怎樣強盛，商業怎樣發達，對中國有怎樣的關係，所以他心存妒意，恐怕他見到我之後，從中傳遞消息，於中國大有不利，就百般留難，不許他早日來見。一直到今他才得到許可，有機會和我會面，不勝欣幸。格拉蒙特神父是耶穌會教徒，現已年老，旅居中國已三十多年了。我聽他所講的話，知道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對中國情形知得很清楚。但一般傳教士都說他為人反覆，沒有定見，如要和他打交道，就得時時刻刻提防他，才不致有誤。

九月一日，星期一。因為明天就要啓程前往熱河，所以今日整天都忙于收拾行裝。我自到北京後，忙於公務，未嘗有功夫把見聞記錄下來，現在要暫時離開北京，就趁此時將較有趣的事情，補述於此。每日到我住所相見的人，除欽差徵大人和王、喬兩大人及各傳教士外，還有不少其他大員。這班大員中，有些是因為職務上有關係，要來謁見的，有些則是爲了好奇心，大概他們未見過英國人，就把我們當作骨董看待，雖無職務上的關係，也借端來此以廣見聞，更有多數人則是爲了要聽音樂而來的。因為我的某一個接待室中，每晚必有音樂師奏樂。在這班專爲聽音樂而來的賓客中，有一個是皇帝樂官，他每晚必到，很留心的靜聽。他見樂隊中有幾種樂器的形式很美麗，而聲調

也很好，大感興趣，他就同我商量，可否將這幾件樂器借他帶回去，命人繪其形狀，我說，如果閣下喜歡它們，待我覲見回來後，就把它們爲贈，他很客氣地婉謝了，並說，把它們繪圖就夠了，不必相贈。老實說，即使我以此爲贈，他們也未必會運用呢。

第二天，這個樂官果然帶了兩個畫家來，把幾張大紙鋪在地上，將堅笛、木簫、低音笛子、法蘭西角號筒等樂器，放在紙上，先用炭筆將它們的輪廓鉤勒出來，然後細量樂器上各小孔的分寸，一一繪下，然後送給那個樂官過目，他說，他將依照這個樣式教中國工人仿造，自定音階，使成爲一種西洋式的中國新樂器。中國人早已採用我們的小提琴，但還未十分流行，中國人以前是不懂得用西洋的音樂符號的，後來耶穌教會編印教授中國青年的音樂書中有此等符號，現們整個中國的第一流學人都會運用了。（按：馬戛爾尼的樂隊一共有五人，都是德國籍，本來是六個人的，但有一個在英國啓程時忽然離去，音樂師的年薪，每人六十鎊，領班名叫約翰查博夫爾，年薪七十鎊。——譯注。）

來賓中對我館舍陳列各物，最感興趣者，無如雷諾爾斯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所繪的英王與王后的肖像了，這兩幅像懸掛在正廳，恰恰對着罩蓋，我們要行往音樂廳，就得經過這地方的。因爲來看的人既多，其中什麼樣式的都有，久而久之，他們的談話聲音很妨礙我們工作，我不得不同王大人商定，訂下一個參觀的時間和參觀者的人品及數目。

「出使中國記」記云：「前面已經提過，環境較好的中國人習慣早婚。按照中國風俗，兒子有贍養父母的責任。因此窮人早婚有一種養老的目的。早婚在社會上如此之盛行，如此被人們贊許，以致被認為是一種神聖的責任。只要最低限度可能維持一個家庭，雙方就結婚。但依靠兒子養老不是一定能實現的事，因為將來叫兒子養老，目前首先得養活兒子。有時候，窮人因為養活不起而棄嬰的事經常發生。這種令人震駭的舉動第一次做的時候自然是出于萬般無奈的，爲了安慰良心上的責任和痛苦，他們以後把這樣罪惡行爲加上一個宗教迷信色彩。把孩子扔到河裏，但拿一個葫蘆縛在孩子頭上使其不致立刻淹死，竟認爲這是把孩子供獻給河神。」

中國的哲學家們不遺餘力地教導應如何孝順，但對父輩應如何仁慈則委之自然本性。但自然本性的支配遠遠抵不上長期的嚴格言的效力。因此在中國，子女不養活父母的事比父母拋棄子女的事少得多。中國的法律同孝道觀念結合起來，認爲子女完全屬於父母的，對不孝敬父母的子女要處以刑罰。中國習慣認爲有知覺的生命才是寶貴的，弄死一個剛剛降生尚沒有知覺的嬰孩雖然心理上有些殘忍，並不算一件了不起的大罪惡。

在這種殘酷的犧牲中，多數認爲拋棄女嬰比拋棄男嬰罪過小。中國人認爲女孩出嫁之後變爲別人家的人，而男孩是爲本人傳宗接代的。往往女孩一落地，就立刻拋

棄，免得她稍微長大器具人形，父母對之產生了愛而捨不得置之于死。父母這樣拋棄的時候，仍然抱着一線希望，她幸而不死，為政府檢查棄嬰人員拾起餵養成人，或不幸而死，也可以被公家葬埋在義塚裏。

傳教士們對這個人道工作亦非常熱心，對稍微還存一點氣息的嬰孩絕不放棄救治。根據他們的說法是挽救這些無辜生命的靈魂。據一位可靠的傳教士估計，北京每年約有兩千棄嬰，其中大部分是死孩子。教士們見到尚有氣息的嬰孩，無不盡心挽救，救活之後，就在教堂嚴格按照基督教的原則和熱誠加以撫養。有些嬰孩長大成人之後成為虔誠教徒，在其本國人民當中傳播福音。

傳教事業主要在貧民當中進行，貧民在任何地方都是占大多數。傳教士在進行傳教的時候，並對窮苦人家適當加以救濟，叫貧民對他們先存好感。有些窮人為了獲得施捨表面上信教，這是想像得到的。但他們一旦入教，到了他們的子女，就會變成真誠的教徒了。窮人們對於這些外國人這樣熱心無私地從遠地到中國來進行超度，他們容易信服，容易感動。

對所有人來說，這些傳教士的行為，簡直是不可理解的。他們抱着與大多數人不相同的人生目的，遠離自己的祖國和親人，終身留在異國來改變他們所從來沒有見過的人們的信仰；在工作中還要干冒危險忍受迫害，犧牲享受，運用才能，毅力，

甘受屈辱，學習外國知識或其他技能以求能得到掩護；一切爲了能在一個一向閉關自守的，認爲「拋棄祖先墳墓是一種罪行」的國家裏，克服其對外國人的偏見，得一立足之地來宣傳他們的信仰，而絕不爲的是個人利益。

各國的傳教士們在北京成立了四個宗教團體，各有各的教堂，其中並有些傳教士被允許住在皇宮範圍以內。他們在北京各有土地，據說耶穌會在城內和近郊置有許多房產。這些房地產收入只用來進行宗教活動。他們有時用這個經費做些慈善事業，救濟窮人以招收信徒。

在北京大部分傳教士都來看過特使，其中一位和藹的葡萄牙人被中國皇帝委派担任算學館中歐籍首領，並由葡萄牙女王的推薦被羅馬教皇任爲北京主教。他們各從本國的天主教會按時得到一些微小的津貼。除了宗教活動而外，出于感謝和愛國心，他們還充當各自的國家在中國的代理人。遇有涉及到本國利益的事項，他們總要進行些活動。在某些具體教條上，這些傳教士之間是有爭論和矛盾的，現在某一國家的傳教士同其餘各國的傳教士可能還有對抗；但在總的利益上，在東方和西方風俗習慣差別上，他們又結合起來。在這個遠方國家裏，每一個歐洲人都被認爲是本國人，都得到照顧。

一位可尊敬的傳教士，從小就來中國，曾寫過許多介紹中國情況的文章在文學界

享有名望，因健康差，不能親自來看特使，他寫一封信來，祝特使工作順利，並表示願盡力協助。他在信中對中國王朝的情況做了一個介紹，鼓勵特使要有耐心，不能操之過急，必須準備困難和拖延，最後終能完成任務。

特使接見人員中除歐洲傳教士和中國欽差及招待官員而外，每日來訪的中國人員為數甚多。有的出于職務上需要來會見的，有的出于好奇心專為看外國人來的，也有的專為聽音樂來的，因為特使在接見賓客的大廳中每晚都由樂隊奏演助興。來訪人中有一位是中國皇帝的樂官，見樂隊中有數種音樂聲調非常優美，向特使婉商，借這幾種樂器各畫一圖。……」

中國人對於我們帶來的禮物，贊不絕口，固不在話下，而對我們應用的普通雜物，也以好奇心對待之，他們看了又看，稱譽不置，其中如化粧枱，剃鬚用的鏡子等，因為他們展轉傳觀，又以不懂得怎樣使用，致使這些應用品中多有損傷。他們對於伯明罕吉爾廠製造的柔軟刀片，尤為愛好。這種刀片是用精鋼製成，很是鋒利，又性柔軟，可作圓形，中國人把它看作寶劍一般。因此我就送給王大人兩把刀片，他大喜過望，稱謝不已，並說這兩把寶刀雖然物小，但感謝之心乃倍於我贈他別的百倍其值的禮物。王大人出身行伍，以武功得高位，他愛刀是其本性。因此我就連帶想起通商的問題了。照此情形看來，英國如果能夠將零星的日用物品運來中

國發賣，必定爲中國人所歡迎。（按：吉爾廠是英國伯明罕一家著名軍火製造廠，創辦人名叫湯馬士。吉爾〔Thomas Gill〕，是刀匠出身，到一七八五年，他的生意發達，自稱爲「政府及海陸軍的刀劍承造商」了。——譯注）

從前東印度公司曾提議擴充英國的粗呢絨出口，這一提議是很有見解的，我絕對相信幾年後，中國一定要求更多粗呢絨進口，他們所要求的數額，恐怕英國的呢絨廠無法供應呢。我覺得，除了粗呢絨外，更應該將我們最上等的布匹（原注：英國商人發貨單所謂「上等貨物」尚非真正的「上等貨」，所以一定挑選最上等的出口）以及茄士米薄絨，絲絨、紗羅等，也一定要有銷場的，因爲中國人見我們所穿的衣服，都稱贊其質料優美，近日乾隆帝曾下一道上諭，畧說春秋兩季，朝見的官員准其穿著布服，所謂春秋兩季，蓋指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又由二月一日至四月一日也。夏季則穿薄綢，冬季則用綢緞爲面，皮毛爲裏。（按：清廷每年照例要下令百官穿夏服或冬服，皆有定時，以昭劃一。因爲如果不劃一，則朝見時，有些官員穿夏衣，又有些穿冬衣，豈非有失朝儀？馬戛爾尼誤以爲皇帝近日纔有此准許，自是不明中國的制度，不足爲怪。——譯注。）英國的布匹絲絨紗羅等物，既爲中國人所歡迎，則此時正好推廣銷路了。

晚上，大學士金簡同兩位官職甚高戴紅頂子的屬員來談，他說知道我明天一早就啓

行，故來一晤。他說，皇帝急于要和我見面，又說，我的坐艦「獅子」號的隨從人等既不能同往熱河，現已指定舟山一地爲其休憩之所，並劃定界限，免致水手四出滋事。乾隆皇帝認爲這個辦法極好，並下令「獅子」號的船長高華爵士照辦，並准他在該處居住的時期，或久或暫，亦聽其自己斟酌，便宜行事。由此看來，我們到中國後，無論什麼事只要我們對中國官員說及，他們無不立即奏明，取旨定奪，亦無不立時辦理，誰說中國的下情不能上達呢。

九月二日，星期一。早上六點鐘，我們從北京出發了。我和小斯當東共乘一輛英國式的馬車，這是我從倫敦帶來的。車用韃靼小馬四匹曳之，馬高不及十一「掌」（按：「掌」之原名爲 Hand，係英國量馬的高度，每一「掌」約高四英寸。——譯注。）我相信，這種英國馬車還是第一次在往熱河的路上走的呢。斯當東爵士因感冒，不便乘車，改乘肩輿，比較舒適。此外，我的隨員、衛隊、音樂師、美術師、工役等，則乘馬車，各隨其便。同行的人共七十人，其中四十人是衛隊，另有二十人留在園明園裝置禮物，或在館舍中照料，他們各有專司，不能同行，裝運禮物、行李的車輛，其數目之多，簡直無法計算，即所用的夫役至少也有二百多人。我們從館舍出發，行四英里半才出了北京城，又行五英里到清河，停下來進早食。清河是個小鎮，有城牆圍繞着，四

面都有很多交叉路，可通往各處。從清河行十一英里，到達冷口。（原文 Lin-Coo，不知是否即冷口關，從北京往熱河，亦經過此地也。作者云，此地是一小村，有一行宮，爲乾隆帝所建，以便來往北京熱河時住宿的。——譯注。）第一天的旅程至此結束。

斯當東「出使中國記」云：一七九三年九月二日，特使攜帶大部分隨員，在中國官員陪同下，從北京出發。北京所在的大平原向北和向東伸長很遠。西邊，或者說北京的左邊，不遠距離即開始有山。北京的右邊是一片大平原通到渤海灣。海水似乎過去沖洗過西邊的山，後來逐漸由山底退至現在的渤海灣。平原地帶，成行的巨大柳樹遮障着公路上的太陽。大概此地土壤適宜於生長柳樹。

特使在這段路上乘坐從英國帶來的馬車。從北京到鞦韆區這條路上，這樣規模的大馬車，大概首次遇到。特使有時約請幾位同行的中國官員進到車來同坐一起。中國官員最初怕車身太高，容易傾覆，特使告訴他們絕對安全。他們坐在車上，看到各種靈巧設計，嘗試到舒服的彈簧座位，可以隨意開關的玻璃窗和百葉窗，車子走得又穩又快，他們樂不可支。……

在這片平原上，墳墓周圍種植白楊樹，其餘絕大部分都是柳樹，當中零星夾雜有一些構樹和桑樹。柳樹枝葉下垂在小溪兩岸，點綴着公路上風景。有一株樹在離地一

人高的地方，周圍十五呎粗。第一天的路途上經過了一個小河。這個河很狹，但水深可以駕駛小船，河面上有不少船隻。……

離開北京二十哩以外，地勢逐漸上升，泥土路逐漸減少，沙土路逐漸增多，使節團一行人繼續走了幾里路以後，當晚住宿在前章末了提到的爲皇帝建造的行宮。行宮建築在一個形狀不規則的地面上，在一個小山底的附近，下面是一個山谷。其中包括公園和游樂場，非常優美。樹木成林，通過樹林可以看到不遠的一個小溪。後面是山，有的種了樹，有的是光禿的。花園內山水樹木的安排好像是天造地設好的。中國人佈置園藝，沒有一定規格，也不按科學原則，但隨手拈來自成風趣，又簡單，又美麗。

過了行宮不遠，兩邊的山逐漸靠攏，當中形成一個一哩寬的隘口。隘口附近有幾個礦泉，稱爲皇帝浴池。可能由於這是皇帝出資修建的，或者由於皇帝的家屬在此沐浴過，也可能認爲凡是無主之物俱屬皇帝所有，因此稱爲皇帝浴池。

隘口之外是一片平原，上面有幾個村莊和兩個小市鎮。這裏又建築一座行宮。行宮周圍游樂場地上看到一些好像雪白似的東西，用術語說是「暴露出來了」。

九月三日，星期二。

早晨五點鐘，使節團一行人衆離開行宮，又再趕路了。走

了八英里半的路程，還不到兩個鐘頭，就到達懷來縣城外，懷來是一個三等縣，我們停下來進早餐。繼續前進，走兩個半鐘頭，到達密雲縣，也是一個三等縣，城中有行宮一座，我們就在這裏住宿一宵。今日在路中所見的景色，和昨日的差不多，只是多山，蜿蜒起伏，隨時異趣，景色很是可觀。在路上向左邊看去，大約九、十英里遠近之處，有一山頗為峻峭，山上有城堡，那就是著名的萬里長城了。

晚上，統轄此地駐軍的一位滿洲大員來行宮拜會，并以水果，蜜餞各少許爲見面禮。這個滿洲人的行動舉止，很是彬彬有禮，頗有君子人氣度，而且也極有見識。從他的談話中，他深信英國是歐洲一強大文明的國家。王大人雖然也是戴紅頂子，和這位滿洲大員的武官官階相等，但王大人在他面前誠惶誠恐的只是站着，不敢坐下去，可見滿洲官員的氣餒，使中國官員見到了有不寒而慄之感。

九月四日，星期三。我們今晨從密雲縣出發後，第一個休息站是在約六英里半的一個寺廟，又再行十五英里，到了一個地方叫榆溝站（原文作 You-Chin-Sa，不知是什麼地方，今從音譯。——譯注。）我們將在這裏吃晚飯和住宿。離此不遠有一個小市鎮，市鎮周圍用牆包圍，城牆上雖也有些堡，但卻沒有砲安設，我懷疑這些地方必定沒有軍火庫。我曾向喬大人提出這個疑問。他說，這是不用不着的，因爲這裏不會遭遇到挑

帶重武器的敵人進攻，城牆確也沒有設炮的必要。這個城牆主要為的是保護經過這裏向北京進貢的產物，保護糧食和監獄的安全。今日所經的路，雖然很是崎嶇不平，但沿途風景甚美，足使忘倦。

在過去兩日間，王大人和喬大人交替着來我的馬車中談話。他們對於我的馬車感到絕大興趣。他們的代步工具，不外是轎子、馬車、驢車，從未坐過英國這種輕快便捷，車輪裝有彈簧坐着的人不覺得顛簸的車子。我的車子，兩旁有玻璃窗，可以上下移動，又有簾幕可以遮着，所有設備，皆極舒適便當，他們見了就贊不絕口，歎為絕無僅有的交通工具。到了某一個地方，我們下車休憩，欽差大人也來談話，他向我致歉意，他說：前些時我託他寄一封信給高華爵士，他沒有寄出。現在交還給我，他說，他認為信裏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所以就沒有發出，請我原諒。實在是信裏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不寄也不要緊。徵大人為什麼不肯為我寄出，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他明天就要和我們暫別，趕先一步到熱河，預備迎接我們的事務。

九月五日，星期四。今晨行十三英里到古北口，進早餐。我們經過一個陡削的斜坡，來到萬里長城跟前。此處城牆有南北兩門。我們先到達南門，北門通向驢輓區。（按：關於長城的描繪，斯當東的「出使中國記」，寫得極詳盡，今摘錄於左。）

公路穿過許多山頂，大部分山都無法到達，南門就橫跨這條公路。這裏山脊很窄，斜度陡，這個門係爲防衛隘口而設的。公路通向一條峽道，峽道頂端有一個兵站。根據巴瑞施上校的觀察：「兵站的形狀多半是大小不等的方形城堡，裏面駐屯着幾個人，遇到戰爭，這裏就可能爲附近軍隊的集合點。兵站多設在山中隘口，不容易攀登的高地，或者狹窄的河道附近。有的城堡大到四十呎見方，四十呎高，有的小到四呎見方，六呎高。小的兵站很少，從北京到長城一路上只在這裏看到一個這樣小的兵站。大型城堡由石頭台階升上去到距底一半高的拱門。爲了便於防禦，炮台邊上很少看到炮門。炮台的胸牆上築有雉堞。除了最大的外，一般城堡都是實心的。從下面看，城堡的頂端有一屋宇能容少數駐屯兵士。屋宇的一端豎一旗竿，上面懸掛一面黃旗。城堡牆上有時用油漆畫了各種顏色的龍。城堡附近都有一個漆成紅、白、黑色的木頭牌樓。牌樓附近一般有一個三四五或六層的石造物，上面也是刻着龍。據說過去這些是裝炸藥，用作通信號的，但現在變成只是裝飾品了。這些石造物上層形狀不一樣，有的是橢圓形，有的是半球形，有的是錐形，但底部都是立方形的。

「使節團經過的時候，每個兵站走出來至少六個，至多十五個兵士。他們大都不

帶武器。一個兵士在城堡頂打鑼，另一個兵士從豎立在地上的三個小鐵彈藥膛鳴放三聲禮槍。兵站與兵站的距離，各處不一樣。白河沿岸，從河口到通州府，東沽和天津不計算在內，共有十五個兵站，差不多每十三哩一個兵站。從北京到鞑靼區的公路上，每五哩就有一個兵站。」

過了上述兵站之後，公路穿過一個狹窄山谷，山谷當中有一條彎曲的滑徹的河流。公路兩旁的山逐漸互相靠近，當中除公路和河流而外，幾乎沒有空地。橫跨公路有一城堡，城堡當中有一出入口。河流上面有一橫橋，過去城堡的東邊和西邊搭牆直到兩邊山頂，將這裏隘口封閉起來，現在牆都傾塌了。過去在防禦鞑靼人的時代，這裏有兵把守公路。附近兩邊山上還可以看出舊日兵房遺跡，現在只住着少數居民。

使節團一行經過一條由高大厚實的城牆造成的筆直的隘路，穿過另一個靠近鞑靼邊界的城門，到達了古北口。古北口過去是一個軍事要地，有重兵駐紮在這裏。同長城相連結，古北口由一些同中心的工事圍繞着。列隊兵士在這個中國北方邊界地帶向特使致敬。巴瑞施上尉這樣記述：「軍隊成連，列爲面對面兩行。每連有一領導人，一面大旗，五面小旗。軍隊列在兩邊，使節團由當中穿行。每邊十三連，有音樂，帳棚，喇叭和牌樓。每邊最前面站着幾個中國官員。最後每邊有十門不同式

樣的小野戰炮。每連隊伍的列法如下：

領隊者一般是名弓箭手

一面大軍旗，

五面小軍旗，

大刀和大刀手，排成五行

大刀和大刀手，排成五行

火繩槍和大刀手，

排成五行，人數均約相等。

「整個隊伍約一千二百人。連與連之間的距離約等於一連隊的縱深，大約七碼。」

古北口附近長城有若干豁口，非常容易上去參觀。由於這個漏洞，我們這些久仰長城大名的外國人得到機會滿足我們的好奇心，而不致引起中國方面的疑心，被認為行動輕率。全體使節團人員都上去參觀，巴瑞施上尉特別對於城的構造做了如下的調查：「城牆當中是泥土，兩邊護堤壁是石頭砌的。城頂平台是方磚砌的。平台以上的護堤壁構成胸牆。具體尺寸，小數點不計算在內，如下：

到壁頂冠石底的磚牆高度：二十呎

從壁頂冠石底到胸牆頂：五呎

以上相加，磚牆共二十五呎高。

「磚牆建築在石頭地基上面。石頭地基比磚牆寬出二呎。按照地勢的不同，石頭地基的高低也不一律，但不超過土地以上兩行磚高，一般二呎以上高。

「胸牆頂厚：一呎六吋

壁頂冠石厚：二呎三吋

壁頂冠石深：六吋

壁頂石突出部分：六吋

石頭地基上面護堤壁的寬度：五呎

壁頂冠石底和城牆壘道同一水平。

「城牆當中的泥土，上下一律是十一呎厚。城牆各部厚度如下：

在壁頂冠石部分：十五呎六吋

在磚牆底部：二十一呎

在石頭地基部分：二十五呎

「許多地方在石頭地基以外有一小濠溝。

「從槍眼到雉堞的高度：二呎

槍眼從裏到外的寬度：二呎

槍眼與槍眼之間的距離：九呎

「關於槍眼：

槍眼高：一呎

槍眼寬：十吋

內岸深：四呎

內岸與內岸之間的距離：九呎

「槍眼窺孔和城牆壘道同一水平，從此向下傾斜，可以在距離牆底幾碼之外看到敵人。這樣距離用火器射擊比使用弓箭更適宜。……

「看來，長城過去不是爲的抵抗砲轟的，因爲它的胸牆不能抵抗普通砲彈的射擊。但它的槍眼底面，同歐洲同樣建築相似，穿了爲抵禦旋轉砲射擊的許多小孔。這些小孔肯定不是後來搞出的，而是原來建築的一部分。顯而易見，當時它就是爲抵禦火器的射擊的。我們在中國的野戰武器中看到許多這種旋轉砲。這些小孔正如抵禦旋轉砲的射擊。長城胸牆雖然抵禦不了大炮轟擊，但抵禦這種小型火器是不成問題的。古北口的儀仗隊中也擺出了這種小砲。這些砲擺在架子上用轉轆來回移動。從這些來看，中國人自稱很早就發明火器，不是沒有根據的。」

從以上巴瑞施上尉所做的詳細的調查研究，我們對中國在紀元以前年代的建築和

軍事技術可以有一個清楚的認識。整個來說，它表示出當初從事這項巨大工程時政府的決心，表示出動員這麼大人力物力的當時社會的高度發展水平，以及完成這項建設的精力和毅力。

現在皇帝權力普及全國，所有居民不分中國人和韃靼人都在他的絕對統治之下。這條長城雖然喪失了它以前的意義，但仍然作為劃分中國和韃靼地區的界線。在地方法行政機構和其他制度上，兩方面還是有所不同的。

我們步行到了長城的城頂，舉目四望，見到它的建築之堅固，似已超出人類體力範圍之外，世界上任何有名的工程，雖盡集合在一起也不能和長城的工程相比。可惜歷年已久，毀壞者占其大半，而中國人又似乎對此不大重視的。但也有幾處頗為完好，似係近日才加以修理的。我正想就其完好與殘破的研究一下其修或不修的緣故，但導游的那幾個中國官員似乎露出不耐煩的樣子。我覺出他們好像懷疑我們外國人何以對此有這麼大的興趣，不知是否心懷不測，要偵察中國的內情。

爲了避嫌，我們立即下城上車。我問王、喬兩大人有沒有來這裏看過長城，他們說來往此地二十次，只去看過一次，其他各中國官員都說從未看過。從古北口往遼金坊（按：原文作Liou-king-fong，不知是什麼地方，姑從音譯。——譯注。）十一英里，今

日的行程到此終止。這裏有一所行宮，我們就在此寄宿一宵。晚上，行宮中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可見漢人與韃靼人感情之不佳。事緣執役行宮的一個下級的韃靼人偷去供應使節團的物件數種，事發後，王、喬兩大人立即命令從人，將這個韃靼人就地鞭答。打完後，那個韃靼人突然高聲惡罵，說漢人在長城外沒有答責韃靼人之權。兩位大人聽到後，更爲怒氣，又叫再將他打多一次，這一次的責罰，不僅是要他將偷去之物拿回來，並且責他藐視官長之罪。我在旁冷眼靜觀，心中甚疑兩大人是否真有在長城外責罰韃靼人之權。後來才知道這是韃靼人不服漢官，法律中並不許漢官在長城外答責韃靼人的規定。王大人知道我的意思後，對我的譯員說：「這班韃靼人，一輩子教不好，韃靼人終是韃靼人！」喬大人也說：「韃靼人和漢人相處不能和協，將來貴特使到熱河覲見時，自能知之。」

九月六日，星期五。 今日所行的路程頗短，從遼金坊到清章營（按：原文作 Ching-chang-you，不知是否即王家營，因王家營離熱河頗近也。不敢確定，姑從音譯以俟再考。——譯注。）即在此住宿。自北京出發後，向北方山行，天氣愈來愈涼，今日清晨，已大有秋深氣象。

我們發覺這裏的居民多患頸腺腫症。（按：關於此地居民有此病症，斯當東的「出

使中國記」說得較為詳細，請參考。——譯注。）

在這樣山谷的村莊居民多患頸腺腫症，情況同阿爾卑斯山區居民相似。患者在幼年時代首先由咽喉腺開始肥大，以後逐漸擴大，有的長到異常之大。以後耳下腺跟着腫大，逐漸擴展到全部顎下都腫大。吉蘭大夫說，他所看到六分之一的當地居民都患此症。據說本地人已經習慣於這種現象，視若無睹了。患者男女兩性都有，但女性患者多於男性，原因是男子移動性大，不管發生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什麼，感染的機會總好一點。

這種奇特的腫瘤症似乎沒有復發症候，也不影響身體的健康。但患者的精神理智大見衰退。有些患者竟變為白癡。初看到這種現象的人無不認為是一個嚴重問題，感到非常憂鬱，但當地居民對之并不介意。患者雖然過着一種沒有思想反應的接近動物的生活，但看上去却顯得相當愉快。這種人沒有理智，只憑直覺的衝動辦事，偶然冒犯了他人，人家也會加以原諒。他們在家中被人好好照顧，一般認為是不許冒犯的。

這種病症在歐洲和亞洲都認為是由於過多食用雪水而起的。不管什麼原因引起的腫脹，但其他動物並不受影響。溶化的雪水比雨水包含有較多的石灰質，並包括少

量的硝酸和海鹽。有些多雪的平原地帶的居民雖然也常飲用雪水，却並不發生這種病症。此地多山，可能山區氣候對於這種病也起一定的作用。這部分稷輿區有許多阿爾卑斯山的特徵，景色很似瑞士的和薩窩那。（原文爲 Savoy——原譯者注。）

這天晚上，我們的翻譯員講述天津公報（原文作 *Tientsin Gazette*，恐係在天津出版的官廳的邸報之類，此種報紙，只刊載有關官廳的消息，尤注重於官員之升降等事項，一般老百姓多數不看的。這時候，中國還未有報紙，姑譯作天津公報。——譯注。）所載的一件趣事。據說，英國特使從英國帶來的禮物，都是奇奇怪怪的東西，其中有：幾個侏儒，長不到十二英寸，但他們的智慧與勇氣，却和格連那地亞差不多。（按：格連那地亞是英文 *Grenadier*，是英國身軀特別高大的步兵，往往選爲近衛軍。——譯注）；有一頭象，大小如貓，有一匹馬，大小如鼠；有一隻唱歌的鳥，其大如雞，以木炭爲食料，每日食五十磅之巨；此外尚有一個游仙枕，誰枕着它就立刻入睡，得奇夢，他想夢游何處，皆可如願，遠至廣東、福摩薩（原文作 *Formosa* 即臺灣也。——譯注。）或歐洲，瞬息千里，並無跋涉之苦。這件事雖屬荒誕無稽，但我却認爲如果不記在這裏就太過可惜了。

九月七日，星期六 從清軍營站（原文作 Wan-ha-you。北京至熱河有王家營站，由王家營站三十里至喀拉河屯站，四十里至熱河。見宣統三年「大清摺紳全書」所載的驛站路程。喀拉河屯站，馬戛爾尼原書寫作 Co-la-cho-you，音亦相似。——譯注）至王家營站的路程是十一英里，我們即在王家營站進早餐。又從王家營站起行，約七英里就到達喀拉河屯站；我們就在這裏進晚餐，住宿一宵。今日所行的路很崎嶇，並且多石塊，但風景却極好。

九月八日，星期日 今晨從喀拉河屯站出發，離熱河十二英里。我們到了寬伍倫（原文是 Kuang-wu-lun 不知是什麼地方，只得音譯。——譯者），此地距熱河只二英里，我們在此度宿，準備更換禮服，安排儀仗隊，列隊入城。儀仗隊的次序如左：

華官一百名，騎馬前導。

陸軍中校寶遜。

特拉貢四名。（按：特拉貢係英國步騎兩用的輕兵）

特拉貢四名。

特拉貢四名。

陸軍中尉巴瑞施。

軍鼓。 軍笛。

炮手四人。

炮手四人。

炮兵大尉一員。

陸軍中尉克里維。

步兵四人。

步兵四人。

步兵四人。

步兵四人。

步兵軍曹一員。

僕役二人。

僕役二人。

僕役二人。

僕役二人。（僕役皆穿綠白金邊的衣服）

急使二人。（所穿如僕役）

樂師二名。

樂師二名。（他們所穿的皆如僕役）

隨員二名。

隨員二名。

隨員二名。（均穿大紅繡金制服）

馬受亞尼勳爵。

斯當東爵士及其子小斯當東。（我們三人，同坐一四輪馬車。）

車後有僕役一人，亦穿綠色金邊衣服。

從寬伍倫到熱河差不多走了兩小時，到了館舍之後，發見禮物及行李都先到了，原來搬運行李的工人並沒有休息，所以早我們一小時到達。館舍地方甚大，交通亦便。

到了目的地之後，我們的旅程告一段落，我想趁這個時候略記途沿所聞所見，然後再記在熱河的事情。

從北京往熱河的全部路程，只不過一百二十多英里，但分作七日而行，所以在大熱天中還不覺得怎樣困苦。我們每日住宿的地方，都在行宮裏面的屋宇。皇帝每年例往熱河避暑，行宮之築，就是為皇帝駐蹕之用。沿途所經，每相隔若干短距離，即有行宮一所。各行宮建造的式樣及建築作風，大致相同，正門必定向南，繞以圍牆，牆內有花

園，佈置雅潔，園外又一定是一片大草原，增加風景之美。

北京熱河之間的公路，很是平坦，尤其是最後兩天所行的路，更為完整可喜，但這條公路並不是御道，御道是和公路平行的，平時嚴禁人行，只在皇帝出巡之時，御道上才盛陳鹵簿。此等帝皇之尊嚴，世界上恐怕只中國有之。乾隆皇帝將於本月下旬自熱河回京，因此御道已開始修理，加敷黃土，黃土是御道的標識，使人一望便知。從熱河到北京的御道，共長一百三十六英里，所用修路的兵丁有二萬三千人之多，每相隔十碼遠近，就有十人一隊在工作。故此御道附近，逐段都有營幕，每一營幕駐兵的人數，由六名至十五名不等。他們雖在勞碌工作，但很有禮貌，見我們經過，立即在帳頂升起一面小黃旗，鳴鑼放炮三响為禮。

據說，皇帝駐蹕熱河之時，用作護衛的軍士，多至十萬名以上。

九月八日，星期日在熱河。

（續前）到熱河館舍後，行裝甫卸，欽差徵大人就來相見，並將我在北京所開的那份覲見禮節備忘錄交還給我，並說，如果我將這備忘錄親自交給和中堂，一定會得到適當的答覆。不久後，我們的繙譯員來說，剛纔見王、喬兩大人，他們說，乾隆皇帝在避暑山莊內一個高臺上，看見寶國特使的儀仗隊列隊進入熱河，甚為喜悅，因此立命一位首相和另一位軍機大臣立即親到特使行館請安。剛說完

後，王、喬兩位大人親自到了，他說相國本欲親來請安，但因這裏的地方太過狹小，而相國的屬員和侍從衆多，恐怕容納不下，而且相國的腿又受了創傷，行動不便，不能親自來這裏拜候，所以派我們來道歉，如果我能屈駕到他處一談，就再好沒有了，他們可以伴我同去。

我說我很願意去拜候相國，不過我去時又要排列儀仗隊，天氣又那麼酷熱，我的衛隊、僕役，樂師等人都疲累不堪，而且行李又未打捆，各物未備，似乎不能分身。假使相國有什麼要事同我商量，我可以派副使斯當東爵士代表本人，今晚前往候教。

王、喬兩位大人又對我說，欽差徵大人因辦理使節團事宜未能悉稱皇帝之意，已奉旨嚴加申飭，並降三級以示罰。（原注：乾隆帝聽說「獅子」號懸有他的御容，就吩咐徵大人上船看看他的御容繪得怎樣，像不像他。但徵大人生平最怕海水，不敢登船，不僅御容未見，甚至「獅子」號也未嘗寓目。他簡直忘記了皇帝叫他做的任務。怎知皇帝的記性極強，他到熱河復命時，皇帝問他會見到御容否，徵大人倉皇無以對，皇帝勃然震怒，立即降旨申飭。）

兩位大人去後，便有幾個高級官員來使節團拜會，其中有幾個還穿着黃馬褂的，據說，黃馬褂是中國官場最貴重的服色，非有戰功及特殊勤勞的人，皇帝是予以賞賜的。下午，相國又派人來通知，急欲與斯當東爵士相晤，於是斯當東立刻和他的兒子小

斯當東並一繙譯員同往相國的行臺。行臺與使館團館舍，相隔約一英里許，他們行經熱河城中許多街道，才到達目的地。行臺門前，欽差徵大人已在相候，就引導斯當東一行入內，到了一個大廳，相國坐在當中，旁有四位相國侍立，四人都是紅頂子的，其中有二人還穿着黃馬褂。斯當東爵士回來後，我問他相國急於要見他是因為什麼事情，他說，相國想看看英王致送乾隆皇帝的書信說的是什麼（已答應立即命人錄一副本送去）。斯當東爵士又說，上次因覲見的禮節問題，我經已開具說帖，交給徵大人，現在徵大人雖已將說帖交還，但相國已經看過一遍了，他之所急欲一看英王的書信，無非是鑑於兩國的禮節既有不同之處，恐怕書信裏問候乾隆皇帝的辭句中也有不適合的地方，為慎重起見，得先斟酌一下。我說，既然如此，徵大人交回的說帖，請你現在就正式遞給相國吧。

斯當東「出使中國記」：特使及隨員、醫衛、樂隊等排列整齊進入熱河。御花園的高處，可以望到公路上。後來聽說，當時皇帝陛下在行宮內一個高台上望見使節團進入時的儀仗隊伍。中國軍隊列隊前來歡迎，無數羣衆夾道參觀。羣衆當中，有的騎馬，有的步行，有些人身穿黃色長袍，頭戴黃色圓帽，有些小孩也同樣裝束。此種裝束的人是此地喇嘛內的比較低級的僧侶。皇帝信仰的喇嘛教是佛教的一個宗派。這些人穿着尊貴的黃色服裝，屬於神聖的宗教團體，但附近羣衆却似乎對他們

不表示任何尊重，而他們自己的舉止也體現不出中國有身份的人表現的那種尊嚴感覺。

使館團的館舍在熱河鎮的南頂端，位于行宮和熱河鎮之間。館舍在一個山坡上，共有幾進院子，一進比一進高，由花崗石台階上下。整個館舍非常寬大方便，從這裏可以俯瞰全鎮，和一部分御花園。整個熱河除了官員們的公館而外，普通老百姓住在極端低劣的草舍，裏面擠滿了人。街道彎曲不平，塵埃滿地。緊在旁邊的御花園、行宮和廟宇則十分偉大壯麗。富貴和貧窮上下懸殊簡直無可比擬。

縫紉區房屋建設構造和室內家具的簡單同內地相差無幾。大門之內通到一間堂房，堂房兩邊是兩個小套間，每間有一個炕，上面鋪着厚布墊子，白天坐人，晚間在上面睡覺。在堂房裏擺着招待客人坐的油漆桌和幾張椅子。

特使到達館舍不久，兩位中國官員來傳達皇帝陛下的問候，另一位官員代表閣老和中堂向特使致意。「閣老」二字，相當于首相。當天那位欽差也來到館舍，把特使在北京托他轉遞給和中堂的關於關稅問題的說帖退還特使。在北京的時候曾把說帖內容告訴了他，他表示可以轉給和中堂。但他竟把該件一直扣留在他手裏。現在既不說明理由又不表示道歉，突然將原件退回。這個非常的舉動實在令人難解。高傲自大之風又抬起頭來，據說是最近到熱河的兩廣總督促使的。他就是率領

大軍進攻尼泊爾的那位中國將軍（指福康安。——譯者）。他一向被公認為英國的敵人，把英國人視為一個侵略成性的民族，不能給以任何鼓勵辭色。爲了證明他的論點，他居然把上章曾經提到的那個受處分的前任粵海關監督從監牢中調到熱河來作見證。自不待言，這個罪犯對於總督的論點會供給有利的證明。和中堂似被他們說服，不能考慮英國的獨立身份，特使謁見皇帝必須行屬國使臣禮節。因此，他們還覺得還是不接受特使的說帖，免得回答這個理難拒絕的條件，特使必須無條件地向皇帝行叩頭禮。

在這種情形下，特使急於在謁見前必須把問題解說清楚。和中堂也急於接見特使，了解英王陛下寫給中國皇帝信件的內容。但特使長途跋涉疲勞不堪，只得改派使節團秘書攜帶英王陛下信件及欽差退還特使的關於謁見禮節的說帖，代表特使前往謁見。特使的中國朋友們生怕自己被懷疑到是說帖的執筆人，他們請求特使叫抄寫這個說帖的見習童子，在說帖上簽了一個名字，表示是他寫的。秘書臨行的時候，特使特別囑咐在謁見和中堂的時候務必把說帖內容易引起誤會的地方委婉說明必要理由。按照中國的規矩，一個秘書職位的人沒有資格同中堂直接交談，在中堂面前甚至連個座位都沒有。好在英王陛下事前已經授給使節團秘書兼任全權公使，可以在特使因事或因病不能執行職務時代替特使。他就以全權公使的身份代表特使前往

萬見和中堂。在皇宮裏面，和中堂只占據一個很小的屋子。無論多麼掌權的大臣，他在唯我獨尊的皇帝面前，就變成一個渺不足道的小人物了。在這樣廣闊壯麗的行宮裏面，他只占據着一間小屋子。和中堂是一位韃靼人，據說出身低微，二十年前只是皇帝的侍衛之一。皇帝見他相貌不凡，後來又試出他才具過人，於是不次提拔擢至首相。他是皇帝唯一寵信的人，掌握着統治全國的實權。

出身如此低微，而很快擢升到這樣高位，這在等級分明講究班次國家看來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這只有在以下兩種情況下才辦得到：一是君主可以任意升降百官，不受任何限制；一是在動亂時代，出色的人可以脫穎而出。在第一種情形下，過去的歷史經常出現皇帝把大權委給一個寵信大臣，自己一心貪圖安逸享樂。但中國現在的皇帝却不是如此。一切國家大事都在他掌握之中，他只是分權給大臣，而不是把國家大權整個委託給大臣。他絕不盲信大臣，據說他有一次發覺和中堂有欺君的嫌疑，立刻把和中堂現在的高位降至做原來的侍衛職務，兩個星期後發現事出誤會，馬上又使其重任首相。他可以馬上使人貴，也可以同樣使人賤。

和中堂接見公使的時候坐在正中一個鋪着綢的高椅上，兩旁有四位大臣，兩位韃靼人兩位漢人，陪同接見。公使也有一個座位。那位欽差和其他幾個官員連同翻譯自始至終在一旁站着。和中堂首先照例詢問使節團訪華的意圖，公使即把英王陛下

致中國皇帝信件的譯件交他過目。他看過之後似乎相當滿意。隨後，公使又把特使寫給他的關於覲見禮節的說帖交出，和中堂做出毫不知情的樣子。在說帖裏面，特使把理由說得非常清楚簡單，但看樣子和中堂還要提出反對，最後他說客他考慮之後回答特使，於是討論就結束。

在會見的時候，室外擠滿了人，似乎同外國人辦交涉沒有什麼秘密可言，任何中國人都可以隨意聽。由於旁聽的人這樣多，中堂大人自不得不在他們面前維持他應有的尊嚴。他在談話和態度中極力表示出，他對英國公使的任何禮貌都出自他的恩賜優待，爲了表示國家的尊嚴，他們似乎決心避免以平等的精神回答特使的敬意。

九月九日，星期一。今晨欽差大人同王、喬兩大人同來館舍，勸我勉強依照中國禮節，不必固執前議。我對他們說，我是西方一個獨立國家國王所派的欽差，和中國的附屬國家所派遣的貢使完全不同。如果中國一定要我行中國禮節，我是不敢奉命的。他們走後，某一個中國官員私下對我說，此種禮節爭執，乾隆皇帝一點都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一定會照我所提出的事項辦理的。（按：巴勞的「中國旅行記」說：特使今天和欽差大人爭論覲見的禮節時，中國官員忽然命將供給使節團的食品減少，各飯桌所擺設的盛饌，一概改爲粗糙的食物，其意是欲以飢餓爲威脅，使特使不得不允其所

請。後來見這樣的舉動毫無效果，於是改變方法，用和平柔軟手段欲加籠絡，立即將各種精美豐盛的肴饌送來了。這真是一件可笑的事！——（譯注）

九月十日，星期二。

今天早晨，欽差大人和王、喬兩大人聯袂而來，重提昨日所議禮節之事。我說，這件事無謂多談了，以情理來說，如果要勉強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派出的使節，對別一個國家皇帝所行的禮，重於對於本國君主所行之禮，無論何人都是不肯這樣做的，除非貴國也派一位和我的職位相同的大臣，向我國國王、王后陛下的御像行三跪九叩禮，那麼，我就很樂意照辦了。他們聽後就說：「貴使如果不肯行中國的禮節，就行你們貴國的禮節亦可，但不知英國臣民行英主所行的禮是什麼樣式的，請見告。」我說：「英國廷臣見君主之禮，係一足跪地，一手輕輕握着國王的手而以嘴吻之。」他們大為驚異，說道：「難道你也可以在我們皇上的面前這樣做嗎？」我說：「爲什麼不可以，我正要這樣做呢。我以覬見本國國王之禮來見貴國大皇帝，已是萬二分恭敬，怎說不可以呢？」說後我屈一膝作見禮之狀，給他們看看。三位大人似乎很滿意，告辭去了。

下午，喬大人又來相見，他說，他已將今早所談的事回復了和中堂，他們討論此事很久，相國說，由特使逕行英國禮節或先派大臣向英王、王后御像行中國禮，尚未商議

妥當。我聽了沒有說什麼。

不久後，欽差大人又來了，他說，他們最後作出決定，覲見時，我可以行英國之禮，但照中國風俗來說，拉着皇帝陛下的手來親個嘴，總不是個道理，請我免去此禮，不如改爲雙足跪下。我說，我老早就說過不用中國禮的了，如果又雙足同跪，還不是行中國禮麼？這種中國禮，諸公可以行得，但我不能行得的。他們說，好吧，雙足單足下跪，且不去管它，只是拉手親嘴的舉動，免去才是。我答道，悉隨尊便，不過我要請諸公記住，這是諸君的意見，並非我的意見，我本要向貴國皇帝陛下行個全禮，現在屈從諸公之意，改行個半禮了。至此，這個奇異有趣的辯論告終，而中國朝廷的狀況和中國官吏之寶貴重視其本國的禮節可見一斑了。

「出使中國記」記云：次日，欽差携兩個官員來訪特使，勸特使放棄關於謁見禮節的成見。他們自行矛盾地認爲，外國使臣謁見中國皇帝行叩頭禮只是一種表面的不發生任何意義的禮節，但假如要求中國官員在英王御像前行同樣的禮則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們甚至作出假如再要拒絕，可能有所不便的威脅。這對特使來說，是否能不顧一切危險而不辱及英王陛下，確是一個嚴重的考驗。特使在欽差的威脅之下，仍然堅持或者雙方行對等禮，或者必須使獨立國使節和屬國代表的謁見禮節

有所區別。特使還說，過去中國把英王禮品寫成「貢品」字樣，已經發生混淆了。中國官員聽到特使說到這點，他們被迫承認說帖內容正當的理由，他們問特使在不損害身份，有別於屬國的條件下，他除了叩頭而外，準備行什麼禮節謁見。

特使回答，他對英王陛下的關係是無限忠誠和無限服從的，他謁見英王陛下是行單腿下跪的禮節，他也準備以同樣禮節見中國皇帝。中國官員聽到之後似乎表示非常高興。他們說馬上回去以後，很快可以帶回中國朝廷的決定，或者雙方對等的行叩頭禮，或者即採納英國禮節。

特使同中堂關於禮節交涉的消息迅速在熱河傳開。有些人看到使節團這樣少數外國人處在中國掌握之中，居然敢提出自己的條件，不遵守中國的意願，覺得非常驚異。有些人推測使節團將得不到謁見機會而被驅逐出境。始終對使節團忠心的這位繙譯現在對使節團人員的安全感到憂慮，怕做招待工作的中國人對英國人搞些不規則的行動，因為這個時候英國人對他們提出任何抱怨，都不會得到上級官員的理會的。有一個顯明的例證，中國上級官方對使節團的物資供應雖比以前有增無減，而承辦事務的下級官員倒突然把使節團的伙食標準大大降低。

關於謁見禮節正在往返磋商當中，幾位使節團員到熱河郊外作了一個短途游覽旅行。招待的中國官員竟不贊成這個舉動，他們一向總是怕外國人有什麼不慎重

的舉動，或者中國下等人民對外國人有一些侮辱行為，後者在其他各國也都是常見的事。中國政府的嚴格制度規定官員要對他沒有盡到阻止責任而引起的不幸事故担負責任。爲了預防發生事故，他們會禁止中國行人走至使節團館舍附近，並禁中國僕人斷役等無故不得出入館舍大門。中國人，尤其是官員人等，不理解純粹爲了活動身體，或者觀賞風景而到郊外散步的習慣，他們總認爲這是爲了軍事和可疑的舉動。但他們既然奉命做招待工作，他們雖然心裏不願意，而最後還是供應了馬匹和嚮導引導客人們郊游。

一行人等上到郊外高地，俯視羣山環抱中的熱河全鎮。：在返回鎮內的路途上，一行人等又經過一塊垂直的顛倒棱錐形粘土或岩石的一個山頂，形狀同使節團在到達熱河的前一天路途上所看到的那一塊相同。我們當中有幾個人想上去看看，但被陪同前來的中國官員嚴厲阻止，因爲該處甚高，站在上面可以俯視到行宮內女眷住地，這將認爲是大不敬的事，雖然這裏遠在行宮三四哩地之外。

正在全體使節團關心如何觀見的時候，中國方面最後通知特使說，皇帝陛下已經允許特使可以親見英王陛下同樣的禮節來親見中國皇帝，特使得到這個通知之後，心中如釋重負。又要完成任務，又要不失國體，這個矛盾圓滿地解決了。據人們竊竊私語，皇帝陛下飽享人間尊崇禮拜，是他的，而不是他的大臣們的，雅量恕免了

特使的叩頭禮節。

特使了解到，在禮節問題上他雖然得到勝利，但他將因此而更遭受那些仇視英國的中國和韃靼官員們的忌妒。但無論如何，皇帝所給與的這個例外的恩惠將對英國人在中國人心目中的信譽有不可估計的幫助，而這對於今後開展兩國之間的商務和外交關係將起很大推進作用。免除英國使節行例行的禮節，這件事引起只看到往例的人們的很大的驚異或者還有不平之鳴，但許多老資格的傳教士都並不感到意外。他們說，中國人雖墨守成規，但絕不感情用事，因此只要耐心合理地同他們交涉總可以解決問題。

皇帝誕辰在九月十七日，許多外國使節和屬國君主都聚集熱河準備祝壽。皇帝陛下指定九月十四日接見英國使節。

特使攜帶至熱河的部分禮品已送至行宮。中國方面給特使送來一封很客氣的信，說皇帝陛下對禮品非常賞識。

九月十一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欽差徵大人和王、喬兩大人同到館舍，陪同我往謁首相和中堂，中堂的邸第頗大，內有院子數個，我們經過了幾個院子之後才到達他的客室，室不大，陳設也不很華麗，家具也很平常。和中堂的顏色藹然可

親。誠如斯當東勳爵後來和我說和中堂的臉色和數日前幾如判若兩人。我實不知何以前後若此也。他的年事約在四十至四十五歲之間，容貌端重，長於言語，談吐簡快純熟。坐在他右邊的人是福長安，年約三十，相貌也很端重。右邊坐的是兩位年紀已老的大學士，一位是禮部尚書，一位是戶部尚書，又一人坐於末席，雖穿黃馬褂，但就其外貌看來，他的職位似乎不能和這幾位相國相比的。（按：馬戛爾尼原文說，他往和坤的 house 相見，並沒有明確說這是他的私邸抑係辦公的衙門，姑稱爲邸第。和坤在熱河的私宅，於嘉慶四年與福長安的同時沒收入官。和坤的屋子頗大，原係他的兒子豐紳股德（乾隆十公主的駙馬，亦即嘉慶皇帝的一妹夫）也一居住的西所，仍賞還居住，其東所則賞給成親王。福長安的寓所房屋，其街南一所賞給慶郡王永璘，街北一所賞給貝勒綿懿。英國特使所見的和坤、福長安在熱河的私邸蓋如此收場也。——譯注。）

我和相國和坤見面時，首先向他道歉因爲長途跋涉，身體勞頓，所以沒有立刻起程，現在身體經已復原，特地前來向他請安，並希望早日覲見皇帝，以便將我英國國王的親筆函件恭呈御覽。接着我又說，我到中國之後，聽說乾隆皇帝年逾八旬，但精神矍鑠，遠勝少年人，我聆聽之下，非常欣悅，就是西方第一雄主的英國國王聽到了東方第一雄主有此鴻福，也爲之欣忭不已。

和中堂也客氣一番，畧致問候之語。接着就說，我從一個很遠的地方來到中國，而

所送的禮物又是珍品，如果中國的風俗習慣，我認爲不適合的，自不能相強，將來覲見皇帝時，可以用英國的禮節，不必一定要用中國之禮，英國國王的信札，也可以由我親手呈獻皇帝。到此時，關於禮節的爭執，已告結束，於是講好了本星期六日是我覲見皇帝之期。

正經事談過之後，和中堂又同我閒談甚久。首先他問我東來時沿途所經過的地方，曾在什麼地方停泊過，停泊是爲了什麼緣故。我一一對他說了。提到在交趾支那的土倫灣取食水時，和中堂說，那個國家是中國的藩屬。他又問我俄羅斯與英吉利兩國的距離有多遠，目今兩國的邦交如何，意大利與葡萄牙兩國和英國相近嗎，它們是否臣服於英吉利。於是我用中國里數說明英俄兩國相距的遠近，又說目前英國和世界各國相處得很好，與俄羅斯女王也很和睦，不過以前英俄之間曾畧有芥蒂，就是因爲有一次俄國女王要出兵攻打土耳其，英國國王出面干涉，使她的野心不能在東方實現，以致兩國之間稍有違言，但不久也就消滅了。英國國王熱愛和平，宅心仁正，以濟弱扶傾爲己任，所以和各國皆有好感。至於意大利與葡萄牙，和英國相距頗遠，它們是獨立國，並不屬於英國，但它們處在歐洲，和英國也很有關係，所以英國對它們也以正義保護之。

我起身告辭，相國拉着我的手說，他很高興和我相識，現在因爲皇帝萬壽之期已近，他的時間大部分花在籌備慶典上，所以不能和我暢談，將來回到北京，請我常到園

明園會晤。

下午，我們的好朋友王、喬兩大人來訪，首先他們代達和中堂致候之語，言詞備極恭敬，他說和中堂已將使節團到熱河後的一切情形，向皇帝奏知了，現在皇帝急欲和我相見，頗不耐煩等候到星期六了。

不久後，那位韃靼欽差大人也來了，他也是來傳遞和中堂問候之意，詞意和剛才王、喬兩大人所說的大致相同，他又帶來蜜餞水果等物，說是和相國所贈的。客去後，我終日整理帶來的禮品。

斯當東「出使中國記」記云：特使去拜訪了和中堂。現在禮節爭端既已圓滿解決，中堂接見特使的時候，雖保持了他的尊嚴身份，但態度十分坦白和藹。

雙方首先是進行了一番照例客套，然後和中堂問了許多關於歐洲尤其是關於英國的情況。特使乘機會再度解釋禮節問題上的正當理由，並傳達英王陛下謀求發展兩國友好關係的誠摯希望。特使詳細說明英國政府的和平仁愛政策在發展有益於全人類進步的商業往來。特使爲了說明而不是爲了辯護，順便把英國進佔印度的情況作了如下的敘述：印度的蒙古王朝（十六世紀蒙古人征服印度，建立王朝。——譯者）發生了內亂，印度沿海幾個省份的郡主們請求英國出兵保護，英國答應了他們的請

求。英國出兵保護了他們，但這些王公們仍然保留着他們原來的一切榮譽地位。除此而外，英國絕不干涉其他鄰國的事務。在談話當中，和中堂對於英國人幫助西藏戰爭的傳說隻字沒有提及。

特使在關於發展兩國商業對中國有什麼好處的問題上談得非常委婉，因：中國目前並未感到以貨易貨從歐洲運進產品的必要；中國從印度得到的棉花和稻米的供應，中國幾個省份自己同樣生產；中國從英國輸進生金銀，有時會因此而使國內日用品漲價；英國軍艦可以幫助中國剿滅海盜，但中國的內河航運非常安全，對此也並不感到需要。中國一向自認為天府之國，可以不需要對外貿易而自足自給。中國同任何外國的貿易，絕不承認是互利，而只認為是對外國的特別恩賜。特使志在謀求發展兩國貿易，即使中國人說成是對英國的恩賜，他也在所不惜。和中堂很客氣地回答說，在特使留住中國期間，這個問題還可以從長計議。

雙方對會談情況俱感滿意。特使回到住所之後，皇帝及和中堂都遣人送來水果和蜜餞食物。

和中堂的態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的飛躍上升，固然是由於皇帝的特別提拔，這種情況在許多帝國是相同的，但他同時也要得到當朝有勢力的統治階層一致贊許才能長期保得住這個崇高的職位。同歐

洲情況不一樣，亞洲君主們不會由於同臣民結親而降低他們的尊嚴。這些君主的三宮六院妃嬪很多，皇親國戚彼此經常互相傾軋競爭。皇親關係可以增加並鞏固已有的政治權力。和中堂以這樣崇高的地位，皇帝陛下又把一位公主下嫁給和中堂的兒子。樹大生風，官高遭忌，這個特殊的寵榮引起皇族中以及一些忠君的人的不安。其中一人過於積極，竟奏請皇帝速立太子，杜絕將來糾紛，以策萬全。

假如中國王朝是長子承繼制度，那麼皇帝的已故長子的兒子將是最有希望的了。不過中國現行制度是皇帝有權可以隨意指定或者廢立太子。上述那個冒昧奏請的人惹起皇帝的大怒，命令組織特別法庭嚴加審訊，最後判成罪大惡極，明正典刑。皇帝並將全案登在邸抄上曉諭全體臣民。中國的這種不預先確立太子的理由是不使這個被確立者過早地樹立政治野心，以致和在位的皇帝開對立。這在本朝是有前車之鑒的。

皇帝陛下決定，當他在位時候，太子人選問題要保持絕對秘密。後來在他的朝代五十年代的時候，他向全體臣民宣佈：在他的六十年代，也就是一七九六年，他將遜位給嗣皇帝統治天下；假如他活不到六十年代，嗣皇帝人選已經寫好，密封在宮內某個地方，在他死後開封昭示天下。清朝對於太子人選一向是大行皇帝死後才宣佈。雖然這樣保密，而仍然不能保證絕對不生意外事故。有一個謠傳說，他的父

親，雍正皇帝，在他祖父臨終時候開進宮去更改了大行皇帝的遺囑，把自己名字寫上去，這樣承繼了大位。

九月十二日，星期四。今天將各種禮物送往避暑山莊。不久後，欽差徵大人又來相晤，並以水果、蜜餞等食物相贈，此種物品，多與昨日的相同，不過種類則有別。

九月十三日，星期五。王、喬兩大人一同來訪，他們說皇帝見到各種禮物，大為贊賞，但對於望遠鏡，皇帝不懂怎樣運用，請我派人前往教授用法。於是我派吉蘭博士和一個翻譯員同往皇宮，教那些太監怎樣使用日鏡夜鏡之法，及活落架裝卸法。後來吉蘭博士回來對我說，當教授太監時，他們假充內行，其實一無所知，但又作一知半解狀，指點一切。吉蘭博士生怕他們弄壞了，反為不美，只好耐着性子，慢慢地依法教授，使他們完全明白，直到會運用之後才離去。明天是我們第一次覲見皇帝之期，所以今日忙於預備。

九月十四日，星期六。今晨四時，王、喬兩大人到了館舍，引導我們覲見皇帝。從館舍到避暑山莊不過三英里左右，行程約一小時強。我們列隊前往，氣象堂皇嚴

整，我的屬員都全部同行，我和公使斯當東爵士乘轎，其他人員皆騎馬。我穿起繡花天鵝絨大官服，外罩一領巴士爵士外衣，加硬領，胸懸鑽石寶星一座，鑽石微帶一條。

斯當東爵士穿的也是繡花天鵝絨大官服，他是牛津大學的名譽法學博士，所以外罩一領大紅色的博士大褂。我們到了避暑山莊園門，下馬降輿，步行入內，到達皇帝駐蹕的大樟櫥之前。大櫥之旁，另有一櫥，王喬兩大人導我們進去，這是專爲我們而設的。我們在櫥裏等候約一小時，聖駕到了，鐘鼓之音，由遠而近。我們聽說聖駕已到，立刻出櫥外，沿着地面所鋪的綠色地毯前行，迎接聖駕。

乾隆皇帝坐在一頂沒有蓋子的十六人抬的肩輿上，無數手執旗傘旌節的官員前後擁護着。當御駕經過我們眼前之時，我們屈一膝行禮，而中國官員則行跪拜之禮。皇帝降輿入御櫥後，登上寶座，我們也進入御櫥，我雙手捧着一個外面以鑽石爲飾的木盒，盒內藏着英王親筆書函，入櫥後，從容行至寶座之旁，拾級而登，呈書函於皇帝手中。皇帝親手接過書函，但並不拆閱，隨手交給旁立的一位御前大臣，但大臣也沒有拆閱，放在寶座旁邊的一個錦墊之上。於是乾隆皇帝就拿出贈給英國國王的第一件禮物，叫我轉呈，這種禮物名叫如意，取義萬事如意及和平興旺之意，這是皇帝希望英國國王常與中國交好往來之意。如意之爲物，長約一英尺有半，以白玉雕成，其質頗似瑪瑙，中國人把它當作無上至寶，但在我看來，這種東西是不大值錢的。

接着，皇帝又以一柄綠玉如意贈給我，所刻的花紋，和贈與英王者大同小異。同時，我拿出鑲嵌鑽石的金表二枚，獻給皇帝，這兩件東西是前次中國官員對我說起要送禮之後，我臨時預備的。皇帝接過後，畧看一下，又交與旁立的大臣，這些事情做過後，我引導全權公使斯當東爵士入見，我向皇帝說明，敝使奉王命東來，政府派斯當東爵士為副，萬一敝使身亡或有其他事故，即由他代理特使職務，於是斯當東行至寶座之前，同我一樣屈一膝為禮。接着獻給皇帝兩支很美麗的氣槍，以為壽禮。皇帝贈他綠玉如意，和我的一樣。接着，我又引導使節團各員，一一向皇帝行禮，皇帝均賜以相當的禮物。

覲見已畢，帶領引見的官員引導我們從寶座退下，行至寶座左旁所設的錦墊坐下；滿蒙王公大臣，各穿朝服，依其品級坐於右旁。墊前設一矮桌，桌上有桌蓋蓋着，各人坐定後，執事官揭開桌蓋，桌面上的盛饌，遂呈於我們眼前，山珍海錯，玉露瓊漿，說不盡天家富貴。皇帝又命人在他的御桌上拿下幾種菜色，幾種美酒賜給我們嘗試，這是特殊恩典。這種酒，中國人雖然叫它為酒，但並不是以葡萄釀製，而是以米，香草及蜂蜜釀造，其味甚為甘美。

大約過了半個鐘頭，皇帝召我和斯當東到御前，親手賜我們溫酒各一杯，我們立即飲下。今早天氣頗冷，又颳風，飲過溫酒之後，體溫大增，覺得非常舒適。我們歸座

後，皇帝和我閒談，問英王年歲幾何，我據實告之。皇帝聽後就說，我今年八十三歲了，希望你們的國王也和我一樣健康長壽。他說這幾句話時，意頗自得，氣概尊嚴，似乎表示出他接見我們是帶有矜尊降貴之意，但眉宇之間又顯出他的態度很是和藹。照我個人看來，他很像我們英國一位溫雅的老成長者。皇帝的精神極壯旺，雖然是八十多歲，但看起來不過像六十開外的人而已。

「中國旅行記」記云：乾隆皇帝雖然是八十三歲的老翁，但精神矍鑠，望之似六十許人，他的心思還很靈活，有決斷性和自信心，並且心地慈祥，對臣工多取寬大，民間有什麼天災人禍，就立即豁免租稅，並命地方官盡力救濟。因此百姓都很愛戴他。但他對於所恨的人，則處罰極嚴，且剛愎自用，非常固執，他所決定的事情，無論如何不能改變。這樣一來，他的施政就不免有時錯誤，而貽後悔了。現在且舉一例，這件事是皇帝在暴怒時做出來的，一直到數十年後，他心裏還有自疚之意。原來這事有關家庭骨肉的問題，所以對他的刺激極深。乾隆帝中年時代，曾南巡至蘇州。蘇州是中國著名出美女的地方，皇帝到了蘇州，愛上一個才貌兼備的中國女子，要把她帶回北京。皇后生性極妬，有個太監將這件事向她報告，她就自縊身死。皇帝聽到這個惡消息，心頭很是悲傷，立即回京。某皇子在接駕前，不能決

定應穿什麼服色，如果吉服，則他的生母正死去不久，如用喪服，則皇帝正在喜孜孜的帶了他的寵幸美人歸來，見兒子穿凶服來見，必定不高興。他委決不下，乃請教於師傅，師傅是漢人，就教他用漢人的習俗，吉凶二服並用。皇子於是內穿吉服，外穿喪服前往接駕。皇帝因為皇后死於非命，正在痛悼之時，忽見皇子穿了吉服來迎，勃然大怒，飛起一脚向皇子踢去，正中要害，皇子仆在地上，立即死去。自從這一悲劇發生後，乾隆皇帝心裏多少總有些不安樂，就是在歡樂之時，偶一想到此事，興致就立時消逝。但話雖如此，皇帝到了老年，他的剛躁之性，仍然不因此而減少，就拿現在的事情來說吧，他所存的皇子中，只有四人，而此四人中，並沒有一個能握政權，皇帝寧願把全國政柄交給相國和珅一人處理，而絕不計及將來的承繼問題，到底他的主意作什麼，沒有人能知道，但國人們都紛紛傳說，皇帝對現存的四個皇子，均非所喜云。（按：所謂將政權交給和珅一人，亦非事實，乾隆帝自稱乾綱獨斷，事必躬親，不肯以些微權力交給大臣，即和珅為其信任的嬖臣，亦偶然乘機弄權而已。至於皇子之不能柄政，正是清朝的「祖制」如此。——仲蘇注）

這個御前宴會，自始至終，秩序非常莊嚴整肅，執事官員很恭敬地按着次序進退，

與宴的人都很沉默，不敢出一句聲。整個帷帳上下人等不下數十，而側耳聽之，竟寂無聲息，可見東方人對於帝皇的敬畏，和我們西方人對於宗教上所具的敬禮相似。

御帳是圓形的，根據我的估計，它的圓徑約在二十四五碼之間，用圓柱多根支撐着，柱身有鍍金的，有繪着各種花文的，有加漆的，各視其地位及距離之適宜而排列。陳設之物，如椅桌及一切木器等，皆窮極麗奢，而壁絨、帷帳、地毯、燈籠、綵絡、簾幕之屬，沒有一件不是精品，而且顏色之相配，光線濃淡之選擇，無不對酌適當，使置身其間的人，但覺金碧輝煌，應接不暇，我不覺想到亞洲帝皇自奉之奢，我們歐洲人萬萬趕不上的。

在御宴中，有來自白古或塔齊的貢使三人，及中國西南回教部落卡爾麥克貢使六人。但據我所觀察，他們都具有自卑感，戰戰兢兢，大有「天威咫尺」之象。這一宴會爲時五點鐘之久，帳外有雜技表演，表演的節目有翻筋斗，摔跤、走繩、戲劇等，但因爲距離稍遠，看得不十分清楚。

宴畢辭歸，我不禁自歎道：「我今日乃親見所羅門王之偉大矣！」我小時候讀所羅門王故事，總是嘆歎他極人世之豪華尊榮，非後來人主所及，但這只是紙上所記而已，可是我今日却親眼見到一個現世的所羅門王呢。（按：白古的英文作 *Babylon*，塔齊作 *Tarsus*，卡爾麥克貢使作 *Kalmecks*。查馬麥爾尼來華時，緬甸王波達巴耶（*Bodawpaya*）曾派貢使往

地方。其餘幾個是爲等候在熱河地他們今天也來參加這個典禮。也有寶座上接見英國使節。

在大帳裏而不在宮殿中接見的人參加的寬濶廣場上。更大的理由更高的漢人，採用了漢人許多制有習慣的偏好。過去的韃靼君主

屬國君主和王公大臣等雲集在他們身份等級的服裝。有幾個人身上中國人親見皇帝時候，必須穿許少數或幾個人穿英國布，可能明了這樣想法是對的。上級官員著的增加。由於英國人的禮貌產生本朝雍正皇帝製定了品級制度級。在這裏等候的人中沒有戴暗後面有一瑪瑙管子，下面垂掛着

羽毛的數目分爲三等。三眼花翎最尊貴。這些高貴人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大批隨從人員，都自覺尊貴得了不得，但到了這裏，自己夾在人羣當中，在皇帝的面前失去他們所有的尊嚴。大家須要作長時間的等候來表示對皇帝的尊敬。有些人在半夜間已經進到園中，皇帝在日出以後才能駕臨。在這樣早的辰光接見外使，這可以看得出他們還保存着原始游牧民族的習慣，這些人太陽剛剛出來就去外面獵取野獸。這同已經過了歷次文明階段，最後耽於逸樂享受的其他各國的習慣是不大相同的。（譯者按：中國的皇帝清晨視朝，由來已久，這也是游牧民族的習慣。後來文化再進步，人君消早視朝，就加以美化，說什麼清晨辦理國政，是有德的人君，昏君就很晏都不視朝了。早晨視朝，是滿洲人入關後依照中國的習慣。）

在等候皇帝駕臨的時候，許多人出於好奇心或者體貌，來到使節團帳篷拜會特使。其中一個是皇帝的弟弟，爽直樸實，年過中旬，有中人以上的身材。另外兩個是皇子和兩個皇孫，皇子相貌漂亮，態度客氣，非常好問，皇孫年紀很青，身材很高，非常英俊。其餘來看特使的有一個屬國君主，他住在裏海（原文爲 Caspian Sea——譯者）附近，講阿拉伯語。他又能比較知道一點歐洲事務，因之對使節團表示特別興趣。最使特使高興的是在這裏會見了可尊敬的北直隸總督。有這位總督在此，全體英國人都增加了信心。

太陽剛剛出來，從遠處傳來音樂聲和人的吆喊聲，說明皇帝快要駕到了。不久之後，皇帝從一個周圍有樹聳立的高山背後，好似一個神聖森嚴的叢林中出來。御駕之前有侍衛多人一路宣揚皇帝的聖德和功業。皇帝坐在一個無蓋的肩輿中，由十六個人抬着走，與後有警衛執事多人手執旗傘和樂器。皇帝衣服係暗色不綉花的絲綢長褂，頭戴天鵝絨帽，形狀同蘇格蘭軍帽有些相似，帽前綴一巨珠，這是他衣飾上所帶的唯一珠寶。

皇帝進大帳以後，立即走至只許他一個人用的御座前面的階梯，拾級而上，升至寶座。和中堂（按：即和坤，因為他是大學士，故稱中堂——譯注。）和另外兩位皇族緊在皇帝旁邊跪着答話。各王公大臣和外藩使節都有一定的位置，各就各位。這時，英國的特使馬夏爾尼勳爵在全權公使，中國翻譯和見習童子陪同下，由禮部尚書引領走至御座左首。同歐洲以右首為尊重習慣相反，在中國，主客的位置在左首。使節團其餘人員和大批較低級中國官員都站在大帳口外，從這裏可以見到帳篷以內一切禮儀。

特使身穿繡花天鵝絨官服，綴以巴茨騎士鑽石寶星及徽章，上面再罩一件掩蓋四肢的巴茨騎士外衣。中國人對於外表服裝一向注意，因此應當把在這樣大典上所着的衣服記下一筆。中國人專事講究嚴肅和含蓄。表現在服裝上，就是衣服尺寸又寬

又大，盡量使其遮蓋全身。誠然，即使是最野蠻人的衣服，它的目的除了禦寒防風而外，確還有掩蓋身體某些部分的意義。這種可以說是人類的害羞心理隨着文明的進化而增加。但任何其他地方沒有中國人在這方面走得這麼遠。他們的寬大下垂的衣服把身體各部差不多都掩蓋着，男女衣服幾乎沒有分別。在中國，畫人像，假如畫出身體曲線來，即將被認為太不嚴肅，更不用說畫裸體了。因此導致中國在雕刻和繪畫上的落後狀態。中國認為歐洲的短小狹窄的衣服太不莊重，竟至限令歐洲傳教師們改穿中國服裝。

特使的寬大的巴茨爵士外衣罩在衣服外面一定合乎中國人的口味。同樣，全權公使（譯者按：全權公使即斯當東爵士）以牛津大學法學名譽博士的資格，特於官服之上加罩一襲深紅色的博士綢袍。中國非常注重學識資格，作官的必須由科舉考試出身。特使通過禮部尚書的指導，雙手恭捧裝在鑲着珠寶的金盒子裏面的英王書信於頭頂，至寶座之旁拾級而上，單腿下跪，簡單致詞，呈書信於皇帝手中。皇帝親手接過，並不啓閱，隨手放在旁邊。皇帝很仁慈地對特使說：「貴國君主派遣使臣攜帶書信和寶貴禮物前來作致敬和友好訪問，我非常高興。我願意向貴國君主表示同樣的心意，願兩國臣民永遠和好。」

皇帝陛下的這種接待大不列顛的國王代表的方式，在中國人看來是一種曠典殊

榮。過去，他很少坐在寶座上接見外國使節，也很少親自接國書；多數情況是由一位大臣代接國書。這種優厚的接待方式在中國人心目中認為是中國政府對英國人另眼看待的一種表示，將在他們中間產生良好影響。

皇帝同特使稍微交談數語，以後取出一塊玉石作為贈送英王的第一件禮物。中國人非常重視這種東西。這塊玉約有一尺長，彎成節杖的形狀，據說象徵興旺和平（大概是個玉如意。——譯者）。在中國每個宮殿的御座旁邊都放有這樣一塊寶玉。按照中國規矩，外國使節除呈獻本國國王的禮物而外，本人也應貢獻一種禮物。特使及公使（中國人稱他為副使）各自呈獻了自己的禮物，皇帝接收下來，並也回贈了禮物。雙方對這些禮物的看法，受者可能小於贈者，不過重點不在禮物價值而在表達情意。向皇帝送禮係表示致敬，皇帝回贈係表示給對方恩惠。

自始至終，皇帝看來非常愉快自如，絕不像外間描寫那樣陰鬱沉悶。他的態度很開朗，眼睛光亮有神。至少在接見特使的整個時間，他的表現如此。雙方談話，往來由幾道語言繙譯，非常麻煩。皇帝有鑒於此，向和中堂詢問使節團中有無能直接講中國話的人。特使回答有一見習童子，今年十三歲，能署講幾句。皇帝聽了非常高興，立刻命令將該童帶至御座前試講中國話。或者由於這個童子的講話使皇帝滿意，或者見他活潑可愛，皇帝欣然從自己腰帶上解下一個橫槓荷包親自賜與該童。

荷包是中國皇帝賜與大臣的一種經常東西。但從皇帝身上解下荷包賜與外國人則確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恩典。皇帝身上的任何微小物件在中國都認為是無價之寶。一個外國小孩獲得了這個殊榮，引起當場中國所有官員的羨慕，也或者可能引起少數人的忌妒。御賜荷包不大，黃色絲綢質地，上面織成一個五爪金龍，還有幾個韃靼字。

英國使節覲見禮儀完畢之後，幾個從白古（白古〔Pegu〕——譯勒固，過去是位於緬甸境內的一個小國。按白古係孟族〔Mans〕王朝，一七八二年被緬族所滅。此處原文是 *Some Hindu Embassadors from Pegu*，可能有誤，或者可以解釋為經過白古這地方來到中國的幾個印度節使，無論在政治上或宗教上白古同印度均無關係。——原譯者）來的印度使節和幾個從裏海附近來的同族部落代表被引至御座右首。他們向皇帝行了三跪九叩禮很快退下。英國特使及隨特使前來的其餘三個人被引至皇帝的御座左側坐墊上坐下。王公大臣和外藩使節各按等級大小坐於御座的遠近。特使座位在御座和帳篷對面的中點。每個座墊前都設有食桌，二人一桌。大家坐定後，執事官啓開桌蓋，盛饌呈於目前。食桌面積不大，桌面上用碟子和碗堆成稜錐形，碟碗中盛有肉品、果品和其他豐富食物。皇帝面前亦設一桌。皇帝進餐時候，意態非常舒適，表現胃口極好。飲宴當中，執事官兼以茶進。在御座前進酒或進膳時，兩手高舉頂上，如同特使呈遞國書的狀態。

仔細體會一下這種種繁重禮節，從表面上看它僅僅爲了表示這個絕對專制的國家裏君臣之間的巨大尊卑距離，但我們感覺到它最初的制定，以及以後的繼續維持，並不止於是爲了滿足君主個人的喜悅。當然在禮儀過程中，它充分表達出來君臣雙方的，無論是有形的或倫理的巨大距離。爲君主的無論掌握着多麼大的優越權力，但他也不能不預防不測的陰謀。所有磕頭、下跪、雙手高舉等等動作姿勢，均使行禮者無法走到御座跟前突然作流血五步的冒險嘗試。除了禮節上的繁重而外，還使人感到一種相當於宗教上的敬畏肅靜氣氛。典禮進行當中，自始至終沒有人窃窃私語，聽不到一點雜聲。這種肅靜莊嚴的偉大氣氛是東方的特色，歐洲的文明還沒有達到這點。皇帝在整個典禮中對英國客人的照顧心情始終未減。在飲宴時，皇帝命執事官從自己桌上取下盛饌數色送至特使桌。宴會完畢，皇帝命人召特使等至御座前，各親賜溫酒一杯，有些近似馬德拉的次等酒。皇帝問及英皇陛下的歲數，特使據實回答。皇帝說他今年八十三歲了，身體仍然很健康，希望英王陛下也能同他一樣長壽。他看上去確是很健康，不像一個已經統治國事五十七年之久的樣子。典禮結束後，皇帝精神矍鑠地從寶座上走下，健步走上肩輿，毫無衰老狀態。

特使回館舍不久，皇帝又遣人送來絲織品，茶及瓷器三種禮物，特使及隨員人各一份。絲織品爲已織成的又密又結實的料子，顏色深晦宜於做男子服裝。其中有的

已織成四川金龍、老虎、孔雀等現成衣料，織花頭的絲的顏色比質地顏色更鮮明一點。前者爲高等武官服裝，後者爲高等文官服裝。瓷器係一些日用杯盤壺皿等，式樣與中國普通出口的貨物大致相似。茶則並非普通散開的茶葉，而是一種用膠水和茶葉混合而製成的球形茶葉。這種茶葉可以長遠保持原來味道，在中國係最貴重之品。這種茶葉出產於雲南省，不經常出口外銷，但英國人喝起來不大合乎口味。

（仲蘇按：英國使節團正式謁見乾隆 至此已告一段落，現在譯者將清廷文書中關於「貢品」的名稱及皇帝賜給「貢使」的物品，摘錄於此。第一件是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三十日，直隸總督梁肯堂奏呈英使原稟貢單：「紅毛英吉利國王，欲表明國王誠心貴重及尊敬天朝大皇帝無窮之大德，自其本國遠遣貢差前來叩祝萬歲聖安，特選國王之貴屬親族爲其貢使，辦理此事，欲以至奇極巧之貢物奉上，方可仰冀萬歲喜悅聖收。又思天朝一統中外，富有四海，內地奇珍，充斥庫藏，若以金銀珠寶等類進獻，無足爲異。是以紅毛英吉利國王專心用工揀選數種本國著名之器具，以表明西洋人之格物窮理，及其技藝，庶與天朝有神使用，並有利益也。虞祈大皇帝恕其物輕，鑒其意重，是所願幸。外又敬懇大皇帝另賞一座寬大房屋，以便安排裝置各品禮物，因各樣禮物到京，即須貢差眼同原匠，從新安排裝置整齊，方可獻于萬歲。更緣紅毛本國隨貢差前來天朝者，文武

官員及工匠、跟役，共有一百餘人，求大皇帝賞賜大屋幾處，使安處京師，則感戴天恩無窮矣。至船內行李簾衣箱物件，皆是賈差并同伴需用之物，別無貨物售賣，亦無在京牟利之心，惟是辦理公務。謹稟。」以下爲貢品清單。

第一件

西洋語布蠟尼大利翁大架一座，乃天上日月星宿及地全球圖。其上地球照依分量所載，日月星辰同地球之像，俱自能行動，效法天地之轉運，十分相似。依天文地理規矩，何時應遇日食月食，及星辰之愆，俱顯著於架上，並有年月日時之指引，及時辰鐘歷歷可觀。此件係通曉天文生，多年用心推想而成，從古至今，迄未所有，巧妙獨絕，利益甚多，於西洋各國，爲上等器物，理應進獻大皇帝用。又緣此天地圖架座高大，洋船不能整件裝載，因此拆散分開，裝成十五箱，又令原造工匠跟隨賈差進京，以便起載安排，安放妥當，並囑付伊等慢慢小心修飾，勿稍匆遽，手錯損壞。仰求大皇帝容工匠等多費時候，俾安放妥當，自然無錯。同此單相連別的一樣稀見架子，名曰來復來柯督爾，能觀天上至小至遠的星辰轉運，極爲顯明，又能做所記的架子，名曰布蠟尼大利翁，此鐘規不是正看，是偏看，是新法，名赫汁爾天文生所造的，將此人姓名一併稟知。

第二件

坐鐘一架，亦是天文器具，以此架容易顯明解說清白，及指引如何，地球與天上日

月星宿一起運動與學習天文地理者有益，拆散分作三盒，便於攜帶，其原匠亦跟隨貢差進京，以便安裝。

第三件

天球全圖，仿作空中藍色，有金銀做成的星辰大小顏色俱各不同，猶如仰視天象一般，更有銀絲分別天上各處度數。

第四件

地球全圖，天下萬國四洲、山河、海島都畫在球內，亦有海洋道路，及畫出紅毛船隻。

第五件

十一盒雜樣器具，爲測定時候及指引月色之變，可先知將來天氣何如，係精通匠人用心做成。

第六件

試探氣候架一座，測看氣候最爲靈驗。

第七件

巧益架子一個，能增助人之力量。

第八件

奇巧椅子一對，使人坐在上面，自能隨意轉動。

第九件

家用器具一架，內有新舊雜樣瓶罇等項，又有火具能燒玻璃磁器，猛烈無比，是一塊大玻璃用大工造成的，火鏡聚對日光，不但能燒草木，並能焚金銀銅鐵，及一擦白金，名曰玻刺的納，世上無火可能燒煉，惟此大能顯功效。

第十件

雜樣印畫圖像，內有紅毛英吉利國王全家人像，並有城池、炮臺、長橋、堂室、花園及鄉村之圖，異樣洋船圖。

第十一件

玻璃鑲金彩燈一對，此燈掛在殿上，光明照耀。

第十二件

金線毯數匹，爲精緻房間用。

第十三件

大氈數匹，爲殿上鋪用。

第十四件

齊全馬鞍一對，頭等匠人用心做成，特進大皇帝乘用，顏色是黃色的，十分精緻。

第十五件

車二輛，敬獻大皇帝萬歲御坐，一輛爲熱天使用，一輛爲冷天使用。

第十六件

軍器數件，獻大皇帝御用，是長短自來火鎗，刀劍等項，其刀劍能劃斷鋼鐵。

第十七件

銅砲、西瓜砲數個，操兵可用，並有一小分紅毛國兵，跟隨貢差進京，若是大皇帝喜歡看西洋砲法，能在御前試演。

第十八件

大小金銀船，乃紅毛大戰船之式樣，雖大小不對，十分相似。大戰船上有一百大銅炮，今於小金銀船內可以窺見一斑。紅毛國在西洋中爲最大，有大船甚多，欲選極大之船送貢差至天朝，但內洋水淺，大船難以進口，故發中等船及小船，以便進口赴京，又欲表其誠心愛戴至意，即將大船式樣，進於大皇帝前，表其真心。

第十九件

包裹一切雜貨，紅毛本國物產及各樣手工，如多羅呢羽紗及別樣莊貨，各項細洋布、鋼鐵器具，共獻於大皇帝賞收。

又按：英國使節團正式覲見乾隆之日，消廷官文書稱爲瞻覲日，軍機處所擬是日賞

英吉利國王白玉如意一柄，又聽戲日賞國王御筆書畫冊頁一件（貯鑲嵌紫檀匣內漢玉玩十件。）

英王既有禮物送給乾隆帝，乾隆帝也有禮物回敬，清朝官方文書叫「賞英吉利國王物件」，物件名單，由軍機處擬定，經乾隆帝批准的，回敬的禮物八十餘種，二百餘件，大都是瓷器、漆器、玉器、文房、甚至有畫絹二十張，灑金五色字絹二十張，五色畫紙二十張，高麗紙二十張，墨六匣。此外又有「加賞英吉利國王物件」四十種二百餘件，則多係綢緞，宮扇，摺扇等物。至於賞馬戛爾尼正使之物，也有「酌擬賞英吉利國正使」及「酌擬加賞英吉利國正使」「酌擬賞英吉利國副使」、「酌擬加賞英吉利國副使」等物。特使一行游萬樹園、觀劇時，亦有賞賜，觀劇時的賞賜正使是：御筆書畫冊頁一件，玉杯一件，瓷瓶二件，瓷盤二件，葫蘆瓶二件，漆桃盒二件。賞副使之物是：玉杯一件，瓷器二件，葫蘆器二件，瓷瓶一件，瓷器四件，小荷包一個。副使之子小斯當東的賞件是：鼻烟壺一個，五彩爐一對，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紗緞共三匹，八絲緞二匹，錦二匹，瓷盤一件，皮茶桶一對，奶茶碗一對，龍緞一匹，粧緞一匹，倭緞一匹，青緞一匹，藍緞一匹，漳絨一匹，帽緞一匹，綾三匹，紡絲三匹，縐絨二匹，茶葉二瓶，磚茶二塊，茶膏一匣，女兒茶八個，藏糖一匣。又小斯當東繪畫恭呈御覽，賞大荷包一對。此外正使的隨員兵丁、樂師、工匠、家丁、雜役等人，各有緞、綾、綢之

賜，外加銀十兩。乾隆帝高興之意，二來也要顯耀一下「天朝」。

九月十五日，星期日。

中國觀光，很希望能夠見到中國領導我們游覽他在熱河行宮裏的

爲了要游御花園（原注：照

特殊恩典；在中國的官書中，

賜。慈禧太后晚年，也賜外國人

亢虎請金梁轉奏，請賜「親見」

視爲「特殊恩典」了。——譯注。

同候聖駕至三小時之久（原注：

皇帝坐在一頂沒蓋的高轎子上，

師、旌節、旗傘等簇擁着。駕到

示意我們上前。我們如命走到御

早晨必定往寶塔禮佛，問我們宅

陛下所奉的不同，所以不便奉陪。皇帝就說，我們不去也好，他可以叫幾個人帶我們去游萬樹園，但萬樹園地方太大了，一下子玩不了這許多。於是他就分付首相和軍機大臣數人，領導我們游園。

我立即向皇帝表示相當的謝意而退；同時，皇帝亦繼續啓行，前往寶塔。我同相國、軍機大臣等騎立道旁，候聖駕已遠，然後一同到達一座小幄，休息片時。一會後，我們離開小幄，騎馬入園，曲曲折折的行了三英里，所見的珍奇樹木很多，修治整飭，風景和我們英國百福郡裏行往留頓地方的相似。（按：百福郡（Bedfordshire）是英國一個著名地方。留頓（Luton Hog）在百福郡，是馬愛爾尼岳父的花園。——譯注。）我們繼續而行，前面豁然開朗，呈現在我們眼簾的是一個大湖。這個湖有多大，我實在難以估計，我站在湖邊向前望，渺渺茫茫，遠無邊際，可見這個湖之大，實非我們所能目測而估計它的面積的。

湖中停泊着一艘大而華麗的游艇，準備我們游湖，艇旁也停有較小的游艇無數，它們也裝飾得很華麗，這是預備裝載侍從人員的。我們上了游艇，爲游湖之舉，湖景之美，固不待言，即艇裏的陳設，如古畫書畫等等，已足令人終日欣賞不已。

船開行後，我們一見岸上有什麼可以注意的建築如一塔一樹，或其它有趣的景物，就隨時停船，上岸游玩。總計今日的航程，停船的次數，約在四五十之間，那就是

說，我們停船上岸，參觀了宮殿，臺榭有四五十處。這些建築都很宏大壯麗，有些懸掛着乾隆皇帝的秋狩圖或功業圖，有些又藏有各種大玉瓶及瑪瑙瓶，或精美瓷器和漆器；更有些則收藏歐洲玩物和音樂歌唱器（*sing song*）係一種八音樂箱，開動發條，能奏各種悅耳音樂，清宮藏此種玩意極多，大都是歐洲商人運到廣東出賣，地方大吏買來進貢的。——譯注），其它如地球儀、太陽系統儀、時鐘以及歐美的高級美術品，皆應有盡有。看到了這許多豐富的收藏，使我吃了一驚，受驚的是我們帶來的禮物如果和這兒所藏的相較一下，簡直小巫見大巫，我們只好「縮藏其渺小之首」了。（按：馬戛爾尼拋書袋，引英國詩人米爾頓「失樂園」名句也。——譯注）但中國官員對我說，這裏所收藏的東西，拿來和寢宮中所藏的婦女用品相比，或與圓明園中專藏歐洲物品的宮殿相較，猶相差遠甚。我們所見的宮殿，寶座之旁，必定擺着一柄如意，它的形狀，同昨日皇帝贈與英王陛下者一樣，此物是象徵和平興盛之意。

我如果要詳細描寫萬樹園中的一切景物，實在是寫之不盡。凡英國國內所有的天然景色，萬樹園無不皆備。（按：原作者於此處歷舉英國當時有名的私人園莊，如在白金漢郡的 *Stowe*，在白福郡的 *Woburn Abbey*，在沙萊郡的 *Painshill*，皆十八世紀的著名建築，白福郡的那一座園莊，係白福勳爵產業，至今尚完整如新，十年前，主人已將它開放，售門票吸引游客，而主人亦藉此為挹注。——譯注）

湖面有很多地方都滿植蓮花，這種植物，頗像我們英國的大葉荷花，大概中國人是很喜歡它的，所以在水中常見有此物，但老實說，我倒不大喜愛這種東西的。園中有頗多假山和人工池沼，皆養有金魚極多，而亭榭樓閣之外，又多有巨型的瓷獅瓷虎來作擺設，在我們歐洲人看來是非常不順眼的。然而凡此種種，皆無關宏旨，絕不會影響整個花園之美，我游玩了六個鐘頭之後，細心觀察，我簡直不能找出這座萬樹園有什麼弱點。

游興已闌，我們和相國諸公告別，相國對我說，我們今天所見的，只是萬樹園的東邊的一部分，還有兩邊大部分尚未走到，改天再陪我們玩。同游諸公，是首相和珅；副相福長安（按：福長安非大學士、亦非協辦大學士，只是軍機大臣，不能稱為副相，但軍機大臣有相之權，無相之名，原文稱他為「副相」，尚可通。——譯注），一為福長安的兄弟福康安，以前是兩廣總督，新近調四川總督，第四位是松筠；一個能幹的年青人——這四位大人都是滿洲籍，皆穿黃馬褂。

松大人是新近從俄羅斯邊境西伯利亞回來的，他聽說我曾以大使資格駐紮彼得堡有年，所以就和我攀談，如像見了老朋友一樣。他說他奉命往俄國，在恰克圖與俄官商議通商事情，俄官是一個大將軍，所穿的制服上面，有一紅色徽帶，且有一寶星和我的相似。他們見面後不久，雙方感情甚洽，所以交涉進行，很是順利，不消多大時間就辦妥。

公事了。他說這番話時，頗有得色，又問我關於俄羅斯的富力如何，兵力如何，好像要一探我的學問深淺，和我對中俄兩國的感情如何的。

（按：松筠字湘浦，瑪拉特氏，蒙古正藍旗人，繙譯生員出身考取理藩院筆帖式，後來又考取軍機處章京，任事能幹，爲乾隆帝賞識；因此官也升得頗快。乾隆四十八年升內閣學士，兼閩都統。他在俄國邊境商議恢復恰克圖貿易，乃乾隆五十七年事。公畢召返，授御前侍衛、內務府大臣、軍機大臣，歷官至總督、尚書，道光十五年死，年八十二歲。——譯注。）

今日游萬樹園，和中堂對我們的態度很是恭謹將事，無時無刻不注意於禮節，亦無時無刻不保持大臣的威儀。但我細心觀察一下，他和我似乎不很相得。今早我和他一齊騎馬同行的時候，我對他說，熱河本是一個荒僻地區，現在開闢得這樣美好，使我們很幸運的能夠在這裏盡量欣賞，就不能不佩服康熙皇帝經營的功績了。和中堂聽我這樣說，似乎很是驚異，我怎知道這是康熙皇帝經營的，於是問我誰人告我這件事。我說，英國是個文明進化的國家，英國人都讀各國的歷史，像中國這樣一個世界大國，聲威震於全球，我們英國人那有不習其歷史之理？我這樣說正是稱道中國，諛頌中國的一種禮貌之詞，而和中堂似乎對此不大感興趣，察其意，以爲我們英國人有什麼學問智識呢，就算有也不能使到中國人肅然起敬啊。

福長安的態度則畧有不同，他對我們很是和善而又極灑脫，不拘拘於繁文縟節。他的哥哥福康安則一舉一動，皆謹守繩墨，而且他從前做過兩廣總督，常與西洋人見面，對歐洲人的禮節當然也略懂一二，例如今早皇帝駕抵官門的時候，我和站班恭候的各大員上前致敬，福康安忽然從後面輕輕拉我的衣袖一下，我不知他的意思，正要回頭看看，而他又舉手輕輕拍我的帽子，示意叫我在皇帝面前應該拿下帽子以致敬。這種免冠的禮節，只有我們西方人才有，中國人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沒有光着頭見人的。他恐怕我失禮，叫我在皇帝面前免冠行禮，可見他以熟於洋務自命。有這個緣故，所以我在游萬樹園之時，目思這位福大人既然以精通洋務自命，我就要設法子來討好他，使他在皇帝跟前替我吹噓吹噓，說不定對於我們東來的任務，不無小補。於是我對他先恭維一陣，說，福大人是中國著名的軍事家，精通兵法，功業彪炳，中外馳名，我亦久仰大名，不勝歡慕。我這次東來，觀光上國，部下帶有衛兵一隊，頗精於歐洲新式的火器操。改日如果大人有空，我很想請大人看看我們的軍隊的操演，希望得到指教，不知大人肯不肯賞光。福大人聽後，意態非常冷淡，漠然答道，這種軍器操法，諒也沒有什麼希奇，看亦可，不看亦可。但我聽後不免有些懷疑，我不能斷定他會否見過這種軍器的樣式，不過，就現在中國的軍隊來說，我倒未見過他們有這種軍器。既然沒有新式的軍器，而尚詐稱早已有了，竟以「沒有什麼希奇」一語了之，實在使人不明白其意何在。當我向福

大人提出此事之時，滿以為他一定很高興，樂於觀看一下我們西方國家的進步軍器，作一比較的，怎知他故步自封，竟以冷淡的語言來答我，我心裏有點不痛快。

游園之時，另有一事也使我很高興的。和相國對我說，剛才得到消息，我們那艘「獅子」號和「印度斯坦」號已經到了舟山了。我因為「印度斯坦」號的船長馬金托什（我們帶來的禮物，大部分由他所駕駛的「印度斯坦」運載）打算前往舟山回到船上，他已經覲見過皇帝了，留在這裏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可否准他先行回船，準備一切。和中堂還未答話，福康安就攔說，這那可以辦得到，我們天朝萬不能讓外國人往各省旅行的。我雖然極力解釋其理由，並且竭力做出一種巴結頌諛的姿態，希望緩和和他的感情，但此舉失敗了，福大人不只置之不顧，甚至從此以後就鎮日不露笑容。他這種態度很使我莫名其妙，也許他在廣東任內時，曾經遇到有同樣的事情發生，而釀成棘手的交涉，要不然就是他自命為能幹的人，生怕我們英國人隨時隨地探察中國的民情風俗，對中國大有不利。這兩種理由，都可以使福大人拒絕我的提議的，而後種理由，似較前一種為近情。

我見此項談判既無進行的餘地，也就立即不談，免使雙方不快，轉而對和中堂說，我還有些事情打算和他從長計議，不知明日或後日可能撥出一個時間，和我一談否。和中堂為人，外貌非常恭謹，談話時，聲色也頗和悅客氣，但對我所請求的事情，也不肯

答應，只向我再三道歉說，這幾天皇帝的壽辰就要到了，他很是忙碌，萬壽節過後，皇帝就準備回北京，看來也沒有空閒時間，倒不如索性到了北京後，我們在圓明園裏時常可以談談。我知道和中堂的意思，他不願在熱河再和我談公事了，但我不能就此緘默，於是對他說，中堂政務冗忙，沒有時間接見，我自當遵命，不過我還有些事情要向中堂說明，打算在一二日內開具一份備忘錄呈上，中堂政務之暇，能賜予披覽否。這是我最後的一個辦法，我要立即擬好了，一二日後送去。

「出使中國記」記云：皇帝方面招待的第二個節目是約請特使及隨員游覽御花園。次日清早，特使携隨員數人趕往御花園，那裏各種準備都已就緒。未幾，皇帝駕到見特使等恭候於門前，特地停下來同特使親切問話。皇帝說：「我現在要往布達拉廟拜佛。因為你們同我們不是一個宗教，我就不叫你陪我去啦。你現在可以在御花園游玩一番，我命幾個大臣陪你一同去。」

特使最初以為是命令一位閒散不負責任的大員陪同前往，在禮貌上這已經夠了。萬想不到，和中堂本人在一個亭子裏等候陪同特使去游園。這位中堂大人統率百僚，管理庶政，許多中國人私下稱之為二皇帝。現在他受命從繁忙的政務中抽出時間來陪特使游玩。

幾位主人不嫌麻煩地陪同特使游覽了大半個花園，其餘未到的部分住有皇族女眷，他們同我們一樣不能進去。大家騎馬游行一個青綠山谷，園中有一些巨大的柳樹，地面上野草長得很高，未加修治。他們到達一個巨大的不規則形的湖邊，湖中已有游艇在此等候。大家於是登船泛湖。……一行人等游船的時候停下來參觀了幾處靠近湖邊的宮殿……有些牆壁上懸掛着韃靼區狩獵的圖畫，其中皇帝的像永遠畫成騎着奔馳的馬、張弓射野獸的姿態。在歐洲人的眼光看起來，這些畫的水平並不算高。中國人畫山水花草鳥獸都準確，但就是不會畫人。人同人每天見面，人像上的缺點最容易覺察出來。在中國的人像畫上比例和配景都很差。其次，他們雖然可以正確地畫出個別的東西，但如何把許多個別的東西配合畫在一起，他們的藝術水平就不夠了。歐洲作品中，我們在一個房間見到一個畫得不出色的女人像，在另一個地方看見一個匍匐着的裸體童子的大理石雕像，另外花園裏有一些石製獸形以及在一些建築物前面站着大而可厭的瓷獅子和老虎。最多的和嚮導人員最感興趣的是歐洲進口的有彈簧和輪盤的人形的動物玩具。這些東西初到中國的時候，中國人認為巧奪天工，不惜重價購買。

整個園中沒有沙石走道，沒有成簇的樹木。他們盡量使這個花園具有一種天然風景，除非爲了交通和其他的方便，不用人工加以改造。園內的自然產物似乎天造地

1993 1994 1995

到英國人的富強甚至可以同中國較量，這可能是使他惱怒的原因。特使極力贊揚他的武功，藉以討他的好感，但並不發生效果。……後來走到一處陳列自動彈簧機器（按：即上文所指的那些有彈簧和輪盤的玩具。——原譯者注）的地方，這些機器是在倫敦製造的，也在倫敦展覽過，英國稱之為「考克斯博物館」，英國人也隨着大家交聲贊揚。這位將軍非常高興地問英國是否也有這種機器，當他被回答說這些東西就是從英國運到中國的，他臉上立刻露出敗興神情。……

由於陪同特使遊歷過於勞累，和中堂回家之後暴發了舊病，他遣人來，請使節團的醫生過去為其診斷一下病症。吉蘭大夫立即隨來人前往。吉蘭大夫到達和中堂寓所的時候，幾位御醫正在那裏會診。根據吉蘭大夫的記述：「和中堂自稱四肢關節及肚腹下部感到巨痛，右腹下有一塊腫脹。這些都是舊病，但過去從來沒有一齊並發過。關節痛多在春秋二季犯，肚腹腫痛常犯，但很快就恢復。腫脹突然就犯，突然就好，但一般是身體過分疲勞之後發作得最厲害。這些情況都是吉蘭大夫問，中堂回答的。他非常奇怪吉蘭大夫為什麼問得這樣仔細，而在座的其他醫生則認為沒有必要問。中國大夫的診病方法是只按脈而不必問病情，他們自吹對於按脈有最高的技術。他們認為身體各部位情況俱在脈搏中表現出來，因此一按病者脈搏，就能判斷那裏有病，病狀如何，不必再向病人詢問情況，他們診斷和中堂身體內有一股

惡風到處移動，走到那裏，那裏就痛。診治方法是在患處打通出路，把風驅逐出去。具體辦法是，用金針或銀針（只能用這兩種金屬）扎患處使病人感到劇烈疼痛。和中堂經常進行這種療法，但病況始終不減。據御醫解釋，這是因為體內邪風太頑強不能除根，或者新生邪風，扎到這裏，竄到那裏。總而言之，醫生們用盡了氣力而仍然無濟於事。舊病仍然發作，而且較前加劇。至於和中堂肚腹下部腫痛，御醫們診斷同關節痛是一種病，治療方法還是要扎針。和中堂怕在肚腹扎針傷及內部，不敢聽他們的話。幸而如此。

「和中堂係在以上情況下請英國醫生來會診的。吉蘭大夫到達之後，首先還是有那麼一套客氣，獻茶，獻水果和糖果，以後即開始診斷。和中堂把手伸出放在一個枕頭上，始是右手，繼而左手，爲的是使脈搏易於按出。爲了不使他們太感奇怪，吉蘭大夫也故意在和中堂左右手脈上按來按去搞了很久。但他同時對在座的人說，歐洲人診斷病症用不着按這麼多時間的脈，因爲身體各處的脈搏都是通過血液流通表達心臟的跳動，因此到處都是一致的，用不着按了一處再按一處。和中堂及御醫們聽到吉蘭大夫這些話，認爲簡直是奇談，而他們對於試驗的結果感到失措和困惑。吉蘭大夫叫和中堂用自己的右手食指按左手脈搏，同時用左手食指按右足踝部脈搏。和中堂非常驚異地察覺出兩處脈搏同時跳動完全一致，他這才信服了吉蘭大

夫所講的關於脈搏跳動的常識。吉蘭大夫對和中堂說，除去脈搏之外，還須了解病者的其他內外現象才能對病症做正確判斷。按據吉蘭大夫的診斷，和中堂的第一個症候是風濕病，係由於長期感受遼東山區的寒冷天氣而得的；第二個症候，診查了患處之後，判斷是小腸疝氣。假如按照御醫們的辦法用金針扎小腸疝氣，後果是嚴重的。

「和中堂請吉蘭大夫把病源及診治方法書面寫下來。他送了吉蘭大夫一匹絲綢，他說吉蘭大夫的說法很清楚合理，但和中國的通行概念大不相同，新鮮奇怪好似從另一個星球上來的。」

和中堂的病痛很快解除，但他仍然沒有時間同特使會面。特使決定給他寫一封信，請求允許馬金托什船長去舟山，並請允許在舟山出售船上私人物件及就地購進一船土產。在熱河沒有像在北京那樣，有一個友好的傳教士能找到一個能把這封信譯成中文的人，但使節團翻譯終於找到一個中國人，口述大意之後，代寫成合乎格式的中國文件。仍然按照以前寫信方法，原稿由見習童子抄寫簽名作為正式信件送出。信件雖然寫好，但如何送達和中堂仍然是一個麻煩問題。那位欽差現在仍然擔負着招待使節團的總責。假如把信交給他轉遞，他一定表面上答應，還按照那次作法，把信壓在他手裏，不叫和中堂知道。他雖然由於使節團的原因已經受到處分，

但仇視英國人的心情並不稍減。根據傳到使節團的消息，原來皇帝聽說特使携來一幅畫着皇帝陛下的御像掛在「獅子」號船官廳。皇帝叫他到大沽歡迎特使的時候，上船上去看看畫得像不像。但這位欽差不敢上船，根本沒有看到這幅畫像。後來皇帝在熱河問到他這件事，他茫然不知所對。皇帝大怒，立刻把他的亮藍頂降為暗白頂子，把孔雀羽毛花翎降為老鵪鶉（係鷩鳥翎，又稱藍翎，俗稱老鵪鶉。——原編者注）。中國皇帝經常使用他具有的摘掉人的光榮頂戴的權力。他雖然被降級了，但由於他同和中堂的關係，還保留了原來的職務。使節團的中國僕人中沒有一個人敢不得他的允許私自帶信出去，沒有一個歐洲人能單獨走進和中堂寓所，闖進去同他見面。最後還是由這位中國翻譯，穿上英國服裝，擔任了這項任務。他雖然走在路上受到喧鬧的中國下等羣衆的阻礙和侮辱，但終於到達和中堂寓所，通過適當途徑把信件交給和中堂。（接：「拿破崙編」英使馬戛爾尼來聘案，有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三十日軍機處給徵瑞前一件，內開：「筭者。本日面奉諭旨，昨接徵瑞奏：「英吉利貢船倉內正中，供奉聖容，外邊裝金鑲嵌珠石，外罩大玻璃一塊。該貢使十分敬肅，不敢在此起坐」一節。英吉利從未遣人入貢，何由瞻仰朕容？該貢使所供奉者，或係如各省萬壽牌相仿。徵瑞差往之道將等看視不真，誤認為朕容，亦未可定。否則必係從前西洋人如郎世寧、艾啓蒙曾恭繪朕容，傳至該國。若云該國將金

珠裝嵌，欲以入貢，而貢單內並未載入，且亦無以御容進貢之理。徵瑞是否亦曾目睹？若未經看見，或於無意中作爲閒談，向彼詢問船中所供御容，從何而得，如果伊國誠心供奉，亦足以見其敬事之忱，不妨令其據實登答，遇便復奏。又閱譯出貢單內，有「欽差」字樣，業經降旨諭知，現又令軍機大臣，將原譯單內，將「欽差」二字，改爲「貢差」、「敬差」等字，恐徵瑞等有抄出底稿，亦著一律更改。此項貢單稱使臣爲欽差，自係該國通事或雇覓指引海道人等，見中國所派出差大臣，俱稱欽差，因而仿效稱謂，此時原不值與之計較。但流傳日久，幾以英吉利與天朝均敵，於體制殊有關係，徵瑞等不可不知也。將此傳諭徵瑞、梁肯堂一體遵照，欽此……」徵瑞怎樣復奏，「掌故叢編」中無可稽查，斯當東所記，可資參考。乾隆帝不許英國使節團於禮單譯文有「欽差」字樣，直是把英吉利作陪臣看待，但五十年後，中國的門戶爲英吉利炮艦轟開，英人要求以敵體相待，他派駐中國的公使，也仿效「天朝」的排場，自稱「欽差」，且見於公文中矣。清廷亦無如何，此亦可視國勢也。——（譯注）

九月十六日，星期一。我到熱河後，已經見過皇帝兩次，依照在北京時中國官員對我說，覲見之後，就是沒有得到中國官員的允許，也可以出出門自由游玩，但我生

怕偶然不慎，做出一些與中國習慣違背之事，則對於我們此行的任務大有影響，因此寧可杜門不出，省些閒事。但斯當東勳爵今日則和幾個隨員一同出門，行至鄉村裏游覽。據他說，他們在路上雖然沒有人限制其行動，也沒有人指示他們路徑，可是在他們後邊仍然有幾個中國官員和軍士跟隨着，相離很近，我們的一舉一動，都不能逃出中國人視線之外。

由這件事看來，可知我們雖然極力表示對中國政府好感，希望他們對我們沒有什麼疑忌，信任我們，然而中國人對我們英國人之不信任，同一向所疑忌的其他歐洲人絕無二致。也許是中國官員因為我們的服裝、語言，與中國人不相同，容易與地方人士發生誤會，不免有爭吵之事發生，而按諸中國法例，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不得與中國人爭吵，如果有這樣的事發生，即唯地方官是問，所以地方官不得不對我們嚴加監視，以省麻煩。

今早和中堂派人來請使節團的醫生吉蘭大夫往看病，因為和中堂身體不適。吉蘭大夫往診視後，對和中堂解釋病源及其治療之法。他的病是風濕症。吉蘭大夫已開好一脈案，詳述治療之法，他答應給我一個副本。（按：本書第二七九頁附錄，有馬憂爾尼的「吉蘭大夫對中國醫藥、醫術的觀察」一文，對和珅的病源講得很詳細，因為文長而且太過專門性，不譯。——譯注。）

九月十七日，星期二。 今日は乾隆皇帝生辰，我們在清晨三點鐘即動身前往行

宮，仍由王、喬兩位大人引導，隨風如前，到宮門後，我們步行入內，到朝房小憩，朝房在門內左右兩廂，專供各大臣上朝前休憩之用。這時候，朝房中已滿滿坐著許多大員，他們一見我們到，紛紛起立為禮，請我們坐下，立即就有人送上茶點水果和熱牛乳，我們一面點心，一面和各大員談天，很是高興。大約過了兩個鐘頭，執事官來報，壽筵已準備好了，請各位大人到園中向皇帝祝壽。於是我們立即循階而下，步入萬樹園，到了皇帝的御幄前，則中國一班王公大臣早齊集御幄之前，他們穿好朝服，向著御幄恭立。但乾隆皇帝並沒有露面，我們望進御幄裏，皇帝似乎是坐在簾後，我猜只有他見到我們，我們沒法子見到他的御容，這是他不想使我們有所拘束之故。中國各大員雖然不能斷定皇帝是否坐在簾後的寶座上，亦一律正其瞻視，注意力集在簾中，屏息不動，好像簾後的寶座上坐著皇帝陛下，不管是否皇帝在座，他們也要對著寶座敬謹行跪拜之禮，不敢少有怠慢。這時候柔和而莊嚴的音樂徐作，有金屬製成鼓，以為之節拍，遠遠又有清脆的編鐘之聲相間著。一會後，樂聲盡歇，全場寂然。但稍停，樂聲復起，編鐘又再响了，但不久又即停止。如是者停了又起，起了又止，此時即有數人往來進退於御幄之前，好像優伶演劇時進退之狀。

忽然樂聲大作，金石齊鳴，所有中國的大小官員都一律抬起頭來，向上注視，好像是面對着尼布加尼薩王。（Nebuchadnezzar 是公元前五百六十二年間巴比倫的一位國王，見於「聖經」中。——譯注）「他坐在祥雲繚繞着的神龕裏面，停留片時。」（按：馬愛爾尼引密爾頓的「失樂園」詩句。——譯注）所奏的音樂大概是一種皇帝生辰之樂章，或是國歌，而歌的疊句則是「普天下臣民，齊向偉大的乾隆皇帝叩首。」於是除了我及使節團各隨員依往例屈膝為禮外，其他大小官員，齊向皇帝行叩首之禮。叩首之遲速，以樂節為準，樂聲一起，則見無數紅頂子，一齊橫地，樂聲一舒，則又同時而起。凡三跪九叩而禮畢。我有生以來見過的各種宗教上的禮拜，不可謂不多了，有些是古舊的，有些是新式的，這些宗教的信徒，他們拜其教主或教王，其儀式之隆重，萬萬不能與中國臣民之拜乾隆皇帝相比。

「中國旅行記」記云：乾隆皇帝生辰那一天，我正在北京圓明園安裝各種禮物，見到園中王公大臣齊集正殿，舉行祝釐大禮，儀式也是三跪九叩，而御座之前，則設一個三脚架，架上放着三個小杯，一杯裝茶，一裝油，一裝米。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爲了好奇，就請教中國官員。他說，茶米油是中國的主要產品，皇帝爲天下之主，列此三物於寶座之前，正是不忘國本之意。過了兩天的一個早晨，忽見園裏大

大小小官員，以至大小太監等人，皆現驚異之色，肅集殿中，紛紛耳語，好像有什麼大禍事似的。有一個老太監更是緊張萬分，瞠目結舌，不能作聲。我恐怕他們這種舉動，與我們的使節團有關，就問他們到底何事，但他們都不肯說，只是皺起眉頭，搖首示意「不可說，不可說」，蓋亦示意我不可多事也。不久後，有個意大利傳教士來見我，他的顏色慘淡，滿臉愁容，他說：「剛從熱河傳來消息，貴國的特使馬愛爾尼忽然失蹤。又一消息說，他已被中國人所害。我恐怕你們在這裏以後不能安枕了。」我也覺得駭異，對他說：「特使以聯絡兩國交誼而來，怎會被害？而且中國人又不是野蠻民族，那會有這樣的事，我不信！」那個傳教士說：「這件事雖然不能信以爲真，但也並非空穴來風的，據中國官員說，貴國特使到熱河後，決意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禮，但中國官員却竭力強迫他實行。貴特使說，英國並非中國的附庸國，它派來的使節，與中國邊陲小國的貢使不同，如果中國必定要強人所難，就應該派一個職位相同的官員，先向英國帝后御像行三跪九叩首之禮，以爲交換。中國官員聽後，沒法作出決定，即上奏乾隆皇帝。皇帝是個自大而極頑固的人，他自以爲他統治全國，四海之大，無一不是他的臣民，既是率土之民，就要向他叩首。現在英國貢使不知天朝體制，居然要改變天朝祖宗相傳下來的禮節，實屬荒謬已極，可見英國必是野蠻未開化的國家。他們既以野蠻之禮而來，天朝亦必以

治蠻夷之法治之。於是貴國特使遂遇害。」我聽後，還不敢深信。

但自這一天起，中國官員送來的飲食，由豐盛的肴饌，一變而為草草的普通食品，以前諸位皇子皇孫，每日必來和我們談天，現在絕跡不到，就是那個老太監，平時笑逐顏開的對我誇贊英國人有能耐的，現在也不見了。到了這個境地，我們不能不借以爲真，只有慘然相對，不知如何是好。不久後，熱河傳來消息，我們才知道特使在未覲見之前，因禮節上的爭執，中國官員曾企圖以斷絕飲食爲威脅，北京與熱河交通不便，以訛傳訛，就產生了特使遇害的謠言了。

（按：「掌故叢編」輯錄軍機處檔案，內有「英使馬爾尼來聘案」載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日，軍機大臣和珅字寄留京王大臣節子云：「八月初六日奉上諭：此次英吉利使臣到京，原欲照乾隆十八年之例，令其瞻仰景勝，觀看伎劇，並因其航海來朝，道路較遠，欲比上次更加恩視。今該使臣到熱河後，遷延裝病觀望，許多不知禮節。昨令軍機大臣傳見來使，該正使捏病不到，止令副使前來，並呈出一紙，語涉無知，當經和珅等面加駁斥，詞嚴義正，深得大臣之體。現令演習儀節，尚在託病遷延，似此妄自尊矜，朕意深爲不愜，已令減其供給，所有格外賞賜，此間不復頒給，京中伎劇，亦不預備，俟照例筵宴萬壽節過後，即令該使臣等回京。伊等

到京後，著留京王大臣在中左門之東值房，收拾三間傳見，王大臣應照行在軍機大臣傳見之禮，按次正坐，使臣進見時，亦不必起立，止須預備枕凳，令其旁坐，所有該國貢物，業經裝好安設，自可毋庸移動，其發去應賞該國王物件，卽於是日陳設午門外，王大臣當面傳旨賞給，令其下人並差人送至伊等寓所，仍着徵瑞照看。其正使臣求進貢件，已諭知徵瑞不必代接代奏。俟其在寓收拾一二日，妥爲照料，齋發起身。該使臣等仍令徵瑞伴送至山東，交代接替，亦不必令在京伺候回鑾接駕。朕於外夷入覲，如果誠心恭順，必加以恩待，用示懷柔，若稍涉驕矜，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卽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制。此駕馭外藩之道宜然，阿桂素有識見，其意以爲何如也。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這一諭旨，是乾隆帝因爲馬戛爾尼到熱河後，裝病不往見軍機大臣和珅，只派副使斯當東往見。後來叫使臣練習儀節，又假託有病，遷延時日，所以乾隆帝大不高興，減少使節團的供應，不再額外賞賜，一過萬壽節後，卽令使節團回北京，留京王大臣等端坐傳見正副特使，見時不必起立。特使私人進貢的禮物，徵瑞也不必代接代奏，亦不必令他們接駕，二三日後，卽將他們打發出京。這是因爲馬戛爾尼太過驕矜，所以降此種種有禮貌的責罰。但下一天八月初七日的廷寄，又說：「大學士伯和，字寄留京王大臣……八月初七日奉上諭，昨因英吉利國使臣不諳禮節，是以擬於萬壽節後，卽

令回京，所有應賞物件，諭令留京王大臣於傳見後，在午門外頒賞。今該使臣等經軍機大臣傳諭訓戒，頗知悔懼，本日正副使前來先行謁見軍機大臣，禮節極爲恭順，伊等航海遠來，因初到天朝，未諳體制，不得不稍加裁抑，今既誠心效順，一遵天朝法度，自應仍加恩視，以遂其遠道瞻覲之誠。該使臣祝慶還京時，王大臣等毋庸傳見，仍令在館舍住宿，所有京中各處，前擬令其瞻仰處所及筵宴賞賚事宜，俱俟回鑾後再行降旨遵行。……」馬戛爾尼日記，九月八日記他到熱河後，不先往見和珅，當天下午，和珅說要見副使，其後又討論到叩頭問題，結果雙方協議，覲見時行英國之禮，乾隆帝就減少他的一切恩禮，後來馬戛爾尼悔懼，「誠心效順，一遵天朝法度」，所以清廷又「自應仍加恩視」了。這樣看來，似乎馬戛爾尼覲見時行叩頭之禮，但他的日記與副使斯當東日記，皆言沒有行叩頭禮，恐係掩飾之詞。如果他們不行叩頭禮，乾隆帝就要依八月初六日的諭旨所列種種責罰他們了。中國官書，沒有明言馬戛爾尼等行叩頭禮，只言他們「一遵天朝法度」，頗有含渾之嫌，而馬、斯二人所記，則力言不肯叩頭，各執一詞，但乾隆年間的管世銘「輶山堂詩集」說馬戛爾尼跪地叩頭，詩有：「一到殿庭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之句。（管世銘，武進人，乾隆進士，官御史，深於經術，尤精詩古文詞）到底有沒有叩頭，也不便在這裏考證了。——譯注。）

我們今日沒有和皇帝相見，就是王公大臣們也沒和他見面，因為他們和我們一樣，同時進內行祝賀禮，宴罷也和我們一同退出。和相國與福長安、福康安兄弟及松筠等，二日前曾陪我們游過萬樹園東部，現在他們說，願陪我們一游西部的風景。他們說，東部地方，富於度藏寶物，西部則富於天然景色。我當然接受他們的好意，向他們道謝後，立即游園了。

這個萬樹園可說是世界上最美的森林之一，荒野而多樹木，羣山四繞，岩石叢出，而園中各處皆養有各種麋鹿，其數多至不可勝計，至於其他不傷人的野獸，也隨時隨地出游，並不怕人。有很多處地方都滿植樹木，大都是松樹、栗樹和橡樹，有不少是生長在斜坡上，老根深入土中，盤糾如龍，氣象雄偉。我們向遠處望去，看見很多美麗的宮殿和寺廟（可是沒有和尚在裏面的），我們朝着這個方向走，所經的路徑都建築得很好，沒有一些兒崎嶇不良於行之弊，我們一行皆騎在馬背上，因為路徑平坦，馬兒的蹄不用釘鐵，而牠們走起路來並不見辛苦，可知這些路是如何坦蕩平穩。我們走了幾個鐘頭，最後到了一個亭子。亭子建築在高山之上，從上望下來，數十里內的景物，盡收眼簾，好像一幅地圖攤在我面前，宮殿哩，塔哩，廟寺哩，城鎮哩，鄉村哩，農家哩，流水環繞的平原與山谷哩，草原哩，家畜哩，一切都如在我腳底下，只要我腳踏一步便可

以到了它們跟前一般。

今日之游，也和前次一樣，執事官進點心、水果、糖食等物，此外又有牛乳、冰水等物，皆極可口。點心已畢，將要起行，忽見有一隊人抬着黃色的盒子數隻，自路旁行過。那些盒子是扁形的，沒有上蓋，裏面裝着綢緞、瓷器等物。中國官員對我們說，這是皇帝送給我們的禮物，我們回到使館團，禮物就會送到了。我們一面向官員們道謝，一面等扛盒子的人打從我們跟前經過時，向他們鞠躬爲禮，以示尊敬皇帝之意。

我們走到一處，見一大廳裏正在演中國傀儡戲，其形式和演法，與英國的大同小異，只是衣服不同而已。劇中情節是敘述一個公主，不幸被奸人將她囚禁在古堡中，後來有一個武士知道了，代爲不平，不惜冒生命之險與獅子、飛龍戰鬥，結果將這些猛獸殺死了，救公主出險。公主感他救命之恩，和武士結婚。結婚時，大排筵筵，助以馬技、比武等場面。此外還有一齣西洋喜劇，其中主要角色，是笨拙與其妻（Punch譯音爲笨拙。笨拙爲英國傀儡戲中一彎鼻曲背之木偶，其妻名朱迪，時時相吵。——譯注），及彭迪米亞，史卡拉毛治（Pandinier Scaramouch，皆喜劇中造型人物。史卡拉毛治又爲古代意大利喜劇中愛虛張聲勢的懦夫）。據中國官員對我們說，這種傀儡戲，本是專在內宮做給宮眷們看的，皇帝因爲我們遠來，特頒恩典，派遣班戲到宮外上演。其中有一場表演得很是精采，陪我們游園的衆位官員都齊聲喝采，從他們那種神情看來，可

知這種傀儡戲，皇帝和內廷各官必定很喜歡它的了。

今日游園時，和中堂興高采烈，精神特別愉快，他滔滔不絕地和我談論萬樹園的景物，指東畫西，娓娓不絕，我好幾次要找個機會同他一談正事，我正要說日前中堂答應我准我遞一說帖，現在此件已預備好了，打算明天送到相府，請俯賜一閱，然而和中堂議論風生，口若懸河，始終不使我有插口的機會。我等了許久，不能再忍耐了，顯他語氣畧作停頓時，立即抓緊時機，對他說了。和中堂聽後，顧左右而言他，沒有作肯定之語，他說：「現在已經三點鐘了，我還有些要事，不能久陪了，貴特使如果有什麼賜教，反正將來在圓明園可以詳細談談。」又說：「布達拉喇一帶風景極佳，兄弟失陪，現在請松大人陪各位前往一游。」說後，福長安、福康安兄弟，同和中堂一起走了。（按：布達拉喇正名為普陀宗乘之廟，建於避暑山莊後獅子溝北峯，最為壯大，由乾隆三十二年二月開始建造，至三十六年八月完工，以慶祝六十萬壽。此廟是按照西藏拉薩布達拉都綱的法式建造普陀宗乘之廟。「普陀宗乘」的意思，就是布達拉的漢文繙譯，因此人們就叫此廟為布達拉。——譯注。）

「出使中國記」記云：前次陪同特使游御花園的一位松大人，欣然表示願再陪往遊廟。這位紐綉大人最近才升至閣老，或又名中堂的地位。（仲蘇按：中堂，閣

老，即宰輔的別稱，清代無宰相，大學士與宰相名位相等，但沒有相權。松筠在乾隆朝並沒有拜相，他在嘉慶十六年以兩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十八年授東閣大學士，十九年改武英殿大學士，三十二年革大學士。他拜相至早還在嘉慶十六年，此時而言其「最近升至閣老」，似言之過早，或傳譯時有誤會耶？松筠於道光十四以都統銜休致，道光十五年五月死，年八十四，諡文清。全朝閣老不過六人。他過去曾被派往俄國邊境，同俄國交涉。他說在恰克圖同一位俄國將軍會商，那位將軍制服上也有一紅色徽帶和一個寶星，同特使身上所帶的相似。他還說，這位俄國將軍辦事痛快，不多時即交涉辦妥云云。當他聽到特使曾出使俄都數年，他詳細問及俄國的經濟、兵力和政治情況。他也回答了特使關於若干中國情況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有趣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帶機密性的。這位大人很聰敏周到，特使從此和他建立了友誼。他以後曾對大使有很大幫助。

他們游覽了幾個大廟，有的建在平地，有的建在半山，有的建在高山頂，須要爬許多層石階才上得去。其中一個廟有五百座裝金的羅漢，每個比人的身材還更大一些。這些像代表著死去著名的高僧。有些羅漢像體現出一種強制和不自然的神情表明他們生前的特別修行，誓願永遠保持這種狀態。最典型的廟名叫布達拉。該廟包含一個主要建築和幾個次要建築。主要建築像一座方形大寺院，每邊約二百呎長。

它的構造不同於其它的中國建築，外形有些近似歐洲建築。建築甚高，共十一層，每層都有窗戶。建築正面很漂亮，不過顯得有些太樸素單調。方形寺院之中央有一小禮拜堂，從外表看上該堂的建築材料中可能有很多金子，故名爲金禮拜堂。寺院每層之間上下均有走廊相通。禮拜堂的中央有一周圍安置欄杆的高台，上面有三座神龕，供奉着三個巨大佛像，一個是佛，一個是佛妻，一個是佛子（原譯者注：佛妻、佛子，均按原文意譯。佛而有妻子是一個可笑的提法，不知當時中國翻譯是怎樣向作者解釋的）。神龕後面一個暗壁龕，當中有一個神秘的帳幕，前面懸掛一盞燈，光亮非常黯淡，好像故意作出一些宗教恐怖氣氛。我們未近龕時，帳幕微啓，等我們走近，司幕僧遽將帳幕扯閉，不令我們看到神像。我們於是走上禮拜堂頂，參觀屋頂及屋頂突出部分的板鍍以及神龕上的佛像，據說都是純金製的。據說皇帝陛下在其他方面並不嗜好奢靡，但從這個廟的建築來看，他却極盡鋪張浪費之能事。廟內有八百多喇嘛。我們參觀時候，許多喇嘛盤腿坐在禮拜堂地上低聲誦經。經係用韃靼文寫在紙上。有些喇嘛是從小出家的。所有廟裏面的喇嘛除了在廟內修行而外，還經常到廟外去替老百姓做佛事。這些喇嘛的知識水平和生活限制使他們無法在羣衆中獲得威信而導致擾亂社會秩序的危險。皇帝如此篤信佛教的原因，據接近他的人說，因爲在他即位之後，國事日益興隆，本人享有這樣高齡，他自信係

有一佛附其體。自古以來誠然有許多出類拔萃的天才是醉心於宗教的。不管這個偉大的君主的幻想是多麼無稽，無論如何，他把畢生精力用來領導國政，把這樣一個大帝國各部分集中統一於他一人的絕對領導之下，最後又向西把經度上占四十度的地方置於自己版圖之內，這個地方在地面上，雖然不是在人口和財富上是同中國差不多大小的。（原譯注：此處他指的是西藏，但西藏在經度上並不占四十度。）

皇帝晚年喜歡經常召集各省大吏、領兵將軍和屬國代表齊集首都，一方面聽取他們的奏稟，一方面對他們顯示自己的威嚴。這有它的政治意義而不僅是爲滿足個人虛榮。在這樣集會上，他要論功行賞，對一些人加官晉爵，藉使所有參加的人回到自己崗位之後，對他既畏懼又感恩。皇帝萬壽慶祝的第一天有一個閱兵禮。據巴瑞施上尉的統計，參加的有八萬軍隊，一萬二千官員。

布達拉廟係一座很大的建築，中央爲寶塔及佛殿，四周建有很多房屋。熱河的寺廟極多，而布達拉廟爲其中的大廟，它的建築極大，並且有很多辦公的地方，單是這些地方（不小過二十至二十五英畝）就大過倫敦的聖保羅大教堂。（按：作者以大教堂稱布達拉廟，故上文譯爲大廟，他這樣說，是襯托，言布達拉廟的一部分辦公地方就大過聖保羅大教堂也。——譯注。）廟中有一寶塔，塔中供奉布達拉，布達拉乃係佛之化身；

佛者，亦如印度最高的神祇婆羅賀摩（Brahma，一切衆生之父。——譯注），它不常居住在天上，但常降臨下界，附於人類或一切衆生的身體中，以觀察世態。因此塔中廣建佛菩薩之化身像，有獨身的，有騎龍，騎犀牛，騎大象，騎驢，騎騾，騎狗，騎鼠，騎貓，騎鱷魚，及騎一切奇禽怪獸者，總計其數，不下數千。其中有相貌猙獰的妖魔像千多個，更是醜惡萬分爲人世間所不見，即在天堂地府，恐怕也沒有這種生物。至於普通的佛像和女神像，則尤多至不可勝數。因爲韃靼人篤信喇嘛教，所以喇嘛就按照他們的經典所載，命韃靼人不惜財力，造成此等神佛之像，而乾隆皇帝又是誠心奉信佛教的，他常說自己是一位什麼佛祖化身，因此登極之後，就國運興隆，年臻大耋。此說雖然荒誕無稽，不近情理，但乾隆帝却深信不疑，所以他晚年前後所造的佛像及一切皈依佛教及蓄養喇嘛的費用可不少。（按：乾隆帝晚年佞佛，係事實，但他却有一首詩答復一個御史請他淘汰僧道，他在詩中主張不必理他們，由得他們自生自滅好了。記得詩是這樣的：「頽風日下豈能迴，二氏於今亦可哀，何必關邪獨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則似乎他又不信佛，而獨篤信他的孔子周公了。——譯注。）

我們跑上布達拉廟的最高一層，以便細心觀察一下這建築的屋頂是什麼材料造成的，因爲導游的人說是用純金打成像瓦片來鋪砌的。這也許是的，以東方的好大喜功而又篤信佛教的雄主，富有四海，又久享昇平，自然有此財力了。我們今天一早離開

所，以至回去休息，足足游了十四個鐘

九月十八日，星期三。我們今

來通知，說是今日宮中還有戲劇和各種一直到正午停止。演時，乾隆帝坐在戲坐，但既無坐位，也沒有格開。廟坐之看見戲台上表演的戲劇，而外面的人却叫我和斯當東爵士去見他。皇帝很和藹，你們見了不要覺得奇怪。我平時是紛繁，一天到晚處理國政還分不開身，今天那樣的，我才有機會來玩玩。」我纔有這種昇平氣象。敝使航海東來，起後，面有喜色，我便趁這個絕好機會，京的事情，但他好像不感興趣，以賞賜他隨手在御座旁邊將一個髹漆的木的祖宗傳下來的，到現在已八百年了。”

開蓋子一看，是一些瑪瑙和幾塊寶石，這都是中國人和韃靼人視為至寶的。盒子上面又有一本小頁冊，中有皇帝親筆寫的書畫。同時，皇帝又拿出一本御筆書畫小冊頁和幾個琉璃荷包賜給我，斯當東爵士也得一荷包，和我的同一式樣。至於使節團各員皆蒙小件禮物之賞賜。我們退下後，皇帝即以絲綢數匹及瓷器若干件，分賜滿蒙王公及各大臣，在我看來，這些賜品，似乎不甚值錢，但受賜的人向皇帝謝恩時那種卑躬感激之狀，我一支筆實難形容其萬一。（按：安德生「隨使中國記」云：「乾隆皇帝以禮物親手交給特使時說，你將這禮物好好的親手交給你們的國王，並對他說，這點東西雖然算不了什麼，但却是所能送的和我們中國所能供給的禮物之中要算這盒寶物最貴重的了。因為這寶物是我們祖宗傳下來的，到現在已有八百年之久。我本來並沒有送人之意，只打算仍舊將它遺傳給子孫，使子孫見了可以追念先人的功德，光大祖宗的基業。現在因為你們的國王傾心內嚮，我心裏很歡喜，所以格外加恩，將這件重寶送給他，你該向他說明這個緣故，叫他切莫輕視。」此記較馬夏爾尼所記者稍詳。）

戲場中所演的戲劇，時時變更，演完一齣又一齣，有喜劇，有悲劇，雖然是連接演下去不停，但情節並不連串，所演的戲，有屬於歷史的，有屬於神怪的，技術上則有歌有舞，配以音樂，亦不用歌舞，而純用表情科白的，劇中情節無非演男女的愛情，或兩國戰爭，以及陰謀暗殺等，皆為通常戲劇中常見的故事。

最後的一齣大軸戲可偉大了，是一齣神怪熱鬧的戲，它不僅情節談諧，引人入勝，即就理想而論，亦堪稱出人意表。據我所能了解，演的是大地和海洋結婚的故事，開場時，乾宅與坤宅各誇耀其豪富，先由大地盡出她所藏的寶物示衆，其中有龍，有象，有虎，有鷹，有駝鳥；這都是動物；植物方面則有橡樹，松樹，以及其它奇花異草。海洋方面，也不甘示弱，盡出其富藏，以與周旋，除常見的岩石，介殼、珊瑚等外，則有鯨魚、海豚、海狗及海中巨型動物，都是優伶扮演，舉動神情，皆極酷肖。

雙方的寶物，盡顯露在戲台上，他們在左右兩面各自繞場三次，然後混而爲一，接着就金鼓大作，雙方所有的寶物，混合在一起，同至戲台之前，盤旋了好一會，又再分爲兩部分，中間現出一空隙，使鯨魚上場站在中央做個司令官，由它代表向乾隆皇帝行禮。行禮時，鯨魚口中噴水，約有數噸之多，水直趨戲場地板，但地板並不因此而積水，那是建造得法，水一到地，立即由板隙流下去了。這時候，觀衆大樂，和我座位相近的幾個大官兒，好像生怕我不懂得劇情之妙，故意提高喉嚨，大叫道：「好呀，很好呀！」

演戲時，我們所坐的廂位，作通長之式，可以彼此往來，絕不受阻碍，因此我們可以自由談話，其中有幾位韃靼大官員時走到我的座前和我們懇談。和我談得最款洽的兩人，雖然穿着中國服裝，但他們的面貌却不像中國人，又不像韃靼人。他們和我一見

面就問我懂得波斯語或阿剌伯語否。他們似乎是喀爾麥克的回教徒，又是彼族的酋長。喀爾麥克（Kalmuck）在不久之前，因為和俄羅斯交關或是誤會，就從中亞細亞裏海之濱移徙至中國邊境，傾心內嚮，願受皇帝陛下之保護而為民，派他們兩人為貢使到熱河祝壽，皇帝大悅，各賞以藍頂藍翎。（按：這兩個使臣是土爾扈特派來的。土爾扈特是喀爾麥克之一族。在十七世紀初期，土爾扈特移民入駐俄羅斯的伏爾加區，漸漸受俄人統治。後來與俄人失和，土爾扈特人進至新疆的伊犁。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他們到達伊犁後，僅餘人口七萬餘，伊犁將軍嚴兵備邊，派人問他們的意向。土爾扈特的領袖渥巴錫與其族人商量數日後，派人對將軍說：「他們原本住在俄羅斯，但因為宗教風俗不同，不能安居，現在願居中國興黃教之地，以安部衆。」並以其祖受明永樂八年漢漢勅封玉印及玉器等物為獻。乾隆帝決准其歸降，派烏什參贊大臣往經理其事，並召其酋長入覲熱河，封渥巴錫為卓里克圖汗，給以牛羊馬十四萬頭，官茶二萬餘封，米麥四萬餘石，羊裘五萬餘件，布六萬餘匹，棉六萬餘斤，氈廬四百餘架，共耗帑金二十餘萬。馬憂爾尼在戲園內所見的那兩個土爾扈特人，也許其中有一個是封為卓里克圖汗的渥巴錫了。——譯注）

將近到下午一點鐘時，戲已演完，我們退出休息，到四點，我們又去出席晚間的遊藝會。晚會地點在一廣場之上，這個地方就在我們初次謁見皇帝那一座大帳之前。我們

到後不久，皇帝御駕即到，他坐上寶座後，舉手一揮，作出一個開始表演的記號，於是廣場上就白戲雜陳，有摔跤、舞蹈、走繩以及種種有趣的武藝，陸續獻技。表演的技師都穿起中國寬大的衣服，又穿着一雙寸多高的厚底大靴，而演技時仍純熟活潑，絕不受衣履的阻礙，真不能不令人欽賞了。

表演的白戲中，有一種是很有趣的。一個小童爬上一支三十至四十英尺高的竹竿，表演各種姿勢，另一人又爬上去，這個小童仰臥，將一對腳承着這個人的背，這個人雙腳朝天，他的一對鞋上放着一個大罐子，高約四英尺，口徑約二英尺半至三英尺之間。這個人做好姿勢，使雙腳及身體平衡後，雙腳就把罐子轉動，越轉越快，忽見一人將一個小孩子放進罐裏，小孩子半個身體伸出來，做出種種逗人笑的姿勢，然後又走出來坐在罐口上，忽而站起身來，忽然又仰臥下去。如是表演良久，突然跳下來，完結了這一幕。

鞦韆人精於騎射，據說能站在馬背上射箭，但在這次的盛會中，不見有表演，誠為憾事。武技完畢，最後的一項節目是放烟花。這種烟花，光怪陸離，變幻莫測，我到中國後所見的各種娛樂中，自以此為第一，以前我在巴達維亞所見的雖是火力雄大，變化多端，沒勝於此，但以趣味而言，則今日所見實遠較巴達維亞的為勝。又有一幕烟花最為我所激賞的，就是顏色的千變萬化，令人拍案叫絕。只見一個青色的木箱，約長五方

尺，以滑輪懸於半空，離地面約五六十英尺，箱底依次忽然傾陷，瀉出二三十條繩子，每一條繩子降下，爆出一個很美麗的燈籠。最後這些燈籠合攏起來，爲數約五百之多，每一燈籠裏面自動地燃着蠟燭，射出悅目的光彩。這些依次降下來的燈籠（據我看來，這些物體是薄紗或紙張製成的）作打舢斗狀翻復騰躍，而每一跳躍則轉換一顏色及形狀。在各燈籠旁邊懸有一小盒子，其大小與燈籠相等，當燈籠在翻騰之時，它也打開了盒蓋，瀉出一個很大的烟花網，漸而變成各種形狀，有三角形的，六角形的，八角形的，菱形的，不一而足，既而爆裂，射出各種美麗的顏色火簇，悅人心目。中國人對於製造彩色烟花，真有特殊技能，可說是他們的光榮了。最後一場烟花，也和巴達維亞所見的一樣，是一場絕大火景，有火山的爆裂形，有太陽與星辰之相撞，有爆火箭，有開花炮，連環炮等等。一時火光燭天，爆裂聲隆隆震耳，直到光消聲歇，餘烟繚繞於園中的樹木間凡一小時多才散盡。當我們看烟花之時，皇帝使人送到他御用的點心多種，雖然是極精美之品，但我們因爲吃過晚飯不久，腹中尚飽，實在吃不下去，然按諸中國禮節，皇帝賜食，不能不食，只好啜嘗少許盡禮。

中國宮廷禮節之嚴肅，也值得一說。今晚之會，皇帝高坐於御座之上，所有王公大臣，及執事官員都穿起朝服，分在兩旁伺候，有些站着，有些坐着，有些跪着，而站在衆人後面的侍衛與執旗持節之人爲數之多，難以計算。人數雖然有這麼多，但自始至終

沒有一些兒聲音，甚至咳嗽聲也沒有，至於談笑聲則更不會有了。

夜會散場，我們尚未退出，王大人來對我說，目下在熱河的萬壽慶典已經完畢，皇帝定於本月廿四日回國明園，使節團最好是在皇帝回鑾前數天就啓程往北京。於是他建議，如果沒有什麼不便，使節團最好在廿一日即動身。因此我們就要準備一切，以配合回鑾的日期了。

「出使中國記」記云：慶祝一共進行了幾天。皇帝在廷臣侍奉之下親自參加了若干游藝節目。觀眾本身就是一個偉大壯觀。不過就西方人的習慣來說，它缺乏男女兩性俱都參加的那種場合的燦爛光采歡樂情緒。中國的觀眾裏只有男而沒有女，按西方的眼光看，這好像是辦公事而不是娛樂。慶祝節目中沒有體育運動。韃靼人雖善於騎馬競賽，表演者都是漢人，凡有一技之長的人都集中來參加表演。游藝節目包括走繩、跳板、上雲梯、玩花球等等雜技。有些人曾經看過這些節目，但表演者的絕技使人重看一遍還是感到有趣。翻筋斗及做柔軟體操的也有欣賞的觀眾。擗跤是唯一帶比賽性的節目。擗跤是中國最古老技藝之一種。表演者不願長袍和笨重靴鞋的拖累，運用體力的巧勁，設法把對方扔起來摔在地上。

歌舞表演者各族人都有，他們都穿着本族的盛裝。他們表演的都是代表民族特色

的節目。有些舞蹈的姿態相當優美。歌唱節目裏有各種不同樂器伴奏。音樂的節奏緩慢，聲調悲哀，有些近似蘇格蘭高原居民的音樂。使節團的哈特諾先生是一位音樂家。他說：「中國的樂鍵不協調，因此音階是不完善的。除非擊鈴來指導音符，他們往往把低於正音和高於正音搞顛倒。」哈特諾先生還說，「中國人不懂半音級，似乎也不懂旋律調合，無論多少種音樂伴奏，旋律只是一個。但在少數節目中，有些樂器奏高音，有些奏低音，聽起來也相當和協。」音樂奏演之後，是一隊幾百人的大歌舞表演。表演者身上一律穿著橄欖色制服，載歌載舞，隨時更換隊形並借助不同顏色的燈籠做出中國字來歌頌皇帝聖德。假如夜間表演這種舞蹈當更好看。皇帝每天天不亮就起身處理國政和拜佛，日落就要休息。因此，表演不能延長至晚間。

歌舞表演之後，繼之是焰火。即使焰火在白天放效果也是非常好。許多設計都是英國人從來未見過的。一個大盒子懸掛在空中，從它的下面突然掉下來許多紙燈籠。在盒子裏面，這些紙燈籠是摺疊的，掉出來之後就自動張開，而裏面突然燃起色澤非常漂亮的火焰。我們簡直看不出燈籠是怎樣突然出現的，以及沒有通過外面上燃，它們又是怎樣亮起來的。大盒子裏面一層層地掉出各種不同的景象，發出各種不同的光亮，似乎中國人有隨意把火包裹起來的本領。大盒子的每邊各有幾個小

盒子，裏面也各自放出不同的景象和不同的火焰。這些火焰像發光的銅色，像電光一樣隨風動蕩。焰火的最末一場是偉大壯觀的火山爆發，所有以上表演俱在皇帝大帳前面的露天草地上舉行。許多韃靼人員和外國人，包括英國使節團在內，都喜歡看這種游藝節目，而不喜歡看莫明其妙的中國戲。在幾天的慶祝中，有一天特使和幾位主要隨員被邀請至行宮內女眷部分的一個劇場裏去看啞劇。……皇帝特意令一個太監把特使的見習童子帶到台上，使她們有機會看看這個外國小孩。（仲蘇注：這個小孩就是「出使中國記」作者斯當東爵士之子，小斯當東，到嘉慶末年，他又隨另外一個特使入北京。）

劇台上不是表演人，而是表演其他生物化身以及陸地和海裏的各生物。各種角色占滿了三個劇台，估計劇情係大地同海洋結婚，來表達世界概畧。這個啞劇共有幾幕，表演了大半個下午。

在座觀眾，大部分是韃靼人，漢人被邀到熱河的很少。劇幕中間，許多人來至特使廂和特使談話。……

皇帝陛下雖日理萬幾，但還可以騰出工夫致力於各項文藝的研究，他喜歡做詩，在意境和表達技術上有很高水平。他的詩大半是有關哲學和倫理內容的，近似伏爾泰（伏爾泰〔Voltaire〕是法國作家，原名 F. Marie Arouet〔公元一六九四——一

七七八年——原譯者）的詠史詩，不同於密爾頓。（密爾頓（John Milton 公元一六〇八——一六七四年）英國詩人。——原譯者）他寫了幾行詩，并附幾塊寶石，由特使轉給英王陛下。……他也善於繪畫。中國政府雇用了幾個專門從事繪畫的外國傳教師。他同時還善於寫字。中國人寫字和繪畫俱用毛筆。皇帝認為使節團見習畫子的中國字寫得還不錯。他說，這個小孩既然能用中國筆寫字，也一定能用中國筆繪畫。他命令見習畫子畫幾樣中國事物來看。這個小孩從來不會繪畫，這件事可真為難他了。他只得勉強畫了幾朵蓮花和皇帝前天賜他的荷包圖樣奉上。皇帝看了非常喜悅，又給了他幾樣禮品。

慶祝萬壽一直進行了幾天。慶祝完畢以後，統率八旗大軍的韃靼親王們馬上準備返回自己的防地。……韃靼王公一般和皇帝的女兒或姪女結親，因此在朝中地位最為尊崇。……他們敬奉皇帝如神明，認為他是十三世紀征服中國的忽必烈大帝的化身。忽必烈的子孫在十四世紀被中國人趕出，竄至韃靼東部的滿州，與滿人通婚，成為滿蒙相雜的種族。以後產生出來一個偉大人物名努兒哈赤，其人於前一世紀入主中國，是為本朝的開始，建國以來，一直非常興盛，此後四代相傳，第四代尚未結束，到了一七九三年共一百四十九年了。四代連續相傳長達一百四十九年，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歐洲，法國皇朝的最後四代共一百八十三年，但最後同時也

是最好的一個君主不得善終。中國的這四代王朝不但時間長，而且，雖然是貴族統治，內部還有一些分歧，但國勢的興隆是超越千古的。第一代由一個少數民族用自己的精力和努力奠定了新朝代。以後三代俱都智勇兼備奮發有為。尤其是當今皇帝的功業更是輝煌巨大。一七五九年在英國史上稱為光榮年，當年也是乾隆皇帝的光榮年。（公元一七五九年，是乾隆廿四年，他在那一年征服了大小和卓木，把天山南北路納入中國版圖。當年英國奪取了法屬加拿大。——原譯者）在那一年，他勝利地征服了蒙古西部的額普特人（原文為 *The Everts*，另一名稱爲厄魯特。——原譯者），占有了過去稱爲獨立韃靼地區的廣大疆土。

皇帝陛下一年之內，冬季住在中國，夏季住韃靼地區。盛京（即現在瀋陽。——原譯者）是本朝祖先發祥之地，皇帝在那裏大力鋪張修飾，據說還存放了大批金銀財寶。似乎還認爲這裏還是比中國可靠，而他在中國也確是被認爲外族人。在亞洲，人們只注重種族出身，而不注重出生地點，乾隆皇帝是本朝的第四代皇帝了，第一代成功的侵占中國之後，以後三代俱都出生於北京，但他們仍然自認，同時他們的臣民也認爲是韃靼人。……

皇帝生子甚多，但活着的只有四個：皇八子，十一子，十五子和十七子。皇帝在熱河期間，皇十一子監守北京，其餘三子隨在熱河。據人猜測，兩個較小的皇子中

的一個有希望。這兩位皇子俱都謙恭和氣，喜歡詢問外間事物，對外國的科學發明俱感興趣。

皇帝早年習慣在慶壽之後繼之以狩獵。現在年事過高，當然不能勝任了。皇帝決定不久返京。中國官員們同特使安排，使節團應先期到達北京來迎候皇帝。

我回到住所，見到我所擬稿送致和中堂的說帖，經已由譯員譯成中文，內容大致說馬金托什船長已將「印度斯坦」號從英倫載來的禮物，妥密交卸，其本人亦已蒙貴國皇帝陛下恩賜引見，現在因為「印度斯坦」號在舟山海港停泊修理，船中不但沒有一個統率的人，所以打算命該船長即日回舟山原船辦事。如果馬金托什船長到達舟山之後，他意欲購買茶葉或其他土產，以便隨船帶回英國發賣，或該船船上員役等人，有隨船帶來的英國物品，意欲賣給舟山一帶的中國人民，也希望照准。再者，我東來之時，同船有精於算學的歐洲人二人，擬請貴國大皇帝酌予錄用，該二人會同至大沽，現尙在「印度斯坦」號中，倘蒙中堂俯允該船長回船，可否特加恩典，另派一位歐洲傳教士和他同行（如可能的話），使該教士可以帶那兩個歐人同往北京。

說帖雖已譯成，但苦於沒有適當的人替我送呈給和相國，因為那位健粗欽差徵大人既為我們不敢信任，而前此皇帝所派的歐洲傳教士，也沒有同來熱河，王、喬兩大人

說，此事與韃靼人有關，不敢隨便經手，而普通送信人又不便用來送信給韃靼。這件事真使我麻煩透了。

九月十九日，星期四。今天一早，我的繙譯員來對我說，他很樂意替我將說帖送到和中堂的相府。我考慮了一會後，認為這也使得，因為在使館團的成員中，當以此人最為適宜。便將說帖交給他拿去。過了不久，他回來復命。他說，當他在路上時，發生了小小的阻礙，原來他穿的是英國服裝，而面孔則為中國人，在途中為好奇的中國人羣所見，將他罵為漢奸走狗，到了相府，也因衣服問題，畧有麻煩，說帖雖然交進門房登記了，但他不能親手遞給相國，只能交給相府的管事人馬老爺。馬老爺為人頗和藹，他接過說帖後說，他將立即呈遞給中堂，不久後即有回音，當由差役送至使館團。又說，他見馬老爺如此合作，很是高興，即將身上所有的金錢拿出來送給馬老爺吃茶。馬老爺不肯接受，笑着對他說：「你們外國人的錢財，我怎好受呢，不受，你們又不安心，這樣吧，待將來我們回到北京，如果承你們的欽差大人的盛意，送我幾件外國的玩意，我一定領情的。」

晚上，欽差大人和王、喬兩大人同來，剛坐下，大人從衣袋中拿出一紙，他說，這是答復今早我送去的說帖的，他宣讀後，由繙譯員譯出來如下：英國使館團請求

擬令馬金托什船長先行回到舟山一節，他既然和我一起同至北京，就要在京守候和我一起同行，不能分開或先或後，所請得難照准，至於「印度斯坦」號船上官兵人等，欲在舟山一帶出賣洋貨，收購土貨，事屬可行，且可從優體恤，不收進口貨稅。至於隨船同來的兩個歐洲人，據該特使說他們係精於算學之人，欲求天朝錄用，准予當差，亦可照辦，但天朝自有辦法護送該洋人進京，該特使不必越俎代庖。

徵大人讀完後，即將文件摺疊好，仍放在袋子裏，我待譯員口譯後，向徵大人請求，准我抄錄原文一份，以備參考，但他拒絕了，其態度十分倔強，仍與前此未被皇帝申飭時無二，我實不明白他為什麼對我們這樣。有一事更令我不能不特別關心的，就是我聽見中國人說，朝廷對於我們英國人請求的事情，認為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前幾天，和中堂召集在熱河的大臣開會，會議時，不僅前任兩廣總督福大人在座，即前任廣東海關監督某大人（原注：其人因犯罪多款禁在獄中多年），至是亦提到熱河，叫他當面報告廣東洋務情形，以為對付英國的準備。會議的結果怎樣，我雖然不知道，但照我看來，恐怕利少而害多也。（按：「中國旅行記」記云：據中國人說，皇帝前因徵大人辦事不妥，很不滿意，打算等使節團回國後，才將他革職，派他去監督建築皇陵。因為督造皇陵這項差使，為中國庸劣大員最後的噉飯之地，必其人屢次貽誤公事，無法再安插，在政府機構裏工作的才派此差使，其意以為此人已失去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僅可以令其

爲鬼物服務而已。譯者按：這是道聽塗說之詞，不足信。其實修築皇陵乃一莊嚴重大的工作，必簡派近支王公或親信大臣主持，其辦事人員，皆爲滿洲子弟。且此項差使不止入息好，工竣之後，因係有關皇室的差使，保舉極優，吏部從不駁回，發財升官，指日可待也。）

九月二十日，星期五。

使節團明天就要回北京了，因此我們很忙。乾隆皇帝贈與英王的禮物，如宮燈、足頭絲綢、茶團、瓷器、圖畫之類，最後皆於今晨在中國官員監視之下，督令工人另行裝箱。我特地命人在箱外大書「喬治三世收啓」字樣，使中國官員得以盡心照料，而工人搬運時亦加以注意。據我看來，這些禮物並不是怎樣名貴之品，但在中國官員們眼中，其價值之大誠無與倫比也。

據王、喬兩位大人說，我們來熱河之時，因爲攜帶行李太多，所以在路上耽擱到七天之久，現在回去，車輕物少，走六天就可以到北京，較來時縮短一日。欽差徵大人今日也來拜會我們一次，但沒有提到昨日的事，他只說我們明天出發時，他也和我們同行，沿途休息時，他將時時過來我們的地方傾談。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今早七點鐘我們從熱河出發，啓程回北京，一切情形

和來時相同。道路泥濘，不良於行（原注：因昨晚下了六個鐘頭雨，沒有停過），一直到午後四點鐘才到達上次來時所住的行宮住宿，其實此地離熱河不過十二英里強而已。黃昏時分，我出門外一行，走上一個高崗觀看風景，盡量欣賞。今日天氣冷而多風，但在太陽下並不感覺不舒服。使節團的皇家炮兵隊一個炮手傑林美·里特(Jeremy Reid)，今日忽然暴病身死。致病的原因，據其同伴說，里特是吃水果過量而生病的，今晨吃早餐時，他一連吃了四十多個蘋果。

「出使中國記」云：大批外國人不能長期勾留在熱河，其中大都是向皇帝祝壽的人。在九月二十一日和特使同時分道離開熱河，內中包括白古和其他幾個鄰邦小國派來的代表等。這些國家的君主抱着同英國使節團不同的目的派代表經常來北京。這些小國不止在人口和面積上遠遜於中國，而且他們的政府極不穩固，常起內亂，實在無法應付這個龐大的鄰國；同時由於亞洲國家彼此互相妒忌，他們也不能指望得到其他國君主的幫助。爲了避免更直接的干涉，他們只得以屬國自居，派代表到中國納貢稱臣，這樣才能避免完全被吞併。中國政府只委派一些低級小官員負責招待這些代表。在他們停留期間，中國政府給以不多的但適當的招待經費。但中國官員們曉得外國人有冤無處申，對他們非常輕視，有時對他們甚至很不禮貌。薪俸非

常低微的官員，把這個工作當爲美差，任意從招待費中苛扣款項貪污中飽。好在這些小國代表已經習慣於軍隊式的艱苦生活，並不感到多大屈辱。不過在他們同英國代表的招待對比之下，他們可能覺得有些難堪。

應送使節團的人員仍照前例。……沿路仍然被招待在行宮住宿。在特使停留在熱河期間，北京、熱河之間的公路修得更齊整，可以加速行程。其中一條公路是專門爲皇帝准備的御道，兩旁由老百姓隨時撒水去塵，修補平整。同御道平行的一條路是專門爲跟隨皇帝晉京的中國大官所走的路，不如御道寬闊，也沒有那樣勤於打掃，但絕對夠用和安全。英國使節被允許走這條路。其他所有人只能在上述兩條大路之外，各抄小道走。

使節團行抵古北口，又到上次登城附近。難以滿足的好奇心驅使隨員中若干人擬作第二次登城游覽。這裏又有一個事例說明中國政府，或者其官員的猜疑妒忌。上次登城的缺口地方，在我們在熱河的期間，現在已由磚頭瓦屑塞滿，無法上去。推其原因，中國和韃靼的護送官員們既奉命招待外國客人，客人們意有所欲，彼等實難當面禁止，而中國的萬里長城若使外人任意觀覽，又恐被外人窺去底細他們要負責。他們的做法是間接製造一些偶然的阻礙來引導外國人不要再作嘗試。使節團員們，一方面爲了慎重，一方面考慮到應送人員的困難，事實上經常避免做一些絕對

無害的游覽和考察。

從熱河啓行之後，特使醫衛一人因貪食水果，突然暴病身死。他死在宮院裏面，一切有關皇帝的問題，中國都特別敏感。照規矩，任何外人不能死在皇宮範圍之內。招待官員們急忙叫了一個小轎抬着死尸，僞稱此人還活着，等抬到宮外之後，於是又說此人死在路上。

另一個使節團醫衛走在路上鬧起痢疾來，不得已到路旁一個中國小店請一位中國大夫醫治。這位大夫在脈搏學說之外，又加上了體質不同的學說，於是不幸的病人被診斷爲體寒，給他開了一劑分量很重的胡椒、生薑、豆蔻和燒酒的藥方。他吃了這劑藥後，病上加病，幾乎死在路上，回不到北京。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日。我們今晨埋葬砲手里特，他是昨天死去的。禮畢，即啓行，十八英里，至錦章營住宿。黃昏時分，欽差徵大人來談片時即去。

九月廿三日，星期一。今日行二十四英里，到古北口。到達之前一個鐘頭，我們在車中就看見萬里長城蜿蜒着在眼前，前左右三面的景色極佳，而氣象之雄厚偉大，爲我生平所僅見。隨員中有些人意欲作第二次長城之游，可惜我們來時所走登城的路，

已爲磚石瓦屑堵塞，無法通過。後來他們找了很久，才找到了一間道，結果如願以償。

九月廿四日，星期二。因爲今日要行三十五英里的長途，我們大清早就動身上路了，大約行了九個鐘頭，到達此處（原注：民裕鎮，英文作 Min-Yu-chien，今從音譯。——譯注），我們就在這裏住宿一宵。下午欽差徵大人來訪。

九月廿六日，星期四。今早四點鐘即起行，行二十七英里，約在正午時分，到達北京館舍。總計從熱河到京師，僅五日半路程，在旅途中，仍如往熱河時那樣借住行宮的廂房。王、喬兩位大人招待很是周到，而且情意懇摯，凡他們力所能做到的，無不表示其真正友誼。但欽差徵大人則和他們不同了，他依舊那樣倨傲，雖然在旅行中時時來看我們，但他那種輕視外國人的態度，不時從語言中流露出來。

九月廿七日，星期五。我們今早即將存在館舍中所餘的禮物整理好，準備運往圓明園陳設。本來不必一到北京就急於要辦理的，但中國官員似乎有催促之意，我從他們的神情觀察，加以在別方面所得的情報，似係外國使臣不能在中國久居，我們既經覲見，則事情已了，中國官員就不願留我們在此過冬季了。

九月廿八日，星期六。各種禮物，大部分已措置竣事，就在今天交給中國官員運往圓明園，並派我的翻譯員同往，幫助我們的技術人員（原注：他們留在北京，沒有取往熱河），將各種儀器和機器使用之法，向供奉內廷各教士詳細解釋。他們奉皇帝之命，在圓明園裏負責管理各種外國珍物，我吩咐我的翻譯員向他們詳細解釋各物的用法，以便我們回國後，各教士或中國官員等人能自由運用。

欽差徵大人來告知我，乾隆皇帝將於下星期一回京，按照成例，凡在京師的各級大官員以及各國派來的使臣，都要行郊迎之禮，郊迎的地方，離北京約十二英里。他見我為風濕病所困擾，便向我建議，不如移往圓明園附近從前我住過的宏雅園住一宵，第二天即可往接駕，因為從圓明園往接駕的地方只有六英里左右，這樣可以減少我旅行的辛苦。這時候我雖然疲憊不堪，但我仍對他說一定前往接駕，希望明天我能啓行往圓明園。

九月廿九日，星期日。上午未做一事，安靜地休息，養足精神，到下午即出發前往圓明園，已感疲乏，很早就上牀睡覺，以便明天接駕。

九月三十日，星期一。

我們清晨四點鐘就動身，行了兩個鐘頭，到了接駕的地

方。執事官把我們引到一個大廳堂，招待我們進茶點，然後前往迎駕之地，把我們安插好在路邊一個容易爲皇帝見到的位置。我們所站的地方是廣場的左邊，站定後，見兩旁及對面已排滿了大小官員和軍隊執事人等，不下數千人之多，延長幾達數英里，衆人都引領向前觀望，以待駕到。不久後，皇帝御駕已到，他高坐在一頂大轎內，轎以黃緞爲衣，有玻璃窗，抬轎的校尉八人，另八人則爲更替之人。轎後有一輛兩輪車隨行，這輛車的式樣既笨重可厭，又沒有裝彈簧，坐在上面，一定很不舒服的，我想將來皇帝坐上我們所獻的精美輕便的馬車後，不消說，自會將這笨拙的兩輪車打入倉庫，永不召用了。（按：巴勞的「中國旅行記」說：「我回英國後的一年，接一位在中國當差的荷蘭人來信，他說，去年馬愛爾尼帶來的各種贈品中，有好幾種並不爲中國人所重視，僅放在普通物品中，不甚珍惜。至於馬愛爾尼個人所獻的馬車，爲倫敦市上罕見的精品，但中國人却把此車與原有拙笨的那一輛雙輪車棄置一處，不特不加以拂拭數澤，且始終未曾一用。」馬愛爾尼亦可謂白費心機了。按馬愛爾尼東來時，在倫敦的著名製車廠朗阿克里（Long Acre），製定三輛馬車帶往中國。東印度公司對他所帶贈乾隆帝的禮品及此三輛馬車，皆有記錄。據說，第一輛是夏天用的馬車，第二輛是冬天用的馬車，皆有威尼斯的玻璃窗，惟第二輛則改用天鵝絨爲裝飾。第三輛與第一輛同。製車工匠名約翰·赫特哲特（John Hatcher）。這三輛車的價值是一千八百四十二鎊。馬愛爾尼以爲乾隆

帝見了他所獻的車，必定很歡喜，其實恰恰相反，這輛車放置在圓明園昆明湖附近一個殿裏，當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初，荷蘭一位特使范·勃拉姆（Van Braam）往游圓明園，他的筆記中說，他在某一殿覲見皇帝時，帶領引見的小官員指着御座左邊的一輛馬車對他說，這就是馬愛爾尼獻來的禮物。車身全部塗金，保全得很好，也很光澤。到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打入北京，圓明園爲英國公使額爾金下令縱火焚毀，當時英國駐廈門領事官斯雲浩（Robert Swinhoe），隨軍爲英國統帥格蘭特的繙譯，事後著有「一八六〇年華北戰役軍實記」一書，記其於圓明園半毀後往游，也說到這馬車完整如新，並說乾隆帝願坐那笨重的雙輪車或八人轎，也不願坐這輛精美的馬車云云。譯者注。）

御駕在我們跟前走過，我照舊行屈一膝禮，皇帝見到我，就派一人來傳諭說，皇上聽說我身體不舒服，很是掛念，現在天氣漸冷，老住在圓明園不大好，不如早日搬回北京居住，才方便些。御駕之後，隨行者有和中堂，他見我在路旁，也很恭敬地爲禮，但絕不少停，想除儀節如此。御駕過後，衆人漸散，我也回圓明園休息。下午即返北京館舍，已疲乏不堪了。

十月一日，星期二。我從熱河回到北京時，在圓明園配備禮物的隨從人員技師等，都齊到館舍歡迎，他們也就在館舍中住下來。到了今日我又叫他們回去圓明園工

作，以便將各種儀器配備竣事。根據他們所說，中國人見了這些儀器，並不覺得奇異，單單對於我問馬金托什船長轉賣的那個派克氏透光鏡，却認為是一件珍貴之物，但他們頗昧於事理，以為這種鏡不是世界希有之物。嘗有一次，中國的官員問巴勞說：「這個大鏡子很好玩，你能在北京再造一個嗎？」巴勞對他說，這種透光鏡非專家不能製造，除了英國之外，其他國家恐怕沒有人會造這種精美的鏡了。他們聽了只是搖頭微笑，似乎不大相信，但他們問吉蘭大夫，吉蘭所答的也同一樣，他們才有點滿意。但他們之意，以為這種東西雖然是很希奇，裝置起來，也用不着花這許多時日，一兩日工夫便可了事，於是就大加催促。他們說，現在皇帝急於要看看你們這種玩意兒，你們總得趕緊配備才好，如果人手不夠，要用幫手，那也沒有問題，休說一百二百，就是一千二千也可馬上叫來，可是千萬不可延緩。

教差徽太人也不相信裝置這些儀器要那麼長的日子，他以為幾件東西，一舉手之勞罷了，因此他催促我們早日完成，他說，如果搞了這麼久還未工竣，皇帝知道了一定不高興的。其實這是騙人的話。當我們初到中國尚未遞國書之前，有幾位中國大臣很莊重地對我說，天朝制度，凡外國使臣不能在中國句留到四十日之久，過了這個期限，如不自行離去，必被驅逐。

徽太人雖然沒有在口頭上逐客，但他說的什麼皇帝不高興等等，自是有絃外之意。

但我們這次來中國，實有要求互派使節的企圖，徵大人等既有此表示，我就不得不設法先探一下中國朝廷究竟有無不許我們久留之意，然後再作打算。

於是我寫一封信給和中堂，大致說馬金托什船長駕駛的船隻，前蒙貴國大皇帝准他在舟山一帶買賣貨物，無任感激，擬請中堂代奏，表達敝使微忱。但馬金托什是全船最有航海經驗的人，船上如無此人料理，很多不便，希望中堂格外通融，准他即日回船辦事。至於我本人，打算將來取道廣東回國，因為到了明年新年後，英國就有很多船隻從歐洲開抵澳門，如果貴國允許我小作句留，我將來就可以趁這些船回國了。信發出後，就接到和中堂復書，約我明晨在圓明園見面。

「出使中國記」記云：特使回到北京不久，接到中國方面通知說，皇帝即將返京，按照禮節，特使應當出城幾哩之外郊迎。特使自入中國之後，經常患風濕痛，當時正痛得很厲害。中國官員看特使的病態，一口氣走這麼遠，確有困難，向特使建議把全部路程分為兩段走。頭一天晚上先搬到圓明園附近第一次到北京時候住的別墅裏去住，第二天清早再去郊迎就走不很遠了。這樣安排使特使有可能完成這項任務。第二天晚上，他携隨員數人到西郊別墅住下。次日天不亮就起身，走了兩小時到達指定的郊迎地點。在那裏，一個淺溝分開了兩條大道。沿途路上，各色燈籠由

三根支柱架着放在地上，燈火輝煌。特使等被引進一個廣廳，廳內設茶點，特使等畧進飲食後即走出至迎鑾場。特使等候地點在大道左邊的綠岸上。當時大道兩旁已站有無數大小官員及軍隊執事人等。許多執事人把旗幟卷起放在御道上，好像是禁止行人來往穿行。軍隊排列長達數哩，一眼望不到頭。在大道附近特爲特使搭了一個小帳篷，準備特使在候駕時假如感到過於疲勞進去休息。未幾，皇帝駕到。在御駕之前，許多箭弓手騎在馬上開道。皇帝坐一黃緞大轎，四周有玻璃窗，由八個轎夫抬着，另八個轎夫輪班更換。御駕由一隊穿黃色制服的騎兵、長槍手、旗手和盾手在兩邊拱衛着。皇帝見到特使，馬上命轎子停下，差一個人來慰問說，早晨天氣陰涼，不適於風濕病痛，希望特使馬上回去休息。

皇帝轎後有一輛二輪馬車，式樣笨重，又無彈簧坐位，同中國的普通馬車相差無幾。車上鋪着黃綢，可能是準備皇帝在路上偶爾換着坐的。同英國贈送的舒適、輕便、華麗的馬車比較起來，上下懸殊簡直無法比擬。中國的民族感情總無法否認和抵抗舒服方便的實際感覺。如同鐘表和布匹一樣，將來英國馬車也將在中國是一大宗商品。

和中堂緊隨着皇帝御駕後面。當皇帝停下轎子差人走過溝來向特使慰問的時候，幾個官員跳過溝去走到和中堂轎前下跪致敬。可注意的是，除了和中堂之外，沒有

其他大臣和皇室宗親人等跟隨着皇帝陛下，足見和中堂地位之特殊。或者還有其他原因使皇帝同其他廷臣不走在一起。

特使迎接皇帝之後，疲勞不堪，當即返回北京。皇帝沒有進城，直接到圓明園去。他到達圓明園以後，馬上到陳列禮物的大殿去參觀。皇帝對禮品非常重視，絕非如那個人所說的不顧「有兩邊回頭的麻煩。」他看過之後非常高興，立刻命令賞給全體參加安裝工作的人員每人若干銀兩。把一塊金屬放在派克氏透光鏡的焦點，很快這塊東西就被溶化。他對事物的觀察和理解是非常尖銳深刻的，他看過之後，立刻就做出結論說，無論透光鏡或望遠鏡的原料都是玻璃，同一種的東西通過歐洲人的技巧而做出不同功能的儀器來。他對一個安裝着一百零十門大炮的皇家號軍艦的模型非常感到興趣。他詳細問到當時在場幫助安裝的使節團人員關於軍艦上許多零件的問題，以及有關英國造船事業的一般問題。可惜繙譯人員的水平太差，許多技術上名辭譯不出來，迫使他不得不縮短他的問題。皇帝居然肯同使節團的隨員談這許多話，這足以證明，自從特使覲見皇帝之後，皇帝同特使直接談話的次數不多的原因，並不是由於禮節上的限制，也不是由於皇帝對歐洲事務不關心，而完全是繙譯上的麻煩，使談話無法經常進行。皇帝對於英國人及對於特使個人的印象究竟如何仍然令人莫測高深。不過特使可以斷言，自從特使覲見之後，關於所謂英國人

參與了西藏戰爭的謠言，大概皇帝陛下逐漸不再相信了。特使的中國朋友向特使透露說，那位進軍西藏，後來在另一次戰役打了敗仗的將軍被免去兩廣總督的職務。英國在廣州的企業那麼多，這位將軍對於英國人這樣仇視，確是不適宜再回廣東去主持事務了。從皇帝方面來說，他對英國的態度可能在兩種相反的報告之中徘徊動搖。他過去聽進了許多關於英國人的壞話，但他沒看見過一個英國人。從英國直接派遣使節到北京，這是第一次。人總是有見面情的。任何背後的成見，見了面之後總可以減少很多。特使在高級官吏中結識了若干私人朋友，從他們那裏聽說，中國政府最近召集了一個會議，討論英王致中國皇帝的信件內容及今後如何應付英國人的方針。在會議上，據說首相和中堂召集了那位進軍西藏的將軍和受處分的前任粵關監督，聽取他們的意見，認為他們了解廣州外國商人的情形。不必說，他們的意見肯定是同皇帝的溫和態度相反的。和中堂問計於這兩個，得出來的結論，對英國人是不會有利的。特使有鑒於此，自知在北京常住下去絕無可能，決定寫信通知和中堂，使節團過了明年二月中國元旦慶祝典禮之後，即啓程回國。

十月二日，星期三。今早我的身體雖然不很舒服，但仍然到圓明園謁見和中堂，福長安兄弟亦在座，此外並無其他相國侍坐。我們見面之後，互相問好。和中堂拿

出幾封書信交給我說，這是從舟山郵驛遞來的。我接過信一看，一封是「印度斯坦」號的大副寫給馬金托什船長的，其餘兩封是高華助爵給我的。和中堂問我信中說些什麼，有什麼消息可以講講給他聽嗎。我不得不拆信署看內容，對他說，「獅子」號和「印度斯坦」號現在都停泊在舟山，「獅子」號已準備好一切，得到我的命令，就可以啓旋回國，但「印度斯坦」號非等待馬金托什船長回船，不能開駛。說後，我隨手就把那幾封信遞給和中堂，請他自己一閱，使他不疑我所說的虛偽。他說：他希望「獅子」號仍然在舟山，並未開走，因為我們離家已久，對於故鄉必定很掛念，皇帝的意思也以爲我們使節團中已經死了幾個人，我的身體又不大舒服，想來北京天氣太冷，對我們洋人的體質不大相宜，將來節候到了霜降，天氣還要更冷，他替我們着想，還是早一點回國的好。和中堂繼續說，我的信中曾提到過新年這件事，他認爲天朝的宴會禮節，新年時與萬壽時都差不多，我既然在熱河看見了萬壽節，也就不必再看新年的禮節了。我答道，我很能耐冷，北京的天氣雖然寒冷，但當我未來之前，已有禦寒的準備，就是久居北京，於身體也沒有妨礙的。貴國大皇帝及和中堂垂念及此，使我萬分感激。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又再談了幾句，然後我有意無意間提起一事，對和中堂說：「當日在熱河時，承中堂不棄，答應回京之後，可以時時和我在圓明園相見，討論一切問題。今日得蒙中堂接見，足見中堂誠實不欺，十分感佩，我願趁此機會將此次來華各項重大問題，與中

堂永此使府船待和客是辭，此委中國我

息說，乾隆皇帝給英王陛下的覆信，經已備妥，正在譯爲拉丁文，譯後即可送來。這就是等於送客的暗示，這個消息剛才在和中堂談話中沒有透露出一點風聲。我還希望這封信交來之後，或者尚有婉商的餘地，但不久後王、喬兩大人來到，對我說，說不定明天和中堂還要我去見他一趟，也說不定那時候和中堂會把皇上給英王陛下的信交我帶回去。如果信交付了，他們倒勸我還是立即向和中堂辭行，擇定日子動身回國。可是此刻還說不定，我們尚不知內中的底細是怎樣的。我答道，兩位大人此來一定是有人授意的。他們說絕對不是，他們來對我說這件事，完全是爲了我們的交情，他們也很願意我常駐在中國，可以有機會常見面。又說，將來我回國之後，他們雖未必沒有差使可做，但恐怕找不到這樣好的差使了。我覺得他們所說的似可相信。（據「中國旅行記」說，王、喬兩大人所說的未必盡然，特使回英國後，兩人均以辦事得力升了官。——譯注）

十月三日，星期四。今早我因有病未起床，但那位健軀欽差徵瑞忽然來了。他說和中堂同其他幾位國老正在皇宮裏等候我去談話。我因爲最近幾天勞碌奔波，所遇之事又不如意，本來打算今日好好地休息一日，現在聽到徵大人的話，心裏更爲不快，可說是我有生以來最不願聽到的事了。但以事關重要，不得不勉強從事。我即命所屬人員預備一切，匆匆忙忙出門而去。我以爲我這樣急於趕路，准時而到，和中堂等人一

定也在等候接見我了。怎知我到宮門一直等了三個鐘頭才見和中堂一行出迎，我們見禮後，主人家就引導我進去，經過許多華麗的大殿和幾座漢白玉石大橋，才到達大殿之前。（按大殿原文作 *Imperial Hall*，其實此乃太和門也。太和門在太和殿之前。——譯注。）殿基極高，有石級數十，如梯形，石級盡處，擺着一張用黃緞蒙着的扶手椅，椅上一黃封，就是乾隆皇帝給英王陛下的復信。這張椅子是代表中國的尊嚴之物，我們行禮後，拾級而登至殿前，至椅子之前，執事官將椅子抬高，站在我們面前。

和中堂向我說，這是我們皇上賜你們英吉利國王的敕書，等一會便有執事官將敕書送到你的寓所的，但依照我們的規矩，你得先到這裏行個接受禮，所以我叫徵大人請你來。皇帝的信說些什麼話，和中堂一點都沒有透露。他又指着幾張小桌上所放的一包包黃封物件說，這是皇帝送給英王的禮物，其中也有送給我個人及使節團全體人員的。

「出使中國記」云，次日清晨，欽差大人來通知我，和中堂已在皇宮大殿等候，請特使即刻過去。特使當時身體非常不適，但事關重要，不得不力疾前往。……特使進宮之後經過數座宏偉的大殿，幾道人工湖，數道漢白玉石欄干的花岡石橋，才到達寶殿之前。殿上有一蒙着黃緞的椅子，上面擺着一個黃封，那就是中國皇帝致英王的復信。以後這張椅子非常鄭重地被抬上三道階梯的中間，那裏站着和中堂

及其他幾位閣老。特使從旁邊階梯走入寶殿。寶殿是木製的，建築在花岡石台基上，規模非常之大，殿內殿外金碧輝煌優美壯觀。皇帝復信擺在寶殿中央，從那裏送到特使館舍。

至於皇帝書信中的內容，和中堂則絲毫不會透露。書信中如果包含任何有利的內容，那大概也不會歸功於和中堂及其他左右人物。特使以前曾送和中堂及諸位閣老每人一份禮物，不料送去之物，一一退回，沒有一人肯收。按照東方人的習慣，這是拒絕交好的表示。特使向和中堂談及東印度公司在中國貿易的問題，和中堂沒有表示任何支持態度，僅僅說請特使關於此事寫一個書面意見，他將立刻加以考慮。過去在廣州的外國人得不到公平人道的待遇，無權申訴，這個書面東西把特使口頭講過的寫下來當作正式請求使他們知道，這是有好處的，裏面所提出的意見同他們政府的方針是有矛盾的。特使決定立刻寫這樣一個東西送去。

除此而外，當天的程序似乎還包括一項向特使顯示華美的宮殿，和中堂準備按照游覽熱河御花園的前例，陪同參觀。特使身體實在疲勞不堪，只得辭謝先退，留下全權公使和幾位隨員領受和中堂的盛意。他們參觀了幾個大殿，建築結構同過去已經看過的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規模更偉大更堂皇。這些大殿都是爲了觀瞻，爲舉行典禮用的。皇帝私人起居生活的內宮，不能進去，只遠遠指給客人們遙望一下。

當天下午，皇帝致英王的復信正式地送至館舍。……中國方面並沒有規定一個日期叫特使歸國。皇帝在圓明園關於使節團的最後一句話是以後不需要再見面了，這就等於命令歸國。在和中堂的那樣態度之下，使節團想再多住下去實有困難。但特使迄今還沒有時間同和中堂談過公事，他耐心地等下去，能多留一天就多留一天，希望局面能改變得好一點。在這個時候，特使的一位私人朋友來訪特使。他對中國朝廷的情況非常熟悉，也了解一些在廣州經商的困難逐漸增加。在和中堂未通知特使去接中國皇帝信件之前，就是這人向特使透露了皇帝信件已經寫好的消息。他說：「中國人對於外國使節僅視為在國家重大節日送禮而來，節日過後即刻歸國。兩個世紀以來許多外國使節到過中國，沒有一個超過這個句留期限的。葡萄牙是中國最友好的國家，在當今皇帝治下，葡萄牙會派特使前來，最多只住了三十九天就走了。中國很少有與他國締結條約的觀念。爲了同這個國家進行貿易，先派一個使節來致意，奠定有利基礎，以後再陸續發生聯系，應當按部就班，逐節進行，不能操之過急。近來廣州下級官吏壓迫外人的舉動逐漸增加，照這樣發展下去，最後終將被迫或者完全放棄對華貿易，或者再派一個使節前來訴苦。使節團越早來，效果越大。法國的動亂促使中國官方加緊提防。假如特使攜帶禮物在法國國內未發生暴亂以前來，遭遇到的困難要比現在少得多。但使節團雖然遭遇了暫時挫折困難，但

確已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已經對英國人發生了有利影響，英國人現在所受的壓迫，將來總有解除的一天。中國政府對於任何一種新的事物最初總是抱着強烈反對態度，生怕自己上當吃虧。但等它對這個事物的新鮮感覺逐漸沖淡，習以為常之後，它未始不可以重新考慮加以採納。特使既經來華，並謁見了皇帝，這已經爭取到了在中國立足的初步。以後，仍由英王陛下通過商船時時以書信與中國皇帝聯系，可以促成事業早日瓜熟蒂落。」他最後力勸特使即早辭行返國，不要再想留連。

在此期間，特使接到了一封信，促他決定即早離開中國。前章曾經提過，從意大利那布勒斯同來的兩名中國翻譯之一，到了中國以後，辭掉使館團工作，在澳門附近離開了「獅子」號，現在家居北京。（按：這個翻譯姓李，名雅各，英文作 *Jo. de St. J. Li* 又化名爲 *Jacob Li* 和 *Mr. Plumb*。當馬夏爾尼出使中國前，着手籌備一切，最感頭痛的就是翻譯人才。因此，使館團的秘書在一七九二年一月往巴黎物色此項人才，向聖拉薩教會及外國傳道會尋找適當人物。前者無人到過中國，後者有一個人二十年前從中國回國，但他的中國話已經記得不多，並且無論如何他也不願再出門了。因此那個秘書又往梵蒂岡想辦法，由安托內紅衣主教寫了幾封有力的推荐信給在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及在那布勒斯中國學院的管理人。這個學院有若干名中國

青年學員。其中有幾個人已經住在那裏很久，意大利文及拉丁文已經學得很好，同時還使他們不致由於長久不用而忘掉自己本國的語言。這些人都是準備以神父身份送回中國進行傳教的。當時英國駐那布勒斯公使是威廉·漢彌爾敦爵士，過去曾對那布勒斯中國學院有所資助，通過漢彌爾敦爵士及另一位當地著名人士的協助，最後選定了兩個中國學生，一個姓卓名保羅，英文名作 Paolo Cho，一個即李雅各，他們能講純熟的意大利語和拉丁語，馬夏爾尼也懂得這兩種文字。使節團秘書在一七九二年五月攜帶這兩個中國人回到英國，準備一同起程訪華。一七九三年六月，馬夏爾尼的使節團到了澳門，姓卓的那個翻譯忽然脫離使節團，取道內陸北上，在九月底到了北京。李雅各一直爲馬夏爾尼服務。據斯當東說，李雅各有一做官的兄弟，戴的是藍頂子，他在九月三十日到了北京，和李雅各見面。按：上面所說設在那布勒斯的中國學院，本是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里巴神父（Father Matteo Ripa）所創設的。他於一七一〇年供奉康熙皇帝內廷。服務十餘年後，於一七二四年回意大利，並蒙皇帝特准，攜帶五個改信耶穌教的中國青年同行。到了那布勒斯後，里巴神父幾經艱難才說服了教皇，准他設立一所中國學院，以便訓練教徒，派往中國傳教。——仲蘇注。）

特使從他（按：即卓保羅。——仲蘇注）那裏接到廣州東印度公司代理人七月間

寫給特使的一封信。信上說，根據國內今年一月份消息，英國同法國和勃拉班特的共和黨人很可能斷交。這樣一來，法國或法蘭德斯的軍艦就要在海上襲擊英國商船，假如護航的英國軍艦不能即時趕到遠東護送廣州商船返國，在這樣情況下，特使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用「獅子」號護送他們回國。廣州商船返國的一般期間在三月。從現在到明年三月，特使還有充足時間到日本走一趟看看有無可爲。現在最主要的一件事是託和中堂設法趕緊通知舟山，叫「獅子」號等候特使不要離開。假如中國政府立刻送信去，時間上還來得及，而特使認爲和中堂既然想使節團早日返國，他一定樂於代送這樣一封信的。特使於是馬上通知和中堂，他想搭伊拉斯馬斯·高厄爵士（按：我在本書中譯作高華爵士。——仲蘇注）的船回國，請和中堂送一封信前去舟山，一刻也不要耽誤，否則恐怕趕不到了。

特使這個請求正投合和中堂的心意，他立刻答應照辦。按照中國的規矩，外國使節接到中國皇帝的復信和「送行」禮物後，就算使命終止，以後再不能和皇帝見面了。對於英國這樣一個使節團來說，不以被邀請的和被歡迎的使節身份，而以普通客人的身份繼續住下去，是有損國體的。因此從各方面考慮，特使這樣的做法都是適宜的。從這時起，特使同皇帝之間的正式聯系就算斷了。這是特使主要的遺憾，但通過一個更好的途徑間接的聯系仍然還有，並且更親切自如，具體情形下章再介

紹。

——使節團已經做好在北京過冬的準備了，特使突然準備返國的消息，使幾位隨員感到一些失望的情緒，北京位置在北緯四十度差幾分，但由於地勢在終年積雪的韃靼山脈下面，到了嚴冬季節，日間溫度永遠在零度以下，夜間一般是零下二十幾度。本地居民除了習慣這種氣候而外，他們禦寒的工具是皮衣、羊毛織品和棉被，但是屋裏不升火。除大旅館的廚房外，中國人的房屋都沒有烟筒。英國人需要用火取暖，但中國人房子四面通風無法升火。大公館裏有地爐的設備。地爐大半都放在屋子的地面下，從屋子外面加煤。此地用一種化石性的煤，附近各地生產很多。韃靼人來自比北京更冷的地區，他們在北京並不覺得冷。但外國人初到北京過冬就感覺非常難過。北京的夏季很熱，冬季很冷，但夏季比冬季更容易過一些，冷和熱的適應都是一種習慣。使節團中有幾個人到了北京之後，由於不適應氣候，已經病了。人的體質適應最熱的氣候比最冷的氣候容易一些，在赤道上生存比在北極容易一些。

這時候，和中堂的神情，與前此在熱河游御花園時那種和藹可掬者大不相同，恭靜之中頗挾有威嚴之氣，這種威儀之氣，凡為大臣者多有，我也不以為異，但在此時見

了，心裏却感覺到不可耐，因為我們遠渡重洋而來，本意並不是希望得到中國區區的禮物，現在和中堂口口聲聲只說禮物，而對於正經事則絕不提及，就算我很有忍耐，心中亦不能沒有憤懣之理的。我初到時，曾以優美的禮物，分贈和中堂以及其他幾位相國，我以爲他們必肯收受，怎知送去之後，一一退回，竟然沒有一人樂於笑納，我不免大爲奇怪，到現在想起來，他們之所以不肯受禮，即爲今日以威嚴之氣加之於我的準備，此亦不足爲異的。

我因爲四肢無力，全身發抖，好像要暈倒一樣，就向和中堂告罪說，我今日身體小有小病，不僅不能坐立，就是要多講話也很辛苦，打算先行回去，如果中堂有什麼吩咐，請向公使斯當東說知。和中堂說，也沒什麼話了，你們兩位不妨同時回去休息，倘你有什么意見，可再寫個說帖來。我答應遵命，即與公使同退。我在退出時心裏想，和相國雖然這樣說，但看他的神氣，就是我有什麼要說的，恐怕也沒有希望，別的且不說，即如昨日所談的事情，我向他竭力陳說，以爲無論如何我們今日相見時，不管成與否，必有相當的答詞，而竟無一言提及，那末，今兒所說的「再寫個說帖來」，無非枉費我的筆墨而已。

當天下午我回到使館不久，就有中國官員十六名，率領從者多人，捧着乾隆皇帝致送英國的敕書到館舍，儀式極爲隆重。這批官員剛去，十幾担禮物又相繼而至。我在

禮物中選出那些送給英王的，分別裝箱，箱面仍大書「喬治三世」字樣，以爲標識。

由此看來，中國朝廷雖未有正式公文，叫我們回國，但他們叫我們早日回國之心，已極明顯，如果我們還不識趣，呆着不走，中國人或者以非禮相待，則不特對我出使的榮譽體面有關，而對我此行之目的更有惡果。但和中堂既然叫我再開個說帖，詳說我所要講的話，我明知必無效果，也不得不姑以爲有效，嘗試一下，萬一出乎意料之外，竟然有些收穫，亦未可知。於是不顧病體痛苦，勉強拿起筆來，依據我政府訓令的內容，將範圍盡量縮小，擬出六個事項，請中國朝廷考慮。

(一) 請中國准許英國商人在舟山、寧波、天津這三個地方貿易。

(二) 請中國按照從前俄羅斯商人在中國通商之例，准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立一所貨棧，以便買賣貨物。

(三) 請於舟山附近指定一個未經設防的小島，給英國商人使用，以便英國商船到了該處可以停泊，存放貨物，並允許英國商人居住。

(四) 請於廣州附近，准許英國商人有上述的同樣權利及其它較小的權利。

(五) 在澳門的英國貨物運往廣州，請特別優待，免予納稅，如不能全部免稅，亦請依照一七八二年的稅率，從寬減稅。

(六) 請准許英國商人，按照中國所定的稅率，切實納稅，不在稅率之外，另行徵收。

并請賜中國稅率一份，以便英國商人遵守奉行，因為英國商人完稅，都是一任海關人員隨意估價，完全未看過中國稅則的內容。

十月四日，星期五。 昨天晚上安密特神父來見，這位神父一向就很關心我們的使節團，曾供給我們許多有關中國的情報，以備參考，恰好我昨天不大舒服，由斯當東副使接見他，今日斯當東把他們的談話轉告給我。

安密特神父說，我們歐洲國家的大使，多數是常駐的性質，以便兩國發生交涉時，可以就近辦理。但中國對於外國使臣的看法與歐人完全不同，他們只把使臣當作一種點綴品，如果不是國家有大慶典，外國使臣可以無庸前來，就是來了也不容許他在中國住得太久，事情完了後，就促使他回國，前此葡萄牙的使臣來華，中國方面雖然給以相當隆重的禮節，但他在中國逗留的時間也不過五個多星期，這是因為中國數千年來都閉關自守，少與外間接觸，故不知世界一般情形，并非有什麼惡意。即如締結條約，互通商是今日文明國家的常事，但中國則從來未有過這種事情。如果說這是中國人頑固排外，不肯跟外國人打交道，這又不盡然。不過，無論什麼事情，都要慢慢做去，不能操之過急，若能按部就班，逐漸進行，將來一定有成功之日。如果驟然從事，不遵照手續做去，就休想有希望了。

安密特神父又說，特使這次來到中國，所受困難實在不少，但假使在早一個時期中國政府未聽到歐洲有戰爭發生之前到來，困難的情形也許可以減少一半，因為中國人一向把歐洲人看作蠻夷戎狄，近來又聽到一種傳說歐洲正在打仗，因此中國人越發看輕歐洲人，認為他們真的是以殺人爲樂的野蠻人，特使恰在此時到中國，當然受到影響，但特使爲人英明幹練，儀表辭令皆彬彬有禮，真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在中國既然給一班士大夫留下好印象，就是現在的結果雖然不很圓滿，但將來如果有成功之日，總不能不歸功于特使的。

神父又說，據他的意見，特使既經乾隆皇帝接見，雖然在中國的時間很短，但英國已在中國建下了立足之地了，假如從此以後，英國人不因此氣餒，英王時時用書信與中國皇帝來往，每逢英國商船到達中國，就呈遞一信給皇帝，同時由英王正式指派一個英國僑民主持其事，命他時時和兩廣總督聯絡感情，凡英王致送中國皇帝的書信，即由他當面託兩廣總督轉呈。也許遇到什麼機會，中國政府會邀請這個英僑參加國家盛典，例如新君登極等類，即不被邀請，此人亦可以託兩廣總督轉奏，自請進京慶祝。這樣一來，日子久了，即成爲慣例，雙方交際頻繁，感情自佳，這個英僑無形中就是代表英國國王陛下，英國雖無常駐公使在華，而可收常駐公使之實，事之兩全，再沒有好過這樣的了。將來時機成熟，兩國必有互派使節之日。目下中國政府不願特

使久留，特使就應該早日向朝廷辭行，準備回國，不要使中國人下逐客之令，見之明文，以後的事就更難着手了。

安密特神父這番話，是經驗之談，值得珍視。我意已決，立即寫一信給和中堂，開頭幾句無非問候的客套話，接着就提到日前如命草擬說帖呈閱，想已達左右，如蒙賜復，我就打算在接到之日，啓程回國。先往舟山看看「獅子」號是否已啓碇，假如尚未開行，這就最好不過，如已開行，本人就打算改乘「印度斯坦」號，因為該船非等到馬金托什船長到後，決不能航行的，現在馬金托什船長仍在北京，則「印度斯坦」號一定仍泊在港口無疑。本使節團團員衆多，行李亦復不少，「印度斯坦」號只能裝運一半，所以就要早日阻止「獅子」號開行，今附上一函，請中堂即派人趕往舟山，探交「獅子」號船長高華勳爵，假使他已經將船開往廣東，亦請中堂命送信人急馳往廣州投交。

晚上，徽大人來訪，他說和中堂已命人將信送交高華勳爵。關於我回國一事，和中堂已奏明皇上，皇上甚喜，說，他們外國人恐怕經不起風浪，爲了體恤外人起見，已命欽天監擇吉本月七日，爲英國使臣動身之期。皇上又飭令地方文武官員，于英國使臣經過時都要加以保護。徽大人又說，我送給和中堂的說帖，已定于使節團動身之日答復，因爲中堂現在圓明園，到我動身之日方來城裏，親自交給我。

安德生「隨使中國記」說：圓明園裏裝配各種禮物，因特使快要動身回國了，就趕着在今日全部完工。裝成之後，乾隆皇帝親自到園裏觀看，他見各物井井有條，很高興，立即命太監拿出八個元寶，賞給技師和辦事人等，每人得元寶一枚。乾隆皇帝身材約高五英尺十英寸，雖然背已有點彎曲，但精神很好。他的眼睛是黑色的，鼻尖勾曲，唇似鷹嘴，舉動神情，看來很具有英明之氣。他穿的是一件黃色的大袍，帽子是黑天鵝絨製成的，上面有一個紅結子和孔雀毛以爲裝飾。靴也是綢製的，上有金線所繡的花。腰間束着一條藍色的絲織腰帶。這是在圓明園中辦事的人見到了告知我的。

十月五日，星期六。到了今日這般田地，一切已沒有辦法，只好回國去了。王大人和喬大人來訪，他說皇帝已特命兩位大員來陪我同行，其中一人是松筠大人，他曾陪我游萬樹園的，另一位則爲宜順（按：原文作Yishun，今從音譯。這個宜順不知是什麼大官，但從馬夏爾尼的日記觀之，只見他記與松筠來往，未見提到宜順，或者後來取消成命，也未可知。——譯者），據說這位宜大人在熱河也和我見過面的。至於那位欽差大人徵瑞，就只是奉命伴送我們到天津而已。王、喬兩位大人說，他們未接訓令指定送我到什麼地方爲止，但他們認爲大概只以直隸爲限。

十月六日，星期日。

欽差徵大人和王、喬兩位大人很早就來館舍，督飭夫役等，幫助我們收拾行李，以備明日啓行，他們說，明天我們動身時，還要同和中堂見見面，這是送別禮節，但行禮時間由中堂決定，所以我們就得事前將行李裝置妥當，以便接到中堂通知，便可啓程。我知道中國朝廷中有幾位大員和我們感情很融洽，他們都希望使節團能够繼續在北京逗留一個較長的期間。

斯當東「出使中國記」記馬車一事甚有趣。他說，使節團到了通州，游艇已經停在河邊等候，特使非常滿意地看到這些船隻仍舊是大家從白河前來時所坐的。中國皇帝所贈與的禮物，遠沒有從英國帶來的禮物那麼笨重，包裝起來非常容易，不要多少時間就全部打好包送到船上。有一個船專門爲裝運特使的馬車零件。特使本來準備以個人名義把其中一輛漂亮馬車贈給中國皇帝，並已經在禮品單內寫上去。但後來聽說，貢獻皇帝的個人禮物必須在謁見時親手遞給皇帝，特使只好臨時改送兩隻鑽石金表，而把這輛馬車送交圓明園。皇帝以後又把這輛馬車退回特使，說不能從一個人手中接受兩種禮物，既然送了表不必就再送車了。

安德生「隨使中國記」說：收拾行李時，特使以自乘的馬車一輛，派人送往

圓明園，送給和中堂，但中堂不肯收，和中堂的人只是把和中堂的回信送到使節團，未嘗將馬車交回。特使認爲和中堂既然不肯收受，當然要向他索回馬車，以便拆卸裝運。因此親筆寫一信給和中堂，但和中堂沒有回信。到底這輛馬車的命運如何，它落在誰人手裏，我們就不知道了。後來我們到了通州，忽見那一輛馬車停在款接特使的房屋對面地上。爲什麼它會走來這裏，真令人莫名其妙。（按：馬憂爾尼日記中沒有提到這件事，而他的團員兩人所記則互有歧異，可作參考。——譯者。）

十月七日，星期一，在通州。今天中午，使節團離開館舍，啓程前往舟山。當我們還未出北京城之前，路經一處帳房，和中堂、福中堂兄弟以及其他幾位高級官員都齊集在帳房之內，他們個個都穿起官服，氣象很是肅穆。我進入帳房和各位大人相見。和中堂指着一張桌子給我看，只見桌上覆以黃綢，上面安放著兩卷東西。和中堂說，其中一件是乾隆皇帝答覆我所呈的說帖的，另一件是物品清單，詳開皇帝賜與英王陛下各物的名目。我說：「本人奉命觀光上國，爲期未久，就要辭別，心中不無悵悵，但願貴國大皇帝俯允本人所請，那麼，今日臨別的悲感也許可以減少許多。」和中堂聽我這樣措辭得體的一番話，似乎有些愕然，好像怪我在這個時候說這種話，

使他一時沒法找到適當的話來回答，他只好改變話題，問我們在北京時，不知飲食可合胃口。又說，乾隆皇帝已派定松筠大人爲護導官。松大人很能辦事，一定能和我在路上談得來的。和中堂說時面有笑容，好像向老友送別一樣和藹愉快。但福中堂兄弟則面有不悅之色，始終沒有和我們交談。我看見這個情景，就不免無疑，也許中國的朝廷大員對於我這次所上的說帖，意見各有不同，當他們開會討論怎樣答復時，不免有些小衝突，各執己見，因此有這個現象。但這不過是我的揣測而已。

談話完了，我們將辭出，和中堂就叫了一位戴水晶頂子的五品官員到跟前跪下，另有兩個官員捧着黃案上的敕書和禮物清單，用黃色闊帶兩條，縛在那位五品官員的背上。縛好後，那個官員站起來，退出帳外，騎上馬背飛向通州而去。我和我的屬員，也立即上馬，與和中堂等人告別。走了差不多兩個鐘頭才到達北京近郊東邊最後一座城門。當我們到了通州館舍時，前導的那位五品官員，立即下馬進入大廳，跪在我面前，雙手將他背上所縛的物件捧獻給我，待我接收後，他才鞠躬而退。

通州城裏有兩條大街，每條長不足一英里，寬約一百英尺，兩旁皆爲商店鋪戶，裝飾尚稱華麗。至於接待官員的館舍，則多處陋巷之中。我們所住的地方，與城牆相距甚近，房屋建造的時間還不算很遠。據說這所館舍的建築費值十萬英鎊之巨，原本是一個粵海關監督的私產，因爲他在任上有營私舞弊的行爲，皇帝把他的官職革了，

很久以來就關在獄中服刑。據一位傳教士對我說，那個海關監督弄來的錢財，大部分從廣東英商身上刮來，所以拿他的私產來招待外國人最適合不過。

「出使中國記」記云：使節團到達通州之後，仍被招待住在上次曾經住過的廟裏。地方官出城來歡迎特使，當晚通州全城懸燈結綵。使節團到達招待特使的廟宇的時候，軍隊已經在廟前列隊歡迎。他們身穿五顏六色的制服，看上去不似戰場上的戰士，而像舞台上的表演者。他們穿的是打褶的短衣和短裙，腳上穿一雙厚底的緞靴子，既笨重又有女氣，沒有一點軍人氣概。好在這個廟宇有貼在大門上的神像來保護，外面鬼怪不得進來，這比他們還更可靠些。……

使節團隨員們在通州府最後一次參觀廟宇和街道的同時，中國的和英國的僕人厮役們積極做好上船的一切準備。游艇已經停在河邊等候，特使非常滿意地看到這些船隻仍舊是大家從白河前來時所坐的。……使節團在通州沒有耽擱一天就全部上船。白河水位確實已經很低，並且還在繼續下降，再等幾天恐怕就不能走大船了。幸而及時離開，否則就要起旱或者改換小船，那都是非常不舒服的。在符合旅客舒適的條件下，游艇的構造盡量使其輕便。旅客住在甲板上的房艙，它的上面再沒有住人的房間。它的下面也沒有很大地方裝行李。全船長七十呎，寬

十五呎，底是平的，只能吃幾寸深的水。雖然如此，在開船的第二天，有幾處淺水地方還得用犂夫拉船。除了以前所述河水下降的原因外，還有另一個偶然的原因：近來天氣乾旱，幾個月沒有下一滴雨，來補充七月間水氣蒸發的損失。七月以後連雲都很少見。由於無雨，打穀之後，稻草和穀粒就放在田地上。八月間來的時候，溫度從來沒有低到八十四度以下，現在平均溫度只在五十幾度。來的時候兩岸地裏種的是高粱，現在已經換了另一種稷。這種作物的稈梗短，擋不住視線。我們這些旅客從北京西邊的羣山起一路上望到的是一片平整肥沃的平原，到處是村莊和莊稼。（關於犂夫拉船事，使節團的隨員巴勞的「中國旅行記」說：「游艇開行時，不論風勢順逆，不論水量深淺，中國官員必督促舟子前進，不准稍有停頓。如果發見船上夫役不夠應用，就命兵丁上岸拉夫來牽船。拉來的夫役大都是貧苦大眾，他們替官家服務，每天只給予約值英幣六便士的工資火食，還要他們一直拉去，不管拉到多遠，如未到達目的地，是不許他們還鄉的。因此就一到夜裏，犂夫就乘黑暗中紛紛逃去。發覺後，兵丁又再上岸到各鄉村拉人，老百姓多已睡覺，兵丁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們從牀上拉出來，倘有不肯服從，就用鞭來打撲，威脅百出。」這是一百九十年前外國人所記中國官廳虐民的一頁血淚史。——譯者。）

十月十日，星期四。

下午，王文雄大人來說，閣老松筠現在奉到皇帝諭旨一道，諭旨中所說的話，松中堂打算當面對我說，所以他準備過來我的游艇。不久，松中堂的游艇已向我這方面疾駛而來。我對王大人說，請你先去招呼松中堂一聲，說等他的船停下了，我先過去拜見他。王大人說很好，立即先坐一艘小船向松大人的游艇駛去。松大人的游艇和我的船相並停下時，我過船和他相見。見面之時，先有一套客氣話，無非舊事重提，說前此在熱河時，承他引導游園，我一直到現在還不能忘記他的感意。接着就說，現在又承皇帝陛下命他護導我前往舟山，更覺榮幸萬分。松中堂也客氣一番，說：「兄弟蒙皇上派爲護導官，和貴特使同行，真是榮幸之至。」說後，他在懷中取出皇帝的諭旨讀給我聽，大意說，着松筠護導英國使臣前往舟山上船歸國，一路當留心照顧，切實保護，毋得疏懈，如果英國那艘船不在舟山，即著松筠陪同該使臣等前往廣州上船，務須親自看着該使臣等平安上船後，方得回京復命。

我等他說完後，說：「我們現在要往舟山，但前幾天，我託和中堂派人送往舟山的信，不知現在已送到未？」松大人問是什麼信，我說就是我寫給高華勳爵請他停船等候我的信。他說：「這封信大概不關重要的吧，怕還沒有送去。」我說：「這封信不是不關重要的。因爲我們的國王只命高華勳爵駕駛『獅子』號送我到中國爲止。到中國之後，如果我不令他留候，他就可以自由督飭該船駛往他處。因『獅子』號軍艦

的其它任務頗多，不單是送我到中國的。」松大人說：「既然這樣，兄弟立刻寫信往北京，請和中堂即日派人飛送舟山，也許不致趕不上的。」我說：「這樣就再好沒有了。」坐了一會，我辭別回船。

「出使中國記」記云：特使辭謝之後回到自己船上。不到半小時，松大人就來回拜。正式談話剛剛已經談畢，這時就閒談起來。特使談到過去曾在俄國出使三年。松大人非常奇怪一次出差怎麼會長達三年之久。特使然後向他介紹歐洲各國互派使節的慣例，通過常駐使節來解除兩國間的誤會，敦睦兩國間的友誼。

松大人在談話中極力打聽英國以及其他同中國有貿易關係的歐洲各國情況。看來他除了打聽這些材料之後向皇帝上奏之外，本人對這些問題也感興趣。據說松大人每天要給皇帝寫奏摺報告情況，這足以表明皇帝對使節團如何重視。

特使認為通過這樣親切交談間接同皇帝聯系來促成使節團的真正使命，比在皇宮觀見正式談話還更方便有利。特使同松大人兩隻船挨着走得很近，任何一方招呼一聲就可以上到對方的船。兩個人的來往非常頻繁。松大人在談話中常常把由於他向皇帝做的關於使節團的情況報告，皇帝給他的諭旨中有關問候特使及其隨員的地方讀給特使聽。松大人可能發見過去那位欽差（按：即徵瑞。——仲蘇

注）所做的關於使節團的報告中許多地方歪曲不實，因此在他的報告中，他盡力做符合於事實的有利於特使的報告。松大人的胸襟豁達，又富有文學修養，這可能有助於糾正狹隘的民族偏見，這種偏見，由於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家庭出身，最初他大概也在所難免的。他讀的中國書和滿洲書很多，學識非常豐富。在有同特使接觸過的中國官吏中，只有他一個人在旅途中攜帶大批書籍閱讀。他的態度非常謙和，雖然他還是保持着他的地位所應有的尊嚴。他不僅是一位閣老，而且賞穿黃馬褂。賞穿黃馬褂在中國是一個最高的榮譽，穿的人體現出似乎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

喬大人與王大人雖然也都稱爲「大人」，但他們盡量避免當着松大人的面前來見特使，他們在松大人面前須恭敬侍立，沒有坐位。有一次特使的中國繙譯不自覺地當着松大人的面前坐下，馬上被他糾正站起來。過去在那位欽差的指示下，招待使節團的下級官員們時時阻礙和禁止使節團人員在停船時候上岸散步。現在他們不過問使節團人員的行動了。使節團員們也并不利用人家所給的這種便利，任意在岸上游覽，耽誤路程。從通州府到天津這一段路，雖然天時和莊稼有些變化，對使節團來說已經是舊游之地。

我回到船上還未到一個鐘頭，松大人就來回拜。賓主客套了一陣後，因為正經事剛才已說過，現在就可以隨便聊天了。松大人和我談了許多有關俄羅斯的話，他說俄羅斯人雖然兇狠野蠻，但還不能算得是惡人。我說，從前我奉敕國國王之命，曾在俄羅斯住了三年之久。松大人聽了很覺得奇怪，他問爲什麼一任欽差做了三年那麼久呢。我說，我們歐洲各國，大家都講交情，這一國派了大使常駐在那一國，那一國也派了大使常住在這一國。如此兩國之中，如果發生了什麼問題，就可以由所派的大使就近辦理，這是歐洲各國的通例，一向如此，到了今日仍是這樣辦理的。

松大人說：「我們中國就不是這樣了，我們從來沒有派使臣到外國去，外國派來進貢的使臣，乃是一種臨時的舉動，照例至多只許在京城裏耽擱四十天，假如有了重大事故，也許延長到八十天，可是雖然有這句話，却是千載難逢的。」松大人又提到中國的規矩禮法。他說：「我們中國自有中國的規矩禮法，如果這種規矩禮法對於中國沒有什麼不便之處，我們是不會把它改變的。所以外國人到中國，遇上了中西規矩禮法不同之處，就只好依照中國的規矩禮法行事了。這種規矩禮法，中國人行之已久，雖然外國人見了以爲奇怪，或行之不便，但中國絕對不能依外國人的話來改變成法的。」

我說：「中西規矩有這樣的不同，那麼，本特使這次奉派到中國，對於中國的種

種規矩禮法都很陌生，難保在覲見之時，不無失禮之處。但是這種失誤，似乎不能算是本特使的過失，因為本人到了中國之後，自知人地生疏，什麼規矩都不懂，因此就向富有經驗的人請教。他們都是久居中華的西方傳教士，本人都依照他們所教的做去，如果依了他們所教的還要開笑話，對皇帝陛下及其大臣有失禮之處，那就不是我的不是，是他們的不是了。」

松大人忙說：「那裏的話，那裏的話，貴特使這次到中國，一切舉動都很合適，就算有什麼不周到之處，朝廷也決不會因此小事而過事苛求的。」

松大人辭別後，王、喬兩大人仍留在我的船上，一直談到晚上才去。在我們談話中，他們透露了一件頗有趣的事情，值得一記。他們說，使節團這次從北京前往舟山，途中所用船隻大小凡四十艘，服務的人，上自大員以至夫力船戶等，大約有一千人。皇帝規定每日限開銷五千兩，如有不敷之數，應由沿途地方官供給。

他們又說，使節團在北京時，每日費用規定為一千五百兩（每兩約合英金六先令八便士）。中國的生活程度很低，物價極廉，而使節團一日的費用竟然要一千五百兩之巨，真是駭人聞聽之事。我們在北京時，雖然一切供應頗有失之奢汰之嫌，但何至每日要開銷至一千五百兩之多，這是令人難置以信的。也許是乾隆皇帝爲了優待我們，定下了這極極爲優裕的數字，而經手人太多，層層剝削，規定的數目與實際的開銷

相去極遠。記得喬大人曾對我說過，去年山東黃河缺口，淹沒民居無數，幸無死人，皇帝深知該省情形（原注：因為皇帝在中年時代，曾在山東打獵。按：此或指乾隆下江南也。——譯者），他接到地方官報告後，立即命政府撥庫銀十萬兩振濟災民。怎知戶部首先就扣下二萬兩，第二個經手人又扣一萬兩，第三個五千兩，以後有扣數千數百不等，到了發到災區，用在災民身上的不過二萬兩而已。

喬大人所說，我認爲是可信的。誰說中國人的道德好過其他的國家？我以爲孔夫子的徒子徒孫和西方的瑪門的子孫亦半斤八兩罷了。（瑪門的原文作 *Mammon*，是西方神話中掌管天下財富之神，亦譯爲財神。——譯者。）

「出使中國記」記云：中國政府對宗教事務上的收入不收稅。中國人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春秋兩季以及歲首年頭等時節都要舉行宗教儀式，這要花費許多時間，還要一些犧牲供品。過年是中國最大的節日，花費最大。但它也產生一些好作用。中國人認爲一元復始，萬象更新。許多朋友平時沒有工夫見面，在這個時候都要互相拜會，增進友誼或解除誤會。貧苦的鄉下人在幾個月前就盼望和準備着這個節日，他們勞碌了一年，借着過年的機會享受一下。在這個節日，並沒有規定休息多少天。長期勞動的人不需要屢屢休息。

中國人一般都能長期勞動，當中沒有暫歇。在這一點上歐洲下等社會人趕不上中國人。中國人在父母監督之下長期生活，這有助於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他們早婚，天性寧靜，他們不亂搞男女關係，他們不易傳染疾病，損害青春健康。總而言之，他們過着一種簡單而有規則的生活。

根據具體資料調查，歐洲的富人雖然生活非常放蕩糜爛，但他們的平均年齡仍然比歐洲下等人士的平均年齡多十歲。歐洲下等人當中勞動過度，沒有適當的享受和營養，難于適應險惡氣候，易于感受疾病，缺乏休息，無錢治病，等等原因都促使他們早亡。

中國人不過星期天，而且也沒有七天為一周的制度。廟宇的大門每天開着，人們隨時可以進去燒香施舍。和尚就依靠信徒們的布施生活。在中國沒有為宗教課什一稅的土地。從前一個皇帝開始，改按個人担負能力征收土地稅。中國政府還對進口貨和奢侈品也徵稅。征收後兩種稅的結果使商人相應地把售價提高，最後這筆錢還是出自消費者身上。貨物由一省到另一省要征收過境稅。中國的一個省相等於歐洲一個國的大小。每省都有一些土特產行銷其他各省。各省的過境稅加起來形成國家一筆很大收入。此外，各屬國和全國臣民向皇帝的進貢和沒收貪官污吏的家產也是國庫財源之一。大米征收實物稅，雜糧因係貧苦人民的主食，

免收稅。小麥也免稅。中國人喜歡吃米，不喜歡吃麥。

十月十一日，星期五。今日船行極慢，船夫和繹夫竭全日之力，只不過走了

十幾華里。因爲河水極淺，水力已不能將船浮起，但船仍然能慢慢進行，完全是人力硬拉，使船底和河床相擦而進。有一船因體積較大，而所載較重，竭力拉之，竟然不能進行一尺，後來由馬斯惠爾先生、麥金托什船長和吉蘭醫生等向中國官員獻策，將大船所載之物，分別移往小船，使大船的重量減輕，這樣大船才能前進。他們三人本住在大船上的，現在只好改坐較小的船了。

巴勞「中國旅行記」記云：夜裏，有一大船擱淺，不能進行一步。這時候天氣很冷，河水幾乎要結成冰，而船戶和繹夫人等，因此係官府所雇的船隻，如果不設法使它前進，大老爺們一定不高興，于是不辭勞苦，合數十人之力，齊赴水中推船，又在前盡力拉，希望稍有進步，但從夜裏到日出，竭其精力，船仍文風不動，人人都神疲力竭，動都不能動了。如果中國官僚稍有良心，見到這種情形，似乎應該不再大發虎威了。可是這班官老爺見別的船都往前行了，而自己的一艘却屹然不動，就大發雷霆，立即命兵丁下水拉那批正在賣命討好官府的船戶牽

夫上前，一一責以軍棍，懲其不肯用力。衆人受責，呼號慘叫之聲，四處可聞，而大老爺却無動于中。後來聽人說，船戶因擱淺之故，不僅挨了一頓毒打，還要把他們兩日來應得的工錢扣去。這麼一來，他們千辛萬苦爲官府服役所得的報酬，只是一頓軍棍而已。

十月十二日，星期日。今天我又過船去拜候松大人。他說，據舟山最近消息，我們的船仍停泊在舟山，我可以不必爲此事着急了。他又說，現在河水淺，船走得很慢，如果我們坐得有些氣悶，不妨上岸走走，觀看鄉村風景，但是游玩時，要十二分小心，不要離船太遠，太遠了，找不到船，那就麻煩了。（按：是日爲星期六，作者筆誤星期日。——譯注）

巴勞「中國旅行記」記云：自從松筠大人說這番話後，我們這班做隨員的人，就因爲整日悶在船艙裏不耐煩，便上岸散步，習以爲常，中國的官員也不加禁阻。有一日，忽然有一個武官下令他手下的兵丁八九人，硬要我們這班洋人回船，不許再在岸上散步，兵丁的態度很是橫蠻，不可理喻。我們不知爲什麼緣故，只好服從，各自回船。不久後，王喬兩位大人知道有這件事，勃然大怒，叫那批

兵丁到跟前，責以抗命之罪，用大棍痛責，那位武官的官階雖然並不很低，也給王喬兩大人責以四十大板。當武官受笞時，兩位大人派人來請我們去看行刑，其意在使那位官員自知羞辱。我們覺得這種打人的處罰沒有什麼可看，只好統籌謝絕了。

我見松大人心情愉快，便趁此良機提到正事。我說，我們的國王這次派我爲特使觀光上國，目的在開闢英中兩國交際的途徑，使此後兩國時常往來，感情益形親密，而中國皇帝陛下也許因此而對來華的英國人格外優待保護。我的話還未說完，松大人就說，我們皇上對於外僑，不論是那一國人都一律好好看待的。我說，當然，我們英國僑民沒有一個不敬愛中國的皇帝的，而中國皇帝所頒布的命令，不論怎樣，只要能辦得到，英國商人無不樂從。可是，自從中英兩國通商到今，前鋒已有十二年之久了，在這個時期中，中國皇帝對於我們僑商所頒布的上諭不止三道五道，而我們僑商却一道上諭都沒有見過。別的不必說，單就稅率一事而言，起初幾年，洋貨的進口稅收得很輕，現在一年重似一年，和從前相比，已加了好幾倍。如果中國有正當的理由，或有特別的支出，加稅本來是可以的；無如加的是加了，而理由則始終沒有明白宣布。假使中國這樣只顧加稅，有增無已，本人恐怕有一天英國商人到了負擔不起重稅

之時，那每年六十大船的商品，就不能運到中國來了。所以這件事，希望貴國想一個正當的方法才好。

松大人說，方法總是要想的，不過我們的稅則不是老不更變的，如果遇到國家費用少的時候，自然賦稅輕些，假使國家有什麼急切的需要，或某些省份出了重大事故，支出增多，就不得不在賦稅上面斟酌情形加一些了。這是不論本國商人外國商人，都是一樣的，並不是專門爲難你們英國人。我說這話說得對，即如一七八二年（即乾隆四十七年）的加稅，我也知道是因爲安南與西藏有軍事行動，軍餉浩繁的緣故。（按：西藏軍事行動，指尼泊爾戰爭，廓爾喀侵後藏，清廷出兵由四川入西藏討平叛亂，從此廓爾喀五年派使臣入貢一次，一直到光緒三十四年最後一次止。安南戰爭指安南王黎氏爲阮惠所滅，發生內戰，乾隆帝以安南黎氏受封百餘年，乃派兩廣總督孫士毅率重兵入安南討賊，立黎氏之孫爲王。阮惠自知賈禍，乃改名阮光平，派其子入貢請封，自言守廣南已九世，與安南爲敵國，非君臣，此次乃內戰，非敢抗中國，請來年親觀京師。帝許之。下一年乾隆帝八旬慶典，阮光平入覲。——譯註）但是這種臨時增加的稅賦，到了軍事平息，就要停止，回復原狀了，然而到今已歷十年，中國并無減輕之意，所以我們的商人心裏頗有點不舒服。

松大人說：「現在中國已沒有戰事了，這一宗稅，就是貴特使不說，我們也早已

考慮裁減的了。」我說，如果這個消息確實，那就是中國大皇帝體恤英國商人心，使我欣喜敬仰無已，所可惜的就是我到中國之後，沒有多大機會同和中堂詳細商談，請他把我要說的話轉奏皇帝。更可惜的是當本人入京時，護導官又是徵大人，他是一個個性倔強，不喜歡外國人的人，本人每有所建議，總是被他所阻，不得上達。假如當時中國皇帝指派大人來做我們的護導官，我們英國人就獲益不淺了。松大人聞言，好像很高興的說：「那自然，那自然！事情已經過去，兄弟亦無能為力，但將來一定有機會效勞的。我們雖然國籍不同，語言各異，但交情總要講的。」松大人說這番話時，態度非常肫懇，我相信每一個字都是出於肺腑，絕無虛飾，如果他的話還含有虛偽敷衍的成分，那麼，這個人可說是世界上最大的偽君子了。

十月十三日，星期日。今天到了天津，中國官員登岸採辦大批食物，貯藏船中，以備供應之需，其中肉類有羊肉、豬肉、鹿肉，果類則有梨桃橘栗，葡萄胡桃等，又有幾種是我生平所未見過的，不知叫什麼名字，我們從北京往天津途中，每日都有好酒好菜招待，似乎不必費我筆墨，但今日要特地寫出來的原因，則因為今天吃飯時，松大人曾親來拜訪之故。

又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記述一下。我們歐洲人把牛奶看作一種普通飲料，家家戶

戶都有的，但中國人却沒有喝牛奶的習慣（他們認爲牛奶者，乃母牛用來飼餵牠的小牛之物也），他們見我們每進食必用牛奶，沖茶也攪入牛奶，然後知道我們有「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概，於是在供應品中加入牛奶一項，以滿足我們的口腹之欲。但中國人既不大愛喝牛奶，因此物色牛奶頗不容易，尤其是在水路上得之尤艱。松大人有心向我們表示好意，特地派人買來兩隻多奶的母牛，養在一艘船上，以備我們飲用。這樣，對於我們英國人是很有裨益的。

松大人此舉，使我勾起舊事。當我們在天津登陸以後，中國官方一路招呼周到，一切供應都窮奢極侈，到了熱河之後，又由和梅爾薩自引導我們遊覽熱河行宮，乾隆皇帝萬壽典禮，我們也隨班行禮。說句良心話，一個國家對待另一國家的使節如此優渥，可說是禮儀周至了。可是，我們到了首都，還未足兩月，就用客氣的態度叫我們回國，逗留多一兩天都不容許，這般情景，很使我沮喪，不得不向中國朝廷辭行。接着，我們首途出京，沿路供張之盛，和初到時一模一樣，就拿牛奶一事來說，其事雖小，但亦可見中國官員照料周到。中國官方初時則熱烈招待，忽然又冷起面孔逐客，客行時忽又熱烈招待，一冷一暖，令人捉摸不定，爲什麼會這樣呢？我不妨以武斷的態度付測一下，這次忽然供張復盛，或者是中國朝廷覺得驟然逐客，不合情理，但朝廷又不便認錯，爲了安慰我們，爲了使他們的良心過得去，就迫得出此一舉了。

十月十四日，星期一。

我們的船隻駛入運河了。河的濶度約八十英尺，水流甚急，因此每一艘船需要牽夫十八至二十名才能把它拉動，並且進行極慢，一小時內只能航行一英里半多些。但兩岸風景幽美，雖然走得很慢，對我來說也不無小補。兩岸的斜坡滿植樹木，農田都耕種得很好，布列井然，農家園立其間，景物令人可愛。

十月十五日，星期二。

今早忽然冷起來，但到了中午又很熱。上午六點，寒暑表為四十七度，下午兩點，突然升到七十四度，在八小時之內，相差竟至二十七度，在我所到過的地方中實在未見過有此現象。這樣的暴冷暴熱，影響我們的身體極大，有幾個衛兵病倒了。

十月十七日，星期四。

路過大墳場數處，據我猜測，既有這樣的墳墓，則必鄰近大市鎮大城市了。就是我在這裏所見的人民，也較多過以前所見的。據說中國的人口，南方多於北方。現在我們逐漸向南行，人數一定按日遞增。今日在岸上的人羣中，見有婦女多人，她們的相貌並不怎樣漂亮，而衣服也不十分整齊，照我猜度，在田上耕作的農民也許就是她們的丈夫呢。

十月十八日，星期五。

我們看見遠處有幾處城垣市鎮的地方，其風景頗類歐洲的佛蘭特、荷蘭。我覺得這裏的氣候如果吹南風就總是溫暖可愛的，一刮北風就不同了。昨天出太陽的時候，溫度表是五十三度，今天則為四十六度。王大人和喬大人對我說，這裏的貧民因為沒有足夠的衣服禦寒，往往有很多人受凍而死。他們禦寒之法似乎只靠衣服，而沒有爐火等設備。

晚上，船到德州，這是一座大城，位於運河左岸。岸上有很多軍士列隊奏樂，迎接我們。一時旌旗火把燈籠，擁滿在一起。

十月廿一日，星期一。上午，我往訪候松筠，這次談話的時間很長，主題是乾隆皇帝給英王的敕書。

當談話時，座中有一位官員，他本是軍機處章京，現在跟隨松大人辦事，皇帝給英王那第二道敕書就是他起草的。他見了我，不斷道歉，他說：「敕書中有幾句並非皇上之意，是兄弟自己加入的。」我問那幾句，他說，就是：「『以上所諭各條，原因爾使臣之妄說，爾國王或未能深悉天朝體制，並非有意妄干』」和「若經此次詳諭後，爾國王或誤聽爾下人之言」那些句子。」

我說：「這幾句如果不是皇上的意思，你為什麼要加入呢？其中必有原因，請你

對我說明，好不好？」他說：「這是一種政治性辭令，朝中時常運用的，因為皇上對於其他國家的君主有所請求，要推却所請，不使用直斥之法，以顧全他們的體面。所以敕書中不說所請各款，出自貴國國君，只說貴特使未奉有英王之命，發此妄談，這樣，就是敕書加以駁斥，對於英王的體面與尊嚴，絲毫無損。這是兄弟措辭的苦衷，現在貴特使知道了，諒必表示贊成而加以原諒的。」

這人所說的話雖婉轉有理，而且說的時候，面部表情懇摯謹恭，所說或非虛偽。但我仍不能無疑，試問甲國的君主既然知道下一道敕書直斥乙國君主之非禮，就算不直、其君主，而斥其所派的使臣，這樣也說得上是有禮嗎？恐怕這種舉動，在中國人則認為取悅英王，但在英王却未必因此而快意。至於區區的我，能够替英王陛下承受其咎，實在萬分榮幸，中國皇帝駁斥之語，我唯有一笑置之，絕不介懷。

我又說：「皇帝的第二道敕書中有：『至於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係西洋各國向奉之教，天朝自開闢以來，聖帝明王，垂教創法，四方億兆，率由有素，不敢惑於異說。即在京當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與中國人民交結，妄行傳教，夷夏之辨甚嚴。今爾國使臣之意，欲任聽夷人傳教，尤屬不可』等語。其實我所開的說帖裏頭，只是提到商業問題，沒有一字涉及傳教，現在敕書中忽然節外生枝，出現此事，真令人莫名其妙。」

松大人說：「這是因爲向來到中國的西洋人，大都喜歡傳教，皇上恐怕你們英國人也有請求傳教之意，故此聲明在前，杜絕你們提出。」我說：「這件事雖根據中國人對於歐洲人的經驗而發，但我們英國人對於宗教問題，意見和歐洲大陸其它國家稍有不同。因爲別的國家的宗教家，主張一尊之說，以爲世界上既有天主教，其餘之教就應該不再存在，故此他們大力宣傳天主教，必欲使其它宗教一概消滅。我們英國人則以爲我們既然崇拜天主，而天主教的真義，也在於教人爲善，和其它宗教的宗旨相同。宗旨相同，就無論什麼宗教，凡天主之意准許它存在的，我們也不必用人力強行摧殘它。因此，英國人雖然也篤信宗教，但傳教的熱度，遠不如葡萄牙等國。試看澳門、廣州這兩個地方，有不少外國人來游歷，每每有一兩個宗教家驛在其中，但我們英國人只有商人，向來都沒有派過一個職業教士，就拿本人這次到中國來說，隨員裏面雖然也有一兩人是教徒，但他們的職責在管理各項禮物，並沒有負傳教之責。這樣便可以知道我們英國人和葡萄牙人雖然同屬一教，而傳教的熱心却大不相同。現在皇帝的敕書中忽然有『爾英吉利國人素喜傳教，一如葡人謬說』等語，實與事實不合。照我的揣測，恐怕是葡萄牙教士故意挑撥中英兩國的感情，在皇帝跟前說我們英國人要在中國傳教，因此當撰擬敕書時，就引教士之言以爲材料。否則中國人對於歐洲情況向不習知，決不會作此等揣測之詞的。」

松大人說，敕書中並沒有這兩句話，中文、滿洲文都沒有，如果拉丁文中有，便是翻譯的人不對了。（按：松筠所說的話，完全與保祿（Poirot）神父於一七九四年九月廿九日在北京發出給馬憂爾尼的一封信相反。他在信裏說，他同勞神父奉命把敕書譯爲拉丁文。保祿神父說，當他們翻譯時，一個中國官員高聲念出一句中文，他們就翻譯一句。譯到那一句有關英國人要求在中國傳教時，他們嚇到目瞪口呆，他們向中國官員說，英國的特使實在沒有請求傳教之意。但那位中國官員就叫他們譯作「教會」。保祿神父的信又說：「我們是不敢擅自刪去敕書裏面的整個句子的，只能在詞句上的一二處畧加更改，因為我們恐怕中國官員認爲我們翻譯失去正確性，將會叫第三個教士來詳加檢察。……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是將譯文中有關對英王的語氣改爲客氣一些；因爲他們把我們的國王當作中國的藩王看待，視之如奴隸也。」）

停了一會後，我又說，第一道敕書中，其主要點只在不允互派使節，而敕書中又有「凡西洋諸國甚多，非止僑一國。若俱似爾國王懇請派人留京，豈能一一聽許」等語。又第二道敕書中，除前說的宗教問題外，每駁斥一條，就必殿有一句「若別國紛紛效尤，以難行之事妄行干瀆，豈能曲徇所請」等語。以鄙意度之，似乎皇帝生怕我們英國幫助其他國家援據此項成例，向中國要求種種權利。殊不知本人所求請的，只是推廣英國的商業，並沒有幫同別的國家向中國要求權利之心，就是別的國家以厚利

來引誘我們，我們也決不答應的。貴國皇帝預計及此，似屬過慮。至於廣東進口稅之繁重，英國商人受苦已久，如果中國政府再不設法加以改善，一任貪官污吏蒙蔽勒索，我恐怕將來英國人的貿易受此影响而日益衰退，廣州的繁榮當然也會退步，這對於我們英國固然不利，但對中國來說，也不見得是福。而皇帝第二道的敕書中有「又據稱，爾國船隻請照例上稅一節，粵海關征收船料，向有定例」等語。如果皇帝全不知該關征稅近情者，就不免失之昧於近事了。

松大人說：「請你不要說了！總之，閣下對於我們皇上所下的兩道敕書，無非是滿肚皮不快活。其實皇上對你們英國人非常要好的，不過，我們中國的法律和習慣是不便更改的，皇上也不願去改變。現在皇上已派了一位新總督往廣東，切實整頓一切。這位新任總督長麟，是一個很能幹的官員，又是宗室，皇帝很信任他，他在浙江巡撫任內，很有政績，所以皇上看中了他才給以新任務，命他到任後，將廣東省以前種種弊端，一一查明奏知，並特准他便宜行事，斟酌當地情形，什麼事情應革除，什麼事情應興辦。我想長大人到任後，廣東政務必大有起色。不過地方較大，而積弊又太深，要整頓並非一朝一夕就見有效，即以關稅一事而論，整頓後的辦法，恐怕不是閣下在中國時就知其詳情的，只好等到日後英國商船到廣東時用書信通知了。」

「出使中國記」記云：在航行中，皇帝和松大人經常來往信件。……松大人在談話中，經常把皇帝寫給他的敕諭中有關問候特使的幾句話念給特使聽，特使私下聽說，皇帝對特使這樣關懷，完全是由於松大人向皇上題上了有利於特使的奏摺。他向皇上奏說，根據一路仔細觀察，英國使節前來確只是爲了發展貿易關係，並無其他壞意圖。發展對外貿易，在中國看來算不了一回事，值得萬里迢迢前來，但對歐洲國家來說則是一件頭等大事。他並上奏皇帝說，從英國人的言行推測，假如發展兩國往來關係，不會產生任何壞作用。

皇帝在給松大人的敕諭中，問候特使的同時，還經常按照東方的方式從他自己吃的一些乾果蜜餞一類的東西贈送特使。皇帝在給松大人的敕諭中說了如下一段話：「雖然外間有些人對他們到中國來有種種不利的臆斷，但我對英國和英國特使的印象却是非常之好。英國特使非常注意他們的商業利益，我將盡力予以保障。英國方面提出的種種具體要求，我都拒絕了。但這並不意味着我認爲這些要求不當，而是通過這些要求將要產生一些新的事物和情況，在我這樣高齡的人應當慎重考慮而不應當驟然允許。關於英國在廣東商業和種種具體事務，係由兩廣總督就地處理。我爲此事徵詢現任總督，他不主張更改現行規章制度。爲了照顧到英國人的利益和願望，我派了一個新總督去主持。這個人是皇室宗親，爲人正

直無私，對外國人寬大仁慈。新總督現在浙江巡撫任上。我曾經給了他一個有力的指示，叫他到廣州之後，清除積弊，更改章程，把英國人抱怨的種種條例一概予以廢止。」松大人對特使說，特使可能認為上項內容可能係松大人爲了照顧特使的情緒，有意把皇帝的指示作有利於特使的敘述，但事實上這些具體內容俱是皇帝親筆批的；新總督現正在杭州府，將來到達杭州之後，他介紹特使見面，從這位新總督那裏也會得到信中所談內容的證實。

我說，廣東的稅則，只要是切實整頓，不論遲早，都是我所樂聞的，但有一事，務請大人代爲辦到。松大人問何事。我說，關於整頓稅則的事，我們的國王一定很高興聽到這個消息，而前此第二道敕書中，既然有一處是翻譯上有錯誤，這就難保他處不再有些錯點，所以我請閣下代奏知皇帝，請他寫一道敕書詳細說明將來整頓廣東稅關之事，同時對於前述那兩道敕書那些謬誤，亦詳叙而更正之，使我可以帶回英國給我們的國王過目，完了我的責任。

松大人說，再降一道敕書，未嘗不可以，不過現在閣下已經動身回國，如果朝廷再降敕書，恐怕有違成法。又說，我們皇上自貴特使來中國後，非常歡喜，幾乎沒有一天不提到貴使，甚至貴使的起居飲食也時時問起的。就是現在貴使離開了北京，皇

上還是牽掛得很，這都是貴使舉動文明，頗蒙皇上賞識的緣故。不過現在要請皇上再降一道敕書，在情理上說來，皇上未必不肯，只是向來沒有此等規矩，能否辦到就很難說了。兄弟不妨給你寫封信去，將來貴使到了杭州府和新任兩廣總督長大人相見之後，長大人一定會把此中情形詳細告訴你的，因為此刻寫信去，預計回信到時，我們已在杭州府了。我見松大人在旅途中，幾乎無一日不收發文書多件，用加快驛使送出，既有此便利，他多發一封書信，亦不過舉手之勞，或不至於食言的。中國人傳遞文書之迅速，真出乎我們歐洲人意料之外，據我所知，大約爲程一千五百英里的距離，費時不過十日或至多十二日。（斯當東「出使中國記」說：「在中國，各省大吏向皇帝上奏章，和皇帝給各省大吏下諭旨，係騎馬傳遞，將公文縛在人背上，袋底系一响鈴，叫人讓路。每行十或十二哩，將公文袋交給另一驛站，另換人馬繼續飛奔前進。這叫做郵驛。」）

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太陽東升時，溫度降至四十八度。我們見兩岸所種的棉花很多。下午四時，船過臨清州（辛亥改革後爲臨清縣。——譯註），這是一個大城市，居民蜂擁而出，看我們的船隻經過，雖然我見慣中國人口之多，但一次有這許多人聚集在一起看熱鬧，也不免使我震驚於中國人之衆。

這裏的白楊樹很高很大。天黑之前，我們通過了一道水關而開入一條狹窄的運河。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我們的船今日共經過三道水關。松大人派人來說，剛接到皇帝給他的上諭，和我有關，打算來我處一談，但不知什麼時候方便。我因為今早身體不適，沒有離開臥床一步，只好告知他，希望明天我完全好了就去拜候他。

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今天松大人來坐談，他說乾隆皇帝聽說使節團啓行後，團員一路安吉，很是高興，故此特派專人送到他所喜歡的東西（是奶酪一合和一些蜜餞）給我嘗嘗，以見寵眷。又有一道上諭，吩咐他向我問好。我立即向他道謝，並請他代奏請安。

客套之後，我們便談到上次相見時所談的事。松大人說現在新任的兩廣總督長大人，爲人公正不阿，將來到任之後，一定能把以往各種積弊一洗而清，廣州英國商人必能大受其惠。他這樣說時神態語氣都很誠懇，好像要我深信他的話似的。如果北京政府是沒有誠意整頓的，難道他們不知道我們英國人不肯久受其諾言所騙嗎？難道他們不怕英國的海軍力量嗎？只要我們派兩三艘小戰艦，不消兩個月功夫，就可以把中

國沿海的海軍全部摧毀，沿海各省居民，大都靠捕魚爲業的，這麼一來，他們的生活便大受影響，說不定會發生饑荒呢。（按 英國人的狂妄態度可謂極矣！）

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六 我們的船仍在運河中航行。左岸有一湖，面積很大，右岸有無數鄉村，在四五里的遠處，見有幾個小岡，突出在大平原之上，樹林中聳出高塔數座，點綴風景，很爲悅目。天氣極好，這是很難遇到的，不寒不冷 好像我們英國十月的溫和氣候一樣。

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一。 在過去幾日，我留心觀察，才知道我們的船 每一艘用紳夫十八人，有一頭目領導。這班工人舉動很沒有秩序，到現在稍覺整齊，也許這裏的警察，比別的地方較爲嚴厲吧。（按 這裏的警察二字，原文是 *Police*，但這時候，中國尚未有警察之設。——譯注）據說，運河所經的地方，如有官船通過，地方官就要供應紳夫，好像德法兩國的驛站要爲旅客僱用馬匹一樣。但中國紳夫的工資極薄，人們多不願服役，地方官就不得不按戶勒派，那些較爲富裕的農戶，自己不願當差，往往出重資僱人代替。

「出使中國記」記云：十月廿五日，船抵運河的最高部分，是運河全長的五

分之二。汶河的水在這裏流入運河。汶河河道和運河成直角交叉，是供給運河水源的最大一條河。兩條河匯流的地方，水流很急。在這裏運河的西岸建了一個堅固的石堡。汶河的水以很強的力量向石堡沖擊，從此分開，一條向南流，一條向北流。有一個未經解釋的說法：在這裏拋一束棍棒在水面上，棍棒也隨着水流分成南北兩個方向，這確是一種奇異現象。

當時運河的設計者一定是從這個高處統籌全局的。他站在這塊地勢很高的地方，運用匠心，設計出來這條貫串南北交通的巨大工程。他計算到從這裏到南北兩個方向的地勢斜度，沿路河流所供給的水源，設計了許多水閘，同時還估計到由於開閘放船所損失的水量可以從地勢比這裏更高的汶河的水補充過來，匯流之後，分爲兩個不同方向的支流，這裏附近有一個金碧輝煌的龍王廟。

船從這裏開行不久，看到一種捉魚的鳥。這種鳥可以訓練爲人捉魚，每天收穫量很大。它是一種塘鵝屬鳥，我們捉到一隻送給蕭博士，他作了如下的鑒定：「喉部色白，身體白底有褐點，圓尾巴，黃色嘴，屬於一種褐色塘鵝。」

這裏運河之東附近有一個大湖，裏面有上千條小船，都是用這種鳥來捉魚。每隻船有十幾隻鳥。船主做一信號，它們馬上飛到水裏去捉魚。我們非常驚奇地看到它們很小的嘴裏銜着很大的一條魚。它們被訓練得真是好，用不着在它們的

喉部用線或圈套着，它們把全部捕獲品交給主人，自己不吃一條，除非主人爲了獎勵或飼養，做信號叫它們吃一兩條，這些小船都很輕，主要是在湖裏划。當地漁民依此爲生。

這個湖的兩邊由一個很高的土堤同運河分開。運河的水位比湖水高很多。當時修建這條沿整個湖同運河隔開的堤壩所用的土方和所費的人力是非常大的。堤壩的兩面俱鋪着一層石塊。爲了不使運河的水壓過強以致使堤壩無法承受，在堤上造了一些水門來調節河內過多的水。這些水有的通過這些水門直接流到湖裏有的流到低地，有的流到堤壩上的小溝裏，把它當作貯水池。最後一項設計說明中國人至少懂得一些水力學。小溝內的水經常保持爲河水湖水或者河水和窪地水的中間水位，這樣，水壓在兩岸上的力量就分散了。貯水池的水抵消了運河同樣高度水的水壓，而湖裏的水又反過來抵消貯水池裏的不超過湖水水位的水壓。堤壩中留一個溝渠還可以減少堤的用土量。這裏的土係從很遠地方運來的。根據過去傳教士所繪的地圖，過去這裏很大一片地帶全是湖沼。現在整片地帶，包括堤壩的頂端都開墾爲良田了。

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天氣很好，吹東南風，使人非常愉快。天空一片灰

色，像一塊大理石懸在太空那樣，時時有浮雲開動，日光由雲隙中下射，照耀在人眼前，精神爲之一爽。早間松大人來訪，他說，剛得到北京消息，「獅子」號和其他較小的船隻已於本月十六日離開舟山，「印度斯坦」號則尚未啓碇，我要回國只好乘坐「印度斯坦」號前往澳門了。我說，「印度斯坦」號是一艘商船，只能多載貨物，不能多載搭客，使節團人數衆多，而且我們向來不慣於擁擠，如果這樣多的人堆擠在「印度斯坦」號上，恐怕不合衛生而致生疾病。

松大人說，這話亦說得有理，我馬上寫信往北京請他們妥籌辦法，至於我們現在不妨到了舟山後再作計較，如果嫌「印度斯坦」號船身太小，儘可將行李等物，由該船運載，其餘官員夫役，仍用中國船隻由內河運往廣東，想來沒有什麼不便之處。我說，這辦法雖好，但不知我寫給高華勳爵的信現已由北京送去否，假如北京能早日送去，何致有今日這種周折。松大人一聞此言，意頗不悅，立即亂以他語。我見此情形，不免有點駭異。中國政府對我們英國人雖表面上頗有推心置腹之概，幾乎沒有一事不以誠意相待，究其實則似乎不是這回事。即如一信之微，他們也不肯盡力，其餘種種事務，如改良廣東的稅則等，恐亦不免成爲畫餅。如果我所想的不錯，則我此行可謂白費功夫了。

十月三十日，星期三。昨夜刮大風，而且風勢強烈，和昨兒的天氣大不相同，恐怕我們非到明天不能開船了。

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四。松大人今早又來拜訪。他說自從我們離開北京後的一路情形，和他同我的談話紀錄，隨時由他稟報皇帝，現據北京來信，皇帝見了這項報告之後，非常歡喜，從前皇帝對於我們來中國的一回事，心上頗有些疑慮，現在卻已完全明白，知道我們此來完全是爲了聯絡雙方感情和增進貿易，故此皇上已發給新任兩廣總督一道諭旨，命他將外洋貨物入口稅切實整頓，如果外國人受到什麼冤曲，准他們直接稟請兩廣總督查辦，不必依照從前的規矩經由行商（即對外貿易的十三行

——譯註——轉呈。我說，既然貴國皇帝加意照顧我們外國人，我實在非常感激，但這種情形如果由我回去向英王說知，總不如由貴國大皇帝寫一封信較好，不知前幾天所談請貴國皇帝再降一道敕的話，能否辦到。

松大人說，我們皇上辦事，自有主意，主意打定了，便不願意有旁人去干與他，這件事，我想既由皇上答應辦理，將來無論如何，自有必行之勢，閣下就不必汲汲，假如一定要拿了皇帝的字兒做個憑證，恐怕越是催得緊，事情反不免別生變卦。況且閣下要請皇上再降一敕的話，兄弟早已有信去過，如果皇上認爲這事可以辦得到，担

保不久便有回信，不過現在還沒有，請閣下耐心等待吧。

十一月一日，星期五。自從昨天經過一水閘後，河面漸寬，到今日所經之處，其濶度和我們英國柏特尼地方的泰晤士河相等。

十一月二日，星期六。今早我們從運河橫渡入黃河，這一條河流在中國歷史上很有名。我們所渡之處，約濶三英里，水急多泥。（「中國旅行記」記云：黃河水急難渡是有名的，船家在渡河之前，將船停在岸邊，殺牲口祭河神。所殺的生物，雖各船不同，而以豬雞兩物爲最多。殺牲之後，將祭品放在船頭，血和羽毛就黏在船面，就算不能全部盡黏，也要把它的各主要部分黏足。船頭之上，除所殺牲畜外，還有三個小酒杯，杯中所裝的東西，亦各船不同，有的用粉、鹽、茶，有的用酒、油、鹽，也有用油、米、鹽的。安排妥當後，先由船主持香向船頭跪拜，然後開行。開行時，船主站在船頭的一旁，另一旁站着一人，他手拿着一面銅鑼，當船航行到中流水勢湍急之處，他就鳴鑼爲號，船主就拿起那些小杯子，把茶、米、油、鹽等物倒入河裏，同時大放爆竹，全船的人都高舉雙手向河神致敬。過了急流之處，仍由船主向船頭三叩首，禮畢。）

渡黃河後，我們的船仍沿運河曲折南行，預計數日後便可以到達揚州。在揚州我們有幾天休息。

十一月五日，星期二。今日到了揚州。這個地方的商業頗爲興盛。本來我們打算在這裏休息幾天的，但後來松大人改變計劃，一直開往杭州府。

十一月六日，星期三。黎明時候，我們渡揚子江了，這條大河，一般人都叫它爲長江。我們渡江之處，約闊一英里半。渡過後，就到達鎮江。鎮江是揚子江下游勝地，在長江南邊，是一個大城市，形勢極好，人口甚多，只是城牆已有些凋敝。過鎮江時，岸上有軍士約二千人，列隊鼓樂而過，看來好像這裏正在舉行閱兵禮。這批軍士各有不同顏色的旗，他們所穿的制服，亦有各種顏色，黑的、白的、黃的、藍的都有，很是好看。他們頭上也戴有鋼盔，但所穿的棉靴、長裙，使他們負重不堪，在行動上很不靈活，而且也沒有丈夫氣。

據王大人說，這支精銳軍隊和那些鋼盔都是屬於皇帝旗下的（大概指上三旗而言，潛制，上三旗是皇帝親自指揮的軍隊。——譯註），此等鋼盔妥藏在軍庫中，非遇大典或大節日不拿出來用的。王大人說，事實上那些鋼盔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因

爲它們太笨重，不宜用於戰場上。我很想得到一副帶回國，便託王大人設法，但沒有成功。

十一月七日，星期四。今晨船到常州府。經過一座建築很精固的三拱橋，中間一拱極高，我坐的那一艘船亦無須將船桅卸下，安然通過。常州府也是江南一個頭等大都會之一，舊日衣冠文物之盛，冠絕一時，現在稍見式微了，近水邊的房子大部分是木材建成的，據我觀察，這裏的居民似乎不十分愉快，因爲他們覺得南京本是江南省的省會，國都由南京移往北京，地方繁榮多少就受到影响了，人民不高興是有原因的。晚上，船過著名美麗的蘇州，游人皆稱這個城市爲中國的天堂呢。

「出使中國記」記云：江南省內的運河道上修建了許多堅固的永久橋梁。有些是紅色花崗石橋，這種花崗石裏包含着大量長石。有些是粗的灰色大理石橋。有些橋的橋拱是半圓形，有些是橢圓形，橢圓頂在橋拱頂端。有些是馬蹄形，橋拱頂上最寬。橋拱上的石頭都不是方形的，橋拱頂上留出一塊三角空地，裏面由一塊拱心石恰好填滿。所有橋拱上的石塊都是按照一定彎度拼湊建成的，造得恰巧合適。

船過橋的時候須要把堅牢的單桅竿取下。有些船是雙桅竿，桅竿頂結在一起，桅竿脚分開一在船頭一在船尾，好似等腰三角形的兩個邊。……有些橋的橋拱很高，不用下帆也可以過橋。這裏附近兩岸的村鎮連續不斷，需要橋梁來維持來往交通。這些橋的橋拱高度，以及橋面上的階梯使手推車無法通過。此地水上交通四通八達，交通運輸大部分用船，手推車的用處很少。在運河和運河的一個支流之間的一個橋下有一條通路便利步行人和曳船的人。

船隻經過蘇州府的郊區，同威尼斯相似，蘇州府的街道被運河的一些支流隔開。每一個支流上面有一座漂亮石橋。使節船隻在蘇州郊外航行了將近三小時才到達蘇州府城牆，附近河邊停了常非多的船。在一個造船船塢中有十六隻二百噸重的船在製造。運河穿過城牆下幾個橋洞，情景近似巴達維亞城。

蘇州府是一個面積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的城。城內房子大部份建築和裝飾得很好。這裏人民大多數穿絲質衣服，樣子顯得非常愉快。整個城子呈現出一片繁榮氣象。據說這裏人對把首都遷至北京至今還有意見；過去距離蘇州府很近的南京是全國首都。中國的統治者把首都由這塊無論從哪方面講都是得天獨厚並又經過巧妙加工改良的地方，遷到韃靼區邊沿的北直隸，完全是從強烈的政治角度考慮決定的。蘇州府一向被認為是中國的天堂。當地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叫作「

上有天堂，下有蘇州府。」

使節團人員還認為蘇州的婦女確是比北方婦女生得較漂亮，較會修飾一些。北方婦女終日在田地裏風吹日晒，同男子做同樣的粗重勞動，再加上繁雜的家庭事務，使得她們沒有時間整容，因此面貌黧黑、四肢粗壯。蘇州婦女不大出門，偶爾被距離赤道三十度以外的太陽晒一下，是大不相同的。這裏婦女多半喜歡在前額上戴一個垂到眉間的上面綴着寶石的黑緞小便帽。她們還戴水晶體的或金質的耳環。

美麗的太湖距離蘇州不遠，羣山圍繞湖邊，風景如畫。這個湖除了供給蘇州人吃魚而外，還是一個供人娛樂休息的場所。太湖上有許多游艇畫舫，只由一個婦女划。每隻船上有一個收拾得非常乾淨的小房艙。這些婦女除了划船而外，還操另一種副業。太湖是江南省和浙江省的交界。使節船隻經過蘇州往浙江省省城杭州前進。

由蘇州府到杭州府約九十哩。這段河面寬達六十到一百碼。整段河岸都是石頭鋪的。

船在杭州前面一個村莊停下來，新任兩廣總督由杭州乘船到此歡迎松大人及特使。

新總督長大人是皇室宗親，新近奉命總制兩粵，態度非常謙和，還有一點高傲自大神氣。他證實了以前松大人對特使所說的皇帝有關英國人所下的諭旨。他向特使也表示他對英國人的善意。

十一月八日，星期五。松大人來訪，他說剛剛接到朝廷明諭，我們到杭州後，即由新任兩廣總督長大人護導我們同到廣東。馬金托什船長將前往舟山，回到他的船上主持一切。我對松大人說，馬金托什船長回到「印度斯坦」號時，我託他把那些笨重的行李和皇帝所送的禮物帶到船上運回國。我的衛隊和侍從數人，也跟着上船料理此事。長大人又說，我到了杭州，既然有長大人和我作伴，同往廣東，他就不必再向南方走一遭了，他打算到杭州後，再往寧波，將馬金托什船長上船的事料理清楚，立刻回京復命，並把這次南下情形面奏皇帝。又說，他同我一起旅行，我對於他未必有什麼不滿意之處罷。我說：「那裏的話！我一路承大人照拂，感激不盡，怎會有不滿意的事呢。」他說：「這就好了，我可以交差得過了。」停了一會，他又說：「閣下上次說過，馬金托什船長到舟山後，打算收買些貨物帶回英國出賣，和中堂已經答應過可以照辦的了。現在馬金托什船長如到舟山，如果因為時間短促或因別的緣故，不能買到貨物，那就不妨到廣東去收買，兄弟可以代為招呼廣東官廳，免其上稅，以

示優待，請閣下順便招呼一聲馬船長便好。」

十一月九日，星期六。今早船到杭州府，在城外一處停泊。這時候，新任兩廣總督長大人已乘船從城中出迎松大人，他對我說，待見過松大人後就過來和我相見。這位長大人將來到了廣州後，能否如松大人所說整頓該處的稅務，尚在不可知之數，但現在能在此和他相見，却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

船停後不久，長大人果然來拜會。我細看他的狀貌，頗像一個知書識理的人，舉動也彬彬有禮。我們相見時，寒暄了一番。長大人就說：「兄弟奉命往廣東，想來松大人已經和閣下說過了。到廣東之後，凡是英國商人，我一定特別出力照顧。關於整頓稅率一事，固然不在話下，就是別的事情，凡英國商人受了屈的，也儘管直接向我稟告，無論是本人來也好，入個稟也好，我總秉公辦理，不使他們吃虧的。」

他說過之後，就和我閒談，問我從英國到中華來回有多遠，我對他說了。他說，原來有這麼多路，怪不得這次我到中國，他們的皇帝分外歡喜了。他一邊說，一邊叫人捧上幾件禮物，說：「這是我們皇上加送給貴國國王的禮物，請閣下代為收轉。」這些禮物是幾匹金色絲綢，和皇帝自用的幾個荷包。其中最為貴重的是御書福字。據中國人說，御書福字非常珍貴，不僅外國人不易得到，就是中國王公大臣，亦以得此

爲無上光榮。我敬謹拜領後，長大人又拿出御書福字一軸給我，說是皇帝賜給我的，我便向他道謝，請代奏下忱。

我們談到同往廣東的事，長大人說，他現在還沒有把浙江的事務交代清楚，大約過了四五天才可動身。動身之後，我們一路同行，儘可以時時過船來往談天。關於馬金托什船長，現在已經商妥，由松大人陪他同往舟山去上船。不過他到舟山那裏去，如果說到購買貨物這件事，就有些麻煩了。我說，我和馬金托什船長就要分開走路了，假如長大人認爲他去舟山時有什麼困難，不妨叫他來當面同他講講。

於是我請長大人准我叫馬金托什船長來見。他到了後，長大人就對他說：「廣州的中國商人同外國人來往很多，舟山的情形就有點不同了。你到了舟山，不特各種貨物都要用現金交易，就是那裏出賣的貨物，也未見得適合外國人之用，反不如索性到廣東去買更好。」他說過這番話之後，又再三說外國人不便在舟山買貨的情形。我本意叫馬金托什船長往舟山辦貨，是具有深意的，因爲我希望中國政府准許我們英國人在那裏貿易，故先派馬船長前往作「既成事實」之舉，以便「有詩爲證」。現在中國政府既然不准在舟山辦貨，麼那，只是這單單一次的交易，似乎也無足重輕了。因此我也不便同長大人爭辯這事，好在舟山既可以免稅，廣州亦可以免稅，反正都是一樣。

十一月十日，星期日。兩廣總督長大人今日來拜會，所談的仍與昨日大同小異，只是再度力言往舟山種種不便而已。他又再次說，他奉命前往廣東，一定依照皇帝的指示，整頓該地的事務，到任之後，一定不會使外國人受委屈的。

杭州府是一個很繁榮的大城市。它的附近出產生絲的數量極大。我曾問過船上的中國人，這裏出產的是哪一種桑樹，有些人說是紅色的，有些又說是白色的。我又問他們怎樣種植，但中國人對什麼事情大都存有疑忌之心，又認為我們太過好奇和多事。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一。下午接到高華勳爵一信，係十月十五日從舟山發出的，其所以遲至今日，也許是中國政府疑忌外人之心，所以故意壓擱了幾乎一個月才送到。信裏說，「獅子」號的船員有很多生病，醫生和大副的病似乎無復原希望。船上又缺乏藥物，尤其是鴉片和樹皮（一種可做藥用的樹皮），所以「獅子」號不得不加速開往廣東海口，希望獲得兩種東西，以蘇同人之困。待買得後，就立即北返，在舟山等待我們。

我見信後，就去見長大人，把這件事對他說了，並說，計算時間，現在「獅子」號或已在赴澳門途中，如果能立刻送一封信去，高華勳爵一定能收到，不知長大人能

否代爲辦理此事。長大人說可以的，他說：「請你快些寫好送來，兄弟立即派專差趕程送去廣州，請勃郎先生轉交，一定不會有誤的。」我寫好信給高華勳爵，對他說我正在往廣東途中，叫他收信後，停船在澳門等候，未見我面，或未得我消息，千萬不可開往他處。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二。長大人今日又來拜訪一次，他每次來訪，都使我們和他的情誼更加深一層。

「出使中國記」記云：新總督陪同松大人和特使在一七九三年十一月九日一同進入杭州府。

運河最終流入杭州府郊外一個大盆地。……杭州府位置在運河盆地和錢塘江之間。……城內人口繁盛程度同北京差不多。除了城牆而外，全城沒有高大的建築。房屋很矮，沒有高過二層的。街道狹窄，中心是板石鋪路，兩旁是碎石便道。城內主要街道上大部分是商店和貨棧，其中許多規模之大不下於倫敦同類棧房。絲織品商店最多，也有不少皮毛和英國布匹商店。街道上來往行人非常擁擠，其中一部分固然是專門出來看外國人的，但大部分人都有本身的事務。每個商店

櫃台後面都站着幾個店員，都是男人，沒有一個女店員。絲綢等刺繡完全是婦女做的，杭州府大批婦女從事這門行業。大部分人穿的都很好，表現出他們的生活是相當優裕的。

中國人按照本人的身份和一年四季氣候穿衣服，式樣是千篇一律的。即使是婦女，除了頭上的花和飾物而外，衣服的式樣也是一律的。他們經常在絲質的而不是亞麻的內衣外面穿一件馬甲和褲子，在冷天，裏面有皮毛，上面再套一件長的綢緞袍子，腰間束一條絲質腰帶。衣服的式樣雖都相同，但衣服の色澤則隨各人的嗜好而有所不同。婦女們認為豐滿是男子美的標準，但她們自己都注意打扮得非常瘦細。她們多數留長指甲，眉毛修成細長弧形。

到達杭州府以後，特使知道伊拉斯馬斯·高厄爵士（仲蘇按：我在正文中譯為高華勳爵）已於十月十六日隨「獅子」號船離開舟山。皇帝接到松大人的報告後，立刻命人把特使寫給高厄爵士的信件送出，但時間上已來不及。高厄爵士沒有接到這封信之前已經出發了。假如在十月四日特使託和中堂轉遞信件那天立刻送出，時間還來得及。這封信修改了特使以前給他的指示。特使本來預計可能在北京有一個較長的勾留，曾指示高厄爵士在這個期間出去轉一遭，到明年五月經回廣州。在此之前，東印度公司貨船願慮到節季風的來到，將甘冒沒有護航船的

保護返回歐洲，也不願在這裏多等一年。這樣一來，特使匆忙離開北京的目的就落空了。但事情仍有一線希望，使特使不誤時機利用「獅子」號護送本年度商船回國。

高厄爵士在離開舟山的前一天，寫信報告特使：船上一些絕對必需品，尤其是藥品，在舟山買不到，他將先要到廣州走一趟，託英國商店代購，然後再按照特使指示的路綫出發。高厄爵士可能在廣州有幾天耽擱，特使再寫一封信送去廣州，或有可能來得及送給他。好在松大人和新總督俱不像和中堂那樣疑忌特使，特使馬上寫了一封信通過廣州東印度公司代理人轉高厄爵士。……

使節團在杭州府不得不耽擱幾天做好一切準備工作。幾位團員假定「印度斯坦」號船能在舟山上滿貨物，直接返回歐洲，而「獅子」號在沒有接到特使信之前已經從廣州開去，他們都寫了信託「印度斯坦」號帶回歐洲。假如真的這樣，高厄爵士在赴日本途中經過台灣海峽的時候將遭遇東北方向季節風。它逆着季節風向北航行，速度一定很慢，仍然有可能在台灣海峽遇到「印度斯坦」號。因此馬金托什艦長也帶了特使託松大人差人送到廣州給高厄爵士的同樣信件。

在杭停留期間，王大人仍然和從前一樣熱誠，邀請了巴羅先生和其它幾位團員游玩西湖。他們坐了一隻漂亮舒適的游艇，還附帶了一隻承辦食物的小船，泛

舟游湖。西湖是砂礫底，湖水很淺，非常澄清。湖裏魚很多，可以釣出來立刻烹食。湖面上有很多游艇，游湖的都是男人，這裏的婦女不在這種場合出面。美麗的湖水，直徑約三四里長。在湖的北面、東面和南面環繞半圓形一系列名山勝地。由山底直到湖邊一條不寬的平地上做了適應環境的風景布置。西湖周圍建了許多達官貴人的別墅，著名的寺廟，還有一座皇帝行宮。湖水同從山邊冒出來的小溪流在峽谷中匯合，上面建了輕便巧妙的石橋。山頂有幾座寶塔，其中一個名雷峯塔最著名，它建築在突入湖面的一個險峭半島的邊沿。它的下面四層仍然屹立在那裏，上面的幾層都傾塌了。在它朽爛的飛檐上還看得出規則的雙道曲綫。上面生滿了小樹、綠苔和野草。在同樣情況下，歐洲建築物一定要產生常春藤，但在中國任何地方沒有這種東西，雷峯塔的拱門和嵌綫是紅色的，塔是黃色石頭砌的。它現在的高度不超過一百二十呎。據可靠的說法它是兩千年以前孔夫子時代的建築物。（仲蘇按：雷峯塔又名叫黃妃塔，用磚砌成的，是五代時期的建築物，一九二四年倒塌，它的壽命只不過七八百年而已。此處所指的恐係寶石山上之塔。）

在山間樹林，丘陵聳突處和山谷中間有幾千個墳頭。每座墳都是一座小房子形狀，六到八呎高，藍色油漆，墳的前面建有白色楹柱，排列得好像一條一條的

小街道。……墳的周圍都是松柏成林，它的深暗陰鬱顏色正好配合這種悲哀場所。歐洲教堂墓地所種的紫杉木，在中國從未見過。中國許多墓地上種的長的枝葉垂落的羅漢柏歐洲也沒有。中國的墳頭是各種各樣的，有土墳，有石頭墳，也有木頭的。我們所見到的是杭州府很大的墓地之一。這一帶居民也有把棺材埋在田地裏、花園裏、公路兩旁或運河兩岸的。

在這塊墓地上，差不多每夜都有人拿着火把到自己親屬墳前祭供，撒花燒香，在墓碑上裝飾絲綢或紙畫。

在此期間，曾發生了一個微小事件，引起中國方面無謂的驚恐。事情雖小，但足以說明中國人對於外國的一切事都過於敏感。在使節團分配到舟山和廣州的行李時候，錯把幾件行李追回來，三位使節團員在一位中國官員和一個僕人陪同下，清晨騎馬趕去。他們圍繞城的東部經過一個美好的平原來到河邊。在這裏，他們換坐一個牛拉車。車裏面有毛氈，有綢面子的棉坐墊，由三個健壯水牛拉着。好似駱駝一樣，這幾個牛都在鼻子軟骨上穿着繩子。趕車的人騎在當中一個牛背上，把車子和牛趕到水裏走了一段路。以後又換上小船渡到對岸。上岸以後，又換上肩輿走了一哩路來到去舟山的運河。他們在這裏把行李追回來，又回到等在運河盆地的船上。渡過運河之後，三位英國人認為可以不必像剛才一樣，繞着

城牆走，走直路進城快得多。這位陪來的中國官員認為讓外國人穿行城內不妥當（事實上，王大人已經帶着英國人這樣走了），偷偷地差一個人飛快跑在前面，通知關上城門，客人來到城門的時候，把守城門的衛兵們說，城門鎖匙在長官手裏，無法開門。照例這個城門晚上才關，現在白天突然關起來。城內軍隊以為出了什麼事故，馬上動員起來做好戰鬥準備。事情傳到王大人那裏，三個英國人在中國最大最堅固的城市之一引起了這樣一場無謂的大驚小怪，他不禁啞然失笑。

在舟山的一隊人數最少，準備行裝最快，他們在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離開杭州。這一路由尊敬的松大人率領。這位閣老自從在熱河時候起就對英國人事事照顧，並在皇帝面前屢次講使節團的好話。假如使節團進入中國以後，招待總責不由那位欽差而是由松大人負，特使的工作及停留的期限所遭遇的困難一定要少得多。他臨行時候同特使及幾位主要團員做了友好的道別。

松大人以照顧特使的熱情同樣照顧去舟山的一隊人。他第一天就發覺本松上校和馬金托什艦長等所乘的船太小，不舒服。他立刻命令給他們更換大船。去舟山的第二天路程上是一片耕種得很好的肥沃平原。馬金托什艦長認為「這塊地比倫敦近郊的地更肥沃，更少荒廢。他發現一個不是在地下的石坑，而是一個高達三百呎的實心石山，面上被斧頭劈下來很多石塊，造成各種大小和各種式樣。這

個巨大石山在一個大城附近，無問題這個城裏面的許多大房子都是由這石山上的石塊建造的。附近橋梁上不造拱門直立的橋柱都是由這個地上石山取材的。……

去舟山的一隊人走了三天之後到達六埠。在這裏由內河駁船換上六十噸的舒服的帆船。這些船是爲鹹水航行用的，在六埠背面河上等候着。馬金托什艦長說，「從這裏到舟山附近的寧波，船迂迴航行在極肥沃的山谷之間，周圍環繞不同高低、不同形象的山，其中還有幾座大山。河面寬度同倫敦和武爾瑞什之間的泰晤士河相等。這一段航路上的風景無法形容出多麼優美動人的了！」

船航到寧波。上岸之後，松大人把去舟山的一行人介紹給當地官員，叫他們妥爲招待。他下嚴格指示，「印度斯坦」號和馬金托什艦長等人無論在舟山或在廣州，購買貨物帶回歐洲，必須豁免征收出口稅。對外國船所征的這筆稅平時是很重的。馬金托什艦長本來準備在「印度斯坦」號船上設宴招待松大人，酬謝他的熱情照顧。但松大人身體不適，又加怕外國輪船上的氣味，他謝絕了。他送客人到寧波爲止，不去舟山了。他在寧波同客人們告別，並代表皇帝贈送每人一份禮物。臨別時，他仿照英國人的習慣，同本松上校和馬金托什艦長握手爲禮，使節團人等次日由寧波抵達舟山。由杭州到舟山約一百五十六哩，路上走了一個星期。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三。

松大人來辭行。看他的神情，似乎和我們分別有依依不捨之態。在談話時，他有幾句話說得很是肅摯坦白，在我所見的滿人或漢人中所不能說出的。他說，各國有各國自己的法律和習慣，決不能勉強要人家和自己的相同的。中英兩國相距萬里，她們不同之處，當然較相距較近的國家爲多。這次特使來到中國，雖然見了許多可驚可異的事情，卻也不足爲異，反之，如果他到了英國，當然也和我在中國所感的同一樣。所以請我回國之後，千萬不要把心中對於中國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老是記着。

這位松大人性情和易可近，在中國官員中可說是一個最有識見的人。他在朝廷中對他的同寅，一定也是很和氣的。我們這次從北京到杭州，一路上多得他照顧，對我們的深厚友誼，令人永久不忘。於是我拿出幾種禮物送給他以留紀念，但他堅辭不肯收受，我就不便相強。

在我們談話中，偶然提到俄羅斯。他說俄羅斯人多是不講理的，中俄兩國邊界，有時有些不法之徒鬧事後逃入俄國去了，中國派人向俄國引渡歸案法辦，俄國人老是不理會，只是說待拿到後當依法辦理。這種人雖然是恃強逞霸，全不講理，到底還不能算得是壞民族。（劉半農所譯的「乾隆英使覲見記」下卷二十七頁，在此段之下有注語云：「馬戛爾尼自注曰：中國之普通人民，與俄國之普通人民，同係半開化之民

族。中國上等人之受有教育者，若任其居住本國，不與外界接，其開化之程度，已足稱完備；若令其與世界民族相見，則知識殊形缺乏。俄國之上等人，則知識悉從旅行中得來，倘令其杜門不出，其程度必更在華人之下。此二種人，各有所失，要不足稱為全開化之民族也。」此種議論，甚為荒謬。劉氏所譯的英文本不知怎樣說，因未見原文，未敢批評，但我根據的原本，却沒有這一段注語。今錄劉氏所譯的以便讀者參考。——仲蘇注。）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四。今早從杭州府向南出發。我乘坐一頂轎子，在城中行二小時才通過全城。當我初到杭州時，在船上一望，就知這個杭州一定是東南方一個大都會，怎知今日入城後，才知杭州之殷富繁盛，較我前此所想象者尤甚。城中街道甚狹，用石塊鋪路，使人想起它同倫敦的宮廷通往史特蘭大道那一段路相似。路邊的屋宇，幾乎每一間都是商店，貨物充斥。轎子經過時，我留意其中一些商店有大量皮貨和堅韌的長鹿皮革及衣料等，大都是進口貨，我相信是從英國運到廣州的。杭城周圍甚美麗，有一大湖，景色絕佳，湖之一面，有不少小山為湖之屏障，從山腳到山頂，種滿了松柏雜樹，遠望去一片青綠之色。

出杭州東門行約六英里，縱覽西湖美景後，我們到達一條很濶的江邊（按：此即

係錢唐江——譯注），江上已有幾艘大游艇停泊等候。這種船隻用帆布或棉布製帆，船前船後皆作尖形，頗與歐洲船隻相似。船底雖然是平濶，但吃水不深，平均載重約二噸半，而吃水不過十英寸。我們從杭州城來這裏的短途中，一共經過了三個兵站，在軍隊裏頭，我們看見幾尊大炮，似乎是故意陳列出來要吸引我們注意的。這種大炮很是沉重笨拙，發射的子彈重量約兩磅至四磅之間，炮口很厚。雖然很不適於使用，但仍然十二分鄭重保護，每一尊炮都有一個木製的蓋子遮着，以防風雨。我們每經一兵站時，站中兵士必出而行禮，禮節很隆重，他們跪在地上向我們致敬。但我們到達江邊時，又有兵士一大隊，人數在五百至一千之間，他們站着迎接。這一隊士兵軍容甚盛。他們的制服很齊整。我到中國所見的軍士，要以這次所見的爲最像軍人了。他們對於我的衛隊的軍容亦極注意，凡衣服軍械，以至進行時之快慢步調，無不留心觀察。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五。天亮時，我見船已開到江的上游了。此處江面雖仍有半英里那麼濶，但水力已不及下游。故此昨天開船時，掛帆駛風而行，今天就要改用人力來拉了。

十一月十六日，星期六。過船拜訪長大人。王、喬兩人剛巧也在座。他們兩人本來打算送我們到杭州後就回北京去的，後來因為他們和長大人是舊相識，而長大人又因他們和我們相處得很融洽，故此叫他們同行，待到廣州後才回京。今日我和長大人談話的時間雖然頗久，但未涉及正事，語調一概看長大人的談鋒為轉移。我覺得長大人此人很和易，從這裏往廣州旅途頗長，我們一路同行，此後詳細討論的機會儘多，似不必在今日就向他開談判的。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日。長大人今日來回拜。他自動向我提出關於英國在華的商務問題。他說，對於這件事他從來沒有考究過，所以他希望我向他說明我們到廣東後我們所需要幫忙的是哪幾件事。我一向他說了。他請我寫個備忘錄把各點列明。我答應他儘快開上。長大人又說，這件事本來不必寫備忘錄的，不過他的事情很忙，而這件事又極重要，必需有個字兒以便在空閒時仔細研究一番，然後才可以着手辦理。因為要辦這事，決不是憑空說幾句敷衍門面的話就能了的，必須秉公處置，籌議一個妥當辦法，把應辦的與辦，應改革的改革，這樣才能辦得好。他又說：「兄弟這次奉命前往廣東，雖然皇上很信任我，而我的地位頗能切切實實地辦事，不怕旁人掣肘，但是，國家的政事上有了弊端，在一方面，固然有很多人受其害，而在另一方面，

必定有很多人靠了作弊過活。現在要肅清種種弊端，明明是打破他們的飯碗，他們當然恨我切骨，那麼，兄弟要辦這件事就不免要得罪很多人了。但這班小人作對，還算不了什麼，其中最麻煩的便是朝中的福康安，福中堂現已入軍機，頗有勢力，前幾年他也是兩廣總督，說不定廣東種種弊端都是他一個人養成的。現在兄弟到了廣東，如果將他以前在廣東辦的事情一一予以推翻，在他面子上一定不好看，他也一定不肯和我干休的。所以兄弟實在處於兩難的地位，只好到了廣東後慢慢應付。但有一件事，務請貴特使聽信我的話。閣下這次進京，聽說曾開過一個說帖，由和中堂批駁不准，故此閣下出京時，心中頗覺失望，以為中國對於英國很不要好。其實皇上很看重英國，所以不能答應閣下的請求者，實在是受了成法的拘束，並非故意不肯。閣下回國復命時，請將此中原由向貴國國王稟明，請國王千萬不可心存芥蒂，致碍兩國邦交。至於兄弟到廣東後，不管怎樣困難，一定設法將該處外國人上稅的事，整理清楚。凡有英國商人到廣東做生意的，我們也從優保護，不知閣下能看兄弟薄面將前此蘊結在心的意見破除否？」我說，本人出京時，心中不無快快，頗疑中國對於英國不想發生友好的聯系，現在得聞閣下和松大人前後解釋的話，才知道中國朝廷不能答應我的請求，也有苦衷，並非是以一律駁絕為快的，那麼，將來我歸國後，自然根據實在情形向我們的國王稟知。至於廣東的事情，全仗長大人鼎力了。長大人連聲說：「那自然

，那自然，不消閣下多說，兄弟一定盡力的。」長大人去後不久，就有人送來茶葉、扇子、香料物等，贈給我和使節團全體人員。

「出使中國記」記云：特使和總督在船上以及在這裏準備下段路程的當天經常拜訪、親切交談。總督以皇室宗親的身份總制兩個大省，這樣尊貴地位中國人中是少有的。但他絲毫不因此而驕傲自大，對人非常客氣。在他和特使會見的時侯，他堅決讓番大人和王大人坐在一起，不許他們站着。特使的中國翻譯在他的面前也絲毫不感到拘束。他繼續松大人的做法，差不多每天向皇帝上奏摺。他也經常把皇帝對他的指示中有關問候特使的地方念給特使聽。在談話中，特使經常把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在廣州所受到的委屈反映給他。他的仁慈天性促使他勢必處理這些申訴事項。總督把番大人視為心腹，番大人也經常私下對他強調特使所反映的情況。很有可能，總督寫給皇帝的報告中也如實地提到這些情況。

總督對特使說，他到達廣州之後，有些人可能向他說英國人的壞話，但他一定秉公處理，這不僅關係到英國人的利益，而且也關係到中國的榮譽。雖然皇帝付給他這樣大的權力，靠山這樣大，他處理問題上也不是沒有困難的。除了應付敵視外國人的當地官吏而外，在北京的朝廷中也有反對英國人的。前任總督現在

北京，他將認為對廣東的規章制度的任何修改，都是對他的直接責咎。此外，和中堂拒絕特使所提要求的斷然態度，在總督思想上也起一定壓力。總督對特使將來回到英國以後，如何向英國政府報告中國拒絕了英國的全部要求，頗為關心。假如特使的報告引起英國政府對中國的不滿，而將來對中國採取任何報復行動，那就使他的處境更為難了。任何他現在將要採取的改善英國商人待遇的措施，將來都會成為被國人責難的罪行。在這一點上，他願意特使給一個滿意的答復。特使不清楚這些話是否是總督個人的思想顧慮。這種顧慮也可能是出自北京上一級的人。總之，這些話表示出驕傲自大的中國對駐紮在印度的英國陸軍和世界各地的海洋的英國海軍力量還是有所顧忌的。特使對總督說，在北京時候，他確實對中國政府的態度有所懷疑，但後來松大人在赴杭州的路上以及總督自己向他了解釋，並傳達了皇帝陛下的真實心情，他已經感到釋然，相信英國在華臣民的利益將得到應有尊重的保證；在杭州時候他已經向英國政府做了上述情況的報告，他相信英國政府對此也有同樣信心。總督隨後又問特使，爲了表示英國對中國的友好，將來特使回國之後，英王陛下是否能寫一封信和再派一個使節前來，雖然不必像現在這樣大規模，繼續表示敦睦兩國友誼。特使沒有料到總督提出這樣一個具體問題。特使回答說，英王陛下爲了表示收到中國皇帝給他的禮物和感謝中國

政府給予本使節團的隆重招待，肯定及時會有信來的，但鑒於兩國距離有這樣遠，航程無定，他不能肯定回答下次使節什麼時候能再來。總督結束談話時說，他將把今天談話內容和他本人的建議馬上報告中國皇帝，他相信皇帝陛下將會感到滿意。

我們現在已經經過了多山的地區而到了美麗肥沃的鄉村了。高聳的乾土地種滿了茶樹。桑樹也密密麻麻地種在肥沃的平原上。我會命人在可能之內向中國人要些稚茶樹和漆樹，寄往印度的孟加拉，給吉特上校設法培植，希望將來在我們的領土中成爲一種商業上的資源。結果花了很大的努力才如願以償。

譯者按：吉特上校（Robert Kyd 1746—93）于1764年加入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步兵營服務，官至中校。他喜歡植物及園藝，他在加爾各答近郊的西卜波亞地方，築有一個私人的植物園。現在的加爾各答植物園是一七八七年由東印度公司建立，指派吉特做第一任的名譽監督，其地即吉特私人植物園的舊址。大概是一七八〇年前後，東印度公司屬下的船長曾從中國帶回一些茶子到加爾各答，而吉特就把這些茶子在園中設法培植。一七八八年，班克斯爵士（Sir J. Banks 1743—1820英國著名的自然學者）致函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請設法在印

度種植茶樹，因此東印度公司就指定吉特負責此事。當馬憂爾尼將出使中國時，班克斯也有信給他，請他到中國後設法獲取茶子，并教他怎樣選擇品種和種植方法。一七九三年十二月廿三日，馬憂爾尼在廣州給東印度公司的報告，曾說及他得到新任兩廣總督長麟的幫忙，已獲得最好的稚茶樹數株，放在木箱裏，并用當地的泥土培養着，可望不致枯萎。這些稚茶樹和茶子是先交由特使團的丁威提博士從廣州帶回加爾各答的。一七九四年九月廿七日，丁威提博士到達加爾各答，這時吉特上校已死，他就把這些植物交給新任的植物園監督鹿樸魯斯博士。他帶回來的茶子茶樹是否能培植成材，已無可稽考，不過，自一八三五至三六年，有大批中國茶子運到加爾各答的植物園種植。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一。黃昏時分，王大人帶兩位年青紳士到我的船上，問訊之下，才知他們是琉球國王所派的貢使，在途中和我們相遇，故請王大人介紹相見。琉球是一個島國，位置在中國的東南，臣服中國已千有餘年，按照定例，每二年必派貢使往北京進貢方物，航海至福建省之廈門登陸，恭齎表章方物至北京。（譯者按：琉球每二年入貢一次，已成定例，道光十九年，詔改四年遣使朝貢，因為其國小而貧，聊示體恤之意。但琉球國王尚育咨達福建巡撫，謂琉球地濱海，最患多風，惟朝貢

以時，則風雨和順，每遇貢年，歲必豐收。而且貢船出入閩疆，歲頒時憲書，得以因時趨事，庶務合宜。又琉球不產藥材，賴貢船載回應用。至航海鍼法，全賴隨時學習，番休更替，若四年一朝，則豐歉不齊，人時莫授，藥品缺乏，鍼盤荒疏，請奏復舊制。聞撫吳文鎔以聞，得旨報可。）這兩人講中國話很純熟流利，但他們本國也有一種語言，很難懂，亦不易學，有人說琉球語同日本語相近，也有人說同朝鮮語相近，我對於東方語文從來未有研究過，不能說那一說是對的。他們說西洋船隻從未到過琉球，假如西洋商人願意去做生意，該國必定歡迎。他們還說，該國向無禁止外人前往經商的成令，該國京城附近有一條濶海港，能容巨大船隻。該京城人口衆多，面積廣大。又說該國出產一種粗茶，質量遠不及中國茶葉，而價值極廉。此外，復有銅鐵鑛甚多，不過金銀二鑛因爲沒有人懂得探測，故此至今尚未開採。

他們所穿的衣服頗奇異有趣，式樣同中國的差不多，寬大的上衣好似一個披肩，係琉球布製成，染成棕色，上面再綴以貂鼠皮。他們不戴帽子，頭上纏着絲巾，一人是黃色，一人是紫色。全身衣服都是單層布，不用襯裏，不鋪棉花，且尺寸寬大，不貼肌肉，在大冷天裏，這種衣著一定不能禦寒的。兩人的相貌相當漂亮，雅善談論，舉止神色，很像中國人。

從琉球羣島的地理上看，天然不能獨立，不附屬中國就要附屬日本。日本人當時

對這羣島并不在意，故此琉球國王不依附日本而依附中國。它對於中國所盡的義務，除上文所述兩年一貢外，每有新王登極，就要派使臣奉表到北京，奏知中國皇帝，由朝廷降敕冊封爲琉球王，辦妥這些手續後，國人才承認他是琉球的君主。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二。這裏的河面，雖濶狹和昨日經過之處大畧相等，而深淺不同，且水量隨地而異。有幾處水深十英尺或十二英尺，船隻仍可通行無阻。又有幾處則河水極淺，船行時突然停止，非用人力拉扯不能渡過。我們所坐的船，濶約十二英尺，長約七十英尺，每船乘人十數名，又裝有行李及其他笨重之物，估計其總重量當在萬斤以上，而中國船戶竟能出死力把船隻從沙泥上拉拖而過，其體力之強與耐苦，真令人驚異，我們英國的勞工實在沒有此本領。今日番大人來說，長大人接到北京消息，高華勳爵已於上月三十一日到達澳門。這樣看來，從澳門傳達消息到北京，又由北京再傳到這裏，加入中途各種周折所費的時刻，總計還不到二十天，中國官廳對於我們英國的「獅子」號軍艦的行動，一定很注意的了。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三。自杭州啓行後，到今日黃昏時，水路已盡，將於明日上岸，趕早到玉山，再由玉山改乘船隻前往廣東。

今日停船後不久，長大人就來我船上致歉意，他說，從杭州到這裏，我一定很累了，這實在是他招呼不到之過，種種不是，望我見諒。我忙說：「一路承蒙大人照拂，兄弟感激不盡。在船上一切飲食起居都同大人的一樣，兄弟正感覺到不安呢，怎會有不滿意之處？」

長大人於是改變他的語調，談到別一些事上，他說：「雖然如此，不過兄弟以爲閣下此次出使中國，所要求的幾件事，既然沒有一件辦得到，心中究竟總有些不快的。前次兄弟同閣下見面時，曾說中國所以不能允許閣下要求的原因，實在有違背成法，并無他種惡意。不知閣下能相信兄弟的話嗎？」我說，這件事既經閣下和松大人向我說過，我已十分了解，心裏一些兒芥蒂都沒有了。長大人似乎還不肯信我的話，繼續問道：「自此之後，不知貴國國王還樂意同我們的皇上來往嗎？還願同皇上通信嗎？將來如果皇上想要貴國再派一個特使來時，不知貴國國王願意否？」我說：「兄弟這次奉使中國，不管所請求的事情是否得到中國批准，而中國對於英國感情之親密，已可於款接兄弟之優厚和貴國皇帝回贈英王種種珍貴禮物見之。中國既有和英國親密之心，英國當然沒有不樂意同中國時時來往之理。至於通信一層，當兄弟回到英國後，必將貴國大皇帝所贈的禮物，呈獻國王，我們的國王就會立刻寫一封回信，多謝厚意，交給英國商船帶到中國的。如果貴國皇帝以後有什麼書信，也儘可以交英國商船

帶去。至於將來再派特使一事，則中英兩國的意見稍有不同。英國國王本來主張兩國互派大使，常駐京城的，如果中國政府能答應的話，兄弟便打算住在北京，等到任滿之後才回國。任內兩國國際上發生什麼交涉，即由兄弟就近和中國政府妥商辦理。因為中英兩國相去很遠，爲了節省經費和辦事妥洽迅速起見，自以此法爲最好。後來中國政府認爲這事有背中國的成法，不允所請，兄弟只得回國。但將來如果有機會，英國一定可以派一個公使到中國的，不過兄弟則因健康不好，到中國後幾乎常常有病，恐怕不會再來了。」長大人說，不知這第二位使節什麼時候可以派來呢？他的意思似乎不是指英國會派一個盛大的使節團如我所領導的。我說：「這就很難說了，因派遣公使，并非兄弟權力所及，而且中英兩國重洋阻隔，派一使臣，爲事非易，兄弟也無從預說什麼時候可以實現的。」

我和長大人談話多時，長大人意態甚爲怡悅，他說，乾隆皇帝如果聽見了，一定很高興的，所以他將寫一摺奏，把我們所談的話，詳細奏知，立刻派專人加速馳遞入京。

長大人將行時，我遞給他一份文件，就是前幾天他所要我寫的備忘錄。其中簡括地說明我希望在廣東所獲得的是什麼，并附一封信，請他轉交給高華勳爵。他接過後回到他的船上去。過了幾分鐘他又再來我船上說：「兄弟就要派人送摺奏入京了，如

果閣下用中文寫一封信給兄弟，信中除了通常的客套語外，畧說閣下到中國後，承蒙中國朝廷待遇優渥，回國時又承皇上簡派幹員，妥爲照料，心中感激非常，請代謝聖恩云云。閣下寫來後，兄弟便把它附入摺中，送往北京，皇上見了，一定很高興的，不知閣下認爲怎樣。」我說一定照辦，明天準可以送上。此人辦事甚熱心，又極精細，且每同我相見一次，即覺親密一次，我知他到任之後，廣東的外商必大受其惠的。

十一月廿一日，星期四。上午十點鐘登岸起行。走了九小時的旱路，共二十四英里到達玉山縣，午飯在半途上吃了，這個地方是浙江、江西交界之處。我們坐船太久了，今日忽有一日的陸路旅行，精神爲之一振。當起程時，中國官廳準備好兩種代步的工具，一種是有蓋頂的或開敞的轎子；一種是馬匹，聽從我們選擇。我們因爲天氣很好，道路也平整，頗適合於馳騁，故騎馬的人居多。

有一件事我得在這裏一提的。我的隨員中有些人喜歡研究自然學的，沿路見奇異的花鳥虫草就收集，而長大人并不加以禁阻。我見一處有很多茶樹，就向鄉人買了幾株，并請他們爲我用泥土培壅其根，作球形，以便運往孟加拉種植，我相信在當地政府熱心培植下，必能成功的。

十一月廿二日，星期五 因大雨下了二十四小時不停，使我們不得不在玉山眈攔下來。

十一月廿三日，星期六。 今日離開玉山縣，前往江邊上船，江身寬約八十碼，水淺流急，但兩邊的堤岸却很堅實。

我當面交給長大人一封書信，那是三天前他叫我用中文寫的。長大人見字蹟很是端秀清晰，就問是誰抄寫的。我對他說是小斯當東寫的。長大人不信，詫道，這麼一個十二歲的外國小孩子，能寫得這樣好的中國字嗎？後來他見信的最末一行有小斯當東所寫的「喬治·斯當東贈寫」的字樣才相信。

十一月廿九日，星期五。 昨夜停船在距南昌府約四英里的村莊，江西巡撫特從省城來船拜候，隨身帶來禮物多種，有茶葉、茶杯、小珠、絲綢、紅緞等。我回送他鑲珠時表一對，小刀、剪刀、白葡萄酒、白蘭地酒、五金器具等。

十二月四日，星期三。 晚上八點鐘，長大人由王、喬兩大人陪同着來我船上長談，直到此時才離去，已是午夜十二點了。長大人爲人極謙和，又健談，每談一事

，必原原本本從頭到尾，對於他所不知的事情，也要問個究竟。他今晚和我相見時，就問我有關於廣東的幾件事情，如英國人在廣東的商業怎樣，貿易總數有多少，非英國人的商業如何。我就把實在情形一一告知。他說，現在廣東的官員，營私作弊，吞沒公款的非常之多，皇上雖遠處北京，却也頗有所聞，故此特派他前往整頓。但廣東的環境複雜，又夾着了許多外國人在裏面，他一時實在弄不清楚，如果我知道其確實的事情，希望我不吝指教，使他心裏有個底子，查辦起來可以容易些。我說，我從前未到過廣東，所以對於那裏的情形，除關稅事務畧知一二外，其他各事，茫無所知，但這次到廣州後一定可以代他打聽一二，因為該處既然有很多積弊，英國商人必定有人能知道詳細情形的。現在他既存有掃清弊竇之心，他們一定會很高興講出來的。長大人說，那麼很好，閣下一聽到了，就請告知喬大人，他隨即對喬大人說：「老兄的筆墨很好，要是馬特使告訴你的話，請你就把它記了下來給我看。」

當長大人正講這番話時，他偶然要取火吸烟，而他的僕人忽又走開，我就在身邊拿出一燐瓶取火給他。他很駭異的說，奇了，怎麼一個人的衣袋裏放着火會沒有危險的呢。我就對他說明燐能取火之故，即以燐瓶贈之。因有這個機會，我們的談話題材便由政治的而轉到工業的了。關於中國的這個問題，在我們看來，中國有幾種工業雖然遠出歐洲人之上，但醫藥或外科手術及醫學上的知識，實處於極幼稚的地位。我在

中國見到有很多盲眼的人，而跛脚的人則隨處有之。盲眼的人沒有良藥治療，足跛的人，只能扶杖而行，不能裝上假脚。于是我下個結論說，因為缺乏良好的眼科醫生，所以這些殘廢的人往往死於非命，影响國民健康甚大，國勢當然也受到影响了。長大人對於我這番話也認為有理。我又說，我們英國人對於醫學頗有研究，現在已經發明了幾種妙術，可以挽救許多人的生命，例如溺水的人，可以用一種器械來幫助呼吸，使溺水者復活，失明的人，則用一種方法去其眼睛的緣內障，使患者復明。跛脚的人，則可裝用假脚，使之行動自如。凡此種種技術，如果中國朝廷准許我們英國人自由來中國的話，英國人一定樂意把這些技術細心傳授給中國人，這對於中國人似乎不無好處。長大人和王喬兩大人一聞此言，好像如夢初覺，從他們的神態看來，似乎覺得中國朝廷用冷淡的態度來對待英國人是不該的，故此對我不得不表示其抱歉之意。

我覺得長大人和王喬兩大人能有此種態度，真是難得，其見識與度量確遠在和中堂之上。回憶前此我在熱河時，某次我同和中堂談到近日歐洲新發明的東西，日多一日，即如人類飛天一事，古人認為是無論如何是人力所做不到的，但現在已有人發明了汽球，高升天際了，將來發明到在天空飛翔，來往自如，並不是一件難事。（按：自一七八三年以來，汽球凌空之舉，已轟傳了整個歐洲，人人皆驚為異事。這一年，法國的發明家蒙哥爾斐亞兄弟的汽球，飛升至六千英尺的天空上。這次的試驗，鼓舞

了不少歐洲的科學家熱心嘗試，紛紛相效。第一次人類坐汽球升空的事實，是一七八四年八月英國的詹姆斯·泰特萊。——（譯注）如果中堂覺得有趣。我可以安排一下，請英國的科學家到北京演習，使中國人一廣眼界好不好。這樣有趣的事，若在別人聽了一定高興非常，急於要一試了。但和中堂不僅對此事持冷淡的態度，就是對其他一切科學物質上的進步，凡我們認為奇妙不可思議的，他一概不關心，以唯唯否否置之。我曾聽說，康熙皇帝在位之日，也很重視西歐的科學，因此西洋教士來中國當差的頗不乏人。到康熙帝逝世後，繼位的君主不能繼其大志，雖當差的洋人并未辭退，而朝廷對他們絕不重視，幾乎有全不理會之概。其所以如此者，也許是那批西洋教士所研究的沒有什麼成績可言，或即有成績，亦不切實用，所以朝廷就認為不再以爲科學爲人類迫切所需，而對西洋物質文明進步，也一律予以抹煞。如果真是這樣，我就可以畧說一下我的觀感了。說中國人在滿洲人統治下的生活是中國人有福，假如有人信這些話，那是大錯特錯的。別的暫且不說，單說近年中國各省兵亂之事，幾于無日無之，雖然此種造反，經政府鎮壓後即告平息，但接着第二處的火頭又起，政府又再用武力去平亂。這些小事故雖然對整個國家不致有什麼大影響，但禍根不除，人民之當其衝者，好像染上瘡疾，大寒大熱，交纏其身，沒有一時一刻安樂，這樣還不元氣大損嗎？

十二月五日，星期四。

天氣晴朗，太陽從天空現出來了。我們久不見太陽，今日又再和他相見，無不大爲歡欣。兩岸青山，亦嫣然含笑，山下樹木，蔚然成林，在岩石之上和樹木之末，時時有小村落隱約可見。

夜間船到贛州府，是一座頭等的城邑，有城垣圍之。船到時，當地兵士，整隊出迎。我們一路到此處，每經過一個兵站，兵士都列隊歡迎，高舉軍旗，奏樂鳴炮，鳴炮之數，以三响爲常。有時也畧備果點，派人送到我們船上。（譯者按：馬特使的隨員中，有畫家亞力山大曾繪有兵站之圖，今複製此書中。）

十二月九日，星期一。

天氣仍然很好，而所經過的地方，則較從前所過的荒涼得多。不過有一件事頗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這兒的貧苦婦女，大都是天足，並且不穿鞋襪，能負重遠行，也能做種種勞動工作，凡男子所能做的，她們無不能之。她們所穿的衣飾，亦和男子大同小異，除梳髻及戴耳環外，其餘無不與男子相同。這些女子體質強壯，而且能耐苦，據說外省人想到江西發財，多數娶她們爲妻，盡量利用她們的勞動力。

晚上九點鐘，船到南康，長大人到我船上相晤，他給我看北京寄來的諭旨，說是剛剛收到的。他說諭旨畧說，皇帝對於我很是滿意，如果將來英國再派使臣來華，中

國一定歡迎，但來的時候，請在廣東上岸，不必將洋船開往北直隸。長大人又說，他將叫人抄謄旨副本一份，給我存閱，以備參考。我向他道謝。因想到向來外國人到中國，都在廣東上岸，中國北部沿海一帶如渤海、黃海等處，從未有過外國人足跡，現在乾隆皇帝雖降諭旨下次英國使臣來華，當在廣東登岸，而我這次到中國，得到過外國人向來未到過之處，也是極可欣慰的事。

長大人又對我說：「日前閣下託兄弟送往廣東的書信，早已送去了，只是到現在還沒有回信。」不知「獅子」號是否開往別處了。

十二月十日，星期二。早間從南康出發。南康也是一個繁盛之區，倚山爲城，山勢甚峻，自江上突起，形勢極壯。起行時，中國官廳也和從前一樣，準備了馬轎兩種旅行工具，任我們選擇。轎子的形式和以前所坐的一樣，但馬則極小，而有力耐走，久行不疲，自南康至南安府，爲程三十三英里，行九小時即到達，中途休息和進點心的時間都在內，可說是很迅速了。

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三。自南安府出發，仍由水路前進。南安是一個很大的府城，人口甚衆。昨日我們進城時，走了一個多鐘頭才到館舍。這個館舍本是貢院，

考試士子時的考場，中國官廳因為城裏沒有適當的館舍可以招待我們，所以就利用貢院做臨時招待所。使節團的人員大部分住在考場，我進城時，見船隻已預備好了，就立即上船住宿了。自離開通州後所見的城市，形式大都相似，街道很長很狹，其直如矢，兩旁的房屋多為民居商店。

今早開船後，見河水甚淺，船戶推挽船隻之苦，較前尤甚。兩岸又多泥沙，一經雨水沖刷，就衝入河身，大為交通障礙。如果不加以修治，再過數年或十數年，此河一定不能再供船隻使用了。據中國人說，過了韶州後，河水較深，就可改用較大的船隻，不過裝運貨物的船，則以仍用小船為便。又說，自南安至廣州，通常不過七八日路程，但長大人之意，準備先帶他的屬員夫役，趕往廣州，預備接待我們，因此，我們的行程不得不特意延緩一兩日，以便長大人從容預備一切。

長大人自杭州和我們同行，今日來向我們辭別，他說：「在我未到達廣州之前，打算摺奏皇上，說閣下這次回國，不僅心中沒有絲毫不滿意之處，而且對於皇上優待之意，很是感激。想來兄弟說這些話，閣下不致於不贊成吧。」我說：「本人到貴國觀光，承大皇帝極意優待，又承特簡一位賢明大員如閣下者派往廣東剔清各項弊端，保護外商，在兄弟來說，固然要厚致謝意，就是敝國君主，也必能因此深知貴國大皇帝聯絡邦交之情，請大人就照這句話寫上去好了。」長大人聞言欣然登舟而去，留下

王喬兩大人和我作伴。自從我同這兩位大人相見之後，兩人無一時無一事不以誠意相待，現在長大人待我這麼殷勤，亦半緣兩人之力，因為他們本是長大人的舊交，他們既然同我們要好，長大人當然聽他們的話，和我要好。

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四 今日天氣很好，但頗冷。我們明天中午可望到達廣東的韶州府。

王大人是一個老軍人，在他的職業中享有很高盛譽，他對我說，依他的估計，中國的軍隊約一百八十萬人。我問他詳細情形，他說待他寫下來給我。至于喬大人，他是一位文官，歷任知縣、道員，據他估計，中國的人口約三億三千萬左右，全年稅收約五千萬至六千萬鎊之間，除支付軍政費後，約餘一千萬鎊盡歸皇帝的內庫。（按：馬憂爾尼對此事有所論列，並將王、喬二人給他的資料，附在日記中，因為文字太長，不錄。英國這個特使，負有特務，可見一斑。——譯注）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五。 上午一點鐘到達韶州府。（按：十四日，使節團離開韶州府，向南行，入廣州。——譯注。）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一。

自此以往，船行于兩山之間，山勢極高，且峻峭，

江面平濶而深。

晚上船到清遠。王喬兩大人來我船上，同我作竟夕清談。偶然談到乾隆皇帝的日常生活（所謂日常者，指非巡幸及狩獵時期而言）。

據他們說，乾隆皇帝每日清晨三點鐘就起床，起後即往寶塔中禮佛。拜完後，就開始披閱內外臣工遞來的章奏。到七點鐘進早食。食後，在宮中休息一下，和宮眷或太監閒談。到辦公時候，首先召見軍機大臣，口授諭旨，又召見其他大員，指示國政。午飯時間，常在下午三時，飯後，或往戲園，或作其他娛樂。此後的時間則多數讀書，直到就寢為止。就寢的時間，很少遲過下午七點鐘以後的。這時候，有敬事房的太監伺候，聽皇帝吩咐召那些妃嬪侍寢。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二。航行至此，河面已極濶，其距廣州已不過三十英里，兩岸皆有山。夜間到達三水縣。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三。早晨過佛山，是一個尋常的城鎮。午刻到了一所花園，是廣州中國行商所建的，入門後，有東印度公司的代理人賀爾及其經理人勃郎寧

、愛爾文、賈克生等人。他們說，「獅子」號仍停泊廣東海面，又拿出歐洲寄來給我們的舊信、包裹等物。我們來中國已十五個月，未得歐洲訊息，今日得接家信，真是歡喜到跳起來。稍後，他們又替我介紹廣東十三行各行商的主事人，他們從廣州來歡迎我們的。我們明早就往廣州了。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四 上午十一點鐘，乘官船前往廣州，下午一時半，到廣州，登岸後，經一大石級，再行五六十碼，即抵一行台，總督長大人率同巡撫、藩台和其他高級官員出迎，引導我們到一個大廳上款待。坐定後，長大人及其屬員和我們對面而坐，談話甚歡洽。

稍後，長大人同我們一起往園中觀劇（原注：所演者是喜劇，演員皆一時名角，是長大人派人往南京邀請來的），即在園中設宴款待。據中國人說，向來到廣東的洋人，中國官廳從不加以禮遇，這次長大人到任不久就設盛宴款接洋人，實在是破天荒之舉，故此當地人士，無不異常注意。

我們所住的館舍在河南，與廣州相對，中隔一河，闊不過半英里。館舍中房屋極多，分爲好幾個院落，廳房陳設，精緻華麗，適合衛生。中有數院是用西式陳設，有玻璃窗及火爐。館舍四周是一所很大的花園，有奇花異卉，名目繁多。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五。早起，戲園已經演戲，金鼓齊鳴，演員粉墨登場了，初時我還以為是綵排，那有這樣早就做戲呢。後來中國人對我說，官場接待上賓，當於賓客到館舍之日起，至離去之日止，從早到晚，演戲不停，停就失禮。不過，戲台正對我住的院子，假使日夜不停的鑼鼓喧天，實在無法安靜，如果不違背中國禮法，我想請長大人免此重禮。我又怕將來中國派大使到英國，我們請名伶演戲，以娛國賓，那是辦得到的，但如要羅致名伶多人，日夜不停地上演，那就很難做得到了。

巴勞「中國旅行記」記云：這幾天，特使因接見賓客，忙碌異常，我們做隨員的，無所事事，不論什麼時候都可出外游玩。一日王喬兩大人與其老友相遇，他的老友以前在北京做官，現派到廣州的，他見到王喬兩人，很是高興，有一晚，他在珠江畫舫所謂紫洞艇者，設盛宴爲二人洗塵。又因兩位大人同我有交情，特地柬請我以私人資格赴宴。我到艇上時，見他們三人都有穿着漂亮衣服的女子侍側侍酒。我坐定後，有一女子自艙房出來，坐在我身旁，那三個女子各以溫酒一杯向我敬奉，我都喝了。這幾個女子都長得很美麗，長于應酬，而且皆能歌唱。我們一直到午夜後才散。分手時，喬大人對我說，今晚的事，請老兄不必同人家說起。

十二月廿五日，星期三。今日是耶穌誕辰，我和使節團人員渡河至英國洋行，與行中各英人飲宴。有五艘英國商船的船長向我辭行。

十二月廿六、廿七、廿八日，星期四、五、六。在此期間，我有機會同十三行主要商人潘啓官談話，他是一位精明狡黠的人，他的頂子是白色的。（按：潘啓官是十三行同文行的東主。啓官是當時該行東主潘致祥，其父名潘文巖，人稱啓官。啓官死於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致祥繼其業，在十三行的洋人，仍稱致祥爲啓官也。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一一頁譯W.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述潘啓官家園華麗，有云：「潘氏之外國友人有常到河南島潘洞游宴機會。……彼承繼其先遺產超過二十萬元……一八六〇年（即咸豐十年），法國雜誌曾登載廣州通信一則，道及潘啓官每年消費三百萬佛郎，其財產竟尚富於一國王之地產。風聞此商人（按指潘氏）因經營某項違禁貿易致富，其財產總額共超過一萬萬佛郎。彼有妻妾五十，婢僕八十，園丁役夫三十，然在華北之財產猶更豐裕。彼之家園內窮奢極侈，以雲石（大理石）爲地，以金銀珠玉檀香爲壁。在婦女閨房之外即有廣大能容百名丑角之劇場，故婦人時時不難得有娛樂。……」）

一七九四年一月一日，星期三。今早長大人盛列儀仗，來館舍拜會。他說剛剛接到北京敕書一件，皇帝叫他把敕書交給我，內容無非如前所說的大同小異。長大人又說，他到了廣東雖然不過幾日，卻已出了兩道告示，凡有傷害洋人及欺侮洋人的，一概從重治罪，希望能夠收效。

今日是新年，我同使節團的同人，全體渡省河往英國洋行宴會。

一月八日，星期三。上午十點鐘，我和各隨員同往英國洋行，這是中國官員及英國商人預定餞別我們之地。我們到達洋行門前，長大人、王大人、喬大人及本省撫台、藩台等已在門前等候。飲宴畢，下午一時，我同斯當東、小斯當東、高華勳爵及其他隨員，向主人告別，同坐駁船到黃埔，登上「獅子」號軍艦。

晚上，王喬兩大人上船話別，我命庖人治饌相待。他們自從和我相識後，沒有一事不是竭誠相待的，今日來告別，他們忍不住吊下淚來，可見他們對我有真性情，令人可感。

一月九日，星期四。王喬兩大人派人送來水果、蔬菜二十大簍，作為送行禮物。

國了。

一月十日，星期五。今日啓碇，開往澳門。到澳門後，小作句留，就要開船回

「出使中國記」記云：特使到澳門不久，他接到從英國和巴達維亞來的信件，立刻決定下一步的止行。英國來的信件說，英國政府沒有接到可能危及從中國返回的英國船隻的法國艦隊開到遠東的消息，並且別處的公共事業都需要英國的海軍，英國武裝部隊還沒有接到過命令，出動為歸國的遠東的商船護航。但巴達維亞的文件說：「敵人一隻六十門炮的軍艦，另兩隻四十門和二十門炮的二桅船由法國開至巽他海峽，正在從中國來的船的航線上。敵人已經劫奪了東印度公司「公主」號船隻，并且把它改造成軍艦。很可能敵人還要增援前來。」後又得到消息，另一隻英國商船「皮考特」號又被敵人劫取。準備由廣州回國的商船共十五隻，貨物共值三百萬鎊。這些船和貨物的安全，迫使特使不得不取消一切打算，不再去中國附近的羣島作較長時間的句留，馬上決定自己乘「獅子」號軍艦護送他們回國。

特使把這個決定馬上通知東亞各個港口。……一切準備就緒，特使隨即登上「獅子」號軍艦。原搭「獅子」號由歐洲來到中國的人裏面，有兩個人留下來。

一是亨利·培林先生，現被任用爲東印度公司大班留在廣州。一是特使的中國翻譯，他到達中國之後一直叫着英國姓名，穿着英國服裝。他懷着惜別的感情來到船上同所有的人告別，以後他就換上中國裝，到中國西部一個省份的教會裏隱居下來，虔誠地做宣傳福音工作去了。